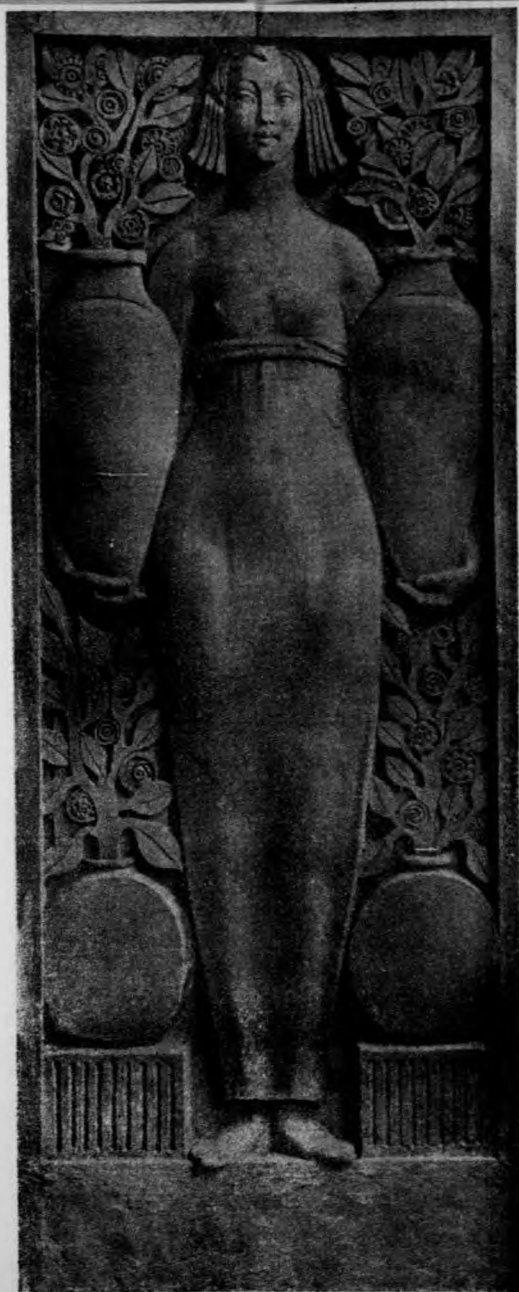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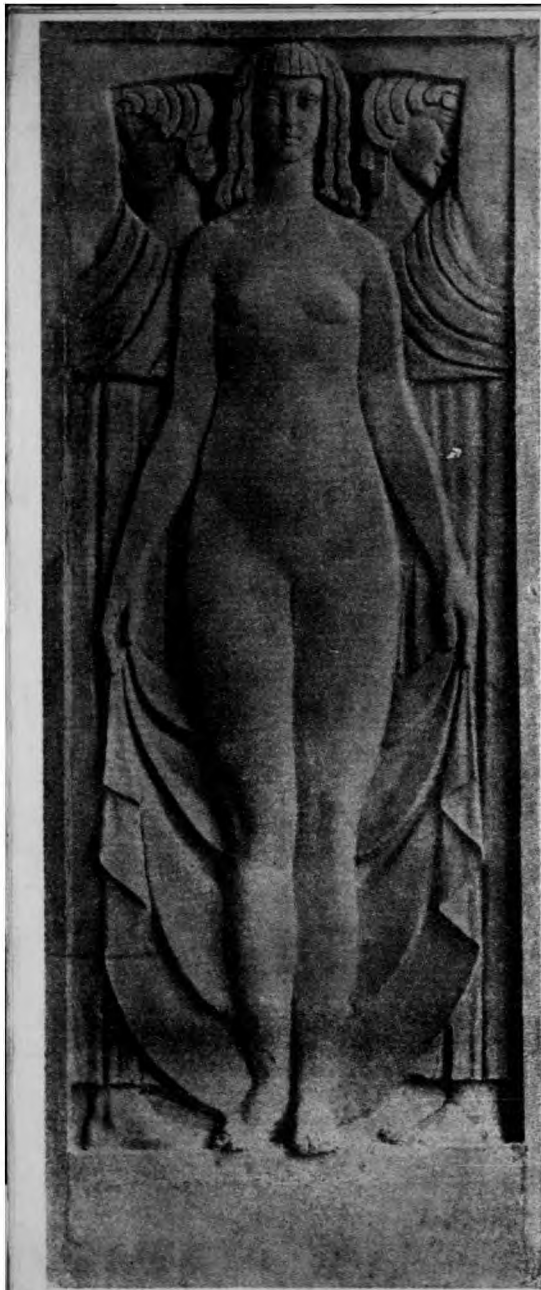
\$8.00



一九三六匯文年刊

六三九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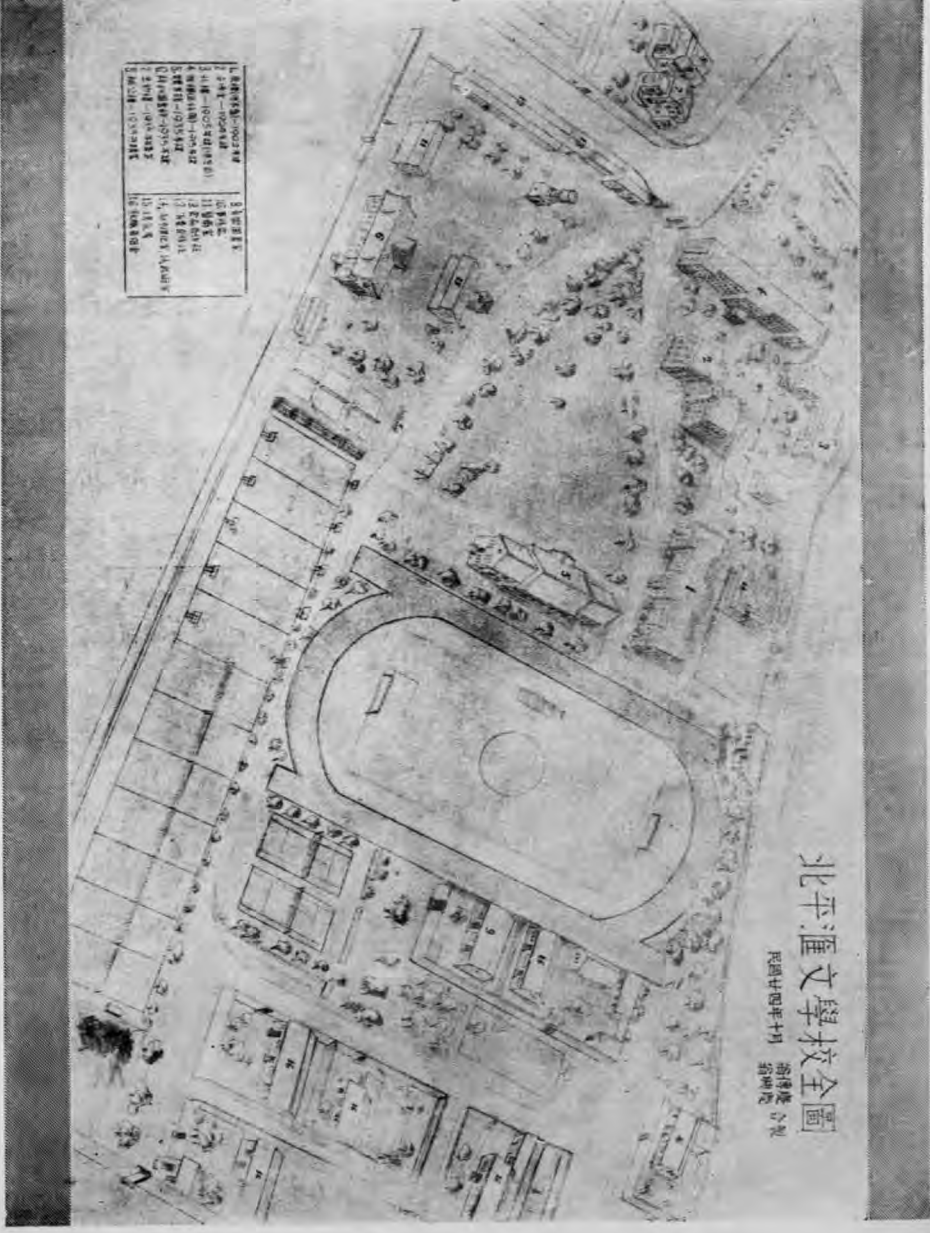




刊年文滙

Peking Academic Annual
— 1936 —

■02207



號碼	名稱	號碼	名稱
1	體育場	11	圖書館
2	學生宿舍	12	教職員宿舍
3	體育場	13	體育場
4	體育場	14	體育場
5	體育場	15	體育場
6	體育場	16	體育場
7	體育場		
8	體育場		
9	體育場		
10	體育場		

北平匯文學校全圖

民國廿四年十月 翁博慶 繪製

5248211
101-4862

本校校史

溯自世界交通伊始，泰西文化即相繼東傾。時宗教信仰已自山傳嶺，乃有國外傳教士紛紛來華。迨清同治十年耶穌教美以美會初立教堂於北京崇文門內，浮設蒙學館一所，僅有生徒四名，課以四書經典諸籍。既而四方學子負笈就學者日衆，遂于館內添樹宿舍俾學生有以寄寓，庶克專心向學，館分上下二齋，即今之高初小學也。今日之滙文，即基于初日之雛形也，前後遙遙，已六十有六載矣。

光緒八年至十年，賈腓力教師長校。十一年白雅各牧師繼之，值教會會督懷理先生來華，賄館中成績卓著，但於規程課程尚嫌狹隘，乃議建立中學及高等學堂，奔播就序，取名曰懷理學院，設有博學，備學，成美，蒙聖諸節，課園學外，復授以諸基本學科，每以中西參辦，蓋欲學生之知貫中西，洵為來日東西文化之灌輸若溝通也。

十四年李安德博士任校長，會督卓理先生按臨本會，適值胡廷取士有策試西學者，并擬派員出洋考查異邦學術，國內志士多欲研求西學，已成當日之急務。本校為乘勢促進文化，是乃一氣擴充，經會督建議，乃本年造成大學，更名為滙文書院，故設備漸趨周緻，課程益形精良，就內部分設文理，神，醫，藥，衛生等科，為翻譯中西新書起見，院內復更設印字館，亦莫不為文籍之爭進先聲也。

十六年春，有美國善士十二人，協計啟牒本校，特于美國紐約城開會，并施行本校在美政府備案，以為籌措本校經費之憑藉，惟因距華遙遠，諸多隔難，乃特舉留華數人組織本校董事會，以便進行。時有美國公使田公、總統務司赫公、荷蘭公使費公、同文館總教授丁公、荷蘭公使館參贊來公、李安德博士、劉海瀾博士、得瑪服教師、顧爵士、倫敦會密牧師、公理會梅牧師等為董事，且公舉田公為會長、來公為出記。

十九年十月許，李校長捐館，諸董事乃公舉劉海瀾博士繼任校長，劉公熱心教育，力圖改進，時既劉公在美，不料庚子亂作，本校建蓋，儘遭焚毀。亂甫定，劉公自美歸來，將斯斷爛燹土，始一重新整頓，煥然復新，較前更有過之者，由是增購校址，而宿舍德本新樓座，原係美國德本先生所捐築，已付一炬。遂于廿八年重新建立，一復舊觀。三十年時，就學者益形人滿之患，乃建新樓一座，取名安德堂，為紀念先校長也。三十一年，美人德厚先生，捐造宿舍一座，取名德厚齋，用誌不忘耳。既建設漸趨美備，學者乃日形踴躍，當時註冊學生，除本國外，尚遠及海外諸邦。甲辰歲，按教育部定章，更名為滙文大學堂。名院當時，蓋為華北有數大學焉！一時蓬勃無止，髮鬢然遂成滙文黃金時代之基矣！

既至民國元年，復改爲滙文大學校，二年美人高林先生又捐

A 210583



造樓房一座，稱者如名以命。民三年，諸公勸議，合組大學，延至七年，計畫成熱，燕京大學遂以產。本校祇留大學預科及中學二部，名以滙文學校。民十年，劉公年邁，退為名譽校長，十三年春，竟與世長辭。嗚呼！劉公長校近三十載，竭半生之力，來教吾華人子弟，蓋其設教目的，乃深遠造就領袖人材，故其最初，即以新知識轉入中國，以啟迪其併同胞，而西人若劉公之愛我華人者幾希！劉公生德，固不可泯。然其所能致此者，猶賴經熙義博士之襄贊；經公學識淵博，情感深富，當日與劉公共商艱鉅，如左如右，凡學校設備之擴張，與課程之促進，經公與有力焉！經公會充教務長，兼為副校長者有年，每于劉公歸國之期，經公即代長校之職，劉經二公實先後踴躍，其無異也，有若日月之升恒。

民十年時，遼卓志教師為校長，乃改為三三制中學，以符教育部定章。時李天敏博士任教務長，同年冬月政府派往美國參與華府會議，翌年歸來，即任校長職，十二年秋，李博士應齊魯大學之聘，故辭去本校，遂舉曾學理博士繼職。十三年秋有劉芳牧師為校長，旋因事辭去。十四年由曾學理博士代理校務；前者諸公，莫不熱心服務，展更任教，今雖有化邱壤者，而回顧其風華，宛然依在，堪為吾今來者之襟峇遺愛。

民十五年春三月，帝風山博士為校長，始倡改組之風，卒將積切校務，完全交與國人，至教學之課程，以付國人為主體，教育獨立於焉實現！然時教材採納，更取最新式者，以期與現代教育趨勢同流；復擴曾仁與勇為校訓，并延聘多位國內名流為校董。翌年六月間，呈准教育部立案，乃遵照指令，名改為京師私立滙文中學校。十七年，適國都南遷，復遵令改為北平私立匯文

學校。十九年春，高博士長校任滿，復經諸公推舉繼任，斯後校務頗有之改建，日益新穎，隨先後編組童子軍及學生軍，施以相當訓練，為週計體育運動風浪；故晚年以來，國內之各大運動會，我或已兩相前地位置；同年五月，適屆本校成立六十週年，於是開慶祝大會以紀念，且籌資發起體育部及圖書館建築基金事業，首由教職員及同學捐洋千圓，以為憑藉，并同時發行體育及圖書館會其大典，以善志在必成。忽，九一八滿陽變起，痛哉悲哉！全校仰正當領導之旗幟，願後事於愛國運動，然課程未稍一日或緩。旋于廿二年，復有組織慰勞愛國戰士之舉，常斯國難期正嚴重時，基金募款不免發生困難，然高校長之毅力專誠，終能勝過一切。至廿三年，全校教職員復發擬捐薪金十分之一十五月，共計萬餘圓。廿四年統計各方之捐款，已敷體育館之建築，而圖書館因蒙本校先輩同學——王祥和大夫慷慨助捐萬圓，亦可從容建築，于是兩館均于同年三月同時興工，至冬十一月，兩館并告落成，圖書館因取祥和以名焉！暑假期中，復由西園美以美會，購得樓房兩所，一作生物樓，一作辦公樓，與校西垣相毗，東西牙牙相對，狀勢雄麗深矣！于十一月九日廣開圖書館及體育館落成紀念大典，其以成也，不無多賴高校長之五年建築基金運動，五年中奔走南北，艱辛頻受，一旦成功矣偉大，當不可泯也。

嗣後禮堂之建築基金運動，仍在中解時期，本年春三月，校長代表華北美以美會，遠出美國赴會，並乘機於國外作其金運動，希世之仁人君子，不惜解囊樂助，以期禮堂之樹成，不惟同學等克能享樂，抑以社會之光也，尚望來者其勉諸！

謝仁甫識



夕陽中桃花林裏的

安 德 堂



校 門

德 本 齋



安 德 堂



津
蔭
的
院
落



遠
望



紀
念
碑



樓
物
生





圖 書 館 的 內 構 景



安 德 堂 的 曲 廊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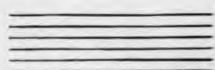
鐘 樓

辦 公 樓





雪中的安德堂



水塔



渥文之夜



校 歷

八月廿九，卅一…… 致試新生
 九月一日…… 宿舍開放
 九月三日至十日…… 新舊生辦理入學手續
 九月十一日…… 開學式
 九月十二日…… 第一學期上課
 九月十八日…… 濟陽事變
 九月廿二日…… 孔子聖誕
 十月十日…… 國慶紀念
 十一月九日…… 本校圖書體育兩館落成紀念
 十月十二日…… 總理誕辰
 十二月九日…… 北平學生運動
 十二月廿日…… 提前寒假
 十二月廿五日…… 雲南起義
 十二月廿五日…… 耶穌聖誕節
 一月一日…… 中華民國成立（年節）
 一月二十五日…… 放賊捕班生
 一月廿八日…… 滙案
 二月一日…… 春季宿舍開放
 二月一至五日…… 新舊生辦入學手續
 二月六日…… 第二學期上課

二月十二日…… 南北統一
 二月十九日…… 新生活運動
 三月十二日…… 總理逝世
 三月十八日…… 北平民衆革命
 三月廿九日…… 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殉國
 四月八日至十二日…… 春假
 四月十二日…… 復活節
 四月十五日…… 濟南掃除運動
 四月十八日…… 國府南遷
 五月一日…… 國際勞動節
 五月三日…… 濟案
 五月四日…… 五四運動
 五月九日…… 國恥紀念
 五月廿五日…… 本校成立週年紀念
 五月三十日…… 五卅慘案
 六月一日…… 總理奉安
 六月廿日…… 畢業式
 七月一日…… 國府成立
 七月二日…… 暑期學校開學
 七月至九月…… 暑假

一九三六年刊委員會職員

委員長：牟廣懋

委員：岡天民 石 耕

萬海波 張國良

總編輯：謝仁甫

文藝股：汪公望 郭海長

美術股：黃 政

攝影股：陳錫唐

校對股：步啟新 誠楡麟

總經理：牟廣懋

事務股：饒煜琳

廣告股：馬福瑞

會計股：呂和慶

出版股：張兆峻

交際股：王煥斌 王樹模

顧問：高鳳山先生

年景豐先生

張奄友先生

金振華先生

楊榮萱先生

鄧 壽先生

林之棠先生

趙玉生先生

楊建章先生

李義信先生

哥路得先生





斌 煥 王 慶 和 呂 懋 廣 辛 琳 煜 饒
員 股 際 交 任 主 股 計 會 理 經 總 兼 長 員 委 任 主 股 務 事

不能編織的安撫了！此諸君宋注最安穩的東西立刻翻掉，這只好在年刊上找了一條以本屆年刊文論之增多，第一便是為了避開圖畫版式的惡習，第二便是為了應付諸君文藝感覺的素性，結果才這樣編。

在年刊工作的中經時期，獲得的感念，最大的缺憾便是人員挑選難，工具用時少，最使人痛心的一遭，便是中國處在此一時期，青年們還不能發揚起為業服務的精神，向個奮鬥！究竟什麼叫愛國，這種解答，唯有為業服務，個人作了個人的職務，不致在社會上作寄生，這便是個大的愛國標準了！然而本屆年刊選出的只有幾篇，沒有奮鬥，負責人頗慮年刊之重大，結果使無形中造成了少數人來包辦工作，少數人犧牲了金子的光陰和鄉間的學業，空想和諸君的不無心處，我想這對於諸君，還算得起人道的哲學！次當便是感到工具缺乏，也許是中國發明印刷術太早，到了今日這竟許必是不發達，中經的工作時期不是短了這種印刷術，便是短了那種印版紙，諸君您想書刊用時方很少，是非經過不知難一再給當時解答有了！

最後所要明白的，便是關於年刊工作的時間了：在本屆年刊職員大部分被公選出來以後，想盡快點着手工作，掙個死活，但總有意外幹人的手腳，因此年刊，被當局更不主晚晚點進行這整年的工作，因此年刊的結果，便自然的弄了很多歪歪的材料，在此向諸君表哀致歉！

同仁報載

員 股 對 校 任 主 股 際 交 任 主 股 告 廣 輯 編 藝 文
員 麟 轍 誠 模 樹 王 瑞 福 馬 長 海 郭



本 校 學 生 班 級 人 數 統 計 表

年 級	班 級	班 次	人 數	共 計	代 表	
高 級	三 年 級	甲甲	53	265	李長楫 × × ×	
		甲乙	50		謝仁山 王佐之	
		乙甲	51		何純渤 蘇立本	
		乙乙	53		柯德聲 徐大德	
		乙丙	48		周文典 吳景書	
		丙	10		張吉生 張兆駿	
	二 年 級	5	甲甲	30	190	孫國瑞 邵式勳
			甲乙	34		張國良 邱炳
			乙甲	44		王百佑 張洪
		5	乙乙	41		薛廷耀 劉興華
			乙丙	41		吳宗澄 陳 涑
				41		楊鳳鑄 高浩之
初 級	三 年 級	甲	41	199	王學忠 包國義	
		乙	39		盛振芳 李曾富	
		丙	41		王貽榮 樊際騰	
		丁	40		何瑞麟 王恩浚	
		戊	38		梅克珊 閻梯復	
	二 年 級	4	甲	40	142	岡天民 周 繼
			乙	40		周長鳴 李顯業
			丙	46		薛錫永 金宗文
			丁	16		張寶樹 田從恩
		4	甲	31		106
乙	33	洪振興 馮自新				
丙	31	丁家駿 李 桓				
丁	11	師文才 莊乘仁				
一 年 級	3	甲	20	71	鮑海潮 費榮弟	
		乙	28		郭振申 朱貴丹	
		丙	23			



教職員

■ ■

校董

名譽校董

王	瑞	亭	董	事	長	先	生
李	蔚	春	董			先	生
王	兆	熙				先	生
金	叔	初				先	生
王	錫	之				先	生
黃	宗	法				先	生
卓	君	庸				先	生
羅	耀	東				先	生
陳	筱	莊				先	生
陳	寶	禾				先	生
曾	洞	忱				先	生
費	克	禮				先	生
達	維	德				先	生
狄	克	遜				先	生
賀		慶				先	生
何	海	秋				先	生
王	者	香				先	生

校長



高鳳山博士

教務長



年景豐先生



馮茂 任主系學算



任主館書圖館系文英
章 群 楊



任主物生兼任主科理
廷 治 劉



任 主 導 輔
信 義 李



華振金 員教文英



任主系文圖館續文書秘
新 景 王



任 主 育 體
吾 馨 王



任 主 務 事
鏡 楊



友曼張 員教物生



林榮 任主務齋



員 教 學 化
峰 一 子



員 教 學 化
芳 志 馬



醫 校
夫 大 响 家 王



員 教 學 算
禮 永 孫



任 主 教 耶
崗 如 鄭



計 會
助 建 霍



德 懷 任 員 教 文 英



延 玉 師 員 職 處 務 教



忱 敬 泰 員 教 民 公



先 振 張 員 教 文 英



英 文 教 員 趙 國 昌



算 學 教 員 賈 玉 琮



會 計 學 教 員 張 厚 瑜



陶 器 教 員 何 蔭 齋



軍 訓 教 官 蔣 文 毅



童 子 軍 司 令 張 祥



註 冊 部 職 員 魯 光



國 文 教 員 趙 玉 生



結 印 部 職 員 吳 寶 熙



圖 書 館 管 理 李 亨



琬 鄭 員教文國



員 教 史 國
麟 王



員 職 部 冊 註
溪 運 張



員 職 處 導 輔
之 述 王



山 養 王 員教樂國



員 教 術 國
驥 良 徐



理 助 醫 校
盛 榮 構



員 教 畫 械 器
祥 福 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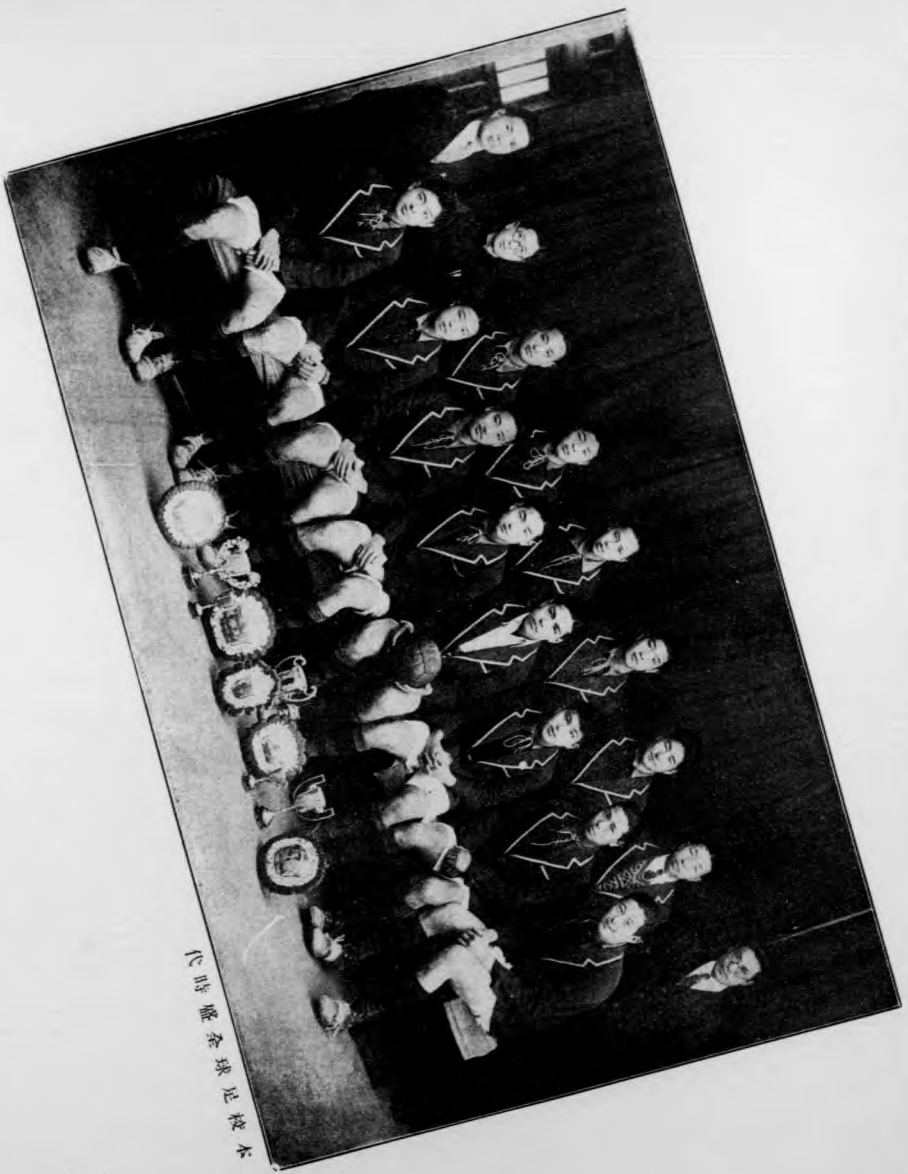
田 寶 安 員職部冊註



平 哲 周 理助物生

載 錄 不 茲 多 向 片 像 交 未 員 職 教 ●





本校地球盛時代



戈長雲
甲甲班



盧體育
甲甲班



王友堯
甲甲班



初世賢
甲甲班



甲甲班

王震



甲甲班

嚴傑

我沒有幸福的命運；但也不會嘗過人間真的苦味，就是這樣地過活了二十年，慚悔呀！可幸我底思想還仍保持着固有的純樸，坦白的心底也還像童年一樣，我竭力地把握着牠們，準備在，我逃脫了「生」之後留下一些智仁勇和有廉恥的痕跡。

——助一九三六述——

穎悟寡言，忠直堅決。作事不動聲色，寫讀從未後人。擅繪圖，精運動。古今文學，莫不閱覽。行動不拘小節，體格健美強實，故同學皆呼之曰「老粗」。今屆畢業，特依實情略誌數語，非敢認加稱許也。

——天木子——



峻卓伍



剛志張

泰山脚下，遼水河濱，其相距為不可度，鴻鳥不通，輪帆有阻，今之邂逅，為之欣然至深！

君與余識良奄，除脾志所好之外，更為奄有補助，來所鼎互，有同求之志，有其難之胸，義典之隆，可告深矣！

素日諸所接助，莫不奂然以稱。

今值同窓期滿，各將東西，來日雖克聚，然為不克逆料者，別前寸刻，匆匆數語，用紀不忘，囑語！

——人堡弟打——

你不必同他說話，只要你看見他的面孔，你就覺得他是和藹可親的！他善笑，他更會哭！他能猛逾騎虎，他能馴若羔羊！他待朋友總是十二分的真誠，不覺你待他怎樣，遲早你會被他感動的！沒親和他說不來的人，更沒有他不願交的朋友！他是十二分的天真，可愛的！

他讀書不求甚解；他會寫字，唱歌，演劇和各種運動！他舉止大方，談吐文雅是不用我稱道的！他唯一的缺點還是這自己說：『優柔寡斷，自命不凡！』

秦 鄭 生
甲 甲 班



李 天 同
甲 甲 班



李 長 楷
甲 甲 班



林 應 泰
甲 甲 班





麥本誠
甲甲班



李曾華
甲甲班



李金明
甲甲班



王樹侯
甲甲班



甲甲班
章憲



甲甲班
林享

余本「廣東佬」，自幼生長齊魯間，有齊東野人氣，來滬文三載，歲月蹉跎，高中又要「逼業」，聞又將「槍烤」，不禁驚喜交加，古人破萬卷，下筆有神竊以曾撕破數百頁，動筆輒鬼哭亂叫，頗可自豪。卒業後，南遷，西飛，東渡則飄萍無定，或持綠玉杖入名山遊。

——毛遂高足——

王君樹侯，別號化一，河北靜海人；初學於縣城，復就於津門，民國念三，轉來滬文；今值王君卒業，特摹數行，以表寸忱耳！王君，性和藹，喜交遊，而以忠誠待，寬厚任事；尤關公衆之事，絕不後人。故入學以來，即組有勸勵籃球隊，充任隊長職，是以「隊長」之名傳焉！王君既努力運動，猶專心學業；白晝，吾與君競技球場；晚間，君與吾共燈而讀；寫算誦詠，無不擅長，堪稱文武全才也。

——Mamoo the Great——



宋廷琛



向景良

向景良
甲甲班



曹保羅
甲乙班



謝仁甫
甲乙班



伍德鼎
甲甲班



余生也天悲，處處爭扎，而處處為人所憎忤！
很遠地，那遼闊的河畔之一角，尋不出什麼動人的風光，惟有那破屋、短樹、和不停流的溝渠，一齊都羅列着鋪在那裏，昨日我從那裏爬出，我沒有臭弄的餘憤，而今我已爬出了！但想有了餘憤去欣賞，我總朦朧了！

總有二十多年的工夫，我不知都擲到那裏，所得到的——只有是奔波，流渡，奔流到今日，又算完成生命的一段，可是並沒有人能告訴我明日在奔流到那！

我的頭髮一點點減少，鬍毛一點點增多，在這迅速的剎那間，我還有一椿「為人類的事情」沒有作完！

——自傳——

伍德鼎江蘇產，年當二十個僮不羣，情和靈，喜交遊，不愧一摩登青年也，君擅長英文，尤嗜理化，研究室中曾發明機械一件頗得佳譽，但因時機不到，尚不公佈於世，他日一鳴，必能驚人！

——珂——



饒煜琳
甲甲班



吳景彬
甲甲班



孫毅
甲甲班



陳澤秦
甲甲班



甲甲班
明俊



甲甲班
王恆

孫毅別稱老二，津沽產，沈默寡言，嗜文學，擅書法，工漢隸，為我班之皎皎者，課餘之暇，喜研舊劇，工小生，雖當代藝人，見之尤有遜色，老二性情和藹，人多與交，吾輩朋友中不可多得之才也望二哥百尺竿頭再進一步。

——珂——

澤秦陝西人也 少年老誠 待人和藹 性頗幽默有東方先生之風 擅長文學 書宗六朝 尤長雙鈎 能與予共旨趣者 唯有秦見 見能勉力 前途尺寸不可拘也

——孫毅謹識——



山樂王



甲甲班

民濟劉

甲甲班

念慈號意賞，原藉山海關，性情多慷慨，勇武身健全，雙槓玩的好，足球踢的歡，功課真不壞，一頓吃八碗。

——小毅——

景雲，樂亭產，豐神瀟灑，個體不羣，善交際，好脩飾，擅外國語，曾任本校青年會會長之職，君性又慷慨，故人多樂之。



何巨增
甲甲班



吳維庚
甲甲班



司馬念慈
甲甲班



趙景雲
甲甲班



劉叔榮 甲乙班



張樹瑀 甲乙班



李天祺 甲甲班



王慶謙 甲甲班



甲甲班
周漢生



甲甲班
陳謙麟

離家之初，鄉愁日積；賴有友朋，互慰砥礪。
先有五虎，後餘三賢，三賢期短，只剩我你！
寢處相聚，研詞課律；燈下窗前，南樓風趣，
好景不常，別離日促！此後天涯，得見也不？
聊記數語，景情勝無。

——老粗贈——

臨別紀念

王君，志清隱，故取字幻然，誠性也。顏所居曰：
「風雨不掃小茅舍」蓋誠隱也。好研性學，子子不怠，
非淫也，佛曰：「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其意蓋在
拯入於海者，嗚呼！豈傷心人別有懷抱歟！

——羽中——



馬君增肇字君實現年廿二歲河北深縣人乃余摯友，賦性誠懇直率，待人接物，和藹可親，為鄉里友好所稱道，民念年自市立四中轉入本校，勤懇用功，好國學，課外尤嗜國劇，生平遠觀，心地開豁，素檢細行，且尚道德，實今日士風日下中之馬傑也。

——徐午辰識——

午辰君，冀省深縣人也，心情沉靜，寡言歡，平時不好運動，但體魄健壯無比，在市立四中時，即為吾之友好，民念年，吾因故轉入本校後，君以難受孤韓之苦，於去歲之春，亦奔吾而來本校，君之生性，豪爽伶俐，素為一般師友所稱贊性嗜國文英語，尤以韻學為特長，實為文學界後起之秀也。

——馬增肇附——

馮又新
甲乙班



齊祖辛
甲乙班



馬增肇
甲乙班



徐午辰
甲乙班





王 墳 訓 甲 乙 班



霍 同 祥 甲 乙 班



解 連 階 甲 乙 班



楊 學 智 甲 乙 班



甲 乙 班 孫 學 君



甲 乙 班 沈 瑞 寧

說得天花亂墜，

他有一定之規！

一九三六，二，二一日

— 芬 —

楊君學智，冀三河人，余寮友也。莫虛榮，淺浮華，忠誠樸厚，人不堪比。君善交，頗謙敏，彬彬有禮，為然可親。學則以勤，無倦意，精各科，自治堅，聰穎慧，更屬超凡。有鶴立鵝羣風！師多重，人皆敬，篤信宗教，為忠徒，熱服務，肯犧牲，於社會學校，奇功曾建！昭彰在目。一九三三年，於北平基督徒學聯，任文書職，本校宗教股長。一九三四年，任本校青年會主席，美會青年部副主席。君言行，過異常，英英少年，精氣勃勃，頗據偉人風資，好一青年！別矣在即！君其勉之。謹誌數語，申悃意，藉以勵焉。

— 劉德善謹題 —



袁蔭苗



錢連黎

鶴崑君不知何以名，余與處之良久，其脾之所好，蓋為吾所洞悉；君生也入時，行也無踪，歡也常為人之所求愛，怒也又常為人之所不辭，喜嬉遊與松風明月流，善修飾并尋時賦美比，故君樂交大丈夫，樂結小良緣，舊者恆河沙萬不欲追，奈者恆河沙萬又不欲懷，惟有現實之藝術為其砥基；而君衝風投浪之志，當復再所不免，雖不能飄飄為仙，吾知其飄飄為鶴，雖不能飄飄為鶴，吾知其飄飄為鳥，哈哈！今與余別，共幾千萬里并幾千萬年，來作重相會，余為之模糊！

——人傑贈別——

劉君德善，河北豐潤人，余之義友也。沉默寡言，德品清高，性耿直，喜讀書，長英文，精理化，慷慨激昂，見義勇為，接人以禮，待友以誠，篤信基督，服務忠誠，重公德，惡在華，加以天資聰穎，思想卓越，軀幹之偉，魁梧超羣，復又苦心向學，朝夕鑽研，孜孜不倦，寸陰是愛，他日入社會，自能為國効忠，為人植謀幸福，實為今日中國需要之青年也。余與君同窗半載，惜歲月無情，雖別在即，數載感情，分袂一旦，願君乘風破雲，揮鞭穿進，特為之祝，君其勉焉。

——學智——

馬汝融 乙甲班



李宗堯 甲乙班



秦鶴崑 甲乙班



劉德善 甲乙班





劉克仁
乙甲班



高海波
乙甲班



趙維新
甲乙班



祝運章
甲乙班



乙甲班
孫質許



乙甲班
生朝洪

君字說更，魯平陸人也，性真爽，品方正，樞濟人之急，而不以功自居，對於課程，學學不息，無特長，無偏廢，體格瘦弱，輒不事出汗運動，自處薄，待人厚，勇毅果敢，不牽強，不附會，窮年累月，藍布大褂不脫身，破皮鞋不下脚；形同窮小子，實乃家財累累也，裕達大度，大有長者之風，朋輩中多樂近之。

——張伯寧——

祝君是我多年的同學，為人和藹，行為，檢點；雖不善交際，然共患難的朋友則很多。

他很勤學，整日總是孜孜矻矻；辦事能力，尤其豐富；連任數屆伙食委員，成績都特別好。在我們去夏只得離開母校之後，我想不僅本班同學，會常常念起他；就是別班同學，也定會念起他來的。

聽說他畢業後，哥哥們在經濟上還可以幫他昇大學。我希望他能繼續努力，他能算為現代有希望青年中的一個。

王官保撰



鈕 琦



乙 甲 班 城 祖 王



郭 聲 皓 乙 甲 班



萬 文 友 乙 甲 班



余 彰 乙 甲 班



董 繼 湖 乙 甲 班

六年的中學生活，我沒有把握着現實，老是拿理想和夢境去欺騙自己，自私，沉靜，愛讀抒情詩，有時喜歡自己不愛做的事情，愛好旅行，永遠幻想着偉大的事蹟，和冀望着罪惡的現世速亡。我就是這樣一個人。

良友董君繼湖，字次珊，山西汾城人，為人忠厚誠樸，文質彬彬，大有學者之風，平時不嗜運動，然而體健如牛，平素愛藏精裝書籍，課餘閒暇，輒往市場盡情搜羅，誠不失學者之固有風度焉

民國廿三年炎夏，與余同時轉學滙文，在校素以勤儉著稱，兼之擅長文學，且喜研究理化。目今畢業期近，董君胸有成竹，已立宏願，企於入大學後專攻理科，其志可佳也，雖然，今日吾國之博學者大有人在，然而，星星之火足以燎原，來日方長，董君未嘗不可造成一健全之衛國幹才也，願共勉之！ 習 仗



王
遵
楫
甲
乙
班



馬
文
龍
甲
乙
班



席
秉
勛
甲
乙
班



王
法
西
甲
乙
班



乙
甲
班

李
春
禮



乙
甲
班

何
勛

陽春白雲，萬籟俱寂。

葡萄乾味之甜美；梵磬玲聲之擊鏘；

如鳳之失

何處另致。

× × × × ×

時過境遷，

重心已杳。

有如玉玉之安琪兒，堪慰聲味之饜。

前途珍重！鵬搏扶搖！

天林子贈給秉勛的橄欖

王君法西，籍隸河北，求學故都。余同窗數載。同舍年餘。深喜君之生性慷慨，秉賦真空，待人以親，接物以禮，而見義勇為之精神，更非他人所可及。古稱「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王君其然乎！功課方面，酷愛外國語，而於英文尤工，蓋志在折衝樽俎，不辱使命耳。他年蛟龍得水，恐終非池中物，古人陽關三歌，不禁惜別依依！「百尺竿頭須進步，王君勉乎哉！」

——楊學彬——



李明庭



陳宗祥

偏東的海濱，白浪盡日裏冲刷那紅色的岩石，岩石上面，有碧綠的深林，吱吱的鳥聲，滿地長着紫色的野花，閒或一隻小雀猛的飛過，使你回頭一看，樹葉的空隙裏，露出白帆一角，

無情的海浪，把我沖開了那裏，到現在想那塊地上的野花又開第六回了，

海浪是流不盡的，沖來沖去，手裏的舵不知又轉到什麼方向，Lyly's Euphuës 說的好：

“Men live where he can, not where he would.”

——自傳——

在旅途上總是匆匆，就這樣的忽略了沿路的花香鳥語。知道在回憶中沉湎是愚昧可憐，却常用「現在」來換「過去」。秦島的海潮，沖去了，我的童年；析津故都間，又把「中學時代」一擲。心頭載滿了北地的冰雪寒風，我將決計踏出外城！

——自傳——

楊錫勳 乙甲班



歐陽鈞 乙甲班



翁開慶 乙甲班



翁興慶 乙甲班





張東林
乙甲班



盧肇鈞
乙甲班



翁傳慶
乙甲班



張同德
乙甲班



乙甲班
李如達



乙甲班
張廷張

我本想把我的自傳寫得官冕一點，那不變成謀生找事的履歷一樣嗎！其實我自己和別人一樣，都是本校學生，所以更傳不出來了，還是“自表”一下吧！我生在西歷一九一六年，十四歲入本校初中一年級，一直到現在畢業，六年之中，庸庸碌碌毫無可言，雖然在一九三五年編了一本年刊，成績也是不佳，以後不知道的事情一定是不少，所以待續。

——翁傳慶——

搖搖書包，托托眼鏡，從手背骨峯間，在北平數走了三個寒暑。西山上頭探過酸棗，甌和圍裏撿過游魚。更記得北海的冰面，北海的船頭。從平津火車三小時坐到兩小時，却又要換風土了。擲了舊書，退了小房，海上有青天，將在櫻花下面念起舊雨，想起祖國，更深深憶起人家說我胖時我的豪笑！

——興——



何純勃



姜振維



唐振維
乙甲班



霍本美
乙甲班



馬習伎
甲乙班



田德全
甲乙班

習伎，粵之大埔人也。少長於南洋之蘇門答臘島，歸國後，就學於廈門集美，俟於民國廿三年夏北上轉入本校，仗為人和藹可親，有毅力，富胆識，功課常為濟輩冠，課暇酷嗜音樂，恒喜引吭高歌，並兼長各項運動，尤擅足球，嘗為學校選手，仗治事謹嚴，與朋友交，莫不應付得宜，實一品學兼優且善處世之青年也。

仗先一意工程，自去歲夏季大病後，乃思專攻醫學，以仗之沈毅明察，當不難為中國未來醫界放一異彩焉
—— 璠 ——

田君德全河北安次人，予之摯友也。性溫柔，品清高。交友以信，與眾以仁，熱心宗教，服務忠誠，待師有禮，事親以孝。天資卓越，讀書勤苦，博覽數卷，過目不忘，長數學，擅音樂，寡言笑，惡浮華，舉止灑然，慷慨悲歌，有古人風識者，知其為遠大之才。舉凡考試，必列前茅，深受師長嘉勉及同學之羨慕，同學如田君者，實不可多得也。余與田君同班肄業，最為契合，朝夕相處，遇難相助，數年來如一日，故與君之品德，學識，操行，知之最深。今當畢業之期，謹誌數語，以伸任懷，識君者必不以吾言為謬也。
—— 學智 ——

一九三六，六月。



夏運貴
乙甲班



張汝澄
乙甲班



章名海
乙甲班



張平陸
甲乙班



乙甲班

周培彬



乙甲班

梁樹藩

名海是浙江人，與我曾同窗六年，所以我對他知道的很清楚。他的品行端正，待人誠懇，性情和藹，思想卓絕。見人總是未語先笑。在這六年中，未見他跟任何人紅過臉。至於他的功課，在校中真稱得起是出類拔萃的，並不是他的天資比別人怎樣的強，只是他肯埋頭苦幹的原故。中國的前途正等着你呢！名海，努力吧！

——文——

如果可能的話，「自傳」還是歸於自己作的好。並沒有甚什兩樣於他人，跨進中學的門，因為這是我的一種過程，如果不經此路，則於我將來的自傳上好像有所缺憾。

總算小心翼翼地過去了六年，很少出過大錯，至少我這麼信，因為在一個人的身上找出大錯來是很容易的事。

自傳



吳鳴安



馬珍瑜

『人之相知，貴相之心。』我進滙文即與君同班，直到畢業；相處三年，互相砥礪切磋，彼此誠摯親愛，真可說達到『知心』的境地了。所以現在寫幾句『知心』的話，以表君之個性：

1. 頭腦冷靜，沉默寡言；理解清晰，斷斷準確。
2. 崇拜科學家，如牛頓愛因斯坦愛帝生之流。
3. 長於數理，對一切自然現象，均潛心追求其所以然。
4. 思想進取，對國家民族之認識，異常深刻。
5. 好學不倦，生活規律化，精神常常愉快。

——一止——

把意念沈潛得下，何理不可得；

把精神奮發得起，何事不可做。

——友生——

高學詩
乙乙班



于大甲
乙乙班



王度堅
乙甲班



劉益三
乙甲班





劉開耀
乙甲班



趙樹樂
乙甲班



謝旭華
乙甲班



曹正經
乙甲班



乙乙班

會義階



乙乙班

鼎報蔡

尤人而不失其赤子之心。淑世已罕。降至今日。蓋益鮮矣。而吾於謝君見之。君名旭華閩人。醇樸穎敏。好學多能。中西文皆有根底。尤善保其赤子之心。能不為習俗所困。吾及識君於齟齬。歲月云邁。行且卒業中學矣。其處世接物焉常熙熙然。一片天真曾弗與歲月而俱逝也。衆醉獨醒。衆濁獨清。抑亦得天之獨厚歟。然而皎皎者易污。日新者德進。自強不息。是在謝君。

——毓惠拜撰

廿四年冬，余識君於學生會席上；後時對往，每促膝作長談，彼此目為知己。君德義自勵，慷慨熱情；閱報逢國事令人不爽，輒拍案怒。嘗謂：「救國須充實自己」，讀書日孜孜弗休。值君卒業期，余憂喜交集：憂余知己日以遠，喜君報國日以近也。歸程萬里，願為君祝。

——翟國瑞撰



孫達



莊毅

今世「誠字甚難得而老韓獨能真誠地待人處世」好
久可喜可愛質質雖中人然而他他能苦幹好問故亦頗得「
書讀」之道平日不苟言笑好燒盤此不同於他人者他人有
成當得於誠字不少

——達——

爲了和真的關係都稱他「白大哥」他呢也是笑着接
受所以就成了他的專名
白大哥在滙文是老資格了自初一到今年己然是六年了在
這久遠的過程中他總是咬着牙努力着力打破一切的難關向
前奮鬥着

好靜不好動是他的本性運動場上絕對找不到他的踪
跡每當走近他的房間時聽到一種嗡嗡的聲音那就是他在
念書呢畢業期近了人們都預備着離開母校白大哥繼續前
進吧不久的將來呀中國期待你呢

——老娘子——

韓光楹
乙乙班



邵式聲
乙乙班



韓德仲
乙乙班



白樹榮
甲乙班





吳寶田
乙乙班



張乃霖
乙乙班



范迪初
乙甲班



張裕鎮
乙甲班



乙乙班

王安均



乙乙班

柯聲德

范君迪初，余之摯友也。家居山左，求學故都。君賦性聰慧，資質過人，在校成績恆冠同儕。且天賦科學腦筋，理化數學尤工，舉凡任何難題，無不迎刃而解。君對人處世，禮讓忠誠，大有謙謙君子之風！青年模範，譽之無愧。余與君相處日久，交誼素洽，際茲送行南浦，益增惜別之情，略誌數語，以示紀念云爾。

——楊學彬——

張裕鎮之「笨如牛」，在同鄉中是久負盛名的。在高二時，爲了大代數的不及格，在最末一天的大考前夜，曾「開夜車」開過夜半三點；幸而「蒼天不負苦心人」，居然升到高三了。但跟着，他的態度也轉變了，在非常時期的學生，他感到不是死讀 $X+Y$ 的時候了；所以他對於各種雜誌報章特別留心，對於一切基本常識，尤爲重視。同鄉們因其頭顱雖小，容藏智識則豐，故又贈其「小腦袋」之綽號。

——機子——



劉國治



乙丙班

劉多桂

乙丙班

楊導彬古龍城人也。我在瀝文混了幾年頭，學問不見增加，個兒却長不少。年復一年，現在居然告一段落。不禁感嘆韶華之易逝！過去已往，深自愧對自己！讀書不求其解，待人未盡忠誠。然本着「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的名言，讓這過去的「過去」吧！我希望將來有一個「我的復生」！

——自傳——

話說這已失掉天真而還活潑的孩子，從松花江滾來到這文化城中，已是五個年頭。他達了他志願的計劃，使這文化城僅在這五年之終賜給他一件「那個」，也可說是五年來「惟一的取獲」。他將與這凸城暫別，携着他所混到的「牠」到另一個地方開始另一種混法。但往那兒去？又幹出些什麼沒驚動天地的事來？無下回，難分解。

——（木龍）

梁培仁
乙乙班



鐘國元
甲乙班



楊學彬
乙乙班



荆森
乙乙班





趙
韞
乙乙班



祝
主
維
乙乙班



湯
永
榮
乙乙班



牛
尚
志
乙乙班



乙乙班

楊
凱
榮



乙乙班

安
可
燾

湯君永榮，河北灤縣人。負笈舊京，三易寒暑。君賦性真純，和藹可親，性沉默不苟言笑，態度莊嚴而內寓溫和。朋友交接之間，更服應信誠二字。學問一道，尤能探本溯源，以求其所當知。實不愧為一模範青年之典型。我等聚首數載，情感彌融，今一旦分襟，天涯海角，不知飛向何方？祝君鵬程萬里，努力前奔！復興我們的民族，甦生我們的國家！本匹夫有責之義，我不後人。臨別贈言，願以此共勉！

——龍城飛將——

從前我感到非常的孤獨，因為失掉了親愛的母親；也曾覺得極度的空虛，因為沒有信仰，並且理智常常不能克服感情，所以在過去的生活中沒有快樂，沒有生氣，祇感到愁苦與凡庸。

但現在我發現世界上另一種珍品，除了慈祥的母愛還有誠摯廣大的友情，同時個人的中心思想也稍微地充實了我過去的空虛，現在我快樂了滿足了，

——夢雲自傳——



沈克禮

乙丙班

蔡維裕

乙丙班

興君景書，遼寧人也，善言談，喜交友，性剛直而忠厚，待人接物，溫然有禮，規行矩步，道貌岸然，且孜孜然於學問，未嘗稍有疎懈，數年來如一日，堪稱本班之鯨首，類興君者，誠不可多得之才也，望君勉之！

——同文——

張君瑞亭，陝西三原人也，性恬靜，擅數理，居恆訥訥若寡言者，然每有辯論，則滔滔不絕鋒利罕當，其處世則視人若已慷慨好義，忠誠樸實，實北人之典型社會之中堅余與君相知甚稔故直述其行性非敢舞筆弄墨也是為序

——朗如識——

張
堪
乙丙班



曾
泉
生
乙丙班



興
景
書
乙丙班



張
瑞
亭
乙乙班





李振榮
乙丙班



陳琦
乙丙班



唐華祥
乙丙班



吳同文
乙丙班



乙丙班

陳銳



乙丙班

孫惠逸

鮮是廣東人，性情和藹。他具有清楚的頭腦，高上的思想，健全的體格。但是却有一種怪癖氣，就如這次給他作小傳來說，作了多次，也未能如其所願，最後這次，才稍覺滿意。他在下課後，總是亂蹦蹦跳，活像一只小猴子，他對人是忠實的，現代的青年，像他這樣的還很少，所以他可以稱為現代的標準青年。

——文——

君，余之契友也，吉林產，與余同窗數載，未嘗一日離之，故余知之最深，性耿直，待人接物，皆直言無隱，故同學均以二楞呼之，體甚胖，重約二百餘磅，為我校特號大胖子也，對於功課，頗為認真，偶有閒暇，則與同學互相打鬧，因其體格魁偉，力大無窮，故同學鮮有與其抗橫者，凡遇不平之事，必嗚鼓勇躍而攻斥之，亦一慷慨悲歌之士也！勉之！勉之！

——棠——



權保安



內祥呈



李昭野 乙丙班



唐碧波 乙丙班



鄧仲華 乙丙班



邵慶善 乙乙班

君，余之契友也，自三中同轉匯文，相處三年之久，未嘗相離，故深知君，君，湖南人也，性耿直，不務虛偽，喜勤學，又喜運動，田徑球類，無一不能，無一不精，猶以三鐵排球為其拿手，有文武之全才，學業永列前茅，而運動會中亦曾得鐵球之冠軍，故有「鐵牛」之尊號焉，

——景書——

君，河北人也。性忠實。與余相交甚深。少負萬才，讀書頗勤。嘗自歎身不逢辰，適值中原板蕩，空悲國勢垂危。願以身報之。至其高言傾坐，雄辯驚筵，或笑其狂，或疑其詭，吾固知其嬉笑怒罵，乃聊為自廣之計耳。湯功既已，武德堪追，君前程遠大，尚祈善自為之。茲值畢業，謹誌數語，是為傳焉。

——文——



劉惠元 乙丙班



李健修 乙丙班



史維鈞 甲乙班



汪誠銘 乙丙班



丙乙班 小 渝



乙丙班 王 海

小渝于駿奇先二月入滙文，同入高一理科內組受業。二年級時亦同班，友誼甚篤；于下半年同寓西樓三四五號。上下舖相臥，同一桌吃飯，少有糾紛。三年時二人同因故不能升學。是年夏海主編劇壇，陶陶任經理一職。其後復借讀高三。將近四年，無可道者；惟物理實驗，試驗地心吸力為九百八十一，水之沸熱八十卡等，而老師不信，奈何！又合作社中牛肉飯頗佳，每碟二角。似乎太貴，今有妙法，若二人同食，可用一牛肉湯，大小碗飯各一，將牛肉及飯平分，每人只合洋一角，經濟多多。火腿木樨飯每盤亦二角，然分購火腿飯，木樨飯各一，其合洋一毛三，將二種混之，與火腿木樨飯同味，可省七分錢云。是為陶王四年中如一日所得者。

——王海暨陶駿奇合傳——

史君維鈞字學淵現年二十一歲黔省人性喜游泳溜冰
本校高三理科畢業 君實

君，安徽人也。為余之老友。世代攻讀，環境頗佳。少精敏，總角已若成人。敏學好問，一鳴驚人，稟性誠篤，謙恭有禮；忍苦耐勞，恕有其道。故從公也勤，與友也信。素無所嗜，惟善攝影。茲因畢業期屆，藉此特述其詳備作他日鴻爪；惟愧胸乏點墨，片詞難盡所意。總之，君之為人，溫，良，恭，儉，讓，五者兼而具之。

——文——



張光駿



張國樑

乙丙班

君字茂堂，山西稷山縣人，與余同窗三載，平素寡言沈默，埋首苦讀，對於理化數學等課程，尤有心得，將來投身科學，定有創造，余與君同校肄業，最為契和終日聚處問難析疑，年來如一日，故於君之操行，知之最深，今當畢業臨邇，用誌數語，以留紀念。

——錫謹識——

樹葉落了六回，我認識了他的面貌，他的性情，然而認識不清他的城府。的確，書本是他的生命線，學識是他的目的物，可是等你聽到了他的談吐——不離京戲看到了他的娛樂——好弄無線電。偶爾有些議論，便又狂放不羈，使你簡直摸不清他究竟是個何等人物！

——一飛——



王其瑞
乙丙班



牟廣懋
丙班



楊盛保
乙乙班



徐大德
乙乙班



趙玉樹
乙乙班



朱練
乙丙班



孔德照
乙乙班



傅德衣
乙丙班



乙丙班

洪
倍



丙班

海云
趙

君係山東曲阜人，才資聰慧，性情溫柔，善於交際，品格優良，學業高深，為本班之出類拔萃，與余同學三載，處世為人，令人佩服，尤其對理科一門，特別擅長，在科學落伍的中國，將來定有莫大之貢獻，故與君之相處，知之最深，今當畢業之期，用誌數語，以伸嚮往，非敢盡為稱許也。

茂堂

瘦瘦的身材，具有一付笑容可掬的面孔，體貼的聲調，隱着沉毅的個性，就是這樣一個人，引了我去認識他，甚至和他有了相當的友誼。在心的深處，他有了一顆充滿了熱情的種子。他受過了不少人世的創傷，具備了現代青年的許多優點，只是也和我一樣地沒有把握着現實。

余彰誌

一顆熱誠的心，配合着一付新穎聰慧的頭腦，更具備一個強健的體格，正是我們理想中的青年典型人物。

一口北平話，說來倒也够味，性情總是那樣的不尋常，但是他的心，却是坦白而又純潔，

學識是博而精，雖然入的是商科，但理科的功課也是手到擒拿毫不為難的，文學的當然自不待言了。

今暑畢業，這未奈的光明，前途的遠大，又豈是我們新能料及的！不過我是虔誠的，在為着祝禱罷了。

——海長——

自從這世界上發現了有馬福瑞這個人以後，始終的竄亂到如今，自從我認識了馬福瑞這個人以後，我的頭就痛了三年，却總得細細的將他，給「解剖」一回。

「一個頭長有馬福瑞的脖子上，那真我們所謂的一馬騮子。（不是真個騮子呀！）。他常穿一件黑色的長衫，帶一付白金邊的眼鏡，兩天算一天的那麼活着的并且多半的光陰「寄生」在電話室裡，真是——社會的福，人間的瑞呀！

就憑這些還不夠，他還要演個新劇，（曾任星社劇務部長），「蠢貨」是他的成功，「神童」是他的未完成的傑作。（押我給玩了）。論起武來的他更會踢足球，富校隊，說起文來，却有一些天花爛墜的氣味，善交際，擅英文……不及備載）。

話說「解剖」到這裡，我可就要掩鼻，「君子不吃眼前虧」先向馬先生到個歉，便了！」

——翁傳慶——

王
梯
丙
班



馬
福
瑞
丙
班



呂
和
慶
丙
班

呂君和慶豫北新鄉人也，幼聰慧，既入鄉塾，而能四書五經，且博學強記，為諸生冠，後改入小學，每試輒列前茅，有神童之稱。民廿一年畢業于河南之兩河中校後，即考入頤文，在校習商科，蓋其家庭即經以商起家也，輾轉數載，今已業滿，鴻鵠志遠，關程萬里，望祈展其所學，為國挽利於既往焉。

——海長——



趙
堯
詢
乙
丙
班

趙君堯詢字少軒，河北昌平人，少學篤志，聰穎超群，嗜英文，慕科學，有發展中國工業之夙願。予與君六載聚首，受益良深，歲月如流，瞬間，一九三六矣謹誌數語，以祝關程萬里，君其勉旃！

——遜



李步鼎
乙丙班

李步鼎，字少村，一個短小精悍的青年，看上去是那麽神采奕奕的。他是山東周村人，小學畢業後便跑到北平來，由三中轉到匯文，在三中時代就被同學發現爲了不起的人，他是思想家，運動家，戲劇家，交際家，象棋名手……他真是個多才多藝的通人，趣味趨向是多方面的。

他待人接物的態度，是那麽一團和氣，滿面春風，以外他還保有北方建兒所有的豪爽熱熱，確是不可多得的人啊！
金登農



母慶雲
乙乙班

母君慶雲，河北樂亭人。求學故都。君性溫柔，寡言語，對人接物，均以虔誠和肅自持，故交際事少，而朋友輩多樂與之遊。君談吐文雅，品行端方，樂讀不倦。每遇難題學理，輒凝神默思，細心玩弄，溯考其源泉，畢探其究竟，大有「事不成功不爲止，風刮亂絲刮有頭」之概。總之君之品行性格，堪爲學生之典型。相處數載，瞬息分離，情所依依，特提筆於玉照之下，以誌紀念之忱！
——化東敬題——

楊君存忠，河北大興人也，性平和藹，身體健康，偏重武術，喜讀文學，尤以英文爲最，專心向學成績優良，百讀不倦尙爲商科之高才生，若君卒業後爲社會上服務定能有所貢獻矣！今君將與母校告別僅留數句短言相贈，以資紀念。
——楊士模贈——

楊存忠
丙班



我，國葵，河北昌平人氏，來北平以求學爲業，在匯文混了六年，結果是算學一點不會，物理更糟糕，看見英文就頭疼，歷史馬馬虎虎，以上所言事實，恐口無憑，自傳爲証，
葵自傳

馬國葵
乙丙班



張君吉生字諧姓，
爲人和藹善談諧，
校中如有芝蘭會，
嗜好文學備書法，
學生自治委員會，
歷任軍軍大隊長，
維持秩序指路線，
功課雖是樣樣好，
三年求學未稍懈，
願君升學畢業後，

籍貫河北武清人；
一句話兒笑死您；
必請張君說笑林；
擅長信札與公文；
秘書部長是此身；
收票站崗代把門；
隨時隨地助他人；
英文打字是專門；
英膏繼軌惜光陰；
造福社會與人羣！
——淑敏——

爲人正直，謙敬有禮，惟正義是持，不慕虛榮，不尚浮華，惟節儉是宗，事神以敬，待人以誠，乃一果毅基督門徒，模範青年也。
——友生——

楊君士模河北磁縣人也，情誠懇，喜言談，善雄辯，頗有演說家之風。且長於英文，每與人談笑，總帶有英文不絕於口。因君尚簡樸，禁奢華，雖有五年寒窗苦讀於匯文故頗少出校門一步。今既將與母校別矣，僅有數言以贈且祝我君前途偉大光明！ 一馬鴻章謹贈一

陸是一個十八歲的青年，具有端正的容貌，堅強的個性。若是你用感情去求他作一件不合乎理智的事情，他會嚴詞的拒絕你，這樣似乎容易得罪人，不過也可以稱爲一種美德。

電影是他的第二生命。你若是到了他的房裡課本之外，明星照片，英文電影雜誌是佈滿在他那清潔的屋子裏。
——海——

張吉生
丙班



曹章保
乙丙班



楊士模
丙班



王陸
乙丙班



王樂田
甲班



盧尹莊
乙班



張維堯
甲班



于念烈
甲班



張均
甲班



孫孟傑
甲班



班甲振家金



班甲珍金

班乙光有馬

班內琳士魯





班乙 鍾一湯



班甲 光寶劉



班丙 動寧王



李德海
乙班



李駿華
丙班



班丙 仲少陳



周長鳴
丙班



鄭連啟
丙班



班乙 禮學張



李國士
丙班



惠 潼
乙班



朱懋宜
丙班



文 政
丙班



趙澤生

甲班



徐德振

丙班



張雨霖

甲班



劉景濤

甲班



王適隸

乙班



張瑄

甲班



傅萬鈞

甲班



趙文輝

丙班



李光榮甲班



薛錫永丙班



田振英甲班

郭鴻模丙班

嚴正文丙班





孫豐慶 丙班



王源鼎 乙班



李傑歐 甲班



鍾祖恩 甲班



李世元 甲班



鄭瑞久 甲班



張文華 乙班



王裕生 丙班



孫雲 丙班



段繼儒 甲班



李夢梅 甲班



李同會 乙班



張伯霖 甲班

金正民
丙班



王連波
乙班



石澤民
丙班



傅尙文
乙班



周培植
乙班



岡天民
乙班



李永熙
丙班



金少榮
丙班



班丙 劉世羅



班丙 生潤陶

班丙 生永張

班丙 文崇金

班乙 澤師林





孫慶豐 丙班



王鼎源 乙班



李儒傑 甲班



鍾祖恩 甲班



李世元 甲班



鄧久遠 甲班



張文華 乙班



王裕鴻 丙班



李夢梅 甲班



孫慶云 丙班



段繼儒 甲班



李同會 乙班



張伯霖 甲班

金正民

丙班



閻天民

乙班



班丙 劉世羅

王連波

乙班



李永熙

丙班



石澤民

丙班



金少彰

丙班



班丙 生潤陶

傅尙文

乙班



班丙 生永張

班丙 文宗金

班乙 濼師林

周培植

乙班





班丙生江周



班甲家鏡黃



班丙中玉崔



劉清華
甲班



張樹楸
乙班



班乙天景興



徐鎮嵩
丙班



李德森
甲班



班乙伯昭孟



秦兆星
丙班



吳同禮
丙班



關祝新
丙班



駱煥芳
甲班

閻偉復
甲班



周繼乙
乙班



王耀衡
甲班



李顯鄴
丙班



秦道中
乙班



梅克珊
甲班



劉開芳
丙班



柯德彰
丙班



王 文 乙 班



姚世瑜 丙班



屠國信 丙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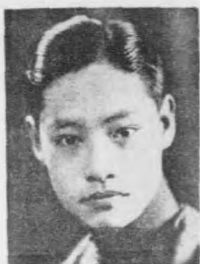


林復性 乙班



王鶴民 乙班





班丙 齡長陳



張
彬
乙班



黃
在
風
丙班



班甲 甲榮費

班乙 人樹李

班甲 棟裕史



王
文
海
乙班



鄧
佑
泉
乙班



段
啟
明
乙班



李
金
安
甲班

告別一九三六

謝仁甫

山尖上的明月和寒谷裏的深泉，始終如一的常相流動！沒有停頓，沒有分崩，也沒有逐別。

你看，那仍然是不住的流動着呢！

然而我們呢？一時將有最近的大分散，大離別，一時的心胸，又熱忱的載滿了別愁，想寫些什麼臨別的語調來，倒也寫不出！但是爲了這般人生罕有的別離，我寧肯寫一篇紀念的文稿來，作這儼重的一試。

懷想到了本年級，又懷想到了本年級的淵源，我感到有了一種悲痛，由這悲痛中大家將要零散了，要想來日再有這樣的相聚，怕是萬難的！

這故都的文化城裏，有了匯文，才有我們大家這般快感而幸運的聚合，相聚的日子雖然不等一樣，有的一年，二年，最多者不過六年，但是這相聚的投合感驗，都是同一的。

關於這最深的感受，就是所謂聚合與分散，社會中的這一個團體雖有顯現得微渺，但實際上這一個小群衆，南北東西而來的，當然則所不免，這次立刻又將要開放到南北東西去，諸君也許是覺得失志，不，要向前奮鬥！向前爲民族的存亡奮鬥！

潮想，幾個迅速的春秋，轉眼間，有如昨日的目中憧憬一樣，心目中的草木，都變轉得一青一黃，今日青了，明日又要變黃了！撲撲我們的前髮，進想到恨我們奮鬥的危怯和遲運。

在群衆的真理上，教育不是個人的，而受教育的更不宜視爲利己的修養和訓練，事實上個人讀書乃是一種社會事業，須認個人讀書的標準，是進社會的義務，那就是說，青年的受了教育，是給整個的社會履行向上的競爭和奮鬥，最末才能歸移到個人的立場上。

這次別後，諸君大致所要走的路，不是伸入社會上去工作，便是繼續的要作專門的研究了！但是我總希望諸君的一言一動，常爲社會着想，常爲這大的古文物老國中華着想，我們的中國幸而不亡，趁着這故有的土地和人群仍是存在着，我們應該向上奮鬥，踏開一條維握我們生命的新出路！大家努力，大家流血汗！

諸君脫開了母校，你東我西，中中外外，都去幹些什麼？都在那裏幹？無疑的但我堅決有了信心，那來日的能給人類造幸福的心理學家，文學家，詩人和雕刻家……會當從這裏長出，我黯然的在這祝福！

倘有一日，不論是在山陵也好，水角也好，我偶而的邂逅敘逢了那一位——我的舊學友，那立刻，我會觸動着被懷慕而含撫快的味調來，但那總可說是機會的！

在北京我已住了三年，這三年的整長工夫，又那一天不是和親友們泡在一起？直到流動的今日，今日仍然還是戀戀不捨的泡着呢？

還能蠢蠢幾時？別了諸君！

我們彈別之後，社會上的那條路准着我們走？倘使我們不是鼓勇的奮鬥，那只有墜落，枯萎，死亡的那些影子跟着我們，真是危危的着人駭怕！再往遠伸一眼看看，前途的軌道都分了無數的叉，紛歧得不可猜測，我們容易暗焉傷神，最深痛的直能使我们淌淚，但是我們決不甘心的。

更使人聽到以致頭痛起來，就是這『世界二次大戰』的呼聲，眼睛裏耳朵裏，我們都充滿了二次大戰的威示，這一九三六的大戰預言，怪呵，正預到我們這一九三六的畢業年了！不早不遲的當兒真恰巧得很，從很久以前到了今日，大戰的呼聲日日高，我們畢業的期限日日近，中國的領土日日被焚剝，列強們的眼珠子日日的虎視起來，然而中國的土局面上，沒有學過作閉門羹的美味，和什麼挑戰的技術來，所以結果只能現出了開放與退讓，以致要將這大戰延了呢！

最後，我們希冀這世界戰爭早一天的臨到眼前，看一看這風浪不興的灰色城將要轉便成一座沙場，好守我們的自由之光！

一九三六畢業的話

我個人入本校一九三六級，是在一九三一年秋。其時正當一九一八「事變」到現在整整五年了。其間變遷太多，而個人因五年來之滄桑，對於「往事」每每害怕追憶，為的是「往事只堪悲」，這悲長的追憶，却是人人所不樂為的。然足以起惕未來的新

諸君別了！別了！打算尋求來日的妻子之安祥，生命的隱逸，我們應當努力向前鬥爭，不要掛起了退却的聲色！

時間真流動得快，一刻一刻的催着我們增加愁惆，別了的諸君都往那裏去？

再回首看看，我們的生命大道，已經踏盡了三分之一，趁着還有幾十個春秋，馬上加鞭也躲不遲！

中國的社會，中國的民族，中國的領土和主權，諸君不要再以任勞相託荷，相夙視！要向前恨恨的擊一拳！才是辜負不了中國所熱望的真面目呢！因為今日的中國是正在期待着諸君之勇收的身手。

時間仍是這樣的快，寫一篇拉雜的稿子費了半晌的工夫；我們分別的期限越了半晌，然而你看：

山尖上的明月和寒谷裏的深泉，始終如一日的當相流動，沒有停頓，沒有分崩，也沒有塗別。

你看，那仍然是不住的流動着呢！
.....

程綏楚

生命者，追憶往昔，倒獨具強大的力量；而未來新生命的追求，亦正是本級畢業同學所共同努力的目標。我祇得就個人記憶，追述本級往事概略如左：

初一入學時我不知道，因我來本校之始，本級正在初二，雖然

美中不足，但此一年要不外活潑之稚氣；孩提的真情，對於小學生活剛放棄了的思戀；對於新樂園的匯文抱着莫大的歡欣，可算精神上的「黃金時代」。

一九三一年秋，開學市二週，濰陽事起，此中華民族空前的大難來到。文化城中的四方學子，一個個都衷心如焚，天天打聽關外的消息，報紙在本校的銷路激增。其時北平仍如往昔之自由，故本校組織有鄉村宣傳團，於課餘之暇，到城郊作濰陽事變之宣傳，我個人隨本校同學之末，曾出彰德門外至城郊村落作講演。越崗過橋，精神抖擻，鄉間男女，咸憤憤不平。我們大家覺平日中國實無教育可言，否則中國人民早一日知國家的危機和外敵的狂悖，中國必可以晚死一日；多一人知國家民族之國際地位，中國民族必多一粒存在的種子。當時城內亦有各校之講演隊，本校似乎未在城內講演宣傳過。

從這時起，國難一步一步地推進，中間經過了「一二八」和馬占山將軍的關外殺敵，終因國內不一致團結，反變本加厲的促成民族的墮落。以前還可以「喊喊」，而今已做到打了嘴吧砍了手不許哭的地步了！先前以為只在關外，自喜察古北長城之役以後河北省亦岌岌乎淪入危亡。直到如今，北平也如「朝露」了。

高三甲甲班級史

引言——幾年來的班級史多趨重於班級人物，單單記載幾位風頭明星，忘却了班級的整個，失掉了史的意義，更避免這種形

這又豈是我們這親眼見着九一八以後國難演進的一九三六班當出夢想得到的？我們會預料今日的北平，學生流血麼？我們會想到中國人不能進中國城門麼？我們會想到男女同學既被大刀的砍殺；又被冷水的沖擊麼？我們會想到了同學們有因愛國而死在牢獄裡的麼？諸如此類都不是我們這班當年所料到的，而今呢！

我們一九三六班還有一個大的功績，這功績可以使我們的教育史上獨佔一頁，那便是課程標準的實驗。現在實行的標準是民國二十一年頒行的，其時正初中二年級，到我們現在用的標準不合適，要在今秋另頒新的了，聽說是請專家們參訂的，但無論如何，我們却做了這標準的實驗品，也可以說是犧牲者。

「一九三六」這個年號是句世界震驚的年號；我們又是國難演進中的親身經歷的；我們的畢業是冒了幾多危險，出了幾多冷汗的；我們利用這過去的刺激與增勵努力求我們最後的光明——中國民族的自由；世界人類的大同！這是我們一九三六班級所負的使命！是為紀。

▲ 一九三六，三，卅，於憂鬱中。

吳哲人

式——無味的吹捧，描飾，讚頌，我們所要敘述的，只是班級中赤裸的事實，同班級的特徵。

(一) 普遍的個性

我們班中平凡得很，沒有怪傑，也沒有自命不凡的聖人，只是靠着我們健康的身體和健康的精神，去盡我們的本分，常以刻苦自勉，不敢自驕，不肯自棄，不輕舉妄動，更不畏難退縮，對於學術研究，非常努力，探討真理，追求是非，對於公務，只有忠誠認真，決不顧及自身的一切，問心無愧，是以自慰。

(二) 學術精神

(甲) 倡導東方文藝復興運動，我們同班見於中國人對於文藝趣味非常淺淡，現時有的也不過只有兩三位老先生忙於整理國故，十幾位老教授從事翻譯介紹，以外就再也沒有什麼人了，我們為提倡文藝興趣，發揚創作天才，打破皮毛抄襲的形式主義，免除無病呻吟，使全國作家走上文藝的正途；乃於一九三四年春從綏楚君組織文藝座談會，一九三四年夏李長楫君組織北平美術學會；曾作數度展覽，博得好評，尤以繪畫木刻等已有顯著成功。一九三五年陳君熾琳組織治印研究會。各種文藝組織頗多，不能備載，以至本年又增加戲劇，雕刻，音樂，書法各種研究會，

高二乙甲班級史

幫助美國獨立的託馬士，倍因說，「不自由的地方是我們的家園。」事隔二百年，地距兩萬里，却正給我們現在說了這句話，亦正是我們所要說的話。我們！中國人中千分之幾的中學生！在塵囂的空氣下，艱苦的在渡過中等教育的門時，應當怎樣的銘

一時校內文藝空氣頗為緊張。

(乙) 科學上的探討，我們班中學學的興趣比文藝興趣稍差，不遑也有幾位同學特別努力，自然科學有從事無線電者有李本誠君朱憲章君等對於理論和技巧均相當成績，從事化學者有李天同君初世賢君，從事社會科學亦不乏人，如張逸驪君，陳澤泰君，蔣善德君，蘇學良君，傅積禮君等更有文藝科學研究者：王樂山君，吳維雲君，李金明君，歐毓麟君，從事教育研究者：王友愈君，葉德慈君，吳維庚君，王恒銓君，孫毅君，何巨墀君等。

(三) 體育健將

藍球健將有吳景彬君，王樹模君，初世賢君，劉濟民君等，乒乓球健將有北平市冠軍林應泰君，更有盧靜育君體育尤佳，均佔本校重要位置。

(四) 特殊人才誌

勇士邊燮瓊君，為人好義，當仁不讓曾於一九三四年春，曾下井救人，捨身成仁為近世所少見，而邊君屢作義為，被全體同學所敬仰，特誌於此，以作今後同學模範。

翁興慶

記這句話，去升學，去就職。

人生聚散，即使不是運命，亦是機遇。不算難得，亦非易易。然而雪地冰天中，早已驅走了春鳥秋蟬，傷感的時代已然過去，別離決不是悲哀！為了前面無邊的事業，那裏有悲哀；更那裏

有別離，我們還不都是在中國裏，在世界裏。

我們乙甲班，人數共達五十。從初中到現在，彷彿一條小河，挾着會流而入的支流，捲起晶石，打磨砂礫，河身愈流愈廣，一直流到海口。這該是欣鼓舞的事，浩翰的雲天，壯闊的波濤，都已橫在目前！

在寫到班上的「人物誌」以前，我們首須提到一件不幸的事：那就是數學教師王世清老師的去世。這不啻給我們數學這門課程上來個半致命的打擊。顯然的影響是耽擱了月餘的功課，隱然的是使我們這一年的數學程度無形改變。同學方面對於善後辦法的努力，其精神上的損失，尤其不在數字的範圍內。我們對一個熱心教導者失去的哀悼，當然不止於在追悼會中，我們將永遠的念及他。

因為銜鍊啟開大學之門的鑰匙，畢業班上的同學，差不多都全神貫注在功課上。這是環境的高壯，所造成的畸形發展。大部對於體育的疏忽，自是不可遮掩的事實。但是歷年努力的結果，本班却亦不無將幾頭角的運動人才。田徑方面，有代表平市下六屆全運的何純瀚君，校長長距離徑賽，其練習之勤苦，較其成績尤值得稱道。三級跳及跳遠，有馬如融君，歷年都入校隊之選。足球方面，揚錫勳君，王祖城君，都屢次代表本校，參加比賽，爭取榮譽。國術方面，如葛文友君，張汝澄君，馬如融君，都有很深的鑽鍊。至於智育的發展，亦能伸張到各方面：數理一門有洪朝生，饒家善，萬海泉，盧肇鈞，張汝澄，王宗桐，黎連鼎，李春禮諸君。並且，對於英文，也皆兼長。文學一門，有翁開慶，余彰，張同德，盧肇鈞，李春禮諸君。論到美育，本班也不放

後人，音樂攝影，有何學，余彰二君。繪畫有翁開，傳，興，慶兄弟。

關於熱心服務的人才，像何純瀚君，歷任級代表，是一個認真負責的人；鄧聲階君，思想縝密，步驟清晰，有領袖的才幹；曹正經君，秉其詭譎與熱誠，自是將來的前驅者。

本班對於課外活動，雖無顯著的特出，但也不無可述：如從事話劇，參加口琴隊，服務於學生自治會等的幾位同學，都能跑到課本外面，去發展自己的個性。

集數十人而成一班，與其說是組織，勿寧說是適合。但是相聚時間既久，自然陶冶融合，便綜合成了一個共同點。本班的共同點，可以說是「重視課業」。由這一點，更可以看出本班對於其他的進步因素正在需要着。

國勢最先影響學生，本年不能例外，我們尤其不幸，在人生又一關頭上，却正受到了這個創傷。癡癡起一二、九的運動，捐棄了一個月的課業。這是級史上最重要的事，但亦是學生史本國史上的要事。這裏放在最後來寫，當然對我們畢業班的意義不止於寫同紀念。

兩個月的荒却課程，成績當然不及去年。但我相信，我們的體驗和認識，當然是兩個月的光陰換過來的。我們全部已步出中學之門，不管再走到什麼途路上，不管在什麼時節回顧後程的荒烟，若想起本身已受過的創傷，想起畢業時的景况，我們應當如何努力，使後我求學的人們，再也不走這趨歧路的路，再也不受這風霜雷雨的追擊。

水 水 水 水

高中三年乙丙班略歷

王其睿

本校高中三年分爲甲乙丙三組，共同學一百八十餘名，而敝班（乙組）（丙班）竟佔四十餘名之多，不爲不榮矣。蓋本校具有六十餘年之歷史，蜚聲全國，人材倍出，設教向取廣集嚴取之義；汰沙鏘，而擇金銀，能及高中三年，以至於畢業者，雖不若麟角鳳毛之珍奇，却亦難能而可貴矣。

回憶數載同窗，研究學問，質難析疑，憂患與共，生活堪稱美滿。羅四方之精英萃於一堂，而資稟，剛柔文質雖各不同，要皆有造之材，互爲砥礪攻錯，已達優美之境，堪爲將來進一步成功立業之基礎矣。凡此皆賴諸師長之栽培，數年教澤涵濡有以致之。敝班固賞如此，聲譽具在，何待煩言。至其學有專長，足

以代表敝班者：如李步鼎君之文章，陳琦君之英語，吳景君君之數學，張國梁黃耀中劉惠元三君之球術，鄭仲華徐樹松二君之用徑戰，皆吾校之佼佼者，可爲敝班吐氣，更爲母校爭光。

敝班同學，今與母校告別。聚散雖屬人事之常，然衡之人情，亦有不禁悵惘者，數月後，敝班同學有升學者，就業者，留學海外者，地角天涯，感慨益復何如！其容不文，承同學之雅命，謹述敝班略歷，挂漏之嫌，在所難免，區區之見聊作異日之爪印，凡我同學，每當風雨晨昏，花朝月夕回憶母校或敝班之時，一覽拙述，不啻重來母校，再逢舊好，其於綿延情感，庶亦不無小補云耳。

一九三六年商科班史

張兆駿

在一個六十多年歷史的院中，充滿了樓樹亭閣，春花黑草，每天有千多人在裏面活躍，變幻，它好似一個秘密窟，每年都有一部分人分部到各方，世界——各處都有。

「樹又綠了，黃了，白了，……」這樣的情形使我們見到六次，顯然的又要被它淘汰，是的，它只允許我們在這幾頁上，來

宣佈我們的事蹟。

一九三六丙班，是商科！也可從說是唯一的商科，它是差一些於今年絕跡，不，絕種，幸而有它的愛護人們，又把它繼續起來，所以我們這班恐怕是漢文商科的最末一班，——這是學校史，不可抹滅的紀念。

商科的過程總是人數與年限成反比，隨着年代而漸減的，所以從高一至現在，我們只剩下十個知己，人雖是這樣少，可是課程是較往年益增，這正是因為它是最後在一年所以學校及老師都對它加以另眼看待，程度是可以與商學院媲美，每天總有格爾生律，稅入論；的聲調夾在這院落沉悶的空氣中，是了，本季的商科是與他季迥異，並不像每年那樣廢敗，我們全是抱着莫大的希望與堅決的志向來組成，這末最的一個商科，

班內每天擺着我們十個相熟的面孔，流溢着異常的聰明，施展着自己的天才，我們班內雖然不敢說稱雄全校，可是各處均不後人，各有各的才能，功課方面例如馬福瑞，楊存忠，張吉生，均為佼佼者，他們有很好的簿記知識，並且習得一手好「打字」，體育方面如我們大將李廣懋，他曾出席過華北以及每年的市運會，他會足球田徑；總之體育件件精通，他曾當過一九三四的體育股長，馬福瑞也是我校足球代表隊員之一，滿去的老將王揚他也曾代表河南出席過三次華運會呢，在藝術方面而有張兆駿之雕刻與繪畫，安保權之藝術英文字，均為藝術界之傑才，服務方面本班

亦不後人例如年刊委員長李廣懋，遊藝股馬福瑞，秘書韋水災會委員張吉生，此皆為本校之熱心服務者還有一位楊君士模，也許大家聽到的真名都不曉得，他就是全校最著名的人物，是的，細細的身材，小小的腦袋，確是像一隻未燃完的蠟頭兒，趙云海君，他也是本班之傑出人才，可惜他第二季得了一場大病，所以消瘦得只剩下了一個骨架，這一般人才，是多麼齊全啊，我們並不羨慕理科的物理，文科的國學史，我們只有我們自己的意志，自己的目的，十個相熟的面孔，托着一個熱騰騰的赤心，只知道一直向前，奮鬥，努力。

打字室裏每天有熱騰騰的歡笑，我們都在談論着自己的將來，前途，是的，剎那的時光，眼即過去的，各人的命運，誰能料到，前面茫茫，只好各自奔忙，十年後的打字室內不知它又盛着些什麼？我們正像埃格涅夫的新散文詩內所說的「沒有巢」：『我要往那裏去呢？我要怎麼辦呢？我好像一隻沒有巢的孤獨的鳥，牠的羽毛蓬鬆着，棲宿在一根光光的乾樹枝上，在這停着是有點可厭……可是牠能往哪裏飛呢？』

這首詩是多麼有意義啊，它正是象徵着我們的將來，我們都在準備着找我們的巢，為生存而奮鬥，人生總是這樣矛盾，既有離，何必有合？

別了！六十多年歷史的隨文，指教我們的師長，和緩的同學，離了我們那熱騰騰歡笑的場所，十個相熟的面孔，暫別了所有的舊友，一九三六最末的商科，也許以後只在這裏能够使人回憶到它。

少婦說鳥語
啼慎勿靈
暗泣庭前樹
啼繁聒不令
勝爾離

乙未年
仲夏
徐



高二乙乙班略歷

郭鴻誌

時代時時在變動，在前進，在開展，人們的意識也掩在這洪流裡而時時在變動，在前進，在開展。在我沒有給高二乙乙這一班級從一九三五—六年裡的照像以前，有先速寫一幅客觀環境背景的必要。

自從六月十日在黃寺被一張新禮券——所謂××協定——給強迫解散的那一天，一個此身難忘的一段有聲色的回憶！幾千條熱淚的河流，流枯石爛難洗刷的烙印，撼天動地的呼號，宣誓着××帝國主義鐵蹄蹂躪下的掙扎與反抗！在這一段那時多少有熱情有血淚的青年已經種下了為民族而決鬥而獻身的種子！果然，這種子慢慢的抽芽，出葉，發育，成長到「學運」這一個民族解放前奏曲的日子而怒放！

在敵人飛機每天在教室頭上畫圈的日子，在整個民族危機日益深陷的日子，北平學生為要表示不願甘心作亡國奴的真正民意起見，由身難，家難的個人生存利害鬥爭而開展的全民族解放鬥爭於「一二九」日在大刀，冷水重圍中而舉行的請願遊行示威運動，英勇的撐出救亡的大旗！這運動很快的燒遍了全國，接着北平大中小學由學聯領導下罷課以表示救亡決心！接着於此現象却又擴大舉行示威！這次運動後有人失蹤，身死，傷害，破鼻，腫臉，有人公開以「愛國囚犯」名義逮捕去！接着學校放假，以破壞我們集體的方針！這一切切正是以表示學生不屈的鬥爭，和讓

好的畏懼和被壞正軍民意的表現！

救亡運動不是獨夫的「救國家」所能獨唱的英雄事業，他是要聯合廣大的民衆階層來繼續戰鬥和推動的！在學聯的議決下終於擴大到民間去宣傳去組織去！

在帝國主義與封建殘餘兩種侵蝕下，整個的教育都掛着半殖民地教育的色彩：商品化與奴隸化。像勞工和資本家一樣，在一九三六年二——三月間，學校當局對教職員因為加深的剝削而引起絕大的不平衡的鬥爭；雖然因為教職員內部不團結和種種外故而未爆發，但是現實告訴我們這危機是不會樂觀的。

我們一班——高二乙乙——原本是一群「烏合之衆」，有的是大學大賢，有的是英雄豪傑，有的是球王跳將，有的是「教科書」專家，有的是「文學」苦修士，有的是「性佛」信徒，有的是「亞當」子孫，有的是翻譯「班手」，還有軍事專家，演說將軍……經過這兩次運動，有的人參加，有的人回家；有的人到農村去，有的人到鄉市去；有的人睜開睡眠，也有人掩上七竅；有的人動搖，幻滅，追求……也有的人「那個」，「那個」，「那個」……

三月廿二日，一九三六年。

高一丙班班史

戴世明

本班凡四十餘人，朝夕相處，來地非一。聚與吳桂劉之英，會與魯晉無之俊，玉符雜呈，洵美且都，琴師管曰：「高一丙三教九流，無所不備！」實深知之言，誠非過譽。班人屬余爲史紀其盛，明不文，爰就管見，論其性行，別之爲九流述如下：

一、道家者流：清虛自守，卑弱以自持，處無爲之事，功成而不居，古道家之行也。而班長盛君振芳李君會當倚之，以故班中秩序井然，人以其術黃老舉之曰：文景之治，盛君更衣縫容良，儼然長者，體魁梧而長面，常於班中報告一事畢，好事者輒高呼「好班長」，於是班長樂，而赤及項，昨相閣，儼留一綫，還望之，儼若關公再世，唯之美擬耳。

二、儒家流：體恭敬而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古儒者之行而今有尚之者，三韓三劉三趙是也。此九君子者，禮儀卒度，笑語卒獲，彬彬然儒者，三趙中之趙浴河君更博學好問，每復贊，其揭臂而起，首發難者，必趙君。

三、墨家者流：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爲之，古墨者之行也。而班中研君高青大有斯風，研君侏儒，貌奇，一旦有事，情殊熱烈，非常人所及，人有難，不待乞援而必助，勞苦之事則爭先，饑樂之事則能讓，雖苦不辭，君趙產，燕趙多悲歌慷慨之士，吾於研君益信。

四、兵家：黃兆慶趙化東韓德賢盛振芳李會當就履傅陳錫昌

孫天相八君均暢曉軍事，爲本級學生軍隊長，軍中大小隊長共十三人，而吾班竟佔八席，人才之多，可見一斑，諸君魁梧糾糾，有千城之志，痛恨國家兵，不俾衛國土而務內爭，乃立志研究軍事，將來爲模範軍人，大有「方今之世，舍我其誰」之概。

五、藝術家：班中巧一技者，實不乏人，陳君善畫，錢君善延其著者也，陳君多藝，音樂舞蹈繪畫，無一不通，有「藝術家」之號，尤善漫畫，繪有裂縫，依痕爲輪廓作人形，成立，或臥，或裸女，或摩登少年，無不畢肖，錢君美容且白暫，工書法，爲碑篆行書，均姣好如其人，人愛其人，我愛其文。

六、體育家：哈叱風雲，縱橫操場，班中大有其人，如李君士偉之籃球，彭君仁儉之網球，荆君其哲之低欄，均爲本校校隊，此外青君榮照會獲本校四百米第一，陳君善嘉更曾代表本校，出席平市野賽跑，均一世之雄而天之驕子也。

七、縱橫家：謝君家駒性活潑，好讀書，不求甚解，善辭令，喜快語，常合衆弱以攻一強，詐證乘信，以爲惡作劇，受窘者得於課室秩序，雖苦不敢言，徒呼負負權之者，更敬鬼神而遠之，然略跡其心，實存不校，類是君者，有鉅友儉，李耀華言行亦多滑稽，或疑班爲之發然。

八、經濟家：趙君益正有 *Money* 之號此君非逐利蠅頭，乃以其長經濟術，故名全級推之爲勸學會會計，同入賬計，絲毫

言，亦特出人才也。

總上類凡八，均各擅專長，負盛名於一時，皆吾班中之錚錚佼佼者也，其餘兼各家之長龍蟠風逸之士更不勝數，羣英聚會，濟濟一堂，實人生一大快事也，然而時不我與高中一年級忽告盡，入高二，則各尋所好，分科而學，同班之樂，將不復得，吾因之有所感矣，嘉會難逢，盛年不再，國難日亟，寇入已深，當年

高一戊班班史（一九三八年）

吳啟秀

寒風朔起，遊子悲秋；轉瞬間，秋於無形中遁去，而嚴冬臨矣，於歲！光陰之不待人，誠可太息！適年刊委員會徵求每班小史，余本無才，不堪勝任，奈難却本班諸君之雅意，不得已；乃竭力爲之，然本班之歷史，實非鄙人寸管所能縷述周詳者，今僅將本班同學入戊班之原因，及組織方面，並本班之特殊人才，及諸位老師之熱心教授及服務，爲年刊史上作一頁鴻雪之留痕焉。

高中一年級共分五班，爲甲乙丙丁戊，每班人數約三十人至五十人不等，外人咸以本班之學生功課程度較低，爲喜玩好鬧者流，故班次定於最末，此言殊大不然，茲特將其原因，爲諸君述之；查本班同學歸入戊班之事實，大抵有三：一爲路遠，開學時來校甚遲，如遠自大連—黑龍江—山東—浙江等地，二爲因事或因病到校交費甚晚，三爲學費一時籌措不齊，尙有其他種種原因，到校時，他班人數早已訂滿，故皆落後訂入戊班耳，今更有質

中原，今日邊區，長城在望，而形勢全非，渤海無波而陸沉是懼，華北淪亡，迫於眉睫，此危不拯，國將已矣，救亡圖存，責不容辭，復興民族，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吾儕何敢讓焉！願諸君趁早奮發勿徘徊，待魚化龍日，發展奇才，人如是也，國家前途，廣子有焉，班中君子，其共勉旃！

森 森 森 森 森 森 森 森

例舉出，足可證明本班同學之讀書程度，本班地理月考報分時，全班十分之九，所得之分數，均爲甲上，此足證明本班同學之讀書程度，非余謬言也。

組織方面，本班有正副代表各一人，及德育股，服務股，體育股各股股員一人，負責辦理全班各事，不遺餘力，常有因公費私者，實爲本班謀幸福不淺耳。

本班之特殊人才，關於功課方面，如王湘漁君之國文，劉建勳君之英文，蕭增齡君之算學，謝仲生君之敏銳思想，張玉華君之沈默寡言及其口才，本年級之第一次學術講演，曾榮膺第一，壓倒各班，以上諸君，皆爲首屈一指之人物，希諸君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則前途不可限量焉。

關於體育方面之特殊人才，本班擁有田徑賽名手，及足籃球健將多人，茲分述之：徑賽兼籃球之健將，如李君長漢，徑賽會代表平市參加華北運動會，亦曾代表本校參加平市運動會，曾獲

得男子中級個人總分第一，田賽及足籃球，如王君樹楷，實為本級之佼佼者，武術有李君祝禱，兩臂能開百斤硬弓，其刀槍等，亦有相當功夫，惟李君恆自矜晦，故知之者甚少，其餘如本班之人才甚衆，各有專長，惟語業所限，恕余不能逐一述之。

關於諸位老師之教授方面，本級之英文文法及生物，為張亞友老師，盡心教授，力求明瞭，尤其對於辦事方面，更竭力幫忙，國文教員，為王紫筠老師，歷任本校高中國文教員，十有餘年，富有國學之經驗，尤能深得學生之心理，在講課時，凡疑難處

初二甲班級史

日月云邁，歲不我與，俯仰之頃，已為陳迹。溯思吾儕，一堂聚首，三載同窗，觀摩嬉戲，何其樂哉。今當畢業之期，雖云此後聚離莫定，各有前程，而海內終存知己，天涯亦若比隣，又何憾焉。然若簡冊不錄，鴻雪何尋？姑誌數語，用待他年聲氣之求云耳。

本班名譽素冠全級，選四班之英材，列為甲組，萃三年之俊秀，用作良模。故本班學友皆引輔仁經義以相勸。勵學潛修以自愛，他年乘風破浪，奮發有為，增光母校，可預卜也。然則本班人材之充斥，因為同學相勉使然，而諸位師長之循誘善誨，亦重要之原因也。

學校當局，由來規定班級之標準，向以各人品行之優劣，及各學科之總分為區別。故凡名列甲班者，多為教品篤學之士，絕

，頗能令聽者有豁然貫通之益，英文教員周福全博士，對於發音準確，及諄諄教誨，誠有古賢者，泰風化人之概，算學教員，林述視老師，富有術學之常識，講解清晰，尤喜學生發問，不限於課內，雖課外亦所歡迎，倘有其他諸位老師，亦莫不盡力教授循循有方也，惜余筆墨拙澀，未能盡述盡致也。

此篇之結構，均得力於蘇恩曹業振張樹勤三君之幫忙，其中多有前漏之處，尚希諸君諒之。



王樂田

少輕浮不肖之子弟，濫竽其間。以是諸位師長亦多假以顏色，真不能勞瘁以陶鎔之，譽諸美玉良工，相得益彰，故甲班學生之多才多藝，其來有自矣。殊不待舞文弄墨者為之粉飾鼓吹也。

查我初三甲一班，自一九三三秋季來校，於今三稔矣。歷經諸位師長訓導，及同仁之努力，互相提攜，切磋共濟，賢者進焉，劣者退焉，而田也，以標榜之材，久應墮乎其後，而竟得追隨諸君子後塵，得附驥尾，同轡乎庭階者，亦云幸矣。

又竊審本班各人天資之所近，性質之不同，而才藝亦各有所專長，是故以學術見稱者，有之，以戲曲專擅者，有之，以口辯稱雄者，有之，以滑稽擅長者，亦有之，然其中之最優俊者，則有若閔君悌復之英文，有深造焉，發音正確，而誦讀亦頗嫻熟。李君德森之國文，受自名師，吟誦頗有古風，故其為文，亦為全班

之疑，有冰火物擊之概。王君墨衡之數學，非難解紛，猶能獨運巧思。此數人者，皆素為師長，與諸同學，所推許者也，若其他各人之學術，皆具有超異之心得，因限于篇幅，難於盡述矣，至于體育之人才，則已見諸報章，于茲不復贅焉。

嗟呼！我甲班之多士，居恒無以他日國家之主人翁自命，人

初二丁班班史

光陰逾邁，日月如梭，轉瞬已至初中之最後階段。入本校已三載矣：回首三年之中，諸師長之淳淳教誨，同學等之虛心研求，歷程萬里，前途正不可限也。

今年年刊擬增廣篇幅，於是每班均有班史記載，本班固所不免；承撰託於劍，我雖不敏，不善辭文，而過去之梗概，亦不需江郎之彩筆與腕之描寫也，昔年均逐有記載，茲僅就本班今年之一切情形略述，籍作他年之一考鑑焉。

本級共分甲、乙、丙、丁四組，本班即丁組也。人數之少，可冠全校；僅一十有七。然相繼退學者之，即劉森、陶潤生、王士斌三君也。今僅十又四人。

人數雖鮮，而籍貫頗複，黔、興、閩、鄂、豫、豫、皖、贛各一，魯、冀、遼各二。率皆樸厚忠誠，篤信好學，皆可嘉焉。本校嘗以程度較低者入丁班，而我班諸學友咸不稍自慙，每相謂

亦曰：後生可畏，孰亦知虛名之下，其實難副哉。蓋吾輩青年，生平當今之世，所負之使命至重，且為一班人之所深期者，應如何努力以求將來實際之成就，而謀社會之福利，揚家國之光哉？爾甚望同學三思以副其望，或更有過于田橫是史之所期者。

羅世劍

曰：「吾儕如能苦心鑽研，亦當不致落他人後。甲、乙、丙、丁酒班名之區分也，非程度之分別也。」師長誠欣而免之。

本級除每班有正副代表二人外，且有體育會之組織。此會共分四股：曰學術，曰游藝，曰服務。每股由每班舉代表一人負責，以期以足成吾儕之智、仁、勇精神。

本班同學程度雖為不齊，然皆各具所長，如江生之擅于英數，宗文困於所學，錫永，期修之沈默嗜學，王申之天賦聰敏，德彰之天真爛漫；他如正民之溜冰，景祥之酷好田徑，謙嵩之幽默；仁儼；德敏之和藹可親，開芳之玩技，樹勳之猛勇……皆為本班所推崇者也。如能努力邁進，期以成材，豈特母校之光，亦國家之幸也。

諸如此類，記不勝記，「學問無窮，人壽有限」，凡我同學其共勉旃！



一九四〇年級史

浦克剛

轉瞬間，陽春又回到大自然了，春光明媚已充滿了宇宙空間，紅了桃花，綠了芳草。現在又與我們初二全體同學見面已經月餘了。同讀同戲，同喜同歌，有如天堂生活，是何等的快樂啊！

回憶我們初二年級的歷史，實在是值得記載的，我這寸管之物實難以描寫盡致，今特將大概情形略述一下，以供來日之參考。

本年被同學約有一百二三十人，有自初一來校的，也有自初二來校的，省城最遠是自浙江福建而來，四方學子，萃集一堂，



共同深造，一致向上，是多麼的可幸啊！

本級分甲，乙，丙，丁四班，每班有正副代表二人，全年級又有同學會的組織，內分學術，體育，體勞，遊藝五股，以謀全級同學智，德，體，羣，美一致向前發展，每股設股長一人，股員四人，主席時常召集各股股長會議，以討論班級應進行的事務。並每兩星期，開全體大會一次，由主席報告所進行的事務，或有時為講演會，以養成我們登壇演說之能力，總之我們初二年級由各位股長之努力，及主席孫水禮老師盡心辦理，可說是盡善盡美了。

至於本級的學術人才，頗多奇士，如俞君益元之英算，王君國柱之國文，曹君士顯之數學，皆超於旁人之上，真是獨立鵝羣，手屈一指，他們之勤學讀書，一心向上，是值得我們欽佩，並應摩仿的好模範。

至於體育人才方面，也是不少，如張君寶樹，郭君自厚，高君鈞衡，皆為籃球名手，每次出征，必定獲勝，凱旋而歸。其餘的健將還很多，我也不遑枚舉了。

現在春風拂拂，氣候宜人。我們每日過着天堂似的學校生活，受着良好老師的指導，得着同學之間的互助，所以我們應在此時，努力讀書，專心向學，莫錯過了這寶貴的韶光才好。我本天真愚，口齒呆滯，無規無律的說此一篇，不過借以略述本級之大概情形罷了。

※ ※ ※

一九四〇年甲班史

田從恩

秋風乍起，不覺又是一年過去，且已二易寒暑，回憶此二年之歷史，亦不是吾這寸小筆所能描寫出來的，與慶初一甲班已有班史的記載，今僅將近一年的事實略述一回，以供後日之參考。本班同學約有二十九人，有遠方來的，有臨文一小來的，有從初一甲班升到初二甲的，有從初一乙丙升到初二甲的，這些活潑的學子，來自四方，卒集一堂，受諸師長的指導教訓，互相的研討，故使品學日進無疆，真是一班仙境般的學子。

本班設有正副代表各一人，全級有團學會的組織，以謀全級同學智，德，體，羣，美五育之健全，分學術，德育，體育，遊藝，服務五股以担負本會之進行責任，每股股長一人，由全年級選出，每班另有股員一人，以幫助股長同時進行事務，每星期開各股股長各班代表會議一次，以資討論班級應進行之事務，並開

全級朝會一次，內容為講演會，遊藝會，以練習學員登台表演之能力，以上各項本班亦參加在內，並且各股長大概由本班同學所擔任，可見本班多優秀份子，而有孫永禮老師之指導，本班事務至善至美。

本班同學，智慧驚人，大半是聰明靈巧，所以出乎人頭以上者，簡介紹於下：如王君國柱之算術，浦君克剛國文，俞君益元的英文，這都是本班的模範學員其他各有專長的文人。其數不可勝記了。

至於體育方面，本班無有什麼人材，僅有張君寶樹，郭君自厚，都是足籃球的名手。

此篇所記載的事實，是不足代表本班的，不過對於本班組織方面，略述一瞥罷了！

初二乙班級史

李錫庚戴鐘良合撰

本班同學，鷄鳴風雨，相聚一堂；師教友導，朝夕研階。兄弟同生，未必能同窗；父母鞠育，未必能課藝。蓋比於家人親且切矣。是不可不有史以紀之。爰述班級史，以追溯已往，而策勵

將來。

本班於一九三五年九月間成立。同學約有三十餘人，有從本校升入者，有從臨文小學初中一肄業而轉入者，有從他校轉入者

，更有從遠方面考入者，四方學友；彙集一班，得受諸師長之教導，以及彼此琢磨，可使品學日進無疆。年級主任孫永禎老師，並擔任教授本班算術，教法甚精良，深得同學之愛戴，趙潤澤老師所教之英文，其教法甚佳，王景新老師及張駿皆老師所授國語及國文，亦精通明切。其他各科老師，皆盡心教授，同學實獲益良深。

本班設正副代表二人，正代表李君錫庚，副代表戴君鍾良，又學術股楊君蔭棠，體育股王君紹遜，服務股楊君福源，遊藝股卞君福民等，皆為本班增益不少。本班同學雖愚慧不齊，但皆努力向上，更有傑出者，如柴君祖澤楊君蔭棠之算術，胡君先約耶君緒曾之英文，劉君濟曾馮君偉林之國文，皆為本班之爭鋒者。至於體育一項，則為王君紹遜領意，其他如盧青春，景泰二君，

初二丙班史

我是一個不好作文章的人，同時對於班中的史料，也從未下個搜集的工夫。所以很懶於動筆來寫這一篇有關重要的「初二丙班史」，可是我們的正班長密斯特洪振興，非讓我來作這篇文章不可，雖經我再三的推託，結果他仍堅絕的非我作不可，於是我就不得不盡我的能力來寫作了。

我們這「初二丙班」一共有三十餘位同學，差不多都是來自千里選於萬人中的，這三十幾個同學，相聚於一室，真是一件不易得的巧合，初會面的時候，誰也不認識誰，可是誰對誰，都很客氣很相愛的，經過了一些時日，便由慢慢的熟識，進到慢慢的

劉作揖君張顯厚者等；更獲本班之美名，同學頗得運動之敏妙，如籃球之何以投射，傳緒等，可謂探微抉隱，足球之如何保守，進取，以及如何保持本隊與敵隊之友誼情威，皆能詳諳不倦，詳為指示，故同學等每於業之暇，均認球場為唯一之樂園。而對外比賽，每得勝利，頗獲英名，然同學未嘗以此自滿也，方意於寒假中，從事鍛鍊，又值國家多事，因以中輟，則余與諸學友亦即分別，離別之苦，蓋非文字所能形容也。第二期開學之始，不幸又有少數同學脫離本班，而卞君福民亦同時離去，心中不勝悵惘，幸有劉新君繼任，於此時又增益新同學六人，此又少可慰籍者也。惟測念今日前途之多艱，同學聚散無常，良師益友，朝夕切磋琢磨之機，實難亦得，望我同學：益當惜時努力憤吐也！此班級史之作，以留雪泥鴻爪，不亦可乎？

馮自新

相打相鬧的親密起來了，平素大家見了，不是你推我一下，便是我打你一下。再不然一二人一領頭，大家便一同打在一塊兒，擁擠在地板上，從這邊滾到那邊，再從那邊滾到這邊，從天真活潑的撕打中，現出彼此之間的深厚友情，真的如同俗語所說：「不打不相識了」。

生長在天真活潑的人羣中愛國愛羣的精神，像要打愛鬧的風氣一般，在去年寒假前不久，有名「一二一六」愛國運動爆發了，我們「初二丙班」的同學愛國的熱心，是不讓於他人的，於是先爭恐後的，怒目裂眦的，熱血滾滾的，不顧生命的去參加示威

遊行，去睡那那可恨的，認作父的漢奸軍閥，高呼會同國民大人起來打倒那令人咬牙切齒的×××，那一次我們「丙班」的同學，參加的有十分之七八，而那十分之二三的人呢？難道他們害怕嗎？不願參加嗎？沒有熱血了嗎？都不是，原因是他們的家中父母，愛子心切；恐怕他們出去真闖了危險的事，把他守管在家中了，其中有幾位來人不備，偷着出來參加遊行，這是我班中最光榮的史跡。

我們初二丙班的級任孫永禮先生，是很出力的，我們三十幾

一九四一年級史

姜立堂

真是在那光陰如白駒過隙啊！我小學中六年的生活，已轉瞬間過去了，現改入滙文學校，又過中學的生活。

承同學的選舉，讓我代表全年級的同學，叙述本年級的級史，很愧無文，不能勝任；但既推辭不得，只好做一簡單的報告：

本年級共有同學六十餘人，聽各位先生說，比每年少得多了，但人數雖少，可是四方青年會萃一處，彼此相和，共同切磋，以談學問品行動的進步，這也是一種樂事，何況在這廣大的中國之內，而又當時局不景的時候，居然能得到這樣的狀況，豈不更是絕大的幸福嗎？

本年級分甲，乙，丙三班，其中人數最多的是乙班，次為甲班，其次就是丙班了，每班中有正副代表各一人，全班更分為五組，就是：學術，體育，遊藝，服務，懲育等組，每星期全級有

位同學本來誰也不認識誰，還有那初二甲、乙、丁三班的，同學的互相連絡，都經他給一一的介紹認識了，又立了一個勸學會，是四班混合班組成的，也經他給介紹認識了，而他自已呢？那當然是他自已，當眾宣給我們的了。他常常不但獎勵我們說弊，又組織足球、籃球隊，讓我們時常練習運動，使我們不但有了好的學問，而且又有了好的身體，以備日後好踏進社會、國家去擔當一些責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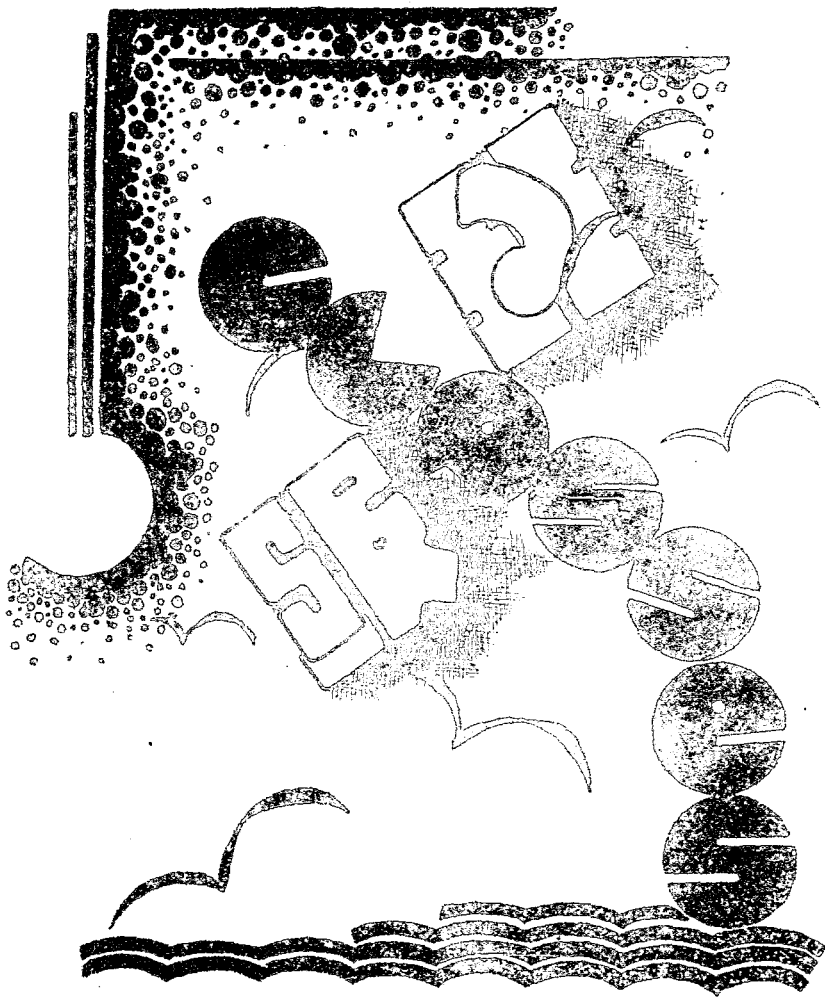
一次週會，借以討論功課及各項的事務。

本年級人數雖少，但各有特長：如魯錚君的術學，朱炯君的國文，劉興越君的英文全都高於全班的同學，關於其他的功課，亦多有特長的。

本年級關於體育方面更有汪萬籍君的田徑，費榮第君新家祐君的籃球，師文才君的網球，陳寶衡，楊學惠，趙宏義三君的腦球，全都有優良的成績，足可作全級的代表，此外各樣的人材，也是應有盡有，真是不可勝舉了！

我寫的這一篇年級小史，不過代表大家略述梗概罷了，在這年刊裏佔個篇幅，至於詳情情形，全都散見在各類。寫真，足可以表現出來，也就無須乎我再說了！

十
十
十
十



图五



班甲甲二高



吳廷槐	馬龍文	閻明欽	張興華
陳祥麟			吳振山
			王夢龍



田 濛	趙佩珩	徐 華	朱國田
-----	-----	-----	-----



高二甲乙班



劉世魁
徐緒霖
楊樹田
李連珍
夏維文

楊樹椿

霍來剛

黃復強

王樂仁

常和

張國良

杜聯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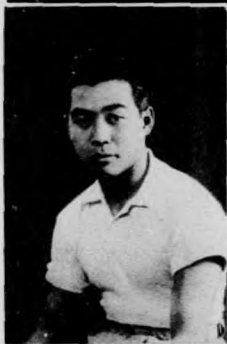
畢永年

孟昭鼎

王志道



高乙甲班



	關	賈	高
傅	安	玉	策
林	華	岡	邱
奎	張	楊	裕
	密	守	仁
		時	



班乙乙二高



邢洪經	劉永魁	劉育才	李 荃	梁 彬	張克恭
羅邦英	張福基			王壽山	梁培儒
蔣廷耀	秦長璫			郭海長	梁俊山
陳乃強	鄧綏生			郭 鍾	甘弋穎
馬鴻章	姚永釗	宋秀權	陳顯仁	藍玉岑	張樹基

高二乙班內



徐家驥

王珍實

賈漢章

潘國華

吳宗澄

高春田

李枝蔭

張守謙

田家璠

王潔民

王緒

劉毅文

翟國瑞



班 甲 一 高



洪 文 崔 舉 陸 烈 光 徐 穎 茂 韓



望 乙 汪 昇 定 饒 然 穆 王 話 緒 張



讓 有 曲 祖 念 王 年 春 李 堯 家 孫

高一丙班



常林 李華 趙佩 劉希才 孫國鎔



黃兆慶

鄭思柏 吳震群 韓德賢 陳善嘉 韓履傳



劉忠烈



載世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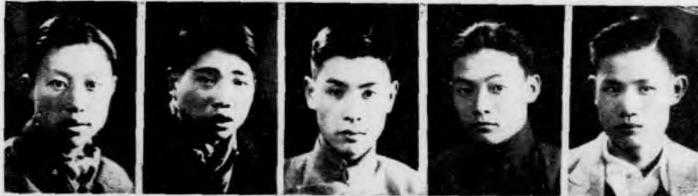


彭仁愉 陳錫昌 馬熙宗 韓本如 盛振芳

班乙及丁一高



榮貽王 奎兆關 陽景黃 陸光李 順鴻田



華振趙 新自汪 昭明谷 堂麟陳 華桐游



昌榮解 錫天張 昭德谷 棠蔭秦 昌蘭邵



(乙一高)義國包 (乙一高)樞王 榮鈺張 昌瑞韓 遠康李

高一戊班



魏桂昌
劉建勳
王思浚
王紀培

華孟
張廣泰
李硯耕
趙彥楷

張學厚
蘇恩
張玉華
周東明

張東海
庾度
李鎮華
姚汝寬

張道義 吳啟秀 龔適鑫 張樹勳 何瑞麟

初二甲及乙班



鄧緒曾 張祖基 孫普森 劉振賢



李錫庚

盛景春

楊福源

王縉遠

盛青春

鄧士琦



曾昭羽



孫國柄



浦克剛



王明志



高鈞衡



潘作舟 柴祖澤



王降甫



班丁及內一初



駿家丁 光文王 亭世王 均靖宋



李

恒

規宗陳 岑雪王 耀傳張 堯家田



郭
存
和



昌永盧 仁鶴秦 勳北汪 中大萬



班 甲 一 初



庚 文 雷 澤 樹 傅 仁 業 莊 堂 立 姜



吳
啟
宗

熊 占 任 震 蔣 東 燕 王 義 宏 趙



剛 保 陳 才 文 師 文 人 梁 美 啟 侯



班乙一初



黃姚張徐李
德承文鴻
恩福莊烈浩



寶周張張謝
榮文晉克慶
第光琪武瑛



徐鮑汪章李
德海萬光秉
業潮爾毅鈞



張朱李爾孫
澤永大丕
昱鋼凱輪詳



黃錢沙沙徐
瑞金家
寶生鑫錚躍



班丙一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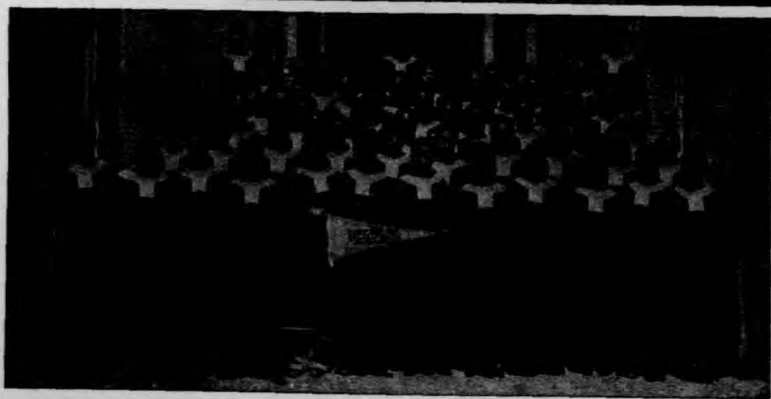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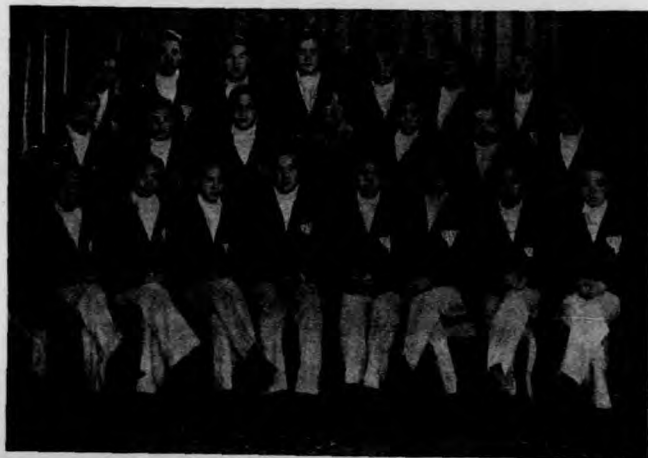
徐俊東
朱貴丹
段繼昌
王坤山

郭振中
董翹峯
何大治
金承漢
張兆麟
谷先昭





口琴校隊全體合影



瀧文歌詠團全體合影

隊 校 球 足



懋 廣 車 : 長 隊

隊 校 球 籃



元 惠 劉 : 長 隊

高一學期全體會員合影



- 于士傑(體育股員) 卞子耕(學術股長)
- 何瑞麟(代 表) 馮秉周(代 表)
- 包西我(代 表) 王學忠(體育股員)
- 戴世明(文 書) 王恩凌(代 表)
- 陸 泉(體育股員) 李曾富(代 表)
- 張曼友(年級主任) 楊瑞和(遊藝股員)
- 韓應賢(學術股員) 高浩之(代 表)
- 王貽榮(代 表) 賀雲彪(遊藝股長)
- 尚崇山(文 書) 趙餘正(會 計)
- 宋照(會 計)
- 劉 璞(體育股長)
- 張振芳(代 表)



高一學期全體會員合影

初三學會全體會員合影



沈綏生(體育股長)張慶和(年級主任)

陳長齡(代表)駱振芳(代表)

周繼(代表)徐德振(x)

張栢林(x)李駿華(x)

周長鳴(代表)王鶴民(遊藝股長)

李顯鄴(代表)夏寶琦(服務股長)

柯德彰(代表)楊榮林(主任)



初三學會全體職員合影

初二學會全體合影



- | | | | | | | | | | | | | | |
|------|------|------|--------|--------|------|------|------|------|------|------|------|------|------|
| 王紹鏗 | 朱長傑 | 王有俊 | 王文光 | 郭自厚 | 盧永昌 | 洪振興 | 張傳璽 | 陳宗規 | 鄧士琦 | 周人傑 | 丁家駿 | 李桓 | 王世享 |
| 體育股員 | 體育股長 | 服務股員 | 體育股員 | 體育股員 | 體育股員 | 德育股員 | 學術股員 | 學術股員 | 學術股長 | 服務股員 | 德育股員 | 德育股員 | 遊藝股員 |
| 楊隆棠 | 楊福源 | 姚澤經 | 張寶樹(正) | 田從恩(副) | 孫永禮 | 王國柱 | 張兆 | 俞益元 | 吳啟中 | 馮自新 | | | |
| 學術股員 | 服務股員 | 學術股員 | 德育股長 | 德育股長 | 年級主任 | 服務股長 | 遊藝股長 | 遊藝股員 | 服務股員 | 德育股員 | | | |



初二學會全體職員合影



✧
✧
✧
✧

傅立昆(服務股)趙宏義(服務股)

陳光龍(學術股)楊茲溪(體育股)

郭振中(代表)朱貴丹(代表)

馮武海(遊藝股)段繼昌(遊藝股)

莊業仁(代表)沙 翕(服務股)

王燕東(學術股)任懷德(年級主任)

費榮第(代表)汪萬箱(遊藝股)

黃瑞保(代表)蔣 震(體育股)

師文才(代表)周文光(體育股)

鮑海潮(代表)



初一學會全體職員合影

四川同學會



陝西同學會



南洋華僑同學會



本校全體

富骨李 丙一高



魏廷薛 乙乙二高



盛振芳 丙一高



高一乙 包國義



高三甲乙 王佐之



高一乙 王學忠

之浩高 甲一高



澄宗吳 丙乙二高



佑百王 甲乙二高

洪 張 甲乙二高



炳 邱 乙甲二高



德大徐 乙乙二高

班代表

相長李 甲甲三高



本立蘇 甲乙三高



聲德柯 乙乙三高



高三甲乙
張國良



高三乙丙
典景書



駿兆張 丙三高



高三甲乙
謝仁甫



滋純何 甲乙三高



端國孫 甲甲二高



生吉張 丙三高

勳式卻 甲甲二高



典文周 丙乙三高

本校全體

駱家丁 丁二初



申振鄒 丙一初



第榮費 乙一初



初一丙 朱費丹



初一甲 師文才



初二丙 洪振典

桓李 丁二初



鵬際樊 丁一高



樹實張 甲二初

鍾端何 戊一高



仁業莊 甲一初



潮海施 丙一初

班代表

高一年 王恩波



初三甲 梅克珊



初三乙 閻天民



初三丁 文宗金



初二乙 李錫庚



初三丙 李顯新



初三丁 永錫薛



高一丁 王貽榮



初三丙 周長鵬



初三甲 閻復



初三乙 周繼



初二甲 田從恩

查調和計統小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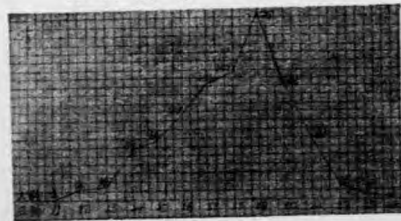
本校近十五年來學生增減比較表

11年 (1922)	397人
12年 (1923)	624人
13年 (1924)	568人
14年 (1925)	522人
15年 (1926)	891人
16年 (1927)	777人
17年 (1928)	851人
18年 (1929)	878人
19年 (1930)	777人
20年 (1931)	904人
21年 (1932)	948人
22年 (1933)	1250人
23年 (1934)	1151人
24年 (1935)	1112人
25年 (1936)	973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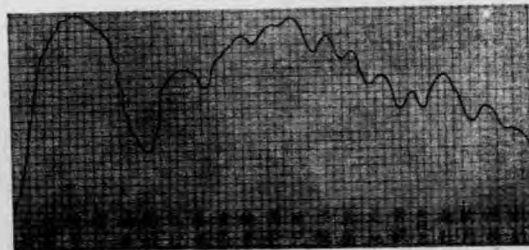


一九三六年各省畢業生人數用圖表

表較比齡年生學體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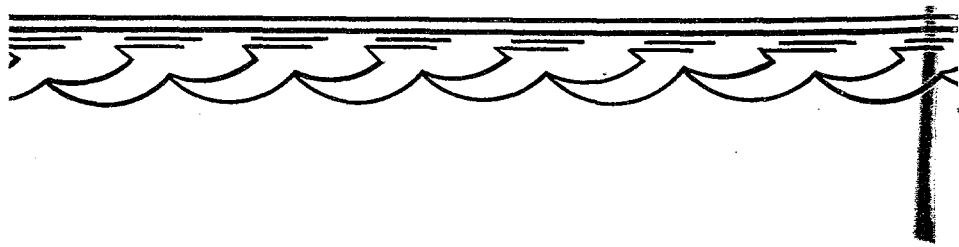


表查調性習活生生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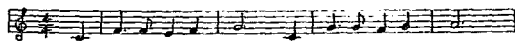


法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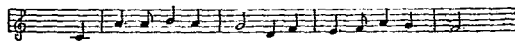


本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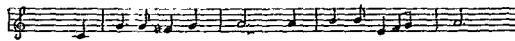
校歌



1. 我 國 文 明 中 央 振 興 為 控 究 變
 2. 我 國 文 重 自 強 安 運 賦 作 機 礎
 3. 我 國 文 日 熾 昌 開 文 化 接 青 黃



足 分 深 昆 聯 奕 聖 而 千 大 光 銘
 樹 我 弟 尼 交 聖 而 千 大 光 銘
 真 樹 精 華 實 陶 治 黃 鐘 大 呂 逐 輝



我 國 文 明 萬 年 壽 長



萬 年 壽 長 文 明 日 進 無 疆

學 生 生 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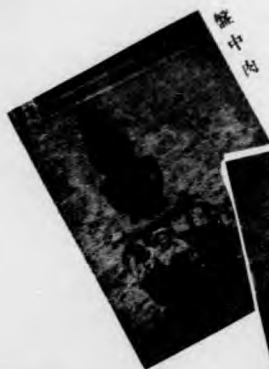
老
大
司
馬
還
幹
這
個
！



x x x x



立正開步走，一二一……



盤中肉



！般一生張



讀書恨時短，



候客恨時長

寒
寒
寒
寒





清光無里



最
小
同
學



善養大家鮑



? ?



無名氏

接
客
情
節
交
際
廣



大鞭一揮



蓮動家歐陽



星多智 刀大 風旋黑 火蘆薛 郎三命拚 義保呼 廣李小

手槍金



箭羽沒 風旋小



星天文匯

瓜小



氏名無 鳩尼雙 龍江混 雕天撲 獸面青 歲太地立 尚和花





龍云入 蛇頭兩 凌壬 羅圓活 騎麒麟玉 ？？？ 公攝美

數六十三

條白裏浪

保太行神

鋒先急

東髮赤



者行 郎二命短 鞭雙 龍紋九 索關病 子浪 頭子豹





日望 坐

飛方遠自鳥有：日王



！乎累亦不，米



極佛造爺二友校與，日一那



(200 : 200) 頭蓬得難

x x



x x



武神與牛博士同武



派文四傑才





本校植樹節盛況



Z Y X 家 耕 跳 家 樂 音



科 學 作 人



認 得 不 ？



大 家 表 決 通 過 的

遊 三 毛



勁 勇

心 文

？ 戴 石 界 給 子 帽 把 麼 什 為



小 蘇 姑

顧 文 三 浪 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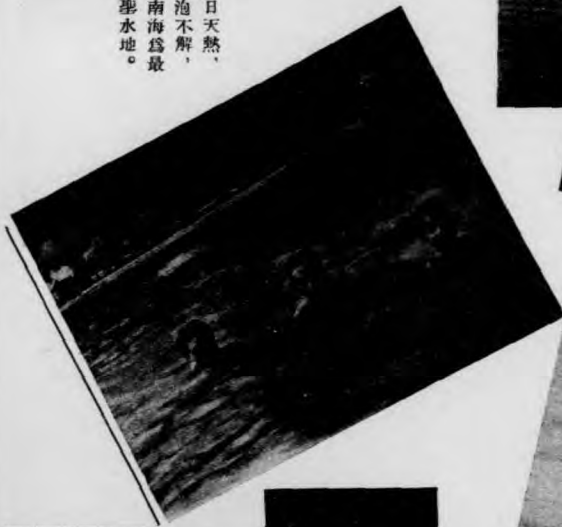


玩水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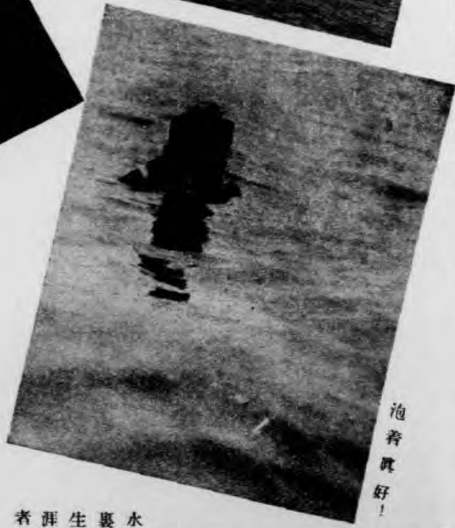




夏日天熱，
非泡不解，
中南海為最
大型水地。



任誰冷水也玩耍
向武精神！



泡着真好！

水裏生洋者



水客大何



春期南口中一
足遠的一



石獸之前娘子

聖殿前作影像

不怕毛驢腰彎
唯我是騎



偉大城牆人稀

肥意中關肥味



這一年裏

——一年裏滙文生活的鳥瞰——

水 水 水 水

人堡

偶一談到滙文生活是怎樣的，大家也許眯着眼睛掩着鼻地傻笑起來，以為這誰不透洩？無庸先生再提，無庸先生再寫就夠了！但是，細心考慮來，由這『誰不透洩？』之中，總還有一番『一九三六』年後的檢討和批判的話，要向大家報告，一面剖白我們讀書生活的良窳，就是說，我們一年裏讀書生活的優點在那，劣點在那，可以鑿出我們過去的航線是怎樣地乘風破浪，另一面就是要估計我們的成功和失敗，成功成到怎個份上，失敗失到什麼程度，復可鑿出我們將來應轉的新航線來，由這過去地和新轉地綫向中，不住地逝去不住地轉舵，我們可以堅着這個南針，去準備我們的人生，和如何達到那人生的目的地，這一邊是大家本身應取的態度，然而這並不僅僅單是大家本身應取的態度，還是對方長校前准應取的態度呢！劣點却大可當作警鐘，優點處亦未嘗不可視為借鏡！我願人事間有滙文之光，我願世界上有滙文之光，永久不可磨滅，萬歲壽仍在放光！

又談到了『滙文年刊』，自從一九三六年刊萌芽之始，那大家早已借出文調了！說是：一九三三年刊是生命年，一九三四年刊是奮報年，一九三五年刊是美術年，而一九三六年刊便不得不

為文藝年了！不錯，我絲毫地沒有疑味在照得承認着，但這唯一文藝年的一遭，我以為却是孤獨單掉，剪甚不少美味，所以我一向地把這文藝年繪補作輪廓了！這只是美味的材料有了，而作美味的工具還缺，我又感覺不足，所以我朝朝夕夕而一步趕一步地往回一直趕到了一九三三年的場面上，把它們的生命年，畫報年，美術年都狠狠攪攪來了作這美味的一點點工具，這都是大家希罕又希罕，愛玩又愛玩地好東西，所以我決不肯輕易擺脫的！這時好歹地攪在一起了，但我又感覺不足的！有時偶然的將工具握在手指的縫中夾着，剛要來調和美味，又覺得這工具總不合手，既或作出了什麼美味，也許不合大眾的脾味，為怕割去這美味的可能計，我又另外括充到人間去找這付工具，以至被路旁人瞪着眼，轉過到南山腳下又碰了釘子，這是時常有的事，結果甚至連一個小螺旋或一條小壓環都拾不着，撞頭的難辦事產出了，無法體量，怎好？……我只好本身努力了！我砥鍊又砥鍊，砥鍊着忘記了時間之長，再試作第二次的調和，結果美味出來了，但好像羹也不屬羹，肴味也不屬肴味，只有大家來嘗試吧，說這美味也好，臭味也好，然而我這類一九三六的文藝年，却是將

一堆的材料一齊地投進了冷僻的鍋爐裏，賣命的工人一手擦着汗，一手加着火，鑄成了這一九三六年的刊！

一日有人問津年刊，哪恭喜恭喜！

照樣寫下來，恐有離題太遠之災！在一九三五秋到一九三六秋，我們這樣人生的一瞬息——也就是大家呼吸在滙文空氣裏的一段，這一段裏的大事紀，很可值得我們描寫，很可值得我們紀念，還很值得我們來日人生觀的參考，我想大家要是以為當然的。

正當本校一九三六的軸屆接收，開始的先聲，一個秋季始業的典禮，大家都是各於各的家裏過活着，偶然想起了學校的開學令——九月一號，等因奉此……那徹著的兄弟們便立刻的跳出了別墅，那山谷中打獵的兄弟們立刻也扔棄了他們的鳥槍，那閉戶作實驗的兄弟們立刻也整束了他們的儀器，馬和划船的兄弟們立刻也卸掉了他們的戎衣和畫槳，大家却從東山邊西海沿荷着英大的重望一齊來到了故都的滙文，他們是涉水爬山，遠至重洋，來到一起造成了一個大而有力的團體，這種神妙的魔力有如鐵釘和磁石見面一樣，便鳴鐘入堂，作了一九三六第一炮開學禮的大典，一時若是肅穆默定，我們大家又誰不是在祈禱着這一年前進之始？和回想着暮光生活的所得？所以我們神曲一般地控歌上唱得好：『……四方學子負笈遠……東西南北萃一堂……萬國精華齊陶冶……洪鐘大呂競鳴何鏗鏘……中外文化溝通民族光！』異地這曲歌詞聽完之後，它的抑揚頓挫和雄壯得怎樣，我姑且不論，單說這曲歌詞的蘊意，它的深直是令我們玩味無窮，我們的祖稱又直令我們默然！我們的快樂由歌而生，歌的靈樞由我們的命脈節探，互互相和蒂結了一顆極樂果，我們以為前途是光輝燦燦的。

快樂，三思而後想，我們却是含了一種哭意的悲長，在凝對着，不得自由的難為情，也許由這悲長中竟勝了心去再賞玩這快樂！話反快樂二字，大家却有時睜着眼睛着眉，便發生了不快樂，因為一些人總把這快樂的真意，常常誤解為浪漫又誤解為愛美，愛美又誤解為常是男女的索性，好像除了男女關係之外，餘諸不得濫用，儼然不成典的一條憲法了！

沒有快樂的同學總可找到，朴真說來，有的真是進了學校如同有了家，讀了書如何不至生命之毀滅，他們是苦，哀，心酸，瀟灑，今日又何嘗不是我們大家的苦，哀，心酸，瀟灑呢？他們的家也都丟了！鄉也都毀了！父母妻子與兄弟姊妹們也莫不是在走傷逃亡，前日祖遺冊地上構造的一些美景，今日不知被改成怎樣！也許被加之一炬，糠土滿是，又燃了鳩的新巢，提起這話，我不願多談，也就是我不願多談的一些可憐的同學，最顯著便是一九三五屆滙文結束的前夜，當着大多數人們都睡下了，斃命作結束賬，文輿大籍都打了包，行李捆得結實，末尾召呼了齊夫叫車——車站，中國旅行社……大告其旋里，而弗以校為家以寄為命的同學們，鏡在這一輛裏前，他們的心懷怎樣顛蕩着這寒暖的各中滋着，却是無可蔽諱的，能不在震動？而他們大形其有家歸不得之苦，况「家山尤嘆其遙」呢？搖搖之下，于是只好留在校內，作個暑期生命的避難所！

一九三六屆的「開路先鋒」，首由各個人以身作則，大家都雲集地一般喘喘起來，說一說大家的來歷，也決不是××那般的簡單，有的乘過萬里浪的，有的讀破萬卷書的，有的抽過千筒煙草的，也許有的打過八圈麻雀牌的，我倒也是不大清楚，然而，既經邁入了校門，他們把一切的外緒都瓦解了，只有拿着那天昇

的神氣去攻訐，一步一步地走上知識的台階。

毫不例外，照常例這次秋季的開學仍是九月一號，至九號九天，却忙若一些馬前課的進學手續，除了補習考與招生試驗之外，大抵都是頭頭來接洽這繳納學費用的手續，一先是在舊址圖書館「甲號」辦公，繼則因為門面狹小，恐有開市不利，以致影響招徠，所以就臨時動議挪到教職員住宅區的一角——廿八號，岡本教室去了，大家交了費訂完課，却三三五五的打聽着：『你是訂那班哩？正班？』『哦，我是高二甲甲！』『那乙呢？』『這乙呢的交頭接耳，有時櫃台上被擁擠着的人，偶一抬身，說不定天腦骨就許碰上後人的鼻子，好大一群小綿羊像在山坡上嚼着甜絲的水草呢！一切略有就緒就好像新發戶似地該籌備什麼？』『Amber』的書呵，水手的筆呵，……怕是來日恐有寂寞之災，還要趕快加鞭去到市場，買兩打「王先生」又什麼「老官的瘋話」，而這他們却以為比逛公園，獵密斯，寫情書，打掃克者流心安些，儘管大量有點閒空，也不過看看早場和騎騎毛驢也就了！決議不到分外的奢望呢！

十號已到，受牌示令，新舊生交費訂課的手續，仍未完竣，暫延至十二號上班此佈，仰一體遵照，心的話，仰不仰也能遵照呵，那還有跑的？既至開學很久，那體育館圖書館，噴噴怒怒的口吻，高至到入雲，深直到蓬泉，一時嚇焉出現了！於是圖書館遷到新址，舊場改為中廳大講壇，東樓開棧為高三宿舍，職員辦公處當即西遷，生物樓懷着講堂與實驗室亦跟蹤西遷，於西院美以美會購小洋樓兩座，佔會區東北隅，二者東西並坐，東為生物樓，西為校務辦公樓，談到便利與裝飾，真是無微不至，幾乎再可嘉的沒有了！然而東樓留下的殘渣灰燼，如同青年會，宜學系

，教員飯堂也都終止的終止，搬家的搬家，體育部也先後遷至新樓「體育館」，軍訓辦公與金城銀行騰其舊址，由此校內的一切裝璜，炯與昔日兩異了！

開學，歷——歷，不覺好幾月了！

在這好幾月裏，校間上的空氣決不是平靜千里，水波不興的情勢，可以說打開校史看看，歷來很少有這季裏的多事，這季裏產過驚人的大事，喜怒哀歡四種大事都全了，很是懂得我們掛齒，也很懂得我們紀念的四椿事，同時也永久不願輕易將它忘去的！第一便是王世清（字潔士）先生的逝世，第二便是體育及圖書館落成，第三便是我校七雄代表北平市選手南下赴全運會，最末就是所謂「二十六」的學運了！這樣的四椿大事，偶使我們稍一想到了如何如何，那狠可能拖常田燦然的笑臉上帶出一種哭意，扔到夜闌人靜時中，說不定我們就許淌出眼淚來，據說人生須有三付眼淚，頭一付便是國家大事不可為時須流着，那末，我們這種更深中的交流，自然也逃不出例外的，正是學運風緊，校內都停了課，涎涎兩個禮拜之久，大家背牲犧牲莫大的金子時光，一面含淚一面流血地去做學運的工，從這種生命的呼聲裏，可以透出來我們的血光未涼，心光未死的向前表示勇敢的精神，和生來冒險的脾氣，半月後從停課中被當軸以寒假名義解散了，大家不得不束裝地有家回家，無家投國，無國的便只好留在校中修養，決不容它落落中校！

一九三五尼巴上的寒假，因為此屆寒期長達月外，計較此每年的三禮拜寒期加倍，大家有了這一個機會，去和長別故鄉見面去了！最特別地，就是所謂村居，因為這一類的，多是自小便度田園間的生活，培出一顆朴枕的頭腦，見非決不輕易撓曲，又

決不輕易講談，這一次跟着周遭了×××的青楚，和繼續的難堪，他們的談話和走步，都替着了莫大的制止，添上無極的纏綿，關在塞死的洞裏迫着死，而他們立刻就就要回人間的鄉村，爬出了活地獄，那能不好好地出外喘喘氣，挺挺胸脯去從事才鄉村工作，洗除這污穢和告訴旁人預防這污穢的和告訴旁人預防這污穢的玷染！

一個夢想不到例外，在這一九二五的後半，零碎地估計起來，也不過是念了二個月的書，結果大致也歸告無，此期以後的當校辦公，亦均紛紛結帳，大家幾乎走淨了！把酒文扔個冷寂一空，幸而有八十幾號名丁，留給學校鎮守江山，這一個寒假裏人數是這麼的比例減下去，幾座校舍的煙火也只好跟着滅下去，是為高林德厚二齋便封了門，安德堂與各種講堂自然是談不到！只是開了北樓代替了八十人之家，而民生的吃飯問題仍是不可缺者，於是聘推何君純勳去服務北樓飯堂的老板，說起來這一個寒假比不起往年的熱鬧了，每人的情素正是一種苦哀的象徵，面孔上大是透出一些悶懣的浮雲，坐臥都是心肝不安，又那有真心去讀書呢！被寒風試撼的北樓，我們一夕住在裏，却頭上頂的是它，脚下踏的是它，而它却偏和我們作對去開玩笑，整天是在探着腰伸着舌，在這個個地黑火花裏傻站着，它的威儼聳大半點也不來肯代我們把痛苦與沉寂遠隔，門前籬了雀，蓋上落着鴉，一時啾啾呀呀的叫聲鑽入了人間，更始我們擴大了波圈的詩魂，我們真是有十情難道的不涼！

幾日後一幫人接到了校方通知，書口——「茲定於二月一號散開學，五號上課，不久四方家歸的人們於焉以來，這二至七的長途苦念着，又在開始，五個月的工夫，作了這半年讀，這裏的

材目的要大大加緊，一面爲了彌補上季之所缺，另外還要喚起我們在這國難期中努力，所以歷年所不免的春假，此刻一旦也歸縮短，除了星期天，整天的忙若無暇。

幾年來沒有的怪現象，就是中途轉學者多，這季實現了！轉學的數目已經過百，結果影響到總額，以至剩下僅八百，根據事實的報告，這大批轉學的原因，又爲南下者多，雖然不會爲籍貫南方者，但類是南方者却居其大半，他們走了，不獨擺脫了滙文，而又擺脫了這古都的北平，北平的人士不顯少，南地的又恐不顯多，而我滙文的團體上，也許就因而減色？這一年內，大體上的經濟已經現出了恐怖，所以才有裁員，減薪，以至班級合併等類的專業產出！

關於本年度校內之大體行政與經常費一則，因爲有了恐怖的現象，便不免時發生了衝突的僵局來，要想彌補這種現象來，那除非是我們的來日同學們日日源源的增多，不然，倘是偶而可以獲得了部分的基金，恐怕也是萬難的事情了！

十年前，本校的經費在收支上，雖然沒有今日這般的隆盛，然而也沒有這般恐怖之儼重，因爲十年前的本校教育事業，是十年前的那麼簡單，一石一木也皆沒有例外的，所以當日的校政經費，是很容易流水般的度下去，今日呢？當然又有今日的改造，今日的擴充，這種改造與擴充，又大體沒非是高校長所造成成的。

最近的十年光景，我校的同學，是一天一天增加，到了一九三三年是最多的一年了，直達到了千二百二十餘名，沒有多時，待至一九三四年的開端，把這種熱潮的雲集現象又冷去了！一九三四至今年的一九三六年，整是三個年的階段，而這三年的轉變

，學生數目的減少，是逐年的追趕起來，一年不如一年的，今年只剩得千名人了，上期的北平學生罷課，又影響到我們學生的命運，事實上是有關的，學生的總額減少，則學校總收入亦減少，然而學校的經常支出，並不見少，所以今年的這一遭，正是難支的一場局架！

在三月下旬，本校校長高鳳山博士代表華北美以美會牧師出席美國宗教總會，表面看來，是爲了代表宗教的牧師這次赴美，然而事實上，尤不如此的單薄，據校長別前的表示，謂此次重渡美國，除了赴宗教會議席的以外，還有最重大的，最緊急的就是爲了我們本校前途教育基金的一種新出路，從前校長爲了建築體育館及圖書館，而能兩奔北走，結果體育及圖書館都落成，這次出國簡單來說，便是爲我們滙文來日的經濟開一新出路，於是擬在美國境內尋一經濟的來源辦法，倘能達到這種辦法的實現，首先便要着手建築禮堂也可稱曰宗教樓，因爲我們在這麼大的團體上，沒有一座的房屋可以容下這整個的全體，因此我們便時的感到了缺遺，認爲是憾事。

六十多年來的滙文，向來沒有大的全體集會堂，然而從前呢？從前只有從前的需要，今日也就當有今日的需要，但今日的需要是比從前伸張得幾倍，所以昨日的今日便不適用了！

最近的六七年來，我們只有兩週一次的半全體集會，這種集會場，若不假西院的亞斯立堂，我們真是沒有會場可言，所以這次校長在國外的的工作，最顯重的便是爲這來日禮堂寬廣的募款運動。

其次，目的便在歐哈伊之哥倫巴大學一方，願與該大學作一相當之友誼聯絡，在此種聯絡之下，希望作出教育直接往來的人員派遣來，俾可使一部分中外寒畯之學生與教授彼此直接往來互換，在相當時期內，可以博得相當之閱歷，不論是在教育上，社會上，道德上，美術上，均克獲得一種不同的學問，一旦這種種料成了功，則我們滙文的前途之光是要燦爛的！

校長走後，把一切向校政都託了年教務長。事實上，校務的事項，仍是如秦的繼續下去，流水一般的毫無問題。

但是學生的全局方面，就發生了波折，最初，一九三六年的開始，我們大家的自治會已經蓬蓬的萌始了，想能代表大家辦幾樁有勁的事情，因爲時時在相競爭，鼓翅奮，鬧的第二步便形成了萎化的現象，由萎化的結果，以致一切有勁的計劃都歸爲泡影，這自治會倒了，幾次要想復活，撥會總是微渺得很！究竟自治會有不有均可，然而這一年裏關於大家的一些事情，總是要辦的，但是這一年的諸端大事，對於自治會倒是指望不上！

可是一些事項，却沒有因爲自治會的破產而耽誤過，所謂「車到山前必有路」這話畢竟是對了！原因是自治會的壽命太短，把幾個重要的子會產出以後，它本身的母會資格即完全瓦解了！好像這一九三六自治會的任務，只是在產生了幾個子會便卸了責任的，也許是有人在訕笑着呢！

下季開學以來，根據上年罷課期中的非常委員會，各個人都從中得到了很可靠的急極消息，名目上然而真也實現了，——就是所謂非委會的改組，改爲十九委制，但是一經改組，它的壽命反不及從前的自治會的長了，結果殘喘的自委會就完了什麼聖典金文的預算冊子，堂堂有勁的計劃書，自然便更談不到了！結果，這樣一場殘局，無人收拾，無人收拾，鬧的可憐！

綜上所言之：(一)爲滙文一九三六年生活上的回想及前瞻，(二)本屆年刊的幾句話，(三)開學時，(四)一些苦悶的象徵，(五)秋季始業，(六)現象變了好多，(七)年中的雜感，(八)寒假的悲哀，(九)同學們的移民，(十)本校經政的現狀，(十一)校長到美國去，(十二)病觀自治會，關於這一篇散無頭緒的拉雜稿，爲了讀者諸君的便利，在此掛引出十二小目，給諸君一個暗示的影子而已！

匯文同學的解剖

陳劉篤

的確，在匯文的園內，是個最自由不過的國度了，裡面住的人可以盡量的，無論是在行為上；或是思想語論上都可以各走各路，誰也不去干涉誰，誰也不想驚擾誰，並且在這院內的事事物物能使每條不同的路，都走的通順，——也許這就是匯文的神秘點，在這個神秘中產生了各種不同的人。

學生是佔全校的人口之十分之九，外界一般的注意的集中點當然響在他們身上，我今年來談我們的同學，偏見主觀的成分不敢說是完全沒有，然而我相信能代表大多數的觀點。

在社會上一般人，常常說匯文院內的子弟都是有錢的「公子」和「少爺」之流，這類的話，我真聽厭了，同時因為「公子」和「少爺」這類名詞，使人連想到輕鬆的生活，華麗的衣裳，其實我們仔細的觀察一下，就知道我們的匯文並不是如此，在他們中間，有很多都是勤苦的學生；半工半讀的學生，教會或學校幫助的學生；還有其他別的機關或是親友幫助的學生，來到這里求學，完全不是自己家庭的力量。他們是匯文的中堅份子，佔全校十分之三四，原因有兩個，當求學機會來得不易時，自然用它的時候也就「一寸光陰，一寸金」了，還有就是不能勞苦，咬著牙經

過樸札奮鬥跑到這個學校來，不能不是些有志之士了，雖然他們中間並不都是很聰明的，可是我敢說至少每個都很勤勉，他們經驗同生活的背景中，看清楚這個社會，這個時代，所以他們的生活絕對不是嘻嘻哈哈的，他們樸實勤奮的生活引起我無窮的敬慕，凡屬是「人」——誰肯在他們的燈幅上和衣服上來取笑呢？

佔全校人口最多數的是中產階級了，「坐不垂堂」的先生們也不少。（今年不很多）這兩種階級中，產生了五花八門的角色。他們中可佩服的一種，是有幹事的才能和熱心的，並且求學的精神還不錯，同學中腦子能有這樣發達的一點也不多，還有一種是能幹事而不願和書本麻煩的，可是普通的常識非常豐富，這種人也很有趣，學校中的一些團體活動大半是在這兩種人領導之下，生活就好像冬日黃昏的陽光似的，淡淡漠漠的，沒有一點生氣，這種樣生活的顏色裏，也過活着一部份的同學，他們以為念完老師所指定的課程，就算是盡了求學的能事，做夢也沒想到求學到底是什麼意義，也沒想到還須參加些課外活動以發展自己特別的興趣，更不做「出風頭」的事，閒暇沒事時溜達溜達，談些用不着談的話，還有的連報紙佈告却不看的，為的是怕麻煩了自己的

腦子，他們不去注意誰，也不希望誰來注意他們，他們從來不反對什麼，同時也不提倡什麼，他們護生活走向一種無目的的方向，走着旁人看來半虛的耐不了的路，這種人在學校裡雖不算多，可是也不太少。

拜六下午或是拜日放假日到了，一堆少爺們藏在華麗的衣裳裡，往車上坐，腦子裡塞滿了銀幕的偶像，或是北海市場公園去「泡」的味兒，那還有空地方去放算學公式；和理化原理，國家的危亡，人民的疾苦，從不減少他臉上的笑容和頭上的髮油。這也是滙文的子弟，他們多半都是富家的孩子們，錢來得容易自然過去得容易，來得不當自然也去得不當，只有他們願意將錢用在過份的享樂上，這類的同學是常出現在公共場所裏的，他們和社會比較接近些同時他們的舉動；言語和態度，常常是被人用來批評整個的滙文的，若你向他為英民或別的慈善事業，募捐你要大失所望，他們願意穿華麗的衣服五裝上一幅自以為不得了的面孔在學校中溜達，要是你說他神氣，他會樂得忘記自己貴姓。眼睛也會翻到頭頂上去，其實人家心裡真忍不住要說「可惜這華麗的衣服裡是藏着一個醜陋的靈魂」，羨慕他們的都是傻子，比較有頭腦者都是在輕視着，嘆念着，為中學教育嘆息，為中國前途嘆息，我覺得這種樣的社會寄生蟲可憐又可惡。

還有就是那些「土洋人」，也許是中國血種內發生特殊變化產生出來的，也許是受外人的影響而變成的，他們沒有國家觀念，對國事，對國人不明白的話，他們也是靜默，有一少部分同學是這樣，並且去探訪他們那在中外上流社會裏看不見的舉止和態度，他們在學校中是另一種階級，當他們初來時大家都很歡迎他們，因為他們是海外歸來的弟兄們，然而他們那種傲

慢輕浮的神氣，冷了許多人一臉的熱誠，這種特殊階級的同學，近來在滙文已不常見了。

在我腦子裡留下關係滙文同學的印象就是這些，雖然還有我不知道的，可是也太少了。

最後我要說我是個絕對舉張自由的人，可是我又開始懷疑，在一個窮病交加國家裏的中學校，是不是應該允許「好」「壞」的種子在一起任性的生長着，雖然「好」「壞」是沒有絕對的標準的，可是這種很明白的指示，我們是很容易認清楚的，希望在滙文的同學，都從本身糾正起來！

劇話

人堡

我想差不多每個人都愛觀劇的，劇的魔物如此其大——可以使任何人從哭聲中現出笑，更可以由笑聲中弄得哭，這不是魔力是什麼？然而要打算調和人生的悲樂，必須先由調和悲樂的戲劇入手。

最需要的急務，乃在前途淒涼的青年人的身上，滙文裏，幾年來的劇運總是糟了糕，一直到今日，今日仍然是沒有生機的延沉着，自一九三三的『藍天社』，一九三四的『星社』，以後沒有劇氣生出來！又自一九三五沉悶了一年，而一九三六僅僅的產生了一個舊雷半放的『沙龍小劇社』，這雖然經了好多的朋友努力，但事實上却是所謂怪難懷金胎一樣，以致沒有產生了一個蛋毛，太可惜！

大家雖然不是專來學劇聽劇，但這顯象的人群中總有學劇和聽劇的需要，希望來日諸君注意努力的幹！來啟發人生的需要！

談校風

一國有一國之法典，一家有一家之家規，法典可制人之不法，而家規亦可制人之不規，由此法典與家規，均可制人之軌外，若人依法之不許殺人，而人偏殺之，依規之不許放火，而人偏放之，斯則法規之存也人間，雖不能云廢，而常失其效力，故法與規僅可爲庸人告，而不可爲衆人聽；洋洋乎我匯文，浩浩乎我匯文，東西南北集此一室，獨非衆人？回想我校生命之歷史，已六十餘年於茲，培養人材，素抱基本辦法，教育原則，首以心理着手，而決少表面之壓力與非澈底之強施；高鳳山博士來此長校已逾十年，自美波斯頓大學教育哲學卒業歸國以來，將此半生經驗悉置于此十年教育上作工夫，歷事輒或毫無吝延，故視樹人尤樹社會，惟吾校風事典，蓋自六十年前之萌始，沿襲今日，或未稍改，高鳳山博士亦不願取其例外，任他潮流世變幾番，而我校風之輻樹半不可磨。

聞吾匯文校風之大綱，却無從所抓，今僅略由衣食住行與諸活動一般之通像頗爲抒寫少許，可爲匯文前瞻之足踏，又可爲同學諸君形骸留戀之一頁紀念史，但對校風之語，只能筆出載記之大致，而却不敢談到什麼改革校風的餘言，於是則校風之題界，

人堡

廣大漠漠，望之不見底，思之尤過繁，至隆至大，入微入細，無有不充容校風之神采者，展開來談，一言以避之只可說出「大方」或「大學生之派頭」，如此這篇稿子可算告竣矣？曰：否！事實並非如此之單純簡短。

實際對於這校風之描寫，可以千字寫完，又可以萬言寫完，它的廣泛勁雖云極闊，但却可從四時入筆，朝夕日夜入筆！

一時，春意湧湧，把一切風冠雪襖都脫得裸裸，換上了春神之雲裳，大地也同樣地緊跟着尾隨，把人們都拉進了春天之隊伍；鐘，鐘，晨鐘的呼喚聲已響過，於是昨天忙着打籃球，開夜車，騎毛驢的同學，這時才感受到懶乏，懶延延地不肯爬起床來，想要把破了的夢再繼續着，五分鐘後猶未拿了掃帚布刷撲進門來擦地，好歹挨了過去，而那送報的，送新聞紙的，送牛奶豆漿的，既是或洗衣局也趁這時機來送新衣裳的，他們偏偏來打擾，尤其不只清晨。

在升四小時除了睡眠期，可以說這幾個宿舍的樓欄，的過道却總是一股雜碎的鬧聲，像皮孩子假時，叮噠環佩的簪匙聲，人脚聲，口琴獨奏，很容易地可以時時刻刻地仰仰颺颺出來，這

簡直是上海大世界的一個小模型兒，一些人躺在這個模型裏，只有睡了能醒，却難有醒了再睡，馬蹄錶早已鬧賊過，睜開眼神一看，嗚！那東方的太陽光射進室內的屋壁上，快等片刻也就要轉過去了！於是不得不從迷睡起床來，差不多清晨起來，首先只是披著睡衣夾着臉蛋到盥漱室去，看了看，正是人逐人地擁集着，齊站在自來水池的台前，擦牙的擦牙，沖水的排水，立了一會正，那眼前出了空額位置，擠慢了一步，就想被旁人搥足先登了！至待晨起的梳洗大事完了，急忙地三步當作兩步走邁進了飯堂，腳臂上却揀了面盆讓它陪我一同去赴早點的席，好，正課時期的早晨是在七點，然而每天總得延到八點才算開完，北樓的甲等伙，也是照樣如此。

忽然上班的預備點到了，大家都夾着書本一齊走向受課室，惟有走堂的和住旅社的同學們，却是風雨不停地准時到班，真不辜着我們的讚感，至若這一部的人們，也只是因為校舍之不敷分配，才住家才住旅社，暫就今日校舍所容之人數，西樓為高級住宅，約容五百人，北樓為初級住宅，約容二百人，東樓自一九三六屆開始闢為高級三年生住，可容百餘人，計住校同學可佔總額十分之八，走堂者不過僅達十分之二，就此廣多人衆，對於飯堂之備辦，好辦者惡辣，好辣者惡甜，則不免通好之脾味，實為衆口難調，故食品合作社突焉成立，濟了大家的口福，走堂同學之運氣，亦隨而亨通，免得再投餛飩之小吃店，利便如斯，然對青年之零星食慾非然廣大，據醫士大夫談：零食頗有使人遺得多類之病痕，在經歷期中，校內近年來為零食而患病者頗夥，其尤險惡者，則為時疫傳染之繁殖機會；又據化學家說：謂學生大眾伙食，或為經濟限，或為菜市賸，則常不免食品生活素在人體需

要上失去均衡，何況掌伙食之人非為化學專家呢！故在通年大體上只循積若干固定之菜類米類，若一日試嘗之為欣喜，恐將十日厭之，十日欣喜者，又恐將他日厭之，於是苦甘受餐，在精神上必成厭煩或深無甜蜜之趣，實際則為某種生活素之缺乏或糖類脂肪不一，因群衆餐飲，很難施放個人之食慾，故必賴外方零食之引用，蓋零食之需要，多為其本身之外欲食，就其鮮美者，藉之可以調和營養上生活素之不均，洵一旨趣之舉；據此云云，熟優熟劣，非為一言所能蔽者，不過在群衆生活之一飲一食，一能清潔鮮當，同時用度之成分是否得當，方為問題之樞要，個人須于養生素中萬不可忽之者。

最理想不到之風派，即是所謂飯後繞場一週，不論是在春日也好，秋日也好，每當日中三盤之後則可隨便看到自飯堂門口至東操場之線上，絡繹不絕地前後後大致都開到操場上去，去繞一個飯後彎，圍着跑道的外面，是長着一溜一溜的綠樹，靠着裏面却鋪滿了絨氈似地矮嫩草，道中的繞場者是檢閱的隊伍一般在旋動着，立刻觸過那被自然微風透過的美味空氣，却很能給日中工作累了頭腦，又重新新的安想過來，成出一種復活的興奮，這真是一種無上的運動風浪呢！

到了冬日，則溜水風盛，本校往年却師生一體騎組水棚，以利本身冬運之便宜，本年度既因寒假意外提前，同學一經紛告旋里，則對水場却乏人問津，又以體育部之出現，更為同學冬運之一新出路，本季既未自立冰棚，怎好？故請溜水老手，只好四處尋芳，如北海，公園，青年會等場，均為我校友手之大宗盤旋地，就是這道喜溜而不喜溜之手，也當乘興出師一試，幾忘敗與之反呢！

冬去春始，地上天空的一切東西，又是重新舒展開復活起來，學校中的風景夠麗，不用人力，天自然的都給點綴得很成體統，灑文的校園真是歷來提不起來的，不用說什麼講格，就是大致個個整齊齊齊都不敢說，不是這有一堆枯草，就是那有一堆落葉，院裏的凸凹直是像海面上的浪波似地，關此諸點，却使我們由婉對中感到耳目鼻的接受都不齊整，倘或有人沒有注意到這匯文的幌子，說不定他就許斷這是一個初期的學徒工廠，或是一座荒蕪了的前日宮堂呢！

提到了春日唯一風行事情，便是旅行，可惜今年的春假臨時縮短了，這便無形減去旅行的機會！不過短途的郊外旅行，如什麼私人集團，各鄉的同鄉會哥們仍是常常假着閒空去賞作，雖不能博覽到名山巨水和一些名勝靈蹟的東西，而那小邱小壑同一花一草的賸玩，總可容易找到的，這也就是沒有失去我們讀書中的旅行真意！呵，春來了！那些好騎走驢的諸君，又跨下加鞭了！最活躍的跳動，就是午后四時半的操場上了！

天氣越來越暖，直待冷水不冰人時，好，一流人每逢星期天却又跑到游泳池去泡了！這雖是少數人的事情，而在一般人的目中早已把它認為一種夏日的特徵，酷熱的夏使人滾了汗流汗，凝固到極點甚至可以打了幾番呵欠，這都是夏之罪孽，在此種無可奈何期中，大家的的生活幾乎從人間反到自然了！整天裸着腿跳了足登着皮鞋，上穿短袖的白絨線衣，緋紅和翠綠的雜花色倒是很少，長袖的汗衫也都給捲到腋下，在一輛蒸炎的酷熱天，爲的是解除織帶之束縛，願欲喚發起木屐的頭腦，所以到了課餘之際，連鞋子都不肯穿了，拖着一雙木屐，拖來拖去地覺到舒適一些，然而聖聖焉的課室內却永不會發現木屐的拖聲！

到了秋日的臨文裏，比較更是一個美的讀書時代，這真是所謂之「天假良辰」，人生的遊旅途中，能所遇見的也不過僅是幾十個如此快感而已，尤其是青年決不肯把這一年中的清秋空手放過，倘一得到了秋聲，樹色，落葉，蟬鳴，便往往增大了無極的人在想家，再有的便是懷國，在一切的用力的悲忱裏，好像天道一切又都是走到末日了！幸好這廣衆的人群裏，有校生活愉快的調和，却把個人單調的文思狠狠的打破了，重新地驚醒回生來，微風的襲襲對人曖昧的苦笑，好像有意諷刺我們這虛偽的人，從揆揆中要毀滅我們，這，我們却接受了大的興奮劑，無意中都給振起了勇敢的脾氣！聽着救護車裏颯出的悲吟，和風裏溜着的乞丐，爲了偉大的人生在民族的旗幟下露出鎮靜的犧牲，我們真真對，直到使我們默然！然而我們回溯以往，却是苦著地攻讀過去，結果講堂裏僅獲三個月受教工夫，來曆半年的成績，但是小齋裏的有志者仍是在奮力，去把丟了的東西捉回！

我們念書時的時候，便不得不休息，不得不找些有興趣的遊藝，來喚發我們這種人力之不足，大家都默然公認地「我校注重運動與身心發育」之般，我們大家却是本照這種論調去走，走了之後，却常常在肉體的精神上又感到不大調和，故要打算達到靈性上的快感和滿足，那什麼公園，娛樂場，電影院以及茶社都保不住要去的，人人都有快感和滿足的思想，結果這種遊藝地方又保不住人人都要去的，故此，那世外的人則不免評論我們學生生活的浮動和無意義。

自然我們在此是要駁正的，不然也許他們的評論太過於偏狹而走向一方，其實學校之羣衆生活，換個名詞也可稱爲教育小社會，我們時常去到外面去找娛樂，却屬因爲校內給人娛樂的機會

，建設上太不完善，甚至於處處都感到缺乏，缺乏而稽與，又有的人說學生不該有一付娛樂，擺在讀書時代裏，但是看看歐西人的牢獄裏，却也設施了很完備的娛樂，何況我們是民族自由份子？又何況娛樂為讀書之不可缺的呢。顧慮到此，不然我們便是人間的活地獄了！緊緊閉着生活之門叫我們走向死途，因此許就更談不到什麼民族復興了！我們要想彌補這種缺憾，便必須首先由校內的娛樂建設着手，這就是說，把校外一切學生娛樂的事業，學校當局盡量採納來添備，單不致使學生外出，又可給外出不得的學生一種機會達到了這點就是達到了學生的滿足，也可說是達到了教育建設的完善！看一看今日我們羣衆生活的娛樂，幾乎很難以找到什麼，除非逢到禮拜天走進教堂裏，可以聽聽唱聖詩，聽聽講道，究竟這種需要也不過僅爲少數的同學和少數的寡貞女同學們幹的勾當，他們念書必作禮拜的，要想不作，那除非他們是作完了，他們對主的信心真大，每到了禮拜便偷偷地跑到教堂作一度小集會，這倒或許是我們佩服的一股靈氣之所在。

我們校內之娛樂既然談不到，而一般人到外邊去找娛樂的，便時時刻刻含着莫大的危險跟着，這幾千年的古都的市面，你知道有多少冤枉醜惡的影子在捉動。人間的妖精探頭伸舌地向前瞻後仰，虎狼似地凶險的眼珠向我們注視，這有媚人的妖氣往我們身上噴，有毀滅的死光向我們身上射，我們不成了危念的誘惑，也許就遭了慘劇的欺騙，不然我們就甘心在這人獄裏守着，不，請解放這人獄！

學校的羣衆娛樂一缺乏，而一般人的課外活動也跟着散漫起來，師生的間隔更是遠得提不起了！這真令我們傷心，也許是六十多年來的歷史，一氣岩襲到了今日，還沒有改頭換面，倒把我

們使得也模糊，關此我們當然是覺到缺憾，最顯著地便是所謂初中部，初中部的缺乏課外活動組織，不能不歸於領導地位之高中，高中部之缺乏，又不能不歸於領導地位的教師，教師的下了班，偶不稍停地登上黃包車家去了，想要和他們談一談，機會只是稀少，談到大體情形上，亦不總然如此，因為校當局的統制者，往往並沒有高聲地提倡給予學生課外活動組織的機會，然而往往還表示種種的抑止和不满，這話却是我親手聽到的經驗談，例如：頭年的「鹿鳴社」之誕生與經過，這種組織很偉大地是研究文學，藝術，教育，和宗教之事項，當初只出演講，討論，與踐行事實爲工作，以後社裏的同學們感到了組織工作上頗是乏味掃興，於是大家努力一致地擬將產出一種「鹿鳴」再來，未幾一切都完備了，只留有付梓排印的手續，可是全幅之稿件與全幅之手續，早已早到學校的辦公室，約求核准，然而校局竟審查了半年有零，結果還鬧個刊上不許刊登廣告，意思是恐怕學生藉之課外活動組織來牟利賺錢，想想，別說這種刊物出世不一定是賺錢的，既或賺錢學生們又爲什麼單單沒有這種權利呢？所謂半工半讀者又何云？我們因爲窮，又能不能想法籌備一踏學費麼？所以因這種種鹿鳴社便一告而散，大家不願再想復活！

這一年裏，真若找出幾個和這相似的活動組織，却也頗有，除非有幾個同鄉會組織，這也不過是驅流人思鄉心切而產生的，另外也只有一批的勸學會是存在着，各年級有各年級勸學會（而一九三六年級例外），起首均由輔導處統統，繼則專聘教師一人爲會務之主任，惟此組織却是全年級之公衆會務，少有課外活動之真像和興革希望來日的同學，課外活動上加一番的考慮！

再要談的，理應臨到服裝的問題了！因爲蔽服裝風化的視

雜難寫，這成派也好，不成派也好，我却把它總綑地分作四派來論：（一）古典派——（二）歐風派；（三）藍布大褂派；（四）普羅渥派，就此便易加以開考了！

（一）古典派——就是所謂守舊，約佔了百分之五，這一類人們不購時髦，又不肯摩登，所着之服裝的神氣，頗有一種十幾世紀老古懂的风味，頭上戴着圓錐體的帽頭，帽下却蓋着光疏疏地腦袋，身上的服飾，不是大袍便是馬褂，足上穿了代舌的絨鞋，要稱他們為古樸家，而身旁又沒有水烟袋，要稱他們為老學究呢，而鼻梁骨上沒有戴着小花鏡，下邊還短兩串小黑鬚，他們也却常常咬着紙烟夾着洋書，閒時還要什麼打幾溜「普克」消遣消遣，冬季溜冰吃洋盤也是他們最喜歡之一遭，倒使我們好笑，最特別的，就是有誰結婚納禮和奉行什麼降尊辱落的會務時，他們也不知從那裡西其服和革其履了，有一次，老古板的一人，不知為什麼便偷偷摸摸地私自架上了西裝，然而把領帶繫錯了！結果走到街上，覺得頸子束得太難受哩，笑話一時長出，於是越纏越緊，越纏越緊，直到氣喘咳嗽，差不多等於縊着的自殺了！提起真是噫然好笑；雖然怎樣危險不管，而他們確是漸漸地從古風中軟化過來一些，也就是他們肯有冒險的神氣向前走着。

（二）歐風派——也可稱為洋派，同樣地是由衣冠上着手而命名的，這種派頭之人們，却是把守舊之風視為地獄，視為落武，沒有一時沒為一刻不在尋求前進地新地創造，他們却是攻守守舊而走向維新路的先鋒，先由表面地一層層向內心既化進去，直待思想上有了成熟，才是我們的至所希冀！

（三）藍布大褂派——這才是真正的入時飾呢，着了布大褂，深藍色淺藍色，藍到無可再藍也許是黑色，關於我校的這

一類人們，泰半都屬中中上下西了，就是說身上的衣飾是國式大褂，上部油着頭蓋了洋式的冠冕，下邊還攪着洋服褲，深深地踏着莖草履，走着路來，襯身向上一登，兩手插到褲袋裡去，不拘冬夏，幾乎都同樣地拖弄着，這可說是國人服裝入時的通風了。

（四）普羅渥派——什麼稱為普羅渥呢？相信大家都會打過的，就是那球場戰將的套頭上衣呢！然而好多人却不是球場上穿，甚至教室也穿，宿舍也穿，穿來穿去以至上街時候都進行了！說起來倒很便利，這跑也行，跳也行，讀書也行，寫字更行，所以越行便穿者越多，據一年內之大致調查，大凡吾同學們千餘人，至少每人都可有一兩件的。

這幾種衣冠履帶，大家並沒有其他的例外了，然而軍操制服和軍子軍裝，也很流行，在此我不願再多贅論了！還有所應論述的一段，便是關於群眾生活的什麼性格，與什麼宗教的信風怎樣，都是我們應當討論的範圍，不肯把它丟掉！

人群握衆之間，各有其心，如其而然，蓋個人有個人之心理，個人有個人之脾好，斷不能千篇一律，我校衆生，當無例外，內中之生活，有注重靈性者，有注重天性者，有樂觀者；有悲觀者，有體育老手，有風濤健將，又有寒酸苦讀者，既形情無同，又色色各一，真是好像你好拿糖，他好吃醋，我又喜歡攪了咖啡齋，大家個自走向他脾味之路，教育不過是幫助他走路前進的能率而已！

究竟我校群眾生活，對於感視派頭上之所謂取捨，倒是變化得多，幾不下十餘宗，今僅大致略以七宗概論之：（一）浪漫派；（二）善教派；（三）體育派；（四）風頭派；（五）憂思派；（六）耶教派；（七）佛教派，茲僅概晰如下：

(一) 浪漫派——有的人把人生描寫得特別悲慘，也許形容得特別厭世，而我們浪漫派生活者流，則則乎不然，差不多這流人物在讀書聲中，雖然不一定都是爲人類謀幸福，而他們却是尋求快感在尋求讀書，又是尋求讀書在尋求快感，他們把整個的人生，概爲行樂叻流，決不擬爲牛馬似地在放悲聲，幾世紀以前的古典都打消了，到了今日浪漫，而新浪漫一頁湧出來，大家都成爲自由與采之事，不久儼然間被人默認爲一條憲法了！他們從典型走到浪漫，却是表出東方民族有 newly 勇敢着前進，所謂他們抱了浪漫的真意義，並不是遇事輒居放任主義，在取捨上却有相當的自由，以致他們的衣食住行與業餘之活動，却附着一付浪漫的自由狀態，分外地可以露出一種和藹的采色來，時事對於他們反映得怎樣惡劣冥暗，而他們却少有厭世悲觀或什麼自殺生涯的末路；然而大家不要誤會，浪漫並不是幽默，且也不作愛解美解等花樣。

(二) 苦攻派——就是所謂孳孳勤學，即「ㄎㄎ」是也！有的真是不把寸陰當爲分陰看，總是開了早車，或又開晚車，星期天還要開個禮拜車，常是手不離卷地在「ㄎㄎ」着，這倒是學校裏的一股好風氣，倘若人人都要努力的苦攻，無疑地那體育技術定爲手掌上最末的小指之一位了！他們不隱的苦攻，却是免除了很多多的求師告友的麻煩，然而他們臉之白，却也免除了搽粉之手續了，本年調查結果，謂大抵苦攻同學，幾七八均患胃病，還有最嚴重的，便是近視，頭暈，神經衰弱，脊柱彎曲等症，真真得我們可怕，要不嚴重地設法改善或調劑和讀書的方式，其來日之可怕與危險大之呢！教育者其須注意焉！

(三) 體育派——校內，注重體育運動諸公，大抵于健全體

格目標以外，尙有體育技術之有取焉！試願我校體育運動聲浪之濃，設備之隆，當不乏體育家與技手，然每因體育競技以來他則不免釀成學生之體育專攻事，以美地黃金讀書時間，作美地體技操作，當不分繁重，但每好體育之甚者，則不免有荒於學，若運動與讀書其名並立，蓋亦少耳！學生之喜好體育，幾乎多有學校本身之外勤事業，競拔之結果，固爲校史增光，爲自己奪榮，然其不可不深思啊！

(四) 風頭派——群衆之中，很多人幾均爲好奇心勝，常喜歡假衆人之場面上，大顯身手而辦一辦哄衆之事業，飲食起居讀書活動，諸不例外，也不過只圖一紙空名而已，真是肯犧牲而苦幹的人，又有幾些？這種習慣卑劣之甚，罪惡之深，往往好多人爲了鬧風頭，竟消費了金錢，時光，學業，徒勞，結果因了風頭而葬送其可畏的奮發前途，來日總一天可以悔這千古恨的，可是人人都想不到來日，只顧了眼前的光芒，這也許是青年人血氣翻剛之致耶？然風頭爲人之不可不出，理當固然，但天下風頭之日，最宜者爲脫開這半瓶醋的求學時代，方不媿云者之：『人死留名，豹死留皮』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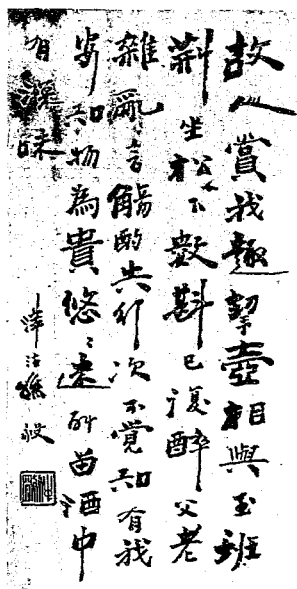
(五) 憂患派——關於憂患派，不獨在我校，展廣而論，即今日之具體社會上現像，亦時有所聞，在斯新舊社會交替之際，男女學生青黃不接之時，社會常應亂紛紛搖搖之時，國民經濟崩潰迭傾之時，一切都在壓迫不得自由的生命時，大家在這最後關頭喘着氣，所以很惹起多人感到這人生太沒落，沉悶，失望，悲哀，想到了來日的前途，更是苦寂，他們對了自己的生命，則不免時時起了發煩的毛病，如此他們常有表示：人類呱呱墜地，來到了社會上，却是向天償還個人的勞債苦債和什麼愁債債免債來，世

間只有人類的悲哀，沒有人類的快樂。對於這種論調，我認爲大背謬，因爲人類的享樂，並非爲生面而有的，既或生面而有的，也許被風吹散了，被雨洗盡了，要想人生是在享樂，那除非創造享樂，改造與奮鬥的結果，才有享樂的可能，倘要預知你享樂的運氣如何，那就但看你那番是如何便了！

(六) 耶教派——此爲今日宗教上威權最有力者之一，尤以我校，自奠基以來，則樹宗教（耶穌教）旗幟，創辦本校之前輩，亦無一不屬耶教教徒，到了一九三六年的今日，仍有今昔如一日之風味，未稍或改，溯想本校迄今已有六十六週年之悠然歷史，今日校內同學，雖非盡屬斯教徒，然對信教之風，却儼然一若不可支也，據本年度調結果，本校同學之爲真正教徒者，不過僅達十分之三有餘，他們的活動的青年禮拜，靈修會，晚禱會，青年會等組織，宗旨則均爲教友團契之作會而設，進靈性之修養，

和其他娛樂工作，頗爲隆重，此外諸多當爲大家一月瞭然，勿庸再多贅筆。

(七) 佛教派



——這一種教別生活之人，不是說在攻擊異教，也不是說他們的信心太守舊，他們並不是整天整理佛事，又不是整天念阿尼托佛。關於這派佛教同學，大抵均非臨時已歸而入教，却是仍據了他們的家庭，家庭中素來嚴守的宗教，他們却不肯改放，何況在此讀書時代，當然少有工夫去開闢事，大致本校之佛門弟子總約達十分之四，尤以北方人居多，至于素常生活上，並無何等之深刻宗教的表白，如什麼節誕時間，也不論經或素食，又不作焚香事，幾乎很與平人普通了！

現在討論和報告的項目，大致完畢，然關風俗之問題，多因大的繁榮或其他廣的集團之生活之表示，而產生的，決非幾個人的事情，故此這對於教育，社會，民生均有莫大攝聯，致在根地上之樹人——學校裏的校風，當爲不可稍忽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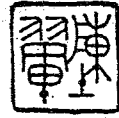
雖然甲社會有甲社會之特徵風俗，乙學校亦有乙學校之特徵

校風，但也斷不是昨日今日明日，千天一樣的東西，却是跟着時代變化，又跟着時代往前移動的事情，本校一九三六年度校風的特徵，當與往日異常，大致說來，本年最顯重的校風約含四種：即體育派，風頭派，憂患派，和半苦攻派是，至若來年是怎樣，當爲不可逆料者，雖然是與今年有連代的關係，但也却是渺茫得很，所最有關係的，就是但看來年的社會景氣和國家現象演到怎樣步奏作歸定！

津法錄 啟



— 饒煜琳治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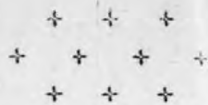
張兆駿治印



石 頭 階 級

從前有自救的機會，
可是我們都睡着了！
現在想振作，
敵人已經把雪亮的刀子
吻在我們的頭上！
後悔？來不及了！
時間不等待我們，
我們的鮮血澎湃得似潮水，
親愛的朋友：
起來！奮鬥！

(靖宇)



美 術 攝 影

晨 暮 煙 波 遠



雨後的柏油路格外清新，
街頭窪處尚留有星星的水漬，
徐徐的晚風吹動了我的頭髮，
吹透了我微小的弱心。

一輛一輛的洋車由我面前馳過，
倦了的車夫唱着無韻的歸歌，
前面一條黑線忽然飛來，
啊！原是奔騰的電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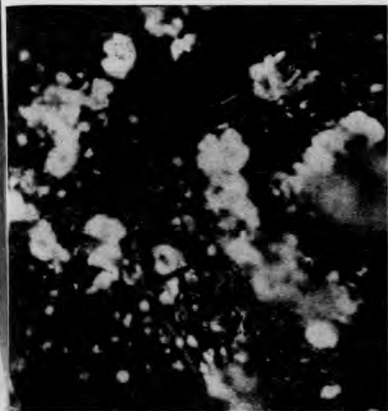
一個少女牽着一條狼狗，
慢慢的相伴走着，
慘淡的街燈照在樹上，
她的枝影，

不住的在馬路上亂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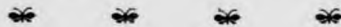
(老眼子)



雪盛時節



花盛時節



遠霧迷濛





人

像

換取燈兒的
掛張圓党的臉，
踏碎了巷里的幽怨。
冷風雖然吹着她抖戰，
但，聲音喊得起了尖。
不管黑夜或白天，
希望中總是些破爛。

孫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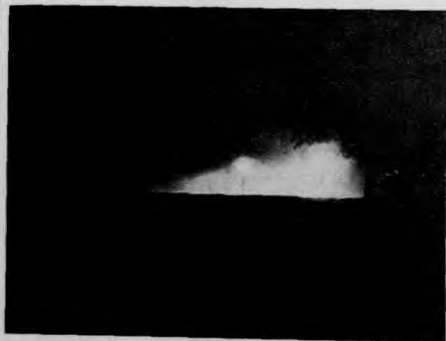
羊草



向東方自然界舉起手來

不再想，陣陣花香，閃閃光，短短
離色繞長廊，徐徐清風吹心腸，才識花
開滿院賞，丁香娘，並並雙，影兒合處
十山傍，那堪忘，今朝明夕蒼茫茫，人
生華年流長江，若你能隨風颺蕩，會夢
鄉，乘蝶舞翔，庭前映，早知人生如是
，死何傷。

懷友 楫





落花時節，天滄茫，緋緋蕩，
 聽莫想：夢裏身客，酒灑階魂兒
 飛，問歸處，風裏雲間，依依戀
 邊，渺渺難，朱顏何處見，地角天
 邊，黃河濤，因怒沙淘，青山崩
 上，猛禽號，綠草原，人兒踐踏遍
 ，戮戮萌，正塞苗，牛羊爭肚飽
 ，花兒飄，青雲到處觀，莫悲傷
 ，自有天葬，我奏歌曲鳥兒唱，
 獻肉獻酒，趨趨響，世界一樣。
 棗





水裏生萍

荒蕪了的花園，縱有蟋蟀微細的
哀喊聲，也喚不起沉睡的闌丁們

烏鴉兒！你不要站在高枝上，下
看譏笑那肥猪吧！

麻雀兒微微的笑着，看看那寒葉
被暴風摧着難捨那枯枝的悲劇

浮在大海裏的葉兒！不要怕大
浪的打擊，亦不要失望，終有靠
岸的一天！

夜間醒來，聽見開水壺還絲絲的
響，知道爐火還沒有熄滅

一可惡的蜂兒，採了鮮艷的花
兒，說昨日說，「客人！請
嘗我們的蜜吧！香氣撲鼻」今日
說的，

寒風啊！你只見那沒有棉衣的
人了吧？

兩隻黃狗，看着一塊骨頭打起架
來了！

他們大概也是爲吃飯問題！

巡官虎虎巡警，巡警又虎虎白了
機笑傻子的人是聰明的過火者，

朋友！不要恨蚊子咬你，那只是
過是點點的血罷了！要明白要你
整個血的人，

茫星們！你們不要怕月光，只要
你們能團結一起，你們的光亮也
不在月光以下吧？

(魯芝芳)

二爺山水歷險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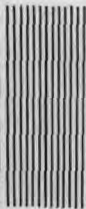
西湖的風光

坐着，
火箴箴着爐壁，時時拉長了圍
坐的人影，
孩童在幻想上跑，
更想火舌裏有紅衣的怪老人
窗內只有整鬚的枝桠亂搖手，
屋外只有暖倦的黑處高聳起脊
背，
只是到處沒有睡。
童話封面上畫着霜神，
癡癡的臉上長起笑蔓，
紅紅的衣下裹着雷籃，
手裏攏的衣下裹着雷籃，
蓋住胖肚子烏的灰背，
飄亂了靜沉沉的藍天。
孩童的幻想馳到畫幅外，思索
那看不到的境界。

月亮從黃黃的大臉爬到中天，
變成湖小晶澈。
孩子只是不信有睡的仙人坐在
滿載着夢花的船中，
倒勝出滿眼的疑惑：
「爲什麼不放我們去海邊，
又有鯢鮫，又有魚人，一切
瑰麗眩目的奇觀！」
兀兀的想：
「火裏有紅衣的怪老人，
帶翅的小鬼會駕起月光的鹿，
只是到處沒有睡！
……誰在夢裏夢見自己在睡眠
……」
『沒有睡的夜晚』（弓雨）



游魚可數





—藝文—

由中國繪畫上的六法論談到繪畫上的幾個基本問題	李長楫	蔡春	羅先
文言白話拚紙的善後	謝仁甫	世紀末之歌	汪雨
藝術小談	人堡	二官	汪雨
莫狄河畔	謝仁甫	生死途	于 人
夢遊四	彬	從清晨談到家	人堡
簾外的歌舞箱	人堡	光榮	煥
大陸交奏	人堡	第二個毒	汪雨
暑期	堅	柳絮與詩人	汪雨
東方白日記	人堡	雪下了兩次	耀先
香港夜色	桂	北平的深秋	關洵潛
暑天之後	加烈	毛四爺作了軍官後的	譚演詞日記情書
風	子明	蕪糕和金魚	不准笑
K君	楚生	小妹妹是不可愛的	黃 政
南行瑣記	陳劉篤	筠	傅 欽
乖僻	毛光壽	晨娜	彬 子
青年的修養	馮友蘭	我之戀愛觀	楊學智
津津的愚人節	人堡	桃園遊記	毛光壽

由中國繪畫上的六法論談到繪畫上的幾個基礎問題

李長梅著

序言——六法論的起源——六法論的幾個階段

六法論對於歐洲繪畫的影響——近代繪畫理論上的根據——近代畫家應走的途徑及應持的態度

序言：自我從事藝術到現在雖然有十幾年的工夫也可以說我自小就醉在藝術的夢境裏，終日在「藝術的」堂前徘徊着，我深受文人畫派的影響，所以不像畫院派那末形勢化；不過在我國的畫家很喜歡講方法論，造成了傳統之風，不肯追求繪畫的理論，所以研究中國繪畫的人都感到種種困難，理論上沒有系統的記載，幾乎成了一種不可言傳的一門東西，研究的人只有自己理會，自己探討，只知道應當如此，而不知道為什麼如此，有很多的從事繪畫的同志，跑到我家裏同我討論，我有時把我的一知半解的意見告訴他們很高興的回去了，認為這是莫大的收穫，實在的中國的幾個藝術學校也可憐的很，只可說他是職業教育，談不到什麼藝術教育，在文化落後的中國裏的這種現象我們認為當然的事；我們以為這是太可惜的事情，從事藝術的同志們；我們只有認真去探討，認清藝術的目標走上藝術的正途，培養藝術家，復興中國藝術，這是我們藝術界的工作；六法論在中國繪畫上是甚

早的正式有系統的理論，所以由此談起。

六法論的起源：談到六法論的起源須先知道六法論以前所有的畫論，中國繪畫理論受到幾個人的影響始：莊子，韓非子，劉安，張衡，王廙，顧愷之，宗炳，王微，他們對於繪畫主張我們看一下

(一) 莊子他主張畫家不能拘拘於禮節之中的，應當任其自然感興，超越社會的習慣而完成他的作品，不是從「應」一對一中求他的價值，而是從物中求他的價值，他很尊重作家自由和作家忘記了社會拘束而沒入於自然如他莊子外篇田子方篇言及一段「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辨而立，祇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儼然而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礴，諫，君曰：『可矣，是真畫師也！』」

(二) 韓非子他注重寫實，凡常見的東西，難以描摹逼肖，理想之物易於討好，如韓非子中說：「狗馬最難，鬼魅最易，狗

馬人所知也，且暮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形，無形者不可觀，故易。」

(三) 劉安他對於繪畫的理論，主張全體貴於細部，統一調和論的出發點，如他說：「尋常之外，畫者雖毛而失貌。高誘注曰：「謹悉微毛，留意於小則失其大貌。」(淮南鴻烈解)

(四) 張衡他同韓非子主張「那」，要求寫實，後漢書張衡傳載：「畫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

(五) 王廙他是王羲之的叔父，他主張作品是人格的表現，畫家須以人格修養為藝術的始基，他說：「余兄子羲之，書畫過目便能，就余請書畫法，余畫「孔子弟子圖」以勸之。畫乃吾自畫，書乃吾自書，吾餘事不足法，而書畫固可法；欲汝學書，則知積學可以致遠，學畫可以知師弟行己之道。」

(六) 顧愷之首先倡「力的表現」，也可以說是活潑精神的表現，他對於自然的興趣很濃，講「骨法」：「鑿圖」：「用筆」，我們可以從他的論畫一文見出他的主張，載在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中，有關者我們拿來參考一下：他說：

列女，刻削為容儀：不盡生氣；又插置丈夫支帶，不似自然。然表皆俯仰中，一點一畫，皆相與成，其艷姿及尊卑貴賤之形，覺然易。」

「周王，重綰彌綸，有骨法。」

「伏羲神農，神屬冥茫，居然有得一之想。」

「漢王有天骨，超籟高雄，覽之若面也。」

「孫武，骨趣甚奇，專其置陳布勢，是達畫之變也。」

「壯士，有奔騰大勢，恨不盡激揚之態。」

「東王公，居然為神靈之器，不似世中人也。」

「七佛……：……有情勢。」

「北風詩，美麗之形；尺寸之制；陰陽之數；纖妙之蹟；世所並貴，神儀料心。未學詳此，思過半實。」

「豬輕車詩，作賤人似人騎，處置意事既佳，又林木雍容調暢；亦有天趣。」

此外魏晉勝流畫贊「和書袁宏山記」二文：偏重技巧方法的給予我們的理論資料較少，暫且不談。

(七) 宗炳他是士大夫畫家的先驅，受道家思想的影響很大，他注意的四件事，「道」：「神」：「理」：「形」：他以為藝術家所感受自然的精，和聖人以精神感物，是一樣歸結於道的：繪畫之任務在使自然審識於尺幅，鑒賞者從尺幅中，再感到畫家所感到的偉大的自然；藝術的創作和鑑賞都是求生命之充盈，精神之自由的開展。他在畫山水亭一文中完全表露出來，錄在後面：

「聖人含道應物，賢者澄懷味像，至於山水，質有而趣靈，是以軒輊凌孔廣成大塊許由孤竹之流，必有觸嗣具次貌姑箕首大裘之遊焉，又樞仁智之樂焉。夫聖人以神法道，而賢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樂：不亦幾乎。」

余舛懸處衡，契闔荆坐，不知老之將至，視不能凝氣息身，傷跖石門之流，於是畫像布色，構茲雲嶺。夫理絕於千古之上者，可意求於千載之下：旨微於言象之外者，可心取於畫策之內。况乎身所盤桓，目所綢繆，以形寫形，以色貌色也。且夫崑崙之大，矐子之小，迫目以守，則其形莫覩；迴以數里，則可於圍寸障。誠由去之稍闊，則其見彌小，今張繪素以遠映，則崑崙之形，

可圍於方寸之內。豎劃三寸，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體百里之迤；是以觀畫圖者，從患類之不巧，不以細小而累其似，此自然之勢。如是，則嵩華之秀，玄牝之靈，皆可得一圖矣。

夫以應目會心爲理者，類之成巧，則目亦同應，心其俱會，應會感神，神理理得，雖復求幽巖，何以加焉。神本無端，摛形成類，理入影迹，誠能妙寫，亦誠盡矣。於是閒居理氣，拂鬪鳴琴，披圖對對，坐究四荒，不遠天厲之叢，獨應無人之野，峯岫隱隱，雲林森渺，理實映於絕代，萬趣融其神思，余復何爲哉？暢神而已。神之所暢，孰有先焉。」

(八)王微他的思想多半從身經和樂記裏胎化出來，自無可疑的。如他主張繪畫以靈魂爲中心。靈動的動態。繪畫所給予的快感，和人沒入自然冥合神明同樣地偉大深刻。

王微的敘畫說：

夫言繪畫者，畫求容勢而已。且古人之作畫也，非已按城域，辨方洲，標鎮阜，劃澆流，本乎形者融，靈而動變者心也。靈無所見，故所託不動，目有所極，故所見不逾，於是乎以一管之筆，擬大廈之體，以判軀之狀，畫寸眸之明，曲以爲喜高，趣以爲方丈，以交之畫，齊乎大華，柱之點，表夫降華，眉額頰輔，若宴笑兮，孤巖鬱秀，若吐雲兮。橫縱縱化，故生動焉。前矩後方，而靈出焉。然後宮觀舟車，器以類聚，犬馬禽魚，物以狀分；此畫之致心。望秋雲，神飛揚，臨春風，思浩蕩，雖有金石之樂，珪璋之琛，豈能彷彿之哉？披圖按牒，效異山海，綠林楊風，白水激澗，嗚呼，豈獨運諸指掌，亦以明神降之，此畫之智也。」

六法論的幾個階段，到謝赫就提出了六法，綜合以前的畫論系統的述論，繪畫優劣的標準這是第一個階段，他說：「雖有六法

，罕能盡該，自古及今，各善一節。六法者何？

- 一，氣韻生動是也，
 - 二，骨法用筆是也，
 - 三，應物象形是也，
 - 四，隨類，賦彩是也，
 - 五，經營位置是也，
 - 六，傳移模寫是也。」
- 劉海粟先生說：「所謂六法，若是視爲繪畫的要素，我們可以歸納四種：

第一，筆致——骨法用筆，相當於 Touch 一語。

第二，寫實——應物象形，隨類賦彩，相當於 Realism 一語。

第三，結構：經營位置，相當於 Composition 一語。

第四，模倣——傳移模寫，相當於 Imitation 一語；及涵有

「再現」(Reproduction) 的意義。

在布郎恩 (P. Brown) 安脫森 (Anderson) 他們兩位說中國

之六法傳自印度，佛畫中有沙達加 (Sadanga) 的六條：

一 現象的認識

二 正確感覺，尺度與結構。

三 形體上情感的躍動。

四 典雅的侵入，藝術的表出

五 象形。

六 筆與色之藝術的使用。

當然我們知道中國的六法之說，早有所論，中國受印度的影響或原指思想上而言，的確自從佛教傳入，中國老莊之學特盛，

中國之六法論同沙達加的六條，在民族的個性上看，有許多異處，由此証明，六法論並非傳自印度。自從謝赫樹立了六法之說，繼起的人也不在少數，最值得注意的是姚最，他的主張比較謝赫客觀些，很注重於傳統而輕於創作，他著有續畫品，先看他的序文：

「夫丹青妙極，未易言盡，雖質古古意，而文變今情。立萬象於胸臆，傳下祀於毫穎。今之存者，或其人冥滅，自非淵識博見，熟究精粗，愜洽蹄客，方窮至理，但事有否泰，人經盛衰，或弱齡而價重，或壯齒而聲過。故前後相形，優劣舛錯。長康之美，擅高往策，矯然獨步，終始無變，有若神明，非庸誠所能效；如負日月，豈末學所能窺。苟衡曹張，方之蔑矣，分庭抗禮，未見其人。謝陸聲過於實，良可於邑，列於下品，尤所未安。斯乃情有抑揚，意無善惡。」

他對於筆致也非常注重，看他下面幾句話

評湘東殿下云：「遺物援毫，造次驚絕。」

劉劉瓌云：「少習門風，至老筆法不渝前制，係韻精研，亞於其父。」

評謝赫云：「工操筆，黠刷研精，意在切似。……至於氣韻精靈，老翁生動之致，筆路纖弱，不調難壯之懷。」

評蕭貫云：「含毫命素，動必依真。」

評沈粲云：「筆迹調媚，專工綺羅。」

評袁質云：「筆勢適正，繼父之美。」

他對於寫實的見地：

「畫有六法，真仙為難，王於像人，特盡神妙。」

評沈標：「雖無偏損，觸類皆涉，性尚鉛華，甚能留意，雖

未臻全，殊有可觀。」

評謝赫：寫貌人物，不俟對看，所須一覽便工操筆，黠刷研精，意在切且，目想毫髮，皆無遺失；屣履履鞋，隨時變改，直眉曲髭，與世事齟；別體精微，多自赫始；……中興以後，象人莫及。」

評毛惠秀：「其於繪事，頗為詳悉，太自矜持，翻成疏純。」

評張僧繇：「善圖塔廟，超越羣工，朝衣野服，今古不失，奇形異貌，殊方夷夏，實參其妙。傳書作夜，未嘗厭意。……然聖賢龐鬪，小乏神氣，豈可求備於一人。」

評釋寶鈞，聶松：「無的師範，而意真兼俗，賦彩鮮麗，觀者悅情；若辨其優劣，則僧繇之亞。」

評僧珍，僧登：珍乃易於酷似，覺豈難負析新。……若品其工拙：蓋釋站之流。」

他對於構圖的見解非常簡單，只是主張：構圖的真巧，必由筆致傳出。

他對於模倣也很注重，當為述而不作的東西。

他對於氣韻生動主張，真仙為難，六法論到此，可以算作第二個階段。

第三個階段，就要述張彥遠。他是一位士大夫階級的畫家，同時他又是禮教之宣教者，完全成為貴族藝術，而忘掉為人生而藝術的意義。

他曾經在在畫畫之源流中說過幾句話，「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進。發於天然，非由述作」。又有「觀畫者見三王五帝，莫不仰戴；見三季異主，莫不悲惋；見箕臣賊嗣，莫不切齒；見高節妙士，莫不忠食，見

忠臣死難，草不抗節，見放臣逐子，草不嘆息；見淫夫妬婦，莫不側目；見令妃順后，莫不嘉貴；是知存乎鑒戒者，側衷也。」

他是第一個趨向天趣之路徑的人，他論調是「神人假手」「合造化之功」，關於此點乃其就創作上的主張，至於批評的論調，顯然是士大夫階級的享樂主義的代表，他在論鑒識收發購求闕玩中說：

「余自弱年，鳩集失道，鑿玩裝璜，畫夜精勤；每獲一卷過一幅，必孜孜茸綴，竟日寶玩。可致者必貨，弊衣糲食，妻子僮僕，竊竊嗤笑；或曰：「終日爲無益之事，竟何補哉？」既而嘆曰：「若復不爲無益之事，則安能悅有涯之生。是以愛好愈篤。」

在張彥遠以後，繪畫很盛，自唐而宋，論者備生，如蘇東坡，范成大，周密，米芾，韓拙，郭熙，黃休復，劉道醇，董道，李薦，李成……皆有所著。其所論者多涉諸鑒賞正偽，有郭若虛者作圖書見聞志對於氣韻，用筆有所論及，他在論製作楷模中說：「畫衣紋林石，用筆全類於書。」「畫山石者，多作鬚頭，亦爲凌面，落筆便見堅重之性。」在論用筆得失中說：「凡畫，氣韻本乎遊心，神彩生於用筆，用筆之難可識矣」「自始及終，筆有頓挫，逆絳相屬，氣脈不斷，所以意存筆先，筆周意內，畫盡意在，像應神全。」「夫內自足然後神閒意定，神閒意定則思不竭而筆不困也。」「畫有三病，皆擊用筆。所謂三者，一曰「版」，二曰「刻」，三曰「結」。以至於今，關於六法仍持此論，即可爲現階段矣。

其次再談到六法論的影響於歐洲繪畫，在中國六法論正盛的

時候，唐宋時中國一般畫家都主張，超自然的，自我的，心靈的，力的表現，漸漸的由古典主義走浪漫主義的開端，特別畫人像，風景，各種繪畫，和雕刻的範圍裏，離開集團藝術而唱導出個性的權利，這就是文人畫的起源，同時在歐洲十三世紀的時候，也有一種特別新鮮的藝術欲望覺醒，那是「戈爾克」(Goltz)的藝術欲望。那些大的壁畫都分成單獨的局部畫那偉大的，羅曼式的 (Romanesque) 壁畫時代過去了，開始了一種單個靈魂的描寫，一種私人生活的心理藝術。開始了超自然性和人性的決算，以後緊接的就是文藝復興，因爲受了人文主義的影響，在歐洲畫家中產生了一種剛健的，最高級的寫實派，一種投入神和人，和過分人性的深處的精神，非真實成爲真實，表現超自然和自然同樣的深處。這種大的改變，當然是受東方文化的影響，近數十年來的畫家不但在思想上受東方文化的洗染其技巧方面也很講求，如表現派畫家的構圖和用筆，完全受中國繪畫之六法論的傳授。

近代繪畫理論上的根據，近代思潮之來源的問題很複雜，最重要的兩個主幹一個政治思潮同文化思潮，再一個就是經濟方式的改變，在過去只是尚精神的，而不尚物質的譬如：

(1) 柏拉圖 (Plato) 說：「藝術是自然底模倣」(imitation of nature) 又說：「藝術是自然底改造。」

(2) 勒新 (Lessing) 說：「藝術是自然底完成」(Completion of Nature)。

(3) 席勒爾 (Schiller) 說：「藝術是理性和感性的調和」(Limit)

(4) 謝林 (Schelling) 說：「藝術是叫無限的精神寄托在有限的自

然中。

(5) 黑智爾 (Herz) 說：「藝術是絕對精神底直觀表現。」

(6) 叔本華 (Schopenhauer) 說：「藝術是叫我們把現世底苦痛忘記掉底一時的解脫劑。」

(7) 托爾斯泰 (Tolstoj) 說：「藝術是傳達人底感情底手段。」從此可以看出一般的意見，在印象主義者以為「藝術是自然的影子。」在表現主義者以為「藝術是主觀底客觀化。」根據柏拉圖的「自然底模倣」論者，有伏德羅 (Diderot)，包姆加敦 (Baumgarten) 哈特曼 (Hartmann)，斯賓賽 (Spencer) 以致最近有塔爾德 (Tarde) 席勒爾之「理性感情調和論」，繼借者有阿倫 (Allen)，朗格 (Lange)，布拉文 (Brown)，格羅斯 (Gross)，表現主義之倡者赫爾因 (Hirn)，主張藝術是發表自己的有力普斯 (Lipsa)，經曼 (Mannan) 在他的現代底美學 (Ästhetik der Gegenwart) 中，把藝術底真意一元論的起源說最根本，他在近世論畫者中佔佔有極重要的位置。

總而言之，藝術都拿美作標準，不過按目的來說可分作「為藝術而藝術」和「為人生而藝術」，為藝術而藝術論者，多偏重理想，偏重主觀的，如至上主義者，唯美主義者，就美主義諸類，均以此為出發點，在勒新雖然把藝術底本體，看做拿快樂給人的；然而他說藝術的快樂，是特殊的，他必須是美的，假如無論是如何的種類，是快樂，就可以做藝術的目的，那麼美，就要和普通功利主義論者，無任何區別，像這樣，就不合理。藝術要絕對是藝術，假如像噬使藝術宗教，道德，政治以及其他的方便事情，這個就失掉藝術的真生命。藝術，假如不是保持他絕對的獨

立，就斷不能夠保持自身平等和永久不朽。他又說，藝術的目的，只有美，另外甚麼東西也沒有，「美」在藝術家是最高貴的範疇。他像如此主張藝術的獨立，就是他拿美做目的之外，甚麼東西也沒有拿他做目的的事情，脫離真實的束縛。顯然地這是唯美主義的論調。

在一七一七年至一七六七年中間，有芬克爾門氏主張藝術是形式的美，理想的美，表現的美，三種美的聚合，這種論調無異的，就是唯美論者。

其至上主義者的代表就是在一六七〇年至一七一三年間的沙甫慈白里氏，他說美的東西是和諧的配合，而配合是真實的，真實是有趣的，好的美僅為精神所認識，美善一源，超越人生的，美的，即為藝術的目的，以自衛及社會的情感為基礎。

在一七四一年班爾昂德萊說：「藝術是至上的，美的，美只有三種：上帝的美，自然的美，藝術的美。」

為人生而藝術論者，極端倡者即托爾斯泰氏，他說藝術究竟為誰，只有為人而有藝術，大眾的藝術，不是虛偽的，淫靡的，貴族的藝術，在他的藝術是甚麼 (What is Art) 書中，對於現代的藝術，專門崇尚美成的人，只是藝術上的墮落。

其次是麥希特 (Meier) 他是主張美是貫通道德精神的暗流，藝術的功能是一方給予人類一種娛樂，一方給予人類一種教訓，藝術的真正價值是以其不是教訓而判定。

主唱民衆藝術者，有羅曼羅蘭 (Romain Rolland) 出於托爾斯泰氏之論，更克魯泡特金 (Kropotkin) 力倡勞動藝術。

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藝術的思潮非常澎湃，如浪漫主義，實在主義，印象主義，理想主義，自然主義，立體主義，未來主

義，野獸主義，壁壁主義等等。

浪漫主義是富於想像和情感，排斥古典主義的客觀傾向，而尊重主觀，提倡個性的發展，主張深情神祕奧妙，想在絕對自由無羈無縛的大自然中，實現奧妙的生涯，不肯爲一切不自然的社會，法律，政治的組織所拘束。

實在主義，亦名寫實主義，注重客觀真實 (Realism) 把客觀的形態，一一描寫出來，絲毫不難以主觀的擇選和修正，求畫與物體一致。

印象主義，以畫家的印象 (Impression) 爲中心，畫家本人對於客觀事物最初所得的印象，描寫之，至於描寫的結果，與客觀的事物一致與否，却一概無論。即中國繪畫上的寫意畫，不求工整，只重印象。

理想主義，以畫家本人主觀的理想爲主，不求客觀之與實體一致。畫家可任意左右，全然不受客觀物體的拘束。

自然主義，是主張野外寫生，畫應與自然一致，不但光與色須正確描寫，且能與自然親近，借以無言自然之真美，美術是發達於自然，決不能與自然隔絕。

立體主義，同點色主義，同爲現代新產生的畫派，立體主義子立體最能代表美的真的東西，點色主義，以有一點一點的顏色，表美的力量大於整片的顏色。

未來主義，以畫家的幻想來描寫人生，亦可稱超時代主義。

野獸主義，自從大戰後，一般的思想都趨向於由繁而簡，野獸主義即是以簡單色彩，給予一種熱烈的情緒，完全是大戰的反映。

嗶嗶主義，即虛無主義，只有意而無形體，表現的方法是以

文字和線條或點。

關係近代繪畫理論很多，派別也各有差異，我們可以找他的共有的東西，美術家的態度，是超越的和猛進的，美術家的生活，是理想的精粹的，美術家的使命是神聖的和偉大的。這是近代繪畫理論上的根據。

近代畫家應走的途徑和應持的態度，在我們將要確定應走的途徑的時候，我們應當對於繪畫的自身究竟是個什麼東西，換一句話說，就是繪畫須具有什麼條件，我列在下面看：

- 一，美的。
- 二，情感的。
- 三，象徵的。
- 四，調和的。
- 五，想像的。
- 六，主觀的。
- 七，直覺的。
- 八，尚質的。
- 九，普遍的。
- 十，興奮的。
- 十一，人格的。
- 十二，自由的。
- 十三，表現的。
- 十四，節奏或規律的。
- 十五，創作的。

繪畫的目的，是在求真，求美，繪畫不但在物質上求真，求美，求善，同時在精神也有同樣的要求，物質的東西必須依科學的方法，在十八世紀德意志的溫克曼倡精神科學，繪畫既然是一種精神上，求滿足欲望，當然非依科學方法不可，追求其關係性，色彩關係，線形的關係，走入科學的途徑，這是我們應走的正途。

應持的態度，我們已經認識繪畫不是一種衝動的舉動，完全是有意識的，而且同物哲學一樣重要，我們認真的，忠誠的走進藝術之堂，勇敢的創作，銳敏的觀察，造入羣之幸福，這是我們從事繪畫者所應有的態度。

長掛寫稿于北平美術

文言白話拚詆的善後

謝仁甫

——二十年來的最後宣判——

科舉廢在一九〇四年，廢後影響到文學園地，這從中便無端地發出好大的剝葛和轉移，這種剝葛和轉移就是所謂「文言對白話」，居中歷了數年的工夫，以致打了無數場的筆墨官司，結果白話方面宣判勝利了！

自從白話文學的開端在一九一六年到了一九三六已有二十年的顯然歷史了！在發起這白話文學的先聲、中期、和最後的成功，一面在提倡着，一面還有很豐足的領導文字并實地之創作創記出來，各人不但目視眼見，我想恐怕各人還定要有相當的實驗呢，所謂提倡的發放有文學革命運動，文學改良獨議，歷史的文學觀念論，我的文學改良觀，建設的文學革命論，新文學之建設與國故之新研究，新文學觀的建設，新文學之使命，革命與文學，國學運動的我見，又所謂領導和創作有新青年，東方雜誌，小說月報，狂人日記，文化運動不要忘了美育和報紙上的影響如上海的星期評論，如建設，如解放與改造，如少年中調，這些都是一種根柢的東西，直到今日幾乎國內所有的作家與作品，大多全是白話化了，好像把那一部分的舊式文言學究用理治與事實壓倒得

再翻不起身來！白話文學運動成功以後，除了運動人們的躬自苦幹，此外只有少數的聰敏人是正牌的覺悟了！是接着打鬚鬚！再有就是那盲從者和仍然無數的不知不覺的人們，這些人們宛然是如此這般大吹其什麼『駢儷文』，『聖賢書』，『聊齋』，『趙錢孫李』……吹個不亦樂乎，雖知他們却還常常又彈弄着些污垢淫浪的肉麻白話文字來，關於此等人，我暫把他列為第一類人，又如一部份人，他們只肯講寫幾句『的』了；『拉』；『麼』；『的』玩藝，以為崇尚時髦，和會應付現代的新思潮，同時他們又都把那中國歷代的一部份純美精粹之作品，也簡直是一概而論之一脚踢倒，凡是見着古代的作品，只如遭到了苦藥一般的怒視着，這樣列為第二類人，還有一些人，他們仍舊是蹲在那『至聖先師大成』的牌位下，去含着滿口的滑泥澆硬的死腐文字，把現代白話文學勝仗的旗幟和符號也許他們沒有鑑到，不，他是有意意的把現代白話當了文學胡鬧中無骨的泡影，這樣列為第三類人，依我個人的正確觀來，關於這樣第一類人，他們本身却以為自己是『上無古人』，『下無來者』的卓然不凡，他們是既讀古書（文言）又讀今書（白話），所具的本領倒使人欽仰，倘真如此幹去，到

也不錯，那知他們大多均被引入邪途，播弄的一些尚麻無脈的文字，又那堪有文學之價值，這第一類人今天聽說有人崇尚古文，他這類也便捏捏的跟着去崇尚古文，明天看見又有人造白話作品，他也便跟着去學造了！這無異的他們直是一派『尙等盲從』；第二類人真是超過時代化的預料了！這類人整天只是讀過幾冊新小說白話報之類，他們却沒有見過中國歷代而不可多得的傑作（如元稹，黃庭堅，楊萬里，陸游，施耐庵，趙雲萍，吳敬梓諸人之作品是，）他們無論怎樣，只知眼前的一點，而不知所以造有眼前這一點的原因和真諦，把先人們留下的傳家寶都丟了！敢肯定他們這一流決不是中國文學史上的識者，不然，他們便是『盲從過於深淵』！最後便是第三類人，這類人想必是死不退讓的守舊派；關於守舊派的形色，這裏我也不必多費口舌了！——關於這種校正時代病態的問題，却是即時之急務，因為時代文學之良窳，不只是影響到團體文化之流動上，而又影響到文化創造之精神上，不只是影響到文化創造之精神上，而又影響到文化創造之價值，所以關於文言白話二派，在今日文學境內，認為倘有研究的價值和需要！

白話運動之結果，在民九年十年居然把『白話』公然當作『國語』了，（有歸功於中國讀音統一會所創的三十九個『注音字母』，以代『反切之用』，有歸功於由歐阿借來的『一付新式標點符號』，到民國十一年才將全國的國文改用國語，）哄哄烈烈的鬧個高呼遠叫的充滿人人的耳目，明哲的一部人全都甦醒和覺悟了，惟到今日尚有無數的人，仍然是在迷惑守舊不釋，也許因為所謂『中深太深』，也許因為所謂『思想深淵』，總是諷刺着是文言？是白話？却是處在一個模糊迷木中弄個不清，於此，這

種問題亦須視有繼續討論的必要。

本來文言白話雙方的對抗，已有很多的理解答案出來了，在這不妨把它總納起來再評論一下：

簡單來說，白話文就是以今人時尚的文字，直接來描寫今人思想和事實的文章，文言文乃是以古人古老的文字，間接來描寫今人思想和事實的文章，如此我們可以鑰到白話文乃是一種大衆化地『直接了當』的一種東西，文言文却是一種間接地『翻騰波折』的東西，假如我們應用文言去應世，不論是讀者作者，全都脫不去翻易古今文字的大麻煩，這種大麻煩可以耗費幾河沙數般的可貴的人生時間，可以減少人生多少事情，更是處今日千里科學虎視的時代，倘是人人仍在消磨很多時間去播弄時代空洞的文言文，那時中國在競存結果，必會被淘汰的！所以中國欲打算在今日科學時代生存一天，這白話文便一天不可缺的，現在我挑出兩個胡適先生的建設白話文學革命的證例，可供們證參考：

一、意國——五百年前，歐洲各國俱有方言，沒有『國語』。歐洲最早的國語是意大利文。那時歐洲各國的人多用拉丁文書寫通信，到了十四世紀的初年，意大利的大文學家但丁（Dante）極力主張用意大利語來代替拉丁文。他說拉丁文是已死了的文字，不如他本國俗話的優美。所以他將自己的傑作『意語』，全應用托斯堪尼（Tuscany）的方言……後被人稱為『神聖喜劇』，不久便成了意大利的標準國語，後來的文學家鮑卡嘉（Boccaccio）和洛倫查（Lorenzo de Medici）諸人也都用白話國語作文學，所以不到一百年，而意大利的國語便完全成立了。¹

二、英法——……現在流行全世界的英文在五百年前還只是倫敦附近的一郡方言，叫做『中郡土話』……後到了十四世紀的由年，出了兩位大文學家

1. 一個是趙與 (Chaucer, 1340—1400) 一個是威克爾夫 (Wycliffe, 1320—1384) 趙與做過許多詩歌，散文都用這『中部土語』。威克爾夫把耶教的舊約、新約也譯成『中部土語』。有了這兩個人的文學，便把這『中部土語』變成英國的標準國語……到十六十七兩世紀，瑞士比亞列伊里沙白時代的無數文學大家，都用國語來創造文學。從此以後，這一部分的『中部土語』不俱成了英國的標準國語，幾乎成了全地球的世界語了！』

關於意大利之廢拉丁文而倡國語，最可供吾國人之研究者，若同中國之棄古文而代白話無異，因為時代逐漸進步，學問的內容複雜了，文化的包羅擴大了，可是實際上，時光流動得迅速，絕不容我們用許多時間來摹仿拉丁文和古文，去應世應人應己，所以意大利人之孫拉丁文為國語，和國人之棄文言為白話，二者並若，乃事理之必然毫無足怪。又英國話語之歧雜而改為『中部土語』，乃與吾國之『統一國音之國語』亦分寸不相謬別，蓋語言文字之無界限，不獨一國然，在世界紛邦上之協和亦莫不然，今日世界文化之流動性，非為拘泥者托，故世界各國之文字作品內往往有嵌入異國之文字者，並非含有雜飾之意，概大半悉為己之所缺，迫而借用，(例外又有圖其敏捷簡便或美術或技術而借用之)以致近代之世界語出而代之。如此諸君便可明了白話文學的梗概了。

究竟今日『文言』『白話』之互相對待，我們是應如何下個觀維

恭則壽

着，如何下手利用着，這便公然的成爲文人目前唯一觀查和問題，無

論是在文學上或文字上……前此曾有人編定新文壇叢典以來之文字利用，可略分爲『文學之文』與『應用之文』兩大派別，觀其寓意之分明固佳，但余謂括此二者，尤宜有一『美術之文』，而入，方爲夠數，因為新文學之接事乃由舊文學而來的，尤如事物之有新而由舊，有舊而由新之謂，觀之新文學任憑他是怎樣茂盛，而舊文學的影子却是留個千古不朽呢，如此只若文學一日存在，則舊文學的留跡留記一日有着，可是將來決不致各個人視任何舊文學均爲遺棄，既不均均認爲遺棄，則其托附的印象自有，如此又是多多少少總不能不反映到當代文學上去，把這種反映上去的東西，最好是并入『美術之文』一派裏，至於在今白話文學時代裏，『美術之文』除了利用當然的白話以外，尙可將一部分之文言美術文列入之，又此三者用意的周密釋示，可如下列：

●『文學之文(文學的)』！今日的文學『以白話爲正宗』的由來，一而是由新文學建設的產生，另一方面就是由破壞舊的下手，破壞的意義乃在攻擊，期望白話文學成功快些而已，並不是把任何舊代文學處於儘量毀滅，因為舊代的文學裏早已能找出很多的白話文根苗來，例如施耐庵的小說割記作品，唐宋的白話散詞，元朝的戲曲與明清之傳奇小說均是，尤有適於古今人選讀的必要；關於今日白話文學之重大趨向，約什七八基於小說爲主腦，但我並不以爲凡是白話小說均含着現代文壇的價值和新的生命，因為利用現代文字可以速織成現代有生命價值的文學小說，同時也有很多不能成爲現代有生命價值的文學小說，既或是歷世割記；文學之文不只包含小說一宗，外如詩歌戲曲割錄亦可治納其中；關於今日白話作品，實際看來，尙另有一個文言白話相互混雜的問題，一般新的文學作家，寫作裏而往往仍有採用文言混

這少許，又文言作家處在今日也往往以白話體材和字句來寫著，這種原因是在文言白話的本能各相長短，可是今日利用少許文言的地方勢必出於微妙精明，蓋爲白話所不及者，可是利用尙可利用，但必求減底其生澀崇老之襲氣爲妙，不然則變爲兩端界說說的折衷派了！對於這個問題的解難，予於劉半儂博士的遺著中可以找出一節相仿的釋惑如下：

「……文言白話可處於對待的地位何以故，曰、以二者各有所長，各有不相及處，未能相廢故、……但就字目譯述之釋經言之、往往同一語句、用文言一句、即明、用白話則二三句猶不能了。解是白話不如文言也。然亦有同是一句、用文言竭力做之、終覺其呆板無趣、一收白話、即有神情活潑、一呼之欲出之妙。則又文言不知白話也。今既認定白話爲文學之正宗與文言之進化、則將來之期望、非做到『言文合一』或『歷史語言而用白話』之地位不止。此種地位既非一蹴可幾、則吾輩目下應爲之事、惟有文言與白話於對待之地、而同時對於兩方面力求進行之策、進行之策如何、曰於文言一方面則力求其淺顯使與白話相近（如『此是何物』與『這是什麼』相近、此王堯時先生說。）於白話一方面、除竭力發達其固有之優點外、更當使其時收文言所具之優點、至文言之優點盡爲白話所具、則文言必歸於淘汰、而文學之名詞、遂均白話所獨據、固不惟正宗而已也。或謂白話爲一種俚俗粗鄙之文字、即充分進步、至於施費之地、亦未必能取價高難之文目而代之。吾謂白話自有其崇高難處、即費之文亦僅能稱樂於趨費之世。吾人自此以往、但能發除輕視白話之謬見、即自此研究文言之工夫研究白話、雖成效之遲速不可期、而吾輩理想中之白話新文學、恐尙非越趨越所能夢見……」

◎應用之文（應用的）——在人生的美感要需精神的，物質需要（物質的）以外，便是那記載與指示爲兩大動機，此兩大動機在生活所謂之應用，在活之文字上謂之『應用之文』但只可算作應

用之文字，而不得免強生謂之有文學價值之涵致；蓋『應用之文』的本能，不外是要把個人對人所見所想的任何經歷！——一切勝敗的、真偽的、美醜的、善惡的、一些事實和思想用文字披露出來或是現給別人看，或爲自己所得，或是與別人討論，只是述說明白割記清楚便可了，決是無須在文上加些什麼花紋和影料加飾者，因爲若有過分的加飾，不獨是使授者多於白費心血，反在受者地位可增無限麻煩，甚至或當不讀，所以這種別認必處於刪去，而使『白話文』代『應用之文』，總觀世人之事如此其衆，所據應世文一旦改用白話文，則可減殺如此其衆間接翻轉的不便，此誠世人解放之一幸，惟一部之美術文則另當別論；又不只應用文今日如此，在歷代作家亦已常感文言爲文之不便了，蔡元培先生考證的論說中有『……司馬遷的史記不是最有名的著作麼？他記唐虞的事，把欽字都改作敬字，克字都改作能字，其餘改的字

蘭香載芳潤
敲性多溫純

丙子正月

徐啟圖

很多，記古人的事，還要改用今字，難道記今人的事反要用古字麼？又如六朝人喜作駢體文，但是譯佛經的人，別創一種近似白話的文體，不過直譯印度文與普通話不同罷了。後來禪宗的語錄，就全用白話。宋儒也是如此，可見記載與證明，應用白話，古人已經見到，將來的人，自然更知道了……這確是中國古代最可貴的幾端先聲呢。

三、美術之文（美術的） 人生除了運動的生活以外，便唯有美感可以調和人生，在時代的文學上，不僅嚴正的成品可以博得價值，而另一種的『美術之文』同時也可博得另一種的價值，這種價值的限界却是很廣，在世界上沒有它的中外，在時代上沒有它的古今，我們承認凡是美術品，往往新的長處常不逮舊的好，本國的美術品或是不逮外國的好，譬如雕刻近代不如古代，譬如碑帖唐時的不如魏時的，魏時的又不如漢時的，此國的文章不如彼國的美妙，彼國的也許常不如此國的美妙，故這種穿插終必自無古今中外的，在哲學上所謂之『時代錯誤』並不是專專發藝而對『美術之文』的，『時代錯誤』並不是專專發藝而對『美術之文』的，『時代錯誤』乃是對時代的思想和活動的實體操行而言，所以『美術之文』常是超絕於流動的地步，不致被為棄絕。此外『美術之文』又決非以娛樂讀者為文學之目的，乃是文人獨受了奇異殊妙的事理，而產出一種同樣的奇異殊妙的文學來，是自然的流露，在文學上之高尚任命與自然的真實價值，自不待言，如此也決不致被視為掃地以盡。譬如某人爲了他一生所遇之最意投敬佩的人的逝後，作了一套掩抑的歌詞憑弔那亡者，這種歌詞決不是痛癢無脈的不彩美文學平平地陳抒出來，他直是嗚嗚悽悽那亡者生前的殊才，到了懷感得深刻無際，當他下筆揮寫這套歌詞，總覺得一般通常的文詞，是難以配飾組成亡

者的特異與作者的悲哀，所以他竭力探造一種美術之文詞，來輔佐這事的本來和餘音，這便是它必然淵源的一種，關於『美術之文』的範圍，大約如歌曲、挽詞、劇本、碑銘、歌謠往往均可爲適宜的美術之文，雖然這些東西常可分視爲文學之文的體材；在今日白話文學暢行之下，美術文作者可以儘量採納而不可免強，白話作品有其價值，同時美術之文換用文言之文亦有其相同之價值，或有不只相同之價值生出，所以因此便是美術之文的第一個大特點。蔡元培先生說：『現在有幾個人能作很好的白話詩，可以料到將來，是統統可以用白話的。但是美術有兼重內容的，如圖畫、造像等，也有專重形式的，如音樂、舞蹈、圖畫等，專重形式的美術，在乎支配均齊，節奏調適，舊式的五七言律詩，與駢文，音調鏗鏘，合乎調適的原則，對仗工整，合乎均齊的原則，在美術上不能說毫無價值，就是白話文盛行的時候，也許有特別傳習的人。譬如我們現在通行的是楷書，行書，但是寫八分的，寫小篆的，寫石鼓文，或鐘鼎文的，也未嘗沒有。將來文言的位置，也是這個樣子……』又說：『……學校的國文，應該把白話文作爲主要，至於文言之美術文，應做爲隨意料，就不必人人都學了……』這便是此題幾些的正確節節參攷了！

另外所當注意的問題，便是在今日白話文學發生時期，一般文人所認定之（一）曰爲文不用典問題，（二）曰爲文不講對仗問題，予謂此二者，仍有接續穿鑿的需要：

一，對文爲『不用典』問題：大凡爲文者，須出於抒衷之自然啟發，却不可攪強與堅決，在文學章句中，不宜專專採用，與

不宜專事避免，前者為屏出古老怪僻的性質，後者為揚展成語與引證的通用，（此即為典之廣狹二義之分斷），可由下列的三條件為目前文人所當懷抱的接合：

(1) 屏絕古典；

(2) 應用成語；

(3) 引喻史事；

關於第一條之醜惡，蓋人所均悉，暫姑不廢話，至於今日為文應用之成語，歸根結源也不過是由廣義之具，而變為今日人人通用之成語（亦往往滴有俚語氣概），如『利器』，『工具』，『矛盾』，等樣，最初亦莫非是典，不過漸漸之習用得通常到極點，所以尙有採納的可能；次者便是引喻史事，當所採納『成語』的時候，最好是挑用引喻的筆韻為妙，在引用史事便是一個文學描抒的比喻，一面又可藉資擴大作者的感情為目的。

● 對為文『不講對仗』問題：此問題與不用典之問題：表面上須視有同歸，描寫文學須依天籟之自然，筆風之活躍流動，如錢君經謂『凡作一文，欲其句句相對，與欲其句句不相對，皆妄也。』——自然，攻擊古文駢儷之弊點，本文開蓋已經論過，茲不再，惟有對仗文句，可使作者失掉所得的風情，欲其句句相對與欲其句不相對，均可使作者懊惱生非，但此處並非說中國歷代無有駢對體文的傑作，不過這種傑作，實是一時代或一文人的平生所最難產生的；所以必須文出自自然，有時可對，有時不可對，乃視作者的習性與所得而自定。

以上二者問題，是論古典與對仗文學的來因和實用的方式，所以凡可用者仍用，不可用者必免，當白話文學革命的初期，一些佈排駢儷與典固之文學，乃是處在被人文擊的地位，勢必退

避一些，但此等文學并非無它的長處，至待攻擊的末期，白話文學居然成了功，所以它的長處便自然而然的將復顯出來，蓋為後期所不可減殺者無疑。

末尾綜上所論，對於文言白話相抱爭執的今日結果，便有水落石出的真貨來，白話文學革命雖早已宣告成功，而另一部分之美術文與應用文，所夾雜之文然氣概（則仍不能滅；又文人有如畫工，在所發放之文學上，不僅圖期詞能答意便了，餘往往復以雕琢文句而為妙飾，不以文言白話為界，尤不以文學之新舊為界，是以構成『美術之文』乃基於斯來。

其他，關於為言施用之處尙有，只因無關至要，也就不便一一臚論了！可是讀者諸君，萬勿忽略，須細細從儼考究，當勿予此文認它立為摹古節段或文言文中與便可。

（完）

藝術小談

人堡

在這入海中的聲浪，現在我曾聞着有所謂為藝術是『窮的生涯』者，究竟，果然？我想大抵他們和藝術標題的理論與事實是沒有迎頭的見過面，也許是隔山片影地呼喊着，不然他們便是枉識這『藝術』兩字的真情哩！或許是對於這個題目的寓意別有錯地呢？我想總使他們有了理論有了批判，那不過是片斷不過是一隅，把立場的客觀和真理弄得獨立殊異了！

大抵人類的智巧在流動着去支持一切，結果形成的實現，割

諸在審美上却有相當的價值存在，這種價值可以滿足生活的需要，這便是藝術的泛意。至於大教育家盧那下斯凱（Anatol Lunacharsky）的論述中，有謂藝術在兩國之論述中，個體性說來將它分為四種：一、如繪畫，音樂，彫刻，建築是也，例如德法等國主之如斯。究竟我們還不能承認這種解釋為滿足，合適，因為藝術本身的天職却是蘊含着很深遠，天地間至大至微茫茫很多的事情是由藝術而產生的，這却是較有廣漠無窮的味調在裏，也決不是臆布出幾類單純的題目可以概括的，復至詩歌，戲劇，舞蹈等等，為人人所孰悉的，亦莫非為藝術的流動，又如浪漫派，樂天派當元流，歸根結蒂亦莫不藏着藝術充向，所以藝術的示為，不只和形式美同流，而尚有心理的求心力，同時也有人世教化的能力，在任何的人群中——匠人，曠夫，文學作家，戲劇表演家，一切，一切，在社會上的人類思想，結果會實踐為動的，由動的而講到生產，生產滿則繁華最，所以藝術是可能的去撼動社會的傾流，分配到社會上去，它並非是死的，又非是窮的！

關於藝術現代命運的探究，亦有盧那下斯凱的說法，他說：要入人類為動機的藝術的企圖，結果，是滿着創造這理想世界之基礎的，造成有進化的構成體統來；但在今日的資產階級的社會制度，尤其將藝術濫用，按他商品化，社會主義亦主張藝術之自由，關此他們又期待着偉大之全人類事元，時間的關係在各資產或階級之爭抗，反映到各個的流動上的活的靈魂之藝術上，乃是各有各的特殊性之形跡可尋，而無產階級之空虛，却是在一向對人類之衝動創造。

歐洲的藝術在過去的途程裏，沿沿到了今日究竟是落後，還是中興還是窮途，要實際來判斷它的良醜，我且不敢說了！例如英國麥倫州的都會，那遺留下古色，風雨凄殘的萊諾斯寺院的建築和裝飾，刻顯需加以整飾之時，能許辦那塵門事項的建築師和彫刻家究竟一位也發覺不到，只可輕輕底放不問，任憑它墮穩得在暴露着，可見得歐洲今世紀藝術頹落之深淺了！總之，這種藝術之需要，決不類畫家那樣一盤的簡單。

但是畫家的眼光卻是另有他們的藝術的，神獸，又總然不與平人左右的——就像畫家們對權特兒的時候，那赤裸裸不掛一絲的少女，却是能挑撥一般人之肉感的，而藝術家却許不然，鈎了幾條曲線，點了幾個點，這張是美的，那時是壞的，他們洵以藝術的態度為嬉玩，平人不只見了肉裸的女性，既或見了由女性寫寫下來的模樣，也同樣會發生肉感的吧？所以藝術家乃是由實體鑑到藝術地，平人則僅能由藝術鑑到實體地，二者殊別，不過如斯！

談到了裸體美的藝術，這存在了中國，正是不容人呼吸的時候，將才解放，雖然稍稍解放一些，然對於裸體美藝術的東西，我認為一般人的鑑賞力還仍是不夠，歐美人士今日對此鑑賞，已經達到了相當的程度，然而我們中國不過只是才從出發點起，所以直到現在，一般還是睡罵愛好裸體美藝術東西的人為色狂或情狂，甚至仍有相當的嘲笑和攻擊，要想提高國人這種鑑賞能力，除非由大眾的觀光限力，自然的流露態度着始，倘若越趨越拘緊不釋，則越是對於這種事情認為嚴重得不得了。一若公開經過了相當時期，使着大眾懷着一種相當藝術美的認識，庶可不致再有發怪怪的鑑賞力了！

十 〇 十
十 〇 十



『修禊事也』的我們

x
x
x
x

在
頤
和
園
裏
—

春
遊

◆
◆



春 節 的 假 期

人 堡

多末美麗啊，那頤和園裏的春色！

從前我不懂得什麼叫遊山逛水，可是那遊逛的機會真多，那時整天的懷抱，把在幾乎都鑽了邱坡，綠水，叢林裏面，立刻間懂得了，這一切機會都跳得疏遠！再想捉？然而只覺得這生命忙道得可怕，一直到了今日仍是正在忙道中呢！想要稍事的脫開這浮怪醉的一刻，去和宇宙的自然親美親美，拚命的也找不到這種所謂暇逸的機會，看看春日又將濃了起來，有如自然界的不自甘心，故意的向我們誘惑而施求，施求我們去視摩，去玩味彷彿我們有了經年的罪，而沒有一刻的懺悔，一時受到了春光



頤和園的春色

的恩育，從中我們往往都跳起來，顧到自然間去沐浴這靈戲之罪！

春假是我們的一個機會，大家都出外去玩，有如又重歸到了當年，把暫時臟袋裏的一切都丟得無可追求！

……偶而得到了一些海岸上的布景，蚌壳啦，水草啦，以外什麼物質東西都沒有，天空中惟有層層的浮雲，眼前又只是所謂那後浪吹前浪的海水，搖頭弄尾的旋轉着，浪浪着，搖清鮮的空氣裏覺得靈感上得着了舒快



偉大。

二

活躍，飛獸雖然是我們常行的事情，但總也沒有這樣時間地場的好輪廓！

四月首旬的末天，已由一個明顯的校令中大家接受着春假，共計

五天的光景，前籌後選的定規了這天，到頤和園去！要囑一囑被我們這長時期中的沉悶心胸和脾氣。那一位小弟弟騎了毛駒，好像坐着壓板似的一直開往西去，還有乘自行車的也都一齊開去，每人都扮着那魁武的戎裝，那櫻桃似的笑聲，那丈夫遠征的勇氣，一邊行着路，還一邊唱着丈夫曲！向前開……

再有的我們，開着校汽車跟上去！

一些人都帶酒帶茶，甚至於罐頭牛肉和芭蕉糖菓也都都滿了行囊，準備着過這一戶外的生活。

三

大家誰都知道這頤和園是中國古名勝聖地的一個，所以使人百遊不倦的這次，當然也會現出一番分外的玩謔和迷戀來，……大家都騰躍的往前走著熱。

一走走到了倚湖堂，大家並不覺得發累，可是帶着一些提攜的禮物，一時都受到了麻煩，天正是從朝晨的濃霧裏沒有晴過，太陽光一點也沒有退讓出來，還聽得苦悶者說：前天這園裏已經下了白雪，冷冷的特別現出這春天的寒枯，——只是因為那歷大雪的一層層的鋪在這山上水上花上和石道上，這才致使一些遊客感到春遲！

好個春遲呵！

『江南春早』這個俗套子可算令人熟悉得了不得，可是

一些人有了這個，一定會發生了『異地感想』的那個，雖然不是免強，但事實上總會可以找到的同樣心潮。

好多人都不肯丟掉了這良辰美景的全部一樣，顧到了這，又遙望到那，玉湖堂，十七空橋，踏趣園，一時都奔散得四處。

這群山糾捕的邱陵裏，懷前抱着十七空橋吐出來的甜水，一浪泳到山脚前，山脚前有無數的補石砌玉，水達到了石玉的叻撞，發出了自然而然的叮叮聲韻，我們踏到這鋪石上，坐着，臥着，偶爾中得到了這種金玉之聲，我們好像被歌頌呢！

雖然從古到今有了好多人說：當着天作瓊餐的時候，那群星



的神女羅列一旁，作出各種風氣的譜和音樂，既或是舞奏，那麼這就許是天的聖餐樂典或譜型？但是我向來沒有親眼見過那天的聖餐樂典，這種事典素往却都是從旁人口傳中得來的，也許理想力太勝格的時候，會發生這種感調的！

四

這一天，迷迷濛濛得足陰了整天，一天的風光都給圍落在這濛濛氣象中，那傍山的山尖影，那浪花的水波靈，不丟神氣的聖景，幾十年來未有粉飾，不誠風光。

有幾人又羨美那清涼凄秋。風景呢？……這聖景中的頤和園，任她是美得怎樣，但是遊人如織的湧來，卜遊期向是以春為最上了！秋冬時節的怪景，那除非是有超人的怪脾不能玩賞地的。

雖然這天遇了陰鬱可怕的氣象，恆買這——我們所遊的頤和園中，但是因為這慰人的春意，運用着扶媚的彩色，貫動起一切自然，從這自然中貫出給人的快爽，自然也就够了！

真怪，使人不倦的好景良辰，只有這個這個。

不獨是這個，怕是大家又容易滑想到了那個那個……看看，看——大家都看，這有聲有色的美自然，河山魁麗



的一幅圖畫，該多麼壯麗，多麼消魂呵！然而縱使我們憑弔着，由這絕立悲歌的古園中，却只有會聯起我們心頭上的慨吁陣線，纏繞的回憶，又纏繞的向前樹望着，多麼可怕呵！那眼前的山崩轟一聲的少了半邊，水波汶也都蕩盪起來，呀，這美景動搖了！更是我們站在這美景上，我們的生命也怕跟着動搖，朋友，要立住脚步，向前創造這節節的脫落，誓死追回我們的原意。

這無異的是我們的美景之寶庫，請不要忘記這寶庫！

我正感到了合適，舒快，也許是甜蜜，在諸趣園中有了野吃以後，一時身上也都有了勁，溜溜達達的不覺忘返！

×
×
×
×



春郊 傳慶

在廣闊的原野裏，
斷續着三兩深青的古柏，
沒有主的荒塚，
一個連着一個，
臨風聳立的殘碑，
靜默地映在斜陽裡，
雨道邊
柴門外
臥着一條狗，一羣鷄。

靜

一切靜的輪廓裡，
光溢着安懇和無形的笑，
空靈的回聲裡，
指示着多少沒有方向的大道，
任性的奔放着，
忘了他歸路，
流風般的呼聲，
喚醒了，幻想在心頭腳爾。

直入宮門一路蒿

(採用袁江南句)

玉柱紅牆已作坵，丹雘燕雀動人愁！
宮門一路蓬蒿起，出入皆爲乞光孀；
百年故都誰顧問，一輪小月掛焦樓，
河山破碎煙烽莽，滿目瘡痍淚欲流。

——周文典——



一 些 傍 者



x x



和 國 英 的 張 友 博 士

難 以 逢 頭 的 黃 銅 牛 和 牛



鹿 銅 和 鹿 小



所 謂 三 牛 : 卒 , 黃 , 銅 是 也 !



！了橋騎官軍



4

長校之前花蘭玉年往



林逸觀先生

與其家眷



余良寬先生

與其家眷



張德友博士

與其家眷





與 欣



∞
∞
∞
∞



子愛其及生先章建楊





色一天水



家學文二



???



四塊料向水中天開去



手老對紋



慕蕪河畔

謝仁甫

這是奧妙？擺着星散似的船隻箭一般的駛來又箭一般的駛去，絳密和恐懼的緒端，常從這裏長出！

漩渦潺潺的慕蕪河，幾乎四季不斷的長流着，沿綠總岸段上，雖然沒有生着什麼鬱柏長松之奇麗，但是滿都嵌着油嫩的青草和無數的蘆葦，兩旁徐徐的在呼吸着；特別是在兩日前後的螢兒，有水盞含笑的雲彩斷續着舖在天空，有漁家的破網曝曬着映帶左右，和三五的村姑們也都夢插的爬在這岸旁來鍍洗衣服。

旅者河繞道湧湍進往前走，總可找到一些坍塌的屋子，那些不是漁人的躑身處，便是稻家的藏穗窟，但距離的遠近，偶而却有三里五里，也許百里的無人煙不定的凜寂。

八年前，蕪東是一個怎樣的人物？

他的前輩背景，諒叙起來，頗有一頁得志的歷史，曾在官場中作過很大的官，戴過很威嚴的冠冕，掌上素常却排着丹美的玉璽，和門前與班馴馬的不斷，生平却誓了非淺的鐵志去使令蕪東念書，因為他的本身雖然歷過榮仰的官職和喜羅幾廷的快感，可是却爲「目不識丁」之一位，也許必是生活上感到了盲然的缺憾，這才讓他的少爺念書。

夢在一個花朝酒夜如和綠水荷花般的小快樂世界範圍中，他尊着嚴令的念書却敢背着駁命而逃學，一起碼不是十天便是半月，結果弄給那「人之初」的老先生，整天揉着他那鳳尾毛式的亮鬚及抽着一隻丈槍似的煙筒吹泡兒，但是那先生洵無權力去敢管制他那書房裡的工作，只好……

又是一年秋尾，西風不斷的微鼻兒從雁翅中穿到黃葉上來，苑庭旁的芭蕉受過秋雨滴灑瀟瀟的浸後，被枯存的寒鴉的嘎聲震了多次，特別的現出一種蒼落回轉的景况來，好像是萬物都一同跟着移動似的！

這時，蕪東早已邁入了婚姻之夢，記不清是什麼時日便從了尊慈的指示，而屈服在婚姻情形下，結了婚，就是步也不肯批離的度着粉色的花月夢了！可是曾在數年前抽着那丈槍似的煙筒的那位老先生，面却被告別了，——一旦開出了二百多塊銀圓，同時駕着高大的馬車一并自動的送他告老還家！作着尋年的度老。時光同流水般的無情度着，半載後，蕪東雖然攝具香婚倫之樂，可以左對雙親右顧妻子，但那他是真的常常從那肥潤的腦袋中覺得出纏綿的窮寂無聊，如同失掉了什麼歡愉，莫大的慰藉一

樣，有時他自己已無緣無故有不知爲何而悲愁一通，有時他在漱裝台前照鏡子去端相自己那個肥大的臉盤和兩隻方圓的大眼睛，似乎在命運中能取自身決定是很有福氣的；將來一定不能很壞！

一場驟變的時雨綿綿足下了十六天之久，他那父親便偏偏打了十六天之久的麻瘋牌，晝夜不能分身的繼續打着，除去吃了幾頓飯和合口的點心作爲休息時間，又掉了幾次圈這算運動了！一天打的輸贏他還是小事一節，不料打完這場大牌，也就是他聲榮滅色的開始之一日——他被當政辭退了職——原因是在伊自己打歪了官職！

潘老爺自從被貶家居以來，整天無復公事之累，牌兒玩的更歡起來；忽快要近了兩個春秋，這樣一個年頭，是遭了重大的苦旱災殃，全城田野在收成上，什麼豐登收穫周圍是談不到的，就是家家的飲食一天一天也均成問題了！潘老爺這二年裡直是一落千丈，從前是喝的什麼樣高湯茗酒，而今却飲了土泉井的寒水了！從前是饗着怎樣講究的山海美宴，而今却連粗食淡飯也都感覺一些的慄慄了！他給他那些廄中的良馬全都長了一堆堆的瘦毛和亂鬃，顧到自己之園亭亦全都荒蕪而冷落的寒寂不堪了；但他個人却常逢在夕陽或黎夜的無事，時時置在他那壯志煙雲浮滅的憶想中！幻想過於深刻當兒，便實有其事被那字樣遒的拼瓦在風舞交奏之哀樂中一些雜糅驚醒過來，在他那眉頭深鎖上便飛出了一種十二分清顯而無可比較的恨怨的失望淚來！

北風無改，夕靄在吐，潘老爺臨到晚年，只是在焚嚼中苟延着度那瓦礫之餘生是了，正在北風頻吹——吹引着哪雪白般雪片兒從穹蒼中一層層鋪在這冷地上；它那翠翠的黑鴉給送到煙村

近處去插嘴尋食，常在街頭的一些叫販們也都閉鎖在隱靜的房子裡，北風是怎樣無情的吹動着，任憑它的有勁，可是街頭院內大是罕有聲息之微妙；入夜後，潘老爺還沒有發現他那寒玻璃破裂口隙，捲進了片片的奇寒冷雪，他這時的精神特別頹微，他立刻失掉了思討能力，他在顛抖發呆和從口中吐出吐迷之病徵來，北風仍是不住的長吹，一時吹斷了他這一顆殘生最後的靈魂，葬送了他那一生的周圖，他永別而長逝了，棄去他那微柔欲滅的家業和眷屬！

自從潘老爺淪落之後，他身後餘孽的家庭雖趨同前步步大有支異，蓋有相當源流之轉趨，但那汪渤之涼河仍在逶迤的狂奔瀉着，既或插在旱災年景中，它仍舊是怒海地在沖流，每近伏塔前日特與彩者就是那滿天空的蜻蛉飛翔着伴這河床上，有如戰線前那想吼的戰鬥飛機無異，和漁船搖掉的降紫，若是每逢颶起幾多船火的捲曲漁燈來，有如畫工露偷出他那那一幅極有詩意的自然人生的圖畫一般！

嗚嗚的日子還不滿五年，這座家園被淋東與他的幾多家具照一辦個清光而靜，他那婦人已經養了兒生了女，這時家中之種種重担却早已轉到他自身來力負，他們一天早晨吃飽飯，接連之便忿着晚間缺些柴，以致晚間想出辦法，又難將臨明日之無由，兒子穿着之一雙鞋破到整個把兩付腳趾暴露在空中，女孩那件肩租上的衣衫也却碎得現露出黑嫩嫩的肉膚來；一般局外的人在談起的話來，沒有一個不去譏嘲諷笑他的，幾乎成了一段時代的話柄；他們的生活如同火花似地分明欲滅，湛東自己的暗然想着若爲將身長久打算，在生存路線上不但有吃穿帷握之罅隙，就是耳邊諷刺着話語發於，也够他難開了，無可忍耐地給他一個奔尋自己

前程的出路——出路是很稀有地，那無空地，他拍拍胸脯盡力儘尚有幾十瘠畝瘦的無田——這瘠瘦的無田就是靠近莫荻河畔的一角；於是他就在這荒土當中的幾棵蔭鬱樹下掘了一口土井，在土井之一旁便建下一座數椽矮小的茅屋兒，這決志備爲他那來日妻子生活的藏身處，他不願再多一會兒在留戀着那過去的華宮的殘餘！……

他哪——洪東，脫去了舊居來到這新房子度活，從與他同樣的那位家兒手中拉出一條黃牛牽着一輛小破車，同時携帶着他的妻子便很簡單地隨便來到這莫荻河畔——河畔一座草廬中——這一場長遠的遺移，不禁給他一個哀愴而別怨的無限的悲愴添着他的惆悵，這種事件關於他的本身在一縷長久回憶的背景上，他

——不只是辭高居下，
——更是御易就難了！

洪東脫離了那以後，似乎辭別個一空，但他那付不快之心扉，更有宛然不盡的回想并前贈的苦楚，他往往便無際地從中自己悲咽起來——甚至潸潸欲辭，心有時像被什麼犀利的銳劍刺着一般，千端愁緒，正是萬無一解，回首過眼雲煙，已是逐水東流；又且下生活審計，尚在難個不休，對這座草堂院落，潛心顧慮着，他卻不是高枕無憂呵！

到了他那子女已是老大不小的今日，不知頻頻地歷過幾度之更寒易暑，好歹是捲去他這數年家園草創的江山，從一個悵淡愁緒的環節中脫過……他的小兒并他那女孩子的歲數相仿——大約也不過十四五歲的；大兒的年齡却是非小，今已年滿十七，常常家內恆失德執就，似乎像在等待他個人前途生計初步的來臨，

去尋求職事！

一日，正是一個黃昏以後，——莫荻河畔的這座卑陋庭園，被着這偉大靜穆和灰色的無光，死寂，黯鬱罩着，什麼陽光，篝火、燼頭、樹木一齊也皆受這漫漫黑色而恐怖的影子非沒了；洪東一切破碎的殘差思想，由他寄舍那盞油燈兒火花微射中洩露出來，縷縷地飛展到一個無所寄托的夢幻地，霎時，又衝着無數的縷縷，他的深處覺得又抑鬱又死寂，一時顫動在愞愞的悶抱中，紡織娘海燕等屬白天吟嘯個不休，此刻也都飛騰去窩巢了，窸窣的潛棲躲個無聲無息，轉身回過頭看他那三個油墩墩地孩子，却是披着黑漆色底頭髮朦朧地嗚嗚地在呼吸着，徐徐睡了，一個也不在醒，也許是被着外那清虛的冷露衝襲給他底心裏，撼動着他那思維，於是便喚了他的妻子說：

「眼着孩子已長，整天在家閒着無事可作，尤期孩兒們前途關重，如此忽忽那算一站？我想是最好謀點兒任何職藝或技能！」

「那麼……，唉，怎得……！妻子苦苦地嘆息着。

「咱們家庭雖然任縱清寒，可是爲兒父母的那能不盡力給他打算，不過富有富的按揭，貧有貧的安插罷了，以脫一失致成千古終身的怨語，不是這樣？」洪東接過說。「不錯，事周如此——妻子答道，「但說說容易作實難啊！你想咱家既非富場名家，又非紳商雅客，且所觸遇者，不是漁江撒網，便是荒田苦刈，投寒霜，寄冷落，春風秋月，冬雪殘年，無異地與世隔絕，處於這荒鄉僻土之莫荻河畔，朝霞暮映，燭不見人，提及爲我們謀事一道，真是無門克投，無處可奔，這事真是愁住了我！但究竟是作何着想，作何辦法？」

「洪東思索半晌，辭無一語。」

「倒是怎辦好呢？」妻子從慘穆的灰塵中間着。

「洪東想了又想，腦腔中翻騰沸汎着，忽然想起了五十里外底東鄰那那募兵風帽正滾，我想讓大兒往充一丁，可否呢？」

「倒是可以！」妻子緊續說着：「充兵固屬得得當，但怕將近卒餘之年，倘是苟延殘喘，隔着小小漁田滿是不可靠地，他雖不能名高職大，至底亦須維維餘生度口，真若一旦沙場無名，豈不是捺系到彈送了賄的餘生與他本身的重大將來麼？」

「洪東仔細查想了她這講意，的確是對；……兩天後，洪東由個漁人口中介紹來的一東好機會——×市中的×商店招收徒弟學裁衣，六月滿徒後，便可拿着十足的津貼；於是洪東將此全詞便一一述給婦人聽，並試問着：「這如何？」

「婦人聽了這番事件，確是比那強得些呢！於是略施點頭，意在表露同意的態度！」

洪東容受到妻子同情之後，不禁自己的心胸痛快一大場！一幅微露底面孔，頓時生出來一片和悅歡心底光芒來！

翌日，東方既白，鷓鴣出巢，已是巧躍在碧綠的穹蒼中，遠處揮帆，又是爭扎歌舞在慕荻河內——朝陽畢吐，曙光晶瑩，遠遠近近，很容易地找到幾座炊煙，從矮小底煙囪里轟轟地一一直衝進雲霄；洪東家既待早吃已畢，他給大兒及妻子喚到前來，用十分清暫的講究，熙熙曠曠地說給兒聽，懇懇地希望他大兒去到那×商店好學裁衣，這翻，大兒不但沒有反對，反還跳跳鑽鑽地歡樂起來，得得地稱善了！

未幾天，大兒早已將行裝收拾齊備，候着限下去到×市中的×商店好學裁縫；又是一個東方既白之時，他便遲遲和家中告別——地宛然地去了！

他離家既越五月，工中正寂寂，兩地間顯顯的隔絕，直連斐瑣的音信也是傳播不進地，日子似乎別得久遠，他勞號是把關於家的一切鐵骨哀婉的童年生活，有這時愉悅而渺杳的飛散開個空洞不清，而却添膺了縷縷的鄉愁，逾感人小家庭的不舒暢，可是於同一的時候，洪又那知那那娘的念兒者呢！

洪東因爲自己的田園却很稀少，故此他每天在荒草叢壤間之工作也就特別稀少，大兒走後，拊個家中蹉跎不堪，他的妻子每於飯前飯後的時候，便無由地常捉住憾想大兒之事端來，「他是身上無衣，還是受餓呢，饜或是在顧慮家呢？」母親總常是這樣地咕嚕語着，據着一幅愁眉時鎖的形顏，兩頰挂起沉重的苦霧，她又有時趁着脛波逐泊附那深縷的悲傷向她丈夫彈弄，彈弄那外邊維生的兒來，便也很易地喚醒她丈夫那深縷的悲傷來；最深感地，就是等他二個小兒——或是趕到半籬的嫩野上去收牛——深或是跑到那遶蕩的慕荻河灘上奈開眺，這當兒，屋中留下好似抱着悲哀厭世觀的一對人，這對人坐臥之，可總是半無生息地脫除塵霧中之交響，去踏上他們蒼白而冥悶的心路去，那同一的心路；這時窗外已是萬籟俱靜，什麼蘆葦樹葉和那古堤上的鳳尾草，都被太陽報展的威嚴晒得稀軟，大地一切在緘默無聲。把個飛行的慕荻河曲折宛延的映在這座破房以旁，若當一位異地旅客走近二三里前，忽一冷眼照到，他定曾說道：「這數椽破屋，必是祭祀河神的一座破廟，不，無異地這便是當年英雄戰將的行營，——他一定如此去猜想這頹圯的破房子！」

在日輪西沉，正遲遲歸暮，從幾片餘霞遠處，捲來了颯颯風，悲颯在空中搖動着怒噴着，吹盪那室外的金石交鳴，鷓鴣斜飛，船燈漁火尤冥冥在冥在耀，把一片天然美慕的現象頓移愁人的眸前，便使愁人不禁地心驚神駭起來，她——是對着一具吓影燈花下，懶懶地臥着，陰懷深蘊到十分攝廢時，她感到悲傷、痛苦、無味……多時，她竟隱隱地入睡了！

兩扇柳條編排的大門，滿展着無數的紫藤藤在掩飾着，立刻悠悠地開了！……

呀，原來大兒回來咧呢！母親站起來向外看，歡喜地發怔了，似乎淌出來幾點快樂之淚，頓時連一句話也說不出！

他未十式便鑽進屋去，到屋牆他媽是雙眸含淚地發着怔，他自己便也是洒了出哀喜之淚！母親準確地望見了他，便撲到跟前去，他閉自惹地說道：

「兒呵，你今怎會歸來？」

你從那裏歸來？外邊底天還寒冷還暗淡：

真地，你不怕那孤鼠因戾地攔住你的歸途？

你又不怕那悲風吼啼地嚇斷你的來魂！

你尙這般地忘情已辭別了你這……的聲慕？

我這一家……

天呵，我不明瞭！

這時我抓住的是快樂還是感慨？

你怎地……，兒呀？

……

大兒聽了，如同接受了萬丈深刻似委曲酸痛，手是不絕地擦着悲濤洶湧般的淚，他在哽咽着，馬上把他家舊的情觀并着這次

長久遊避所生的辭別隱念，一般墳墓是的寂寞離愁別恨，和種種酸苦的絲繆，一齊都在他自己那腦腔里開聯合相迴禮，一縷一縷的多，他被悲歡交凌的這時，他却不能一一負責地臆述和他母親，他在霎時之中，只能道出的：

「……我在外邊感楚，你這家垣苦處，

我思鄉，鄉中底家又在念兒，

我今日滿了徒工歸來的，媽呀！

在商店裏：

……那時我底胸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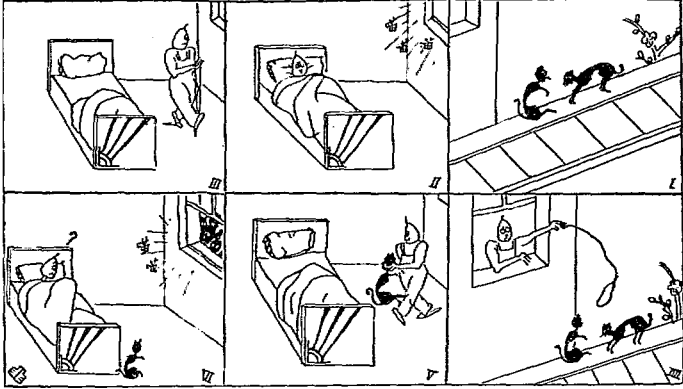
……

直等這篇話沒有說够，似乎覺得不能一洩如注的心內發悶，她剛想要到爐灶旁去給兒煮茶，還沒有邁步，頓時，頓時架上的鷄哄然明了一句，兩句，給她驚醒了！她被喚醒從個欲曉將明之時，才知是場幽夢——一個神密底幽夢！外面正是風殘日曉，半空的頭鷄頸叫着，震碎着她的心，這是增她失望的愁案了！

又是一年，雷雨濛濛，三天一陰，兩天一下，連旋不斷地滴來滴去，把一輪暖明的太陽，差不多天天給白的藍的雲朵掩飾着緊蔽個不能再發散，好像特個似的有時那萬丈光芒的太陽，扎而跳出來，正在得得地疾馳在它那遙途上，一會兒，仍又被那危惡的雲片攔住了，擦到它底身後，它却或常常地又閃之而流涕滂沱着！

時光已屆六月，開春以來，油油的雨總是不斷地滴濺着，配着瀟瀟的空氣，村中、道旁都是濛濛平地。充了這雨水；這時，不能不說是雨水太勤了，雖然是沒有滔天衝地之大湧——實際說來給了農家這麼大的一個危害，也却是影響到秋收無礙呵！

的家田 不只是少。是 薄，這 間被雨 陣得凶 險可怕 正是 灑然若 失，把 田地淹 沒得漚 漚無際 ，他睜 一睜眼 睛往前 顧虛着 ，臉上 鑲了個 灰萎的 顏色， 特別現 出不知 有多深



張兆駿作

裏的憐 和失望 ！但吓 所及處 ，那滯 滯水面 上只有 長着綠 萍水草 的浮 蕩，水裏 藏了無 數大的 小的蝦 蟆，起 跳，得 上下， 空中底 歸點蚊 蝶也是 飛忽來 飛忽去 ，有時 又是吸 弄聲止

在那浮萍水草上，昨日片片的莊田，頓成今日片片的澤國了！
如此的一場年景，估價起來國內總算是有七分之天災門，人民百姓之生計問題焉鬧得逾來逾沉重起來，不幸胡匪竊盜之徒便從中而起，各處之搶掠焚殺，即時有所聞，弄得人心恐慌，朝無夕路；這時，却有人說慕荻河淺一帶，鬧得更甚是因通險惡，變強亂事，令人慘不認識！

洪東呢，他只好任命聽天了，撇除他殘頂之望，撒手往事，不能不另想他的為生之道了！

在他家院大門之前，那兩扇滿掛着藤纏的綠色大門之前，透丁個狹窄地兩接木片作個板橋，以為水上出入之捷徑，他每逢走出了大門，踏上板橋，就可見到那沮洳無際的遠邇近水，除了片片的鸕鶿高處以外，只有水面上露頭的草和棵棵底高大喬木在立着，還有的水景便是那慕荻河淺上，蕪着遠遠近底風船、小舖、荇蘆、蘆葦等屬雜布其間，在這汪洋自然之中，把一切人生希望并快樂好似從人肉眼概所尋不到地，或者理想過於深刻地步許能容人猜擬得到；洪東的目觸擔心為力之所能及者，只有去搖船垂網在那慕荻河上作一個飄蕩的工作者，他或是這樣想着去支持他那五口之家。

他底小兒和女孩素於家事無間，整天地融和玩在一起，玩的方式什麼如「鬥蟋蟀」、「捉蝦蟆」、「跑風馬」、「打木瓦」和喂三五個月底「小雞小鴨」，還常有時一同趕到荻荻河去「觀潮」，散月」，似乎尚感不到甚麼人生底悲歡苦甜，二人只是每天的熙熙仍在天真羅網之中呢！

一個準靜的晨光裏，趁着太陽普照得份外暖融，家人早飯已畢，洪東便忽然地想出讓他兩去放牛，孩子們聽了這話似乎呆板

得沒有辦法，半阿沒有一言，但他們心裏定是這樣想：咱那頭牛該是如何的可惡，兩隻凶惡的大圓眼珠虎似地睜視着，甚至還有時拔山世蓋地怒吼幾聲，該使人多麼可怕呵！可是洪東仍是利用千嬌百媚的姪兒好語去安撫着他們，於是便一面帶着一面將牛探出，讓它二人在後跟着，去送到尋找出一個很美的邱坡，邱坡的一面生着叢叢的肥潤的甜草，旁一面却點綴綴了深黛的高樹，稍遠之處又有黃金色的沙灘和連綿的小水池，最高聳的邱頂便是有着偉大的長石鋪着，長石之周途輪廓上早已鋪滿了洪綠可愛的苔蘚，這兩個孩子首次來到這美麗的境界中，勢勢尤如願作他們別一個家的一獄，一直使他倆至於狂歡而終踏踏高歌起來！

次日，他的父親照例仍又帶他們一齊去到那邱坡去放牛，如此循循地不過幾天工夫，他兩的思想便完全被這天然之景戰勝了，他們又投降於那牛的馴順並作為可靠底伴旅，於是天天蹦蹦跳跳躍認爲是快樂無極的好事情，每天都是早發寢寢地無有暇過的一開，朝夕在途上的時候，有時一個騎在背上一個牽引着，也有時兩人都騎在牛背上，正遲遲由綠草芊芊的坡地覓度出，經過一片瀟黃的沙灘上，還能這樣地高喉唱着：

家居慕荻河一隅，

揮波雲霧中闖人生！

牛性馴……

牛性好……

早湖中擲牛涎春歸！

x x x x

邱光盤石肥草內，

孩兒牧牛牛自牧，

金沙上，綠水旁……

平空長發好學笛，

一調嗎……一際際……

早湖中擲牛涎春歸！

x x x x

洪東呆板無力地挨過了十數日，滔滔之水好多可是退開一些，但那折毀的田苗却決不能再從死裏難生，洪東他這一大家寂無事，帶天抑鬱寡言，哀憐無處訴，一幅形容頹頹的臉面，總是包圍着愁暗的空氣，立刻頹益上閃出一陣快講的樣方，又立刻消逝了！他天天是盡無工作，只有懊喪失意，稍有一點高興的時候，也不過是作刈取喂牛的草和檢調溝溝的工作，又有時是如同與許無厭似地去到那慕荻河的高岸上去，留戀着瞭望着，眸光及處，見得浮蕩的船艘更較稠密起來，大部分的農夫處在今日却已變成了一大部分的漁夫，丟了鋤拾起了網，划到那河上去找飯吃，但河上也常飄流着成群結黨的海盜水賊在劫殺焚毀，所以漁航也往往遭得意外的不人道，洪東把河游上那遠方的支支渺渺船影一直際到眼前，由眼前又逐送到渺微得無踪，一隻來一隻去，倒很熱鬧，但那洪東底心見仍是死靜的冰灰一般，他憑空吼唱幾句，那只有河香天律回響答應了他！……

一日，洪東仍屬照例使孩子們去到那邱坡牧牛，他自己又由隣村鬼姓租着一隻船，擬作今暫捕漁爲生，隨後他便急忙回到家

來，懇求他的妻子偕同登着船前去爲捕漁生涯，片刻，夫婦收拾妥當，便一同携往到荻荻河岸，登了船將要乘風去捕魚哩！

也怪，這天底風却颯然更大，把河內底水天相接處，掛着煙霧冥漠，一而濤湧起捲捲的駭浪怒浪來，滾到船板上邊又激撞發響，蕩着那波船不自如的蕩着，縷縷的硬風又是掃拭的吹掃，弄得帆幪也吐吐作響，滿東初次的颯過在這種風裏，他這瘋神無主，因爲他並不是一個行裏出身的漁人，又不是個賣力者，總應有嘗過漁涯的經驗，深刻的力氣訓練，所以他這次乃是勢必如此的，他既是怎樣的個全體精神而拚力撒網，則仍無多魚可得，也許隔個一網光光，直到太陽西沉，整整魚盡，則僅有數尾，他們夫婦搖着船歸去了！雖然精疲力儘，尤待明日再來臨呢！

夜半，月光爲雲所欺，只有疏微透亮着，把大地鎖個昏沉可怕，滿東口口由漁船捲捲回來，千端疲迫，趁這萬頭俱休的夜光裏，正是半死一般的沉睡了，家中人都都沉睡了！

「堂！堂！……」原來那無情底手槍放了幾發！從蘆葦叢擊的空中，可以瞥那兒一艘飛艇由遠駛來，馳到滿東家岸附近，它立時停住了！三數個人龍張虎視地揮着槍，和有抱着木刀底人，一齊踴進他的院落，妻妻查查地暗中打了各樣的口號，滿東雖是已入夢中甦醒，但不大清瞭，這必是夢中，這必是白天的恍惚，不，接着便從凄慘可怕的音律中他被喚醒了！他茫然破膽地問着：

「誰，外邊是有人麼？」

「不錯，是有人，朋友來了！」

這時他也是被糊地大半了解！此中之意，這畢竟是匪人？仇人？也是這樣猶疑着，可是那幾個匪人沒用吩咐便騰騰地跳進屋

來，婦人和孩子們也都嚇得醒了，驚惶恐懼地大失所措，只見那個矮和底人捉住他底衣領，溢露出一種凶惡殘酷的模樣臉上條條的凶紋尤在啞啞嚙動，一面口裏還顯出嗚嗚的厲言厲語手指將着槍機衝了他的心窩顛平，說着：「快跟我走，待日後家人認受了銀錢，才准贖回你和你的性命，不然，就將……」婦人聽了這怒而不敢理論的話，只是向那人去哀愴的求祈問息，她一時跪倒那人的身旁，可是那人是恨不從容地將她踢倒，一陣的哀慘可怕，怒揚惡霧中將他掠走。

扔下的婦人孩子，每天只有愁惻畏縮和哭啼，在希企着釋放的好消息，可是一去幾者永絕，家中却是半無秒力的來盼他并他的生命，慕荻河內的漁船又總自橫着，他天天常是寄懷悲裏！唉！……

不料滿東那夜被匪人綁在船裏，沿河流順下七十餘里，正是一個鬧靜的叢莽，他們擲了繩便溜回登岸一齊進了密窟，他是一日不來即便一日脫不去，整天鎖在這不透天日的愁霧中，受儘無極的拷打，痛不克言，他自己想着若是贖這冤罪，除非是三十年前呢！今日起上這事真是披山無異，加上放今饑寒之秋，正是人無飯吃鳥無食草，因我於此，莫如償我以死，既無仇結冤萬，安不如斯以爲？以完我這冤枉奇愾！……尤其是刻刻思家，常鬱然含悲不已！

他被拘守着逾儼荷便痛苦逾大，悲傷也跟着增加，飲食的量數每天直連半飽也却得不到，身子的力量一天一天減少，把周身的骨格瘦得好像只有皮髮裹着一樣，眼睛也深深的塌進去，臉盤上的掃毛長得彎曲如藤，帶天滾在那扎着黑色頭巾的人中過生活，簡直無異於被吞入虎穴狼窩的一般，種種的苛待總是映在眼前

！他——雖然不是一個勇士，至底須能提起少壯的氣概來，今日他不但消盡氣概，切還不如普通底一個活人了！由活人直到他還不如一個死人——死人脫去了一切的榮樂，同時也是脫去了一切的哀痛；……誰知他被困得過腐，日來飲食不入，病倒冤窟，無數日，便一縷永訣！匪人驚其既死，便使一切也是毫無點川；於是投其尸骨河中，蓄意順浪遠流，將充魚腹以葬！

悽惻，散布了莫救河上——兩日後，很遠的河畔上之一座楞嚴禪林，趁東方剛白，一位佛門弟子已由方丈裏出來，急忙敲完晨鐘，便信步的來到這岸旁觀潮，既至，便忽然見浪裏旁那是一布衣尸體一般，却驚惶恐嚇趕快解下衣帶往前捕救，不料拖上岸來不知已死多日，待了半晌，好歹路過一艘漁船來，他便勇敢的高呼探詢，漁人只答近來匪患甚多，殺捕不堪，如×岸潘家溝東均是，令人慘不忍談，漁人慢慢登岸睜視一下，則果是生前的湛東，於是太息有餘，便一一述給禪士細聽，以致落此；片刻，消息傳播到禪林裏，便人人皆知，既致大發慈悲，將他這一縷亡魂，無可普渡，終致刻石為碑如位以立，作他流落底一個千古紀念！

這時，死者的大兒正異地裁衣，得着對方的待遇却很如願，但他那血卓的心裏，却時時感到不安和煩悶；有時他還這樣的多夢：「夢他自己總是葬在一個漏頂的破房裏幽鬱的悲咽着，房上的太陽又是破裂開缺了半邊，時時是在這不透明的昏暗可怕中；……」。正當一個中秋節日，×市上的這人，頗有如雲湧來，立刻那帶來消息的人，直當一束新鮮的話柄，傳播得飽市，這便不知不覺的又傳到他大兒耳裏，大兒聞着，忽地涕淚如注，欲言無聲，只有萬丈深的哀憫和無窮的悔恨塞住心頭，是所非局外人可

能知道的，心既如麻，更加思親心切，便告辭旋歸，哀哀地奔回家了！

日暮，黑幕將開，他可是達到目的家了，方離這管他可以尋望着他的家時，那仍舊的破房，更是一座破爛式的死寂無聲，這次總見了他底母親弟小妹，開板便一齊抱頭痛哭起來，哀傷涕洟不能看見他的父親了！一時鬧個天悲地慘，淚點淋漓地灑在那愁霧之中，淒情的哭聲常無相已，

翌日方天無破曉，趁着鴉犬不鳴，空氣中早已夾着了冥濛抑鬱的味調，她帶着三個孩子一同登了漁舟，旅茲荻河繞，勇往無畏地划去，去尋找她那已亡的湛東之碑之遺落……

一旦之間找到了！

——母子一齊跪倒那圓坊的碑前；

慟哭着……

祈禱着……

……把一天的光彩染得慘極，不禁生些死灰。

——完——

飛 華 周 琴 軒
半上紗窓手水央，蝶絲猶白縷餘香；
飄零到處誰調理，詞客多情欲斷腸；
記得上遊門芳正，一種嬌姿映夕陽；
應惜只今誰省識，漫云輕薄逐風飛；
一簾遍山遍與水波，扶搖出里影迷離；
春鴛負辱芳客，多少金鈴枉護扶。

夢遼西

彬

暮春，柳絮繽紛，芳草悽迷，牽牛花的藍市已過，布穀鳥聲急，怎麼與遼西那老去的春光消逝了，微風過後弱柳的低嘯，更使人感到暮春的惆悵，悽惻。遙遠地，縹緲地，一聲兩聲：『任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眼淚子裡沒來由地溼潤了。檸檬着當日餘韻，共悼未來飄泊，抑鬱型的臉；憔悴的眼珠子；無梳洗的鬢髮，在午夜裏，在靈暎的早晨，在柳絮繽紛的季節抑鬱着。

幽匿着一顆惘迷的心，渡過三個寒春了！昨夜枕上淚痕依舊，露台的欄杆也凭遍了，可是，望穿秋水，不如還家。阡陌上的膠青男女，低囁着的嚶嚶柳枝，『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但，並沒有教他！三年前的「一個寒春午後，露台上的紫丁香，鼻陀羅，蒲榻地嬌睡着，世界上一切都歌頌着靜謐，平和，愉快。天曉得！他會一匹野能似地，說出這樣突兀的話：

『我走了，立刻就走了，爲着自己；爲着五千年偉大的國魂，我將到頭顱砌成了的堡壘，碧了灑遍了的荒原。我立刻就走了！我天天替妳祈禱；替妳祈禱忘了我。明年柳絮繽紛的季節，我的頭顱不爲敵人割掉，我必割兩個敵人的頭顱來獻給妳！』

情景依稀，有如昨日，但，陌堤柳絮已翻飛三度了，伊人何去？想他？恨他？在古剎裏；庵屋裏，老僧的面前；邱尼的面前，不知問過多少靈籤，籤上說什麼：『吉人天相，衣錦還鄉』。三年歲月空渡了，怎不歸家，命簿如上古之帝妃——湘累：

淚珠兒都流盡了，
愛人呀！

你回不回來呀？

我們由春望到秋；

由秋望到夏；

望到海枯石爛了，

愛人呀！

你回不回來呀？（錄自郭沫若女神中之湘累）

每當霖雨霏霏，晴雪紛紛，便愛掛着寒外征人，衣袖猶濕，但漫漫關山，浩浩海洋，遼闊碧空，征衣無從投寄。滿懷惆悵，深深地埋伏在心之奧底，牽引起一些如夢一般的心靈之劇戰，抖擻，那不是由寒冷，或者霜雪與露水，爲的昇續續無溫的征夫。每天跪在白衣太太的雕像前，替他祝福，爲自己禱告：『露

台上的欄杆已晃蕩了，每天饑餓地盪盪着，你歸來，我乳白的色腕
腕，還未夢過榜來的味兒，班班來的腥紅臉，還未改成小孩子的
的襁褓，我今生再沒有唱搖籃催眠曲的幸福了。回首當日的恩情
；在鴿子邊，在書桌邊，在閨房裏，在噩夢中。誰料一年歡聚
，竟付滄桑！我沒有一刻忘掉你當日贈別時的誓語：『明年柳絮
飄紛的季節，我的頭顱不爲敵人割去，我必割兩個敵人的頭顱來
獻給你』，你爽約了！所提柳絮已三度翻飛了。許是你的幽靈已
在無定河邊躑躅了？！可是，昨夜夢裏分明是你，依然風度翩翩，
只一瞥那，真的，只一瞥那！醒來枕上淚痕，迴盪迴盪。過來吧
！我的班班，你的書桌已產封一寸了。庭籬下，經你手栽的那一枝
山楂樹，已器器結滿青實了。經你愛撫過的那一隻小鸚鵡，也養

簾外的歌舞館

出許多小鸚鵡來了。還有書桌抽屜裏的那一罐煙捲，襯衣扣上的
一技別針……；牠們都伸長了頸子，維持着一別三年的主人哪！
過來吧！你才歡聚一年的新婦，已迴腸寸結了……；』
當枝頭上雲雀的第一聲啾啾，黃鸝的第一聲啾啾，許是他在
我的身傍，是多麼幸福！但，他到頭頭砌成的堡壘去了。現在
，任你子規啼血，燕子呢喃，我只當爲鴉頭鳥的乾笑，
『打去黃鸝兒
莫教枝上啼
啼時驚妾夢
不得到遼西』，
無人處，便思得果地低語着。

人堡

又是一年春，客歲中留下的一捲捲
雪兒，立刻都被化爲春水了！春水也漸
漸的消逝去！

這忙死個丁的春日，一點點的花草
都剛要從墊伏中睡醒，重來甦生。

我的臥房窗前，浴有一塊閒地，會
迎合春意的草木，一時也都蓬鬆起來！

雖然沒有人來播種和灌溉，但是也總沒
有人來搬折它！於是這常沒有人踏的地
方，那想到最特別的就是給清晨，一些
稱不出名的小鳥們踏羅着，歌舞着！

一個清鮮銀太陽光剛射到我臥房
的窗櫺上，那銀色的光芒絲絲得由紗羅
角上透過，照上了檯上的燈台，照上了

壁上的泥塑像，外邊的極露覺得還沒有
散，而這歌舞的鳥兒早已來到了窗前的
歌舞節，枝上一羅，地上一羅，奏出來
庭美的神曲，雖然使我聽不懂它的所述
，但能使我感到了些人生的愉快！

◆ ◆ ◆

大陸交奏

人堡

(一)

當我酒迷肝胆後，一剎那
我醒來，看破了，
在這混沌地烟漠霧網裏，處處
滿都影射着空洞的顯兆，慄慄可怕，
朋友，人生比起夢來有何不同？
在灰抑的生命裏，豈唯夢是
空虛，泯泯？

(二)

一個人
作到美夢或者味也甘淡，幽室，
迷離恐怖充塞了這入海波瀾，
但美人的臉不能萬古丹草，飽立，
就是青春花叢也怕飛霜蒸雨！

(三)

月宮裏的夢味，甜滋滋綠妙，
溫韻的琴聲神密般堅決着，
鉦容鎗絮底飛香，慵人醉醒醒，
蜂兒底柔怯儘會嚶嚶可愛，

(四)

星火底環境裏，是融融地樂園，
仙境似地半無聲息，超越，儼靜，
一具瑣品只射出根根地銀線給人，
點地，人可前去踏着？

(五)

你看，有人奪去了他那金錢華最，
他給摺棄了那一切——將推進了
灰色地頹壞，哪是醒了還是退怯？
永不同想想樣月光中漏下的青松，
又不會迴蕪荼場古寺中的舒卷之鐘聲！
他含悲怨去猶縷縷回頭……

(六)

朋友，人生幾時？去飲罷
那墳墓裏的夢癡，夢癡！
當你是哭着，被縛履的時候，
——你的淚滴乾了，那你
就應勇敢的犧牲，勇敢的流血！

(七)

朋友，不要把人們天生的勇氣
消磨在無用的醉域！
試看此刻豈能容我們尋樂麼？
我們的一切，一切
都被惡鬼囚住了！

(八)

聽，
看！
一條血色的戰場，

鞭聲震耳，聽！看……

(九)

一條血色的戰馬，從東方映出，把人間的光芒染得慘極，我們的妻子那墓家山那裏？都給震耳的殺聲奪去了！朋友，還在想什麼？

(十)

今日，還有什麼容人再想？但我是人，我就誓死要想——在這不平的沙場上，以頭顱贖回自由之果，以鮮血灌溉生命之花！

(十一)

個人的力量仍是微小，朋友請舉起手來，一齊跟我向前湧！直等湧到了山邊，——湧到了水涯！

(十二)

山邊水涯都到了，那我們的生命之火，起始在重燃！我們祖宗之光沒有熄滅，

父母妻子始在重生！

(十三)

大陸的生機，並沒有停止，一切和一切，仍然是鏗鏘地在庭奏，雖然昨日我們睡着了，猛着眼，顯着我們的機會依然沒有飛化！

(十四)

鏘鏘地鏗歌，仍有在先人那兵器的餘波迴漾着，我們真悽婉！來日生命的大陸，是我們今日青年的，我們真肯放棄我們囊中之物麼？

(十五)

昨日有人說青年可畏，今日又有人說青年討厭，我們的生命都將入葬了！又何須鬼來奪因？

(十六)

大家死前的一剎那，將對一切受到的冤和恨，辛袂要出一口氣的！好無空過人生，好不枉為青年，但暫時的禍患是大家的，

而前途的責任惟有是青年的！

(十七)

請切記着——眼淚和悲哀是無用的湖產，只有鮮血和頭顱是成功的聖劑，朋友，要擦乾了淚，灑淨了血，那時我們的大翅，始能告卸！

(十八)

一旦成了功，再重收拾舊山河！好讓神美的大陸，繼着她慈滿的翻化！再重新交響着田園樂，再從新交響着自由曲！

(十九)

朋友，你看那烈士的碑碣早已鑿成，惟於等待向上提名！

(二十)

我們的硯田，今後有入迫着，不許再耕，朋友！只好起來了向前幹！幹！幹！

大考忙過，冗長的暑期，又在開始了！

同學們自然分外地懽騰，因為偶一得到這個機會，他們可以和久別의故鄉會面，找到他們慈母的懷中，嘗嘗鄉村의美味，享享家園의快樂，直等獲着這種煥然的新環境，來灌漑都市의煩囂，自然，這是分外喜悅的事哩！然而轉到自己身上來，我就不能如此麼？是的，因為沒有路費，即使有了路費，那跌踏下被蹂躪的家鄉，也怕和你心裏所想着那四年前的不一致吧。何況我的家也許真地被人毀滅了呢？在這舉寂的學校裏，只好開始着飄泊之生活吧！

『爲佈告事，暑期已在開始……宿費限二日後繳齊，否則，必移出校外！』逐客令下來了！喂！肚子的問題還沒有先決，房租的問題又雪上加霜地跟着腿上來，於是東奔西走，左顧右盼，天不棄人，找到了一點小事，報稱僅够吃窩頭的，住宿却還得另去安插！於是每天晚間，夾着一個甌子，抱着幾本書，書可以讀得解愁，可以當作枕頭用，在樓的過道地板上偷宿，在熄了燈以後，有時聽到葛達的靴聲響，半無疑惑，知道這是查寢的職員來了，這時雖然將要接近甜密的夢鄉，但也不得不由這夢鄉凜然的轉

回，一直夾起甌子抱着書跑開，跑向一角無人的暗處躲着，一面跑一面心裏忐忑地打算盤，却引起了思維上的回憶——天關寶市的正課時在齋，總是在安逸的寢室之內，惟有這時我却得跑；躲……因為是無力打上暑期的房租呢！

一瞥氣跑到那黑漆漆的操場裏，這時上天閃出的星光，代我的天花板，無垠的大地，代我的彈簧牀，又有濃茂的綠草作了我的絨褥，飛舞的螢虫作了我的自來電，滿佈的蚊子儘管它是怎樣地唧唧擾擾，而我並不覺它討厭，因為它能對我深表同情，在這午夜裏與我作伴倒感着別有一番甘味！不過有時醒來，周身都濕得像鷄落水地一般模樣，一時才發覺昨夜是下雨了！

這樣一來，每值月朔當空之際，人兒都在黑幕裏尋樂，唯我獨處這夢地上享受着苦楚，好像世界上的威權，都在我一人之手似的……冗長的暑假，冗長的夜，現在反感受得其短逝去了！暑期裏的苦，別人無可揭破的，我只好拿着『苦裏明甘』來慰試我自己！

同學們，已都棄別了愛慕的家鄉，又脫開了慈母的懷抱，重回到這舊的逆旅，寂靜的瀟文，又開着一條新的周旋大陸向前衝！

東方白日記

人堡

三月六日

大家都唱着『東方白』，而東方却是白得了顯艷！在船面上展眸長眺，無疑地瞻運着眼前却現出了一片黛濛的大陸，通夜的船火生活已歷數日，好將登岸了，把整個的心胸似乎退讓而舒鬆一些呢！

滿艦隨船的乘客，聽到船員的流露，再有五分鐘這船便將開進埠頭的港灣了！於是久被撥廚的乘客也都三三兩兩地一齊擁到艙板上去企望去窺望，正如拘禁的籠中鳥一時得到枝頭的復活！『這一次的出來，不但是我生來最遠的航程，而更是我首次離家的頭一遭！瑛姊！現在你的精神爽快些麼？船已貼近上海了，我們準備一齊登岸吧？！』

我望一望瑛姊面容的輪廓上，好像被蓋上了一層層地悲難紗，全賴的神氣顯出得泥板得很，她親仰着我，親仰着船中的陌生，親仰着天邊的海與眼前的上海大陸，處處都表示出了一種不可言諭的煩燥，好似在厭生，好似在愁別，一種神密的情態中，却似縮結了段段悲歡離合之憾，纖微而細密地藏在她整潔的中心，別具着另一種絲吐之難！

『綺妹，這對我心窩的深處，感到一種非常的痛楚，無端地暗暗飲悶吞酸，有如到了生命最後的一息，把一切本來地閑情散語……都不知丟那裏去了，這時只剩下悲愴，而只剩下說不出的悲愴，別愁交加的一刻，悵惘間我簡直道不出什麼了！……綺妹！妳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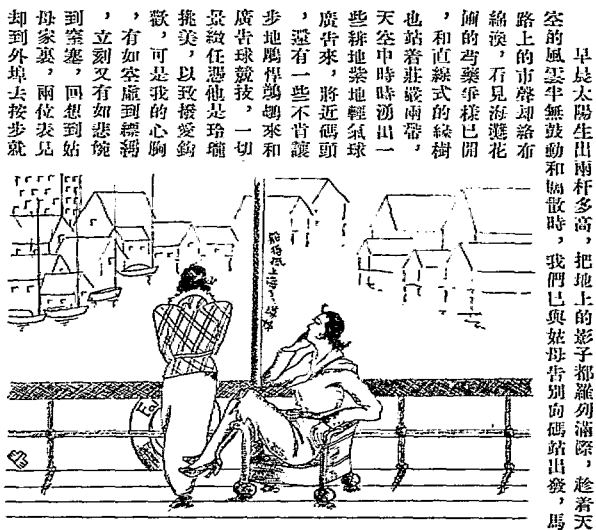
瑛姐，妳決不應這般難過，這次妳赴英留學，我以為是妳生平最光榮最罕有的一件事，更應是妳那最快樂而最有價值的一件事，實際不是如此麼？我恨我自己的年齡和學底薄淺得多，不然我願伴妳同去！瑛姐，我本來尊依慈愛的母親的話，這次來向妳送別，意料也發生了同樣地憂鬱和同樣的別愁，雖然我不赴英。

『請妳不要再解釋了！恐怕愈增我的別痛！』

『好吧！那末我們登岸吧！贈照母親的附言：在妳再登船赴英之前，須到四馬路南的姑母家留一留，恐怕那次再想要和姑母敘談，又不知過了幾個寒暑了！』

於是我們坐着黃色車一攏開向姑母家去！

三月七日



早晨太陽生出兩杆多高，把地上的影子都羅列滿際，趁着天空的風雲半無鼓動和幽散時，我們已與姑母告別向碼頭出發，馬路上的市聲却絲布綿淡，石見海灘花圃的芍藥爭樣已開，和直線式的綠樹也站着莊嚴兩帶，天空中時時湧出一些排地紫地輕氣球廣告來，將近碼頭，還有一些不肯讓步地鵲悍鸚鵡來和廣告球競技，一切景緻任憑他是玲瓏精美，以致接愛鈞歡，可是我的心胸，有如空虛到纏綿，立刻又有如悲婉到空塞，回想到姑母家裏，兩位表兄却到外埠去按步就班的念書，把整個的家園，真是扮個冷靜，往日的張皇暖瑟，今日是一掃而空的！也許畢竟是姑母上了年紀，才把素日應有的張羅都減去了！

『現在剛到九點，這次皇后號的大甲船，開往到英國確是十一點一刻，時間上待，眼看船上的滑車將要停止運動了，郵航的出口貨概已上完，趕快去到公司賣妥船票吧！瑛姊，妳可以休息一會，作一個別前的一刻留聲吧！可是關於慕揮先生的紀念照片，日後當然可以代妳索寄的！請妳放心吧！……』

關於慕揮紀念片的瑣事，我並無絲毫急極的惶感，姊妹！我真奇怪我這首次退程的別離，為什麼不像其他船入的自在的歡悒？

『妳那知道，別人也許另有別人的悲悵，同時也許另有別人的快愜，姐姐，請妳不要誤解了！妳這次赴英的留學，總是爲了個人，爲了女界，和爲了今日的社會同中國的民族向前呼一口氣，妳荷着的偉大却是不可敵諱的？』

『我的心理始終仍是清醒的，惟獨我這幅精神……感到……』

『瑛姊，妳看這廣漠的一片，都是不負萍草的浪花，遠眸長眺，却又可以找出潑灑無際的波光，吻着不斷的天邊，得着隨航的人，真是破浪織志，追風怡懷的人間美事，該多使人快活啊！』

『船將要出灣了，汽笛已經吼過第一次，最好作別吧！妹妹，我不願忽視最後五分鐘的一剎那！』

『這時將過十點半，工夫倘在多些，忙什麼？現在不是如同一剎千金麼？』

姊姊只是呆固地呆睜睜，如同失望中之痴想一般，心裏真像有重大條件的話，可是倒也一言不語，隨着我以我的右手撫在她的右肩上，很自然地走上船面，她搖首回顧到眼中的黃金色國土大陸，空中旋出了非本國籍之林立國旗，她更愕然傷神，還對着

那些異旗噴了口氣，也許她將預計到亞洲大陸來日會有無限的風雲并無限的暴雨，我倒不知那雲雨究竟是摧殘，還是灌溉？她胸中這時的思維是錦繡的圖畫呢？是密結的感網呢？她很作輕易難吐的堅決，把這一片的興潮逼得了個中唏噓，我是替她悠然關心啊！

轟轟，船又作了第二次的吼叫，瑛姊！我們來日聚少離多，立刻清道出語短情長了！我不希望即刻多談了，只要來日的綠衣人常常報驛不絕，叫我樂甚，催促：妳前途珍重，期待着遠大，期待着光榮，我還願多讀些妳這次航中的日記和航中的捌箋，去懷念我這故鄉的徒勞！



「綺妹，別了！來日……方長！我們別了！……」
「別了！我企待着早一天得妳的還函，快樂才早一天的復蘇，瑛姊，願妳前途珍重！不願妳異地思鄉！匆匆地離去了！瑛姊！……」

她剛剛抬起手來，船兒顫動了！我急忙中跳回陸上，望着她的手依然搖動，不覺她的脛上一時紅了，大家送別的人們，都擦曳着錦絲的綳條，緋紅色湛綠色，一齊地飄依長互！大家都道着

「別了！」和「前程保重些！」的刺心話來，再想望赴英的瑛姊，愈感痛抑地各遠了！仰觀水天之色，渺渺其大，更顯航離悠渺中的難過。

三月八日

趁陽光正適人，不願多一刻留戀在送別處，恐怕家中慈愛的母親作着悠悶的遠慮和惦记，趕緊乘着輪船便要家歸的！

回想昨日與瑛姊的一別，匆匆的一番！似乎沒有什麼山海蓬頭的紀念價值，但在別後說來，由眼界的拓展以致把我的情緒激昂到很高壓了！今天只給抄下我個人，我個人孤獨地尋歸，照一照船下應着的藍水，壓着的浪花，洶湧地向前駛去！

別了的姊，山洋重敵她去了，何日再見？何日重逢？這時我的心火山一樣地傷噴，苦雨一樣的冷刺，不知如何，好！又不知說什麼了！雖然我生平沒有看過海光如鏡的闊畫，今日這臨到，再遠些那迷迷朦朦地從這鏡緣角上掛出窮大的瀑布，不，海中那會沖出瀑布呢，那必是遠航的艦艇？火山的噴塔？還是工廠的煙囪？零零散散的船似火箭一般地駛來，又火箭一般地駛去，這裏有大千的奧妙讀單得蘊蘊，人見不可思議，人見不可理喻，可惜我正沒有心來愛她，只有像愁觀她對立着，一副別愁的羅網抱曳了這無極的一切，好大一幅匠人的雕塑啊！我理願我不曾學過畫，我又恨我不會刻，不能把這一波浪海的經緯，從一籃工具下琢出來，這也許是我這生活上的缺點呢。

船兒一顛一簸永上降降地飛着，不覺離開大陸幾萬里了，一切都冥漠，這船的流落真是眾人可謂之「滄海一粟」，而我孤身比起船來，又何異為「船之一粟」呢？陸中的人們沒有鑿管於這

雙船，又沒有懸於這船中的小我，我不禁茫然地起了悲憤，風捲雲湧卒在心窩，陶然滾滾，澎澎欲醉，我無奈，我煩，我幸哭了……一會工夫，我丁丁躊躇着去到化妝室裏，用無力的手，揭開皮鏡，立刻發現了瑛姊的肖照，從仔細看來記得這還是在家中客廳旁依着飛廊攝的，背面是親筆書的『綺娃暫別了，并與慈愛的母親萬勿遺慮為禱，我的來日定會兩者快感。』這麼地幾行字我轉過鐵壁旁的鏡子跟前，看見了鏡中人的模樣，這射進來的人兒是我麼？我森森的驚奇着，隱着臉蛋上的面容，直是灰洵不振，又瘦了得多，幾些日不曾撲過白粉，什麼口紅甜密都扔到老遠去了，連電湯的頭髮這一次也都被浪風吹直了得繚亂交叉，于是很隨便地化了化裝，只將壓髮帶束在頭上，好防亂幾日航中的風撞，這時別愁的餘悲仍未終止，我對鏡中人黯然叩道，『瑛姊別了妳，何日再見，妳泅萍地空懷舊，她和妳所得到的別恨離愁能不重洋相結？』我却不敢一絲退思，可是我的心有如蕞非我這微弱的軀體所能主宰的，逾常添我的苦衷塞悶了！我回到艙裏面很矮小的一架牀上躺著，內中膺滿不可衝破的付感，配上這擺不住的波蕩，我的心陶然大碎，有如失掉生命的安穩，回手摸出一張折裂的報紙來，還是海上昨天的刊號，不管它是良謬，我卻這樣讀了半欄：

××浪漫的瑞士

——克那派及西密古宮——

杭州西湖，是戀愛的柔鄉，若蒙陀海島，自戀愛而生障得之精宮，一游此島，被悠瀟瀟盪盪心中的恐怖，浪拍懸崖，顛簸起一種反抗之精神，則普陀軟西湖為熱烈，而生偉壯之改變，若僧允之聖地，不能不推崇南京之燕子磯，立壁江

流，一瀉千里，雖不知「羅羅道」之深蜜（日本精死地），亦不若「羅蘭特」之壯壯（希臘女神人眼精死地），但曾有六朝部之風流，上有祖誰欲恨之說水（屈原投江），是亦含納太白粉月不遺也，依浪而下，流入東流，扶桑學女，會入情波，則在粉子磯情死，洵為無上榮幸也。歐洲口磯界之美，不能不首推瑞士，瑞士日內瓦湖之東南端，最為幽靜，處處傑作，余說一書，在哥德之一種葬，十年前出世，寫兩情人書信，即以克那派為背景，故拜倫到此，看大唱「克那派」真愛愛情之描寫！『雲乘雲山嶺，亦為之流淚，在哥德所派附近近西密古宮，千二百五十五塔築成，係中世紀之古堡式，四角塔塔塔，塔塔塔塔塔，山崗秀嶺，不管人亦殘障，在十世紀有一悲劇，即派羅立之彭風，因於此，父子被人為國犧牲，拜倫帶之而作哀歌，其他如拿破，德貝倫等文人，皆相同時，他吸自世界之風光，并有青年男女，去到盧德基前而自殺者，當時「羅蘭特」流行，瑞士幾成爲愛情之墳墓矣……』

三月九日

忘記了昨天是「國際婦女節」這船上並沒有作慶祝大典，一刻也不停留的飛航，仍是一刻也不停留的向前衝去，艙面

上所能視到的東西，除了水就是天了，一船的乘者——男人少女提更水夫們都在同樣地顛抖着，有時還假裝着，我這副不可喚發的精神，



只好不自主地隨性吧！混混沌沌自是給船兒作發蕩物，一日的良曦亦盡消磨在這××中了，最鐵望地就是早一天的登岸，和早一天的還家呢！不願再多寫這流浪地送別曲調。

三月十日

午后四點一刻船開進了營口的港灣，這一次到家了再不會使我失望的！

顧到了家鄉景緻之美美升皇，更是促動了遠別滋味的難過，太陽已將西下的，船徐徐地也將撞了岸，一途船中生活的航人的陌生，立刻他們的安慰好像重歸，都是喜形於色笑形於唇，啊！多麼美麗快活！那遠遠地樹梢蓬裏透過來的金色光映，射在金沙灘上，射在銀色的浪花上，和這船兒的移动，沙灘上滿載着白地黑地野飛禽，浪波中又滿載着大地小地三角形船體，比較起來都是在錯漫流動着，這裏蘊藏濃密的詩藝也許是特予詩人攝取材料的機會？這裏又蘊藏着圖畫的輪廓，還許是特為藝術家而擺的？可是我不管船上是有偉大的詩人或著名的藝術家，我總是要寫我這篇常相紀念的日記哩，來彌補這天的愉快——面前的流動！呀，瑛姊這時是在海洋的那一角漂渡着？越顯越是難過的，真是令我酸痛的疚心，別愁……一直把我淚珠爬到眼眶上，再回首船中的人全都奔岸了！惟有我，我呆呆地也跟着跳到岸上來，轉向家去！

『嗚！嗚！』

『誰敲門阿？』劉媽慢慢地從走廊裏邁出空問道，

『我呀！』

『喂，二小姐您回來啦！』

『是哪……』

『太太和小姐們方才晚飯時節正在念迷怎哪！』

小弟弟也許是聽着了，忽從飯桌裏跑出來嚷着『媽媽，二姐回來了！』他和我親切地拉着手一齊進了母親的室內，壁上的時計正好好鳴了六點。

『特兒真快，回來啦？在上海等誰送了赴英的船妳兩才算告別麼？』慈愛的母親在急喘地問着，並沒有頭頭打聽旁的。

『是的，我和瑛姊在赴英的船面上話了別，我才回返』

『……』室內的空氣略微沉了一沉。

我給小弟弟拿出了好多上海產的生生圍糖菓讓牠吃，我更貼近母親一些，母親好像特前願欲聽我這離家後的日歷，和瑛姊的別來，是乃我儘量地一五一十把送別的禮景叙給母親聽，并『我最後還告訴瑛姊至英園早發出家報，不然遲晚一天便多一天的海外擾慮呢！』而母親却又說我瘦了，臉貌也不那樣玫瑰色地粉紅哩，從胳膊的肉上又好像露出來了骨格，我在猶疑不信，我跑到自己的臥房衣鏡前，又仔細一對眸，果然了！遂後劉媽給我

整好了牀鋪，我渴了一點咖啡，順口和她談了幾句，不願一切，立刻便奔向夢中！



晨中，太陽的光芒正照和，風拂拂，雲溶溶，巢中的小鳥，也都是倦而憩，憩而飛，對對雙雙地翔在這天的自然風景裏，儼前羅列的花，一叢叢站在草地上，狼儼地被那藤纏繞着，好似那枝各樂(Song)是伴舞着很奧妙地在歡吻呢！以後的花園別來是數日我沒有到了，這一氣受了甘楚的風光樣洗得怎樣利害，我却曉得着若毫的領會，自然，這園丁的灌溉當又是另一方的例外！這春意是怎麼雄偉偉大啊！春，妳真像處女的心，妳真像慈母的手，那久被蟄伏陣壓的靈魂，偶得到妳的撫慰，他們常常死裏復蘇而甦生；多們快活啊，那春意！這時假如我的心是一架琴，那春意便是彈女彈奏的指尖，假如我的心是櫻桃樹，那春意便是園丁澆澆的澆水井，這……不可多留的春天，我願伴妳同自流——我呆滯地動也不動地在鏡台前，臆中翻天覆地般有如不流主，在逆料這興趣倍生的春意，我飄飄洒洒是伴它走向同流，在一個極大的世界旋轉，不停地旋轉，與天地交差，我從傻中忘記了一切的懷抱，直等劉媽走進了臥房的門，拖！拖！將我重由那同流的路上喚回，依舊憑着這鏡台的跟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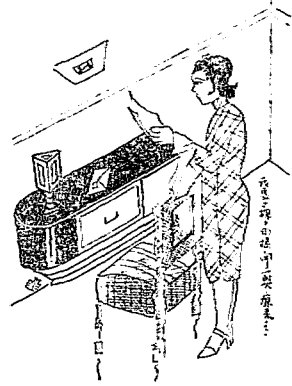
「二小姐，您看這是您的信不？」
 潘地從衣袋裏掏出信來劉媽問道，
 「沒有，不錯！這信老爺瞧見沒有？」
 「沒有。」
 「爲甚麼？」
 「前天是我接洽的那郵夫，他說這是二小姐周綺的信，我便暗暗地留了起來，預備一等妳歸來，再親手和它見面。」

「這次怎麼沒有交到客廳的信箱裏？」

「不是小姐您臨走有話？」

「神密，那來的怪信呢？」

「郵夫沒有說，我是不知到的。」
 我虛虛探探地揭開了一瞧，原來：



周綺小姐：
 長男的七個月竟，我在故都北平念書，租帳收到妳的信，核計是二十七封，又核計這來這有信的工具也熱得是很大深的，我進這有絲毫的心想向妳回信，同時本著我的必思我算也沒有向妳回信，這次是附帶着英大的歐氏向妳致謝，但依然虛脫從這這解我的人生，我這心倘他是無上之安適了！
 我在上月一號一特別快出到海園子溫泉旁的一個小院來寄信，刻已初月，把一副物精細和貧血精狀信寄過一番天然樂樂的工夫，暫均大致告終，昨日便乘了早車抵到故都的營川的！家，我這次本想不通知妳的，但我回到到那日的那一刻不也就情形中把我的必思感感了！昔日的事情，我不願在腦中多一刻的動，我又不願發憤了！這一次我遠來外埠，雖然整天依是處在學門內，但我接收的一切一切備付我沒大的物報，英大的醫術，我出管人事社會的後感，時八英面的書，在這一個大的字面內，人請將要接教的，不是路途，則送來，我架已走錯了兩二十三年的珠璣時代，但我時在街頭早已付之一炬，至我于年的經架，只好布於來日的開始，也就這有我後二十三年的命運了！想想我這長期拋棄的誤，我懶她，我難過，卒我落下淚來，在社會上，前途的說，親我的開後，親愛的兄弟姊妹，期待相互攜手，所有的天在任務皆在大變，願爲親熱的大衆，逃出人類的幸福，別出人道之不平，但我不願再爲「花長月夜」的女人擁抱在狂嘯或狂歡，我再不在這這入之

夢了！這還不如做夢？多少青年男女的志氣和勇氣？唉！那月眉的事情我非不願在腦中多一刻的翻花，是乃彼此一度，將一頁的偶然混於昨日的流水，永不追求，井正式向告別！罷了！現狀

前請偉大！

三月七日黎明謹上

我讀完這封絕告的信，胸中有如失掉了一切主宰，在這失掉主宰之際，長出一種污煙惡地一種悲憤，悶悶地酸了心，好像這大地也跟著我作同樣地荒蕪和蕪絕可怕，但我究不明瞭這男人們為何常常發出了特別地冤恨來和女子作對，尤其是一個可憐的我呢？

翌晚，我決擬約他作末役的一個血淚談，這時我的痛楚不知如何好了！

三月十二日

趁着烏雀南飛，漁父歌還，太陽已經落西海浪上，海灘上的聲用，榴油路旁的一行行街鑽，也開始施羅多時了，啊，夜到了！好得到了我的時間，於是趕快換好了皮鞋，穿上了新衣服，左手的指節上並且還帶上了他那往日送給我的『勿忘戒子』，我馬上到他的私鄉去，飄着他那靈門前鐘正是高着，院裏還渺渺地時時樣送出一些廣播的歌聲唱調來，好細看了看門上的牌號，不錯，果然是『丁香里三號，黎宅』，車夫代我按了電鈴，

『您找誰？』一位侍女來到門口問道：『貴姓？』她同護我進了門廳候着。

『我姓周名綺，我是諸黎朋先生說話的！』
『好吧，我去給您回問一聲！』
『……』潤透的空氣沉寂了一會。

少爺到醫院裏去了，總得十二點左右才能回來的！我想您有

事待明天再說吧！

我這般的苦衷難過，只無處述寫，愈是顯出了一種孤弱的難堪，我負着熱淚轉回了家，恨尤未消，愁尤未結，立刻還想要作第二次地訪晤，至此，我又願便從速計劃在那這同的一刻那須如何找見他，和如何達到這果竟的一切，於是我便在家洗了臉，把這一副地屏，屏，簾，窗都化成一個較比瑰麗的論廓，身上的衣服，也都重新整裝起來，和前一小時的樣方却判然不同的，我又出發作再度的找他，片時這『丁香里』到了！照例地按了電鈴，緊接着便出來一個男僕問我找誰，



『我姓梅，我是醫院裏派來的，特為給黎朋先生送藥，但是服這藥時手續，乃是特別複雜，不俱複雜且還重大，偶一失檢，則有生命之虞！所以最好你將黎先生約出，待我親手送給他這服藥的方法，庶可不致遺意外！』我是這般假裝地說着。

僕人將話帶了過去，不多時朋走出來了！
『您是為醫院裏送藥來的麼？』這位朋好像代着痠痛地酸意問着我。

「哦，你認錯人吧！」

「……噢，那麼您是……我不敢認呢？」他立刻悲憤地半吞半吐地啜着，還又轉向了一幅凝睇時面孔，埋藏着驚惶有在想像有在回潮什麼似的，心鏡也許出了不安！

「怎不敢認呢？這七個月忘淨了吧？」

「啊！周小姐，您怎會來的？我這病了的眼速濼代花，真沒有看出！」

「您會看出啦！此刻我這落淚的孩子？」我的眼淚十分的收攏不住了，濕到鬢前，一種悲劇的熱浪不覺從臉盤上湧過，要說的心腹話一時也吐不出來！

「您到這來訴冤，是有甚麼？」他偶然地接着。

「是的……」

「好了，您說吧！」

話是多着哩，但總不好在貴會談判，最好……請你陪我到「海灘花園」走一趟，趁這月明星疏的冷景，我願和你作長幅的談話，既或是最後語聚的一發那！這，請你不要脫辭了！」

「……他在沈顧中思掇一下。」

「只是談一談又何妨？請你不要在疑想夢了！」

「……好吧！您稍候一候，我回屋趕快吃完晚藥，定是伴你去海灘公園的！」

當時乘了同一馬車向前馳去的，進了園門，轉了一個灣，一直穿過了高森森地幾棵大幹樹，樹旁的月光下露出了銀璐的一條水池，信步地一同過了橋，踏上小邱頂上，一座石亭周圍都翻上了石甃，我倆就停步了，遠近月色的沙灘和海水，以至一花一木

半點的聲音也沒有，都把靈魂繫在甜美的夢裡去了！儼肅着，恐怕着，真有如和我們脫出一種表示，至奔邱亭之前，我和他都死寂得一聲沒有！我的心碎了！我阻撓得到淚兒都乾！

「綺，您這次找我出來，倒有什麼事啊？」

「請你不要着急，我的話立刻不易如浪的談出來，並且還不易立刻地聽得了當，」我微微地伸一伸腰，長出了一口嘆氣，如此便語得開端了！

「但是你苦苦的探求我，究能算得怎麼一回事？」

「朋！你在故都的時節，是的常常可以接到我的信箋麼？」

「是的！」

「那為甚麼總不答覆我？」心中黯然氣勃勃地問道。

「咳，既或我是答覆妳，那又有什麼用度？」

「那末，天地間之什麼算有用的？沒有用就不答覆您？再說，我今日的種種表示，全都是依然你往日待我的源流，今日再說，往日你怕我沒有愛，所以才挑撥我維護我，又怕我發生的信心太弱，所以才交換了押件，以至於「勿忘戒子」的事，那時要是有量心器無異地你那心血的沸騰總可超過百度了！然而再看着今日？……」

「可是，往日的當軸是什麼一定時代？那就是往日容我迷醉容我廝生，更容我在粉色的夢裏呼喚着，但是今日我仍願循着那往日的源流再流，忽然而竟有一切，一切都不允許我再流，允許我的只是死和流血，所以我寧願死和流血，而斷不敢來再流，請你諒解一步就算哩，又何必……這？」他用了深威刻的口吻來描寫他的狠心。

「世界上就有天塌大事，又與我們的愛情有何毫損？但我決

不認定你是戀愛，無異地我只宣判你是轉變了！」

「綺，你不要這樣說！妳瞪足了眼珠迴看廻看，唉！我們這踏着綠葉似地國土，空中的國旗都灰暗得變了色，這還不是怕了，聽聽那正旁的呼聲震萬的手，被了天災以至人禍，大家一齊爲了生命的要求，在那伸着手拚命掙扎着，慘得殺聲震耳！我生平不敢聞人噩劇，何況那殺聲震耳！但我亦負着命將要從他們一齊伸手，小地戀愛事情，此後我決沒有心再向談它，綺！妳肯跟着我們一齊伸手去幹，那才不愧爲女人呢！或者才不愧爲我心裏的女人呢！不然今後對女人的信慕太也掃興了，自然不能給一個全幅的概論，可是懷中的疑惑是理難洗去的。」

「但是爲什麼你當初居敢果絕說着在它海可枯石可爛，而愛人自愛的心毫不可移這等類話幹什麼？」

「咳，綺啊！我要明瞭那往日的時間事境的佈局，是在怎一個立場上？今日又怎麼樣？只要你聽得這一點，那什麼兒女情長的醜態也就可以立時脫開手的！」

親熱的朋！我過去作信的程度，直把綠衣人的脚都走腫了，繼續地發信，便繼續地無音，我早已把人生的苦辛酸痛都嘗盡！我爲了你，又遭了人生最後的悲癡，此後這悲癡的味調貯到我的深庫，永會常常無盡期地！唉……」

他又自言自語的說着：「這人扯之大，充滿地罪惡，污能，顏人……都往往是因了女人而造出來的！女人……女人，女真是荒谷裏的毒蛇一樣，燕席上的苦酒一樣，人若是中了女人之毒和苦，那就是他涎涎地走向死地，他不但失去了生機，同時他的性命也不過是一朝的一盞風燭的可怕，我這幾年飽嘗了八世，被人世的凶濤激蕩着，尤如一盞風燭的可怕，有願早一日脫開女人，

何況是妳看呢！……再看一看我們大家的生死關頭已經臨到了個人，天還能夠容讓我們再作無意味的狂歡麼？……」彷彿似說完話，他的淚亦起始交流了！彼此



遠處地沙讓都是死洋洋地甯睡着，天上的星斗也影忽躲起來，月兒已從這疎星夾道李衝到了西天，她又故舊地所進了西山脚下，那海水的波汶，有如姑娘的髮，在探頭伸舌，好像要吞噬什麼，只有船上的燈火欲明欲滅地一閃閃發着光，野犬也有時吼叫幾聲；更是增添我的駭怕！

這時又是一個東方白。

✻ ✻ ✻ ✻

香港夜色

桂

紫色的鬱金香，紫色的丁香那麼輕形地，由椰子林裡，荔枝樹下，漾溢過來紫色的南國五月夜風！——德養了流浪味的斯拉夫的公主們的眼珠子似的那麼詭秘，冷豔撩人哪！青年紳士穿上流行的美國風晚禮服，麗勝掛着小娥子那麼甜潤的姑娘，腮幫上，鬢角邊也敷上紫色的夜風了。五月——芳菲的季節，戀的季節哪！

電力廠幾聲吼聲，嗚嗚，遼闊而明艷的海灣；梯子式的柏油道；倔強與騷傲混合的羅馬立體建築一同地，撒滿了一朵朵，一盞盞，銀白的燦燦，倒像各宮星座，組成了天體之一部。

翠星燦燦下：沒有中世紀的清教徒；修道院裏的黑衣僧；未儉禁果以前的夏娃和亞當；英國府黑漆大門前的石獅子。只有：黑媚帶似的淺淺的直線纏青鋪道，流瀉着高氣壓的標會風，都市的淫快味。遮遮遮貝加爾湖的揮撥而倔強的羅宋流浪漢，聖誕老人一個個模兒的『東方之謎』國度裏的節慾主義者。把水手服燙得大搖石似的紅毛裹子兵，穿晚禮服的黃臉皮紳士，白臉皮紳士，赫臉皮紳士，只有眼珠鼻翅兒，唇邊沒有長髯鬚子的黑臉皮紳士。櫻花姑娘結着古典型的蝴蝶兒，腰肢子飄在蛙蝶裡裏是那麼

纖削輕嬌。喝慣了南歐葡萄園的香檳味，呼吸慣了地中海風的金髮姑娘是有撩人的緋紅腮幫，豔然的眼角眉梢的。古銅色的五月夜風，輕狂的，拉開了兩個小姐的袍角——紫色的脛踝，膝蓋上織着黑昂花邊的夢。

十字街頭的安全燈，閃着銅鈴大的眼珠子——紅綠紅綠，巴士渴血的瘋子似的一陣札司林的豔豔氣息，鋼蓋漢的眼珠子更模糊了。

『循環晚報』，『工商晚報』，『探海燈』，珠色的嘴唇，珠色的閃閃，珠色的儼儼。

年紅燈映着『S. S.』百貨商店的大喇叭，奏着撩撥而下意識的粵謳。

皇后電影院的廣告板上，曼爾羅那麼地開着安妮斯翅，珍哈露的半身胸像，馳的胸喚兒，颯的媚眸子——兩朵嫵露籠漫了的夜百合哪！古天竺的節慾者見了也犯罪了吧？

晚風擁着大拍賣的駝鈴『丁令丁令……』，拍賣攤前狂歡的夜總會似地，迴旋着翠綠色的脛肢，梨白色的脛肢……腰肢上開着紫羅蘭，罌粟花，鬱金香……賣貨郎的腦袋和眼珠子以每

秒一千其羅米突的速率運轉着。

洋服舖子的琉璃衣厨，陳列着穿了玄色晚禮服的青年偶像，羽紗睡衣的玲麗少女，只會將眼珠子作會心的微笑而不會道歉似的，寂寞哪！

諛謬如茵的海灣，東露一艘，西露一艘，洋夷子的巨型商船，軍艦。白熱光湧現出：太陽旗，米字旗，紅白色旗，星加旗；青天白日滿地紅跑到那裏去了呢！極圓突子每五分鐘一落磅子吼，十六吋口徑巨炮的雄姿，和平女神的金翅也顛折了！

躑躅街角的『高唐神女』，脖子那麼細，嘴唇那麼紅，非脆的蟬翼紗，裹着流着面遊發着古龍香水的榴槤味的顯微，讓南國香檳味的夜風，吻着窸窣簪着的紫丁香。可是『今年歡笑復明年

暑天之後

金光水逝，東去無留，昨之暑期，猶然彷彿日中隱影也！炎熱之時，假我以避暑，不覺暢然！朔期陽光酷熱之際，湯塵蔽空，綠木含煙，時或冷雨南堂，或風水獲水，持卷之時又幾時哉！既或陽退月升，可獲灑然小作，但蚊蟲非戲，又旋中乘涼，雖云北院若秋抱然，西郊春暮若，不覺披風一步，惺焉夫主！今搖小雛，頗有飽含湖霜殘雪之感，今雖未若暮白轉之若，但百年何幾

，花月春風等閒渡』，紅色的心臟，終有一天會變爲第四水期的化石吧！

每一小時有一匹海獸而港口衝出去，或一匹向港口衝過來。碼頭上有歡樂的心，淒戀的心，熱情的擁抱，旋波紋的贈別交響曲。

緊着重疊的沙漠之洲似的陶窰雖有車輪般的罅隙；野熊般的健癩？但，人生道上是那麼荆棘，嶮崎，終有一天會倒下來吧！等到年紅燈織成的梯子道洗發了，電線杆子的疏影，一寸半寸往羅馬式的塔尖上爬，往西班牙式的露台上爬，往黑漆大門的屋梁角上爬，撒旦的墨手似的那麼兇狠地，曖薄地，爬進翠綠的窗櫺去了，爬進人家的綉房去了，爬進人家的羅帷去了。

加烈

？人生本若途中過客，斯一毫無哉，將何以歸？況茲時事危延之秋，吾其何與？今暑期一輪，勢若鏡心自問，質無佳處可陳，然則寒暑相襲，終無了盡，而人之一世，長能幾時？自摸華髮，覺必待白，而吾無學之感立充五中，有歸昨日之哀閒，若好事者問，則吾寂然無以對！

☆ ☆ ☆ ☆

風

風，一陣陣的刮着；捲起了地上的黃沙，變成了一個黃色的宇宙，嗚嗚的叫聲，經過了高大的樹木；向着一片野地上衝去，加雜着一陣喇叭的響聲；許多兵士，從白色的矮房中，跑了出來。趙三背着皮帶跑着，還兩手整理軍裝；心中惡狠狠的說道：

『他媽的……大風天……還上操。』

一排一排的兵士，在這狂風中；站的筆一般直，王排長開始點名了；第一個就是張大個，一聲『有』王排長看了他一眼，每點一個名都深深的看上幾眼。

『趙三，出隊。』王排長更手指着，大聲的喊；趙三急忙跑了幾步，站在王排長的面前。

『你為什麼不帶帽子？』王排長惡狠狠的說着，趙三摸了摸頭；又回示看了看別的兵士，都在注視着他，好像都靜聽；他將如何答話似的，他不慌不忙的說了一聲：

『忘了。』

『忘了，你為什麼忘了？』王排長瞪着那兩只又大又圓的眼。

『報告排長，不是僅僅我自己不帶帽子，你看弟兄們多少不帶的，』趙三和緩的說着。

『那我不關，我先問你；為什麼到我跟前不行禮？』

趙三略微低了低頭說道：

王排長，我如何行禮呢？』

『你想一想，懂得室外敬禮嗎？』王排長臉紅紅的說。

『不錯，因為我沒帶帽子；所以沒法行室外敬禮。』

『那麼，你為什麼不行室內敬禮呢？』王排長大聲的喊。

『因為這不是在室內……』趙三搖了搖頭，王排長氣得跳了起來罵着：

『什麼……混蛋……你簡直是目無長官……』王排長扭了扭頭，見遠遠的黃連長走來，又說道：

『好！黃連長來了再說……』

兩個人互相扭着臉，黃連長慢慢地地走到跟前；摸着小八字鬚，警容的眼光注意着他們說：

『什麼事。』

『報告連長，他……趙三……不守紀律；目無長官……』王排

長使了一個敬禮，用手指着趙三說着；又擠了擠眼，黃連長微微一笑，但是趙三還是直立着不動。

『趙三，你不守紀律；目無長官，還了得；見了本連長，連敬禮都不行；好！來呀！』黃連長喊着，身後兩個馬弁走了過來。
『黃連長，他不說別人；找我的錯不止一次了』，趙三臉上充滿了怒容。

『混蛋……』少說話，黃連長緊沖沖的說着與馬弁使了一個眼色。
『二百軍棍，黃連長喊了一聲，全場的兵士們，都嚇了一跳；尤其是張大個心裏道：

『什麼東西，不講理硬打』，眼看着趙三在軍棍一起一落之下咬着牙齒，臉上充滿了苦狀，出了滿頭的大汗……

『黃連長，請你少幾他幾下吧』！張大個跑到黃連長面前，哀求的說着；黃連長瞪了他一眼『拍』的一聲；張大個臉上；顯出紅紅的五個指頭印。

『黃連長，我沒犯什麼錯；你……』

『他媽的……滾蛋……』黃連長縮着眉頭，瞪着眼睛；張大個摸着那半個發燒的面孔，跑了回去。

一五一十的，打了好半天；趙三的軍褲上，早已紅了一大片；兩個兵士揹着他交回的走着，他看見張排長同黃連長朝着他望；露出滿臉猙獰的笑容，他氣得真要發瘋；啞了一口氣。

『這還有我們過客嗎？』

『你不要說吧！別叫連長聽見了，才不得了呢！一個揹他的兵士，把嘴露到他的耳朵上；輕輕說了一句：

『趙三……你……剛才說什麼……』黃連長板着八字臉，一臉的橫肉上下的搖動。

『我沒說什麼……』趙三低着頭說。

『不行……你跪下……』黃連長惡恨恨的走到他的跟前。
『今天你不求饒，再說硬話，不准你起來』，黃連長指着他，咬着牙走開；他抬頭望了望黃連長，兩手摸着屁股。

『立正，黃連長喊了一聲，便開始演操了……』

風還是不斷地刮着，個個臉上與身上；充滿了黃色的沙土，當散操的喇叭一響。演操完畢；黃連長又訓了好長時間的話，才解散了。雖然張大個領着頭與黃連長交涉，要求叫趙三起來；可是黃連長只搖搖頭不說什麼走去，大家無辦法都去用午飯了，荒涼狂風之中，遠遠的趙三還在那裏筆直的跳着……

大操場上一些聲音也沒有，只有那黃色有力的風，在空中怒吼，趙三的確是一條硬漢；滿身強壯的筋肉，加之那一雙又粗又有力的胳膊；一點軟活沒有；他知道今天挨打，是王排長報私仇；但是他一言不發，直挺挺的跪着，看着遠處森林，心中好像思想什麼似的……

天漸漸黑下去了，張大個已經吃了兩頓飯；看看趙三還在操場上跪着，他很氣憤的說：

『你們見過這樣罰人的嗎？打了還罰跪，一天不讓吃飯，還罰什麼理……』

『走！咱們找連長去……』大夥吵着，便一窩風似的向着黃連長的臥室跑去……

『作什麼……你們要起反嗎？……』黃連長兩手拿着兩把手槍，滿臉露出猙獰的顏色。

『不是！不是！我們要求黃連長，允許趙三起來！』大夥嚷着，黃連長出了一口氣說道：

『不過那漢子太強硬……』

『雖然：但是他一天也沒吃飯：這麼大的風颳着：請黃連長饒他一次好了：』張大個滿臉笑着的說着：

『好吧！對他說下次若還這樣：照例是該槍斃：』

『好嘍！』大夥又一窩風似向操場跑去，

趙三哥！起手吧！黃連長允許了：』張大個首先說着，把趙三撿了起來。

『他媽的……』趙三罵了一句，拍了拍身上的土，隨着大夥，向着這白色的矮房走去。

張大個與趙三很要好，買了些酒，肉，燒餅，捧着走到趙三面前，

『趙三哥！你真是好漢，挨了二百軍棍，跪了一天；還這樣有精神，吃些東西吧！』

『唉！謝謝您：』趙三嘆了一個氣吃着燒餅。

『你真行，走起路來好似沒挨打一樣；老劉那傢伙，挨了五十軍棍；就躺了兩天……』張大個說着伸出那又長又黑的大姆指

『噁！我還沒有去謝李哥呢！要不是他棍下留情，早就不能動了……』

『啊！』張大個笑着露出滿嘴的大黃牙呵了一聲。

狂風越刮越緊，震動着樹葉；都在哭泣的嗚咽着，一切均歸於黑暗；露出陰慘的景象，趙三躺在潮濕的野草上！翻覆的想起他三年前的遺恨，一幕一幕的經過了他的腦筋演了出來：

一座很美麗的村莊，大概有一二百戶人家；差不多都是種田地的，趙三他的父親死了已經十餘年了；兩個哥哥相繼而亡，所留下的就是十餘畝地；當然在這村中，是數不着他家富足；每天

早出晚歸：家裡只剩下白髮蒼蒼的老母親；同他的妹妹，這樣每天有吃有喝的過着；是如何的快樂，但是那年的冬天，大禍來臨了……

『哥哥，哥哥！咱們村子來許多人，騎着馬；穿着灰色的衣服，還抓人呢！』他妹妹小毛駭怕的叫着，拉着他的手。

『妹妹！你去伴着咱媽，我到外邊看看，』他說着向門外跑去

『他媽的：跑什麼：站着，』八個穿灰色軍衣的兵士，走了進來。

『你們都搬家吧！不然要吃衛生丸的了：』一個老胖兵說着，又指着趙三說：

『你得去搬子彈，跟我們走：』

『那我還有：老娘……』趙三顫抖着，臉上滿了灰色白。

『他媽少說廢話，跟着走，』那個胖子拿着手槍指着他，

『您要把三兒帶到！那裏去？』趙三的媽，踉蹌的從屋裡跑了出來，

『往前邊搬子彈，一會就回來：』另外一黑臉的兵說着，便拉着趙三向門外走……

『哥哥！你別走：』小毛滿臉的淚滴。

『妹妹！媽媽！你們把中的東西收拾收拾，先到大王莊姑父那裡躲避躲避，假若我沒死……』趙三忍不住流着淚，嗚咽着又說：

『再去找你們好……』

『他媽走：』那八個大兵，攙着他跑了出去，隱約地聽見媽媽和妹妹的一片哭聲……

「我們那知道爲什麼呢？」老楊瞧着老張的臉，老張輕輕地坐在板榻上洗。

「唉！K君多麼好的人，到底怎麼一回事；老楊？你不妨對我說說，怎樣的情形。」

老楊吐了一口痰，慢吞吞的說着：

「今天我們同K君打了一下午籃球，乏累的了不得；老早就上牀了說了一會閒話；K君邀約我們，明天打球的呢！誰知道睡之後，幾個鐘頭的功夫；有這樣大的變化……老楊搖了搖頭，嘆了一口氣，又繼續說：

「我正在夢中，忽覺得有人拍了我一下，並問我姓什麼；這種聲音，從來就沒有聽見過；我驚奇的睜大着眼睛一看，三四個穿黑衣的人，一手拿着電棒，光線直射在我的牀上；一手拿着手槍；搶口胡着說；我不知道他們是那裏來的，當時嚇得說不出話來；他們又說，你不要害怕；說出來一點關係沒有，我才戰戰兢兢地說我姓楊，他們走了過去；我好似失了和覺似的，睜着兩只眼睛；看着他們，結果我們屋的六個人已經開了五個，最後問到K君時；聽他們說好吧！你不要害怕，跟我到司令部去；四枝手槍對着K君，借着電棒的光線，看K君的臉色，一些也沒改變；K君張了張嘴，終於沒說話；跟着他們去了。

屋子黑暗的一線光明沒有，遠遠聽得汽車烏烏叫了兩聲；我心裡想着司令部去了，眼中滴出兩滴淚來。

老張咬着他的指甲，臉上充滿着怒容；兩眼瞧着老楊的面部，老楊又繼續說：

「當時我們靜默的一動也沒動，忽然有電棒的光線；射進屋子，我心裡想着；這一次不定又捉誰，心志忑的跳着，原來是

指導主任，我才放下了心；他說K君有些嫌疑，司令部叫他去問一問；或許明天就能放出來，大家不要害怕，好好睡吧！指導主任走後，你想我們那能睡覺，便蹣上燈談這件事。」老楊說完後，在屋中來回的走着。

老張興奮的樣子，拍的一聲打了梆子一下喊道：

「他媽的：隨便便就要……」老楊急得連着揮手，

「低聲：低聲些：太危險了！」

「誰還能不讓我說話嗎？我有自由……」

們咬的一聲閉閉，老張的臉色立刻便的灰白；指導主任輕輕的走進來，面上呈現着悲慘的容顏；發出一種顫顫的聲音：

「大家不要再吵鬧了，聽說司令部近几天，放出許多的密探，四處捕人；我們還是少說話爲要，好好的用功，別的什麼事情都不要談，K君明天也許會放出的，你們快點睡吧！」指導主任說完後，帶上門走去。

屋中寂靜了良久，老楊很悲慘的說：

「咱們都與K君同屋已兩年了，像他那一舉一動；說話，無不聽得那件事，那一樣不是光明磊落的；這樣難得的青年，竟發生不幸的事；唉！可憐……」

「若照這樣的下去，青年還敢進學校嗎？誰的老子，願意把他的孩子；送到學校被人捕走呢？」老王說着老張又急急的道：

「總而言之，現今的時代是……」老楊小等他說完，拉着他跑了出去。

室內充滿了懷疑，恐怖的景象；指導主任又來了一次，大家才熄了燈，不斷的聽見翻來復去的床聲。

次日全校的學生都知道了，三人一齊，五人一堆；議論紛紛，

忙整了老楊，跑來跑去，今天不見K君歸校，老楊領着許多同學，請求校長想辦法；校長也是束手無策，次日報上登載，K君因XX嫌疑；已于昨日下午四時；在某某地；判處死刑……

一九三五，五，廿八，北平，

南引瑣記

陳劉篤

回到北平都已經一個多月了，天天忙着和書本交涉，每每同學問起我這次旅行的結果時，我總沒時間集體的詳述，太抱愧了，好容易今天得着一點閒，想起同學們對南方消息的需要，在這兒我略略的述一點吧。

十二月尾我由天津回到北平的時候，同學們都很爲我高興，因爲個個得着兩張很好的免票——一張是到漢口的，一張是由漢口到長沙的——可以南下了，每天在朋友家頑；真是高興極了，到正月初我才和壘正式起程。

離平的那一天，承許多位的朋友到車站去送行，還送那許多的食物，尤其是其士林的巧克力，這真不是單單說一句「謝謝大家」所能表示我的銘感的，壘和我都是坐在膳車裡，到是很舒服，雖然平淡路我走了許多次，可是這一次給我的印象最深了，火車浙浙的開動，北平的燈影在黑暗中消失了，我輕快的嘆了口氣，因爲我又暫時逃出了這萬層壓力壓迫下的北平，回轉頭來叫着「北平！等我們暫別幾天吧！」心裡悵然極了，時局的便遷是這樣的快，等我再回頭來時，北平我還可以看得見嗎？

車到順德時，一陣軍號聲由車外傳入，同車的人們，都搶到窗

東北的同胞們是多麼的希望他祖國的軍旗降臨呀！……車到信陽了，因爲當地的學生救國會請求進京請願，而未得當地長官允許，所以都集合在車站，將南下和北上的軍車全扣留，我的車當然也不例外，所以我下來照了兩張像，並且傳達了一些平津的消息給那許多的青年，結果他們認爲當局答覆圓滿後才整隊回校，時車已誤點六小時，當車再前進時，我和壘都安然入睡了。

南方的氣候是比北地溫和得多，車過保定以後就沒有什麼沙漠了，所看見的祇是平原，大車道，樹木很少，房屋都是土做的黃茫茫的一片，在空曠遼闊的高原上，似乎別具一種風格，車過黃河以後，在河南的境內，有土丘，高的圓樓，然兒天氣不會比河北好多少，可是當車過武勝關的前後，空氣中的水份會更多起來，農村的風景也美秀多了，有高的山，在山上有一羣羣的羊，有層層的樹林，有靜的水，偶而你可以看見在水旁工作的農婦，你會高興起來，無論是物或是景，都不顯得簡單。五六點鐘的時候，農村裡的煙漸漸散佈出來了，這是他們一天工作的報酬。

車到漢口，時已深夜，我和壘在交通旅社借宿了一天，旅社的經理，是哥哥的同學，清華的畢業生，前在平時也曾見過，今日在集，談得更高興，旅社的一切設備，自衣櫥氣管到浴盆，都是極摩登的，我們的臥房外面還有走廊可以看見大街上的景物，可惜侍者們沒有嚴格的訓練，旅館內的情潔與整齊，都不能使我和壘滿意，胡經理特別的招待我們，浴後我們各自安睡了。

到了漢口就算到了家，第二天回到家裡休息了幾點鐘，下午和壘同乘馬車遊漢口市，說起來也很可憐，雖然我在武漢住了這許久，可是二千年大水後，我很少是在武漢的，市的進步，和樓房的日增，幾乎我都不認識了，尤其是市內外的道路的平坦是最

完整了。

第二天早上霧得大，本來漢口雨水很多，可是這幾天並沒有，幸而天氣不很冷，我和曠在江旁等著霧散後，到武昌的武漢大學去參觀。

武漢大學位於武昌城外珞珈山上，歷年來教部盡力的整理該校的內部和建設，加之地位也非常的好，所以近年來很有進步，招待我們的是四年級經濟系的同學徐君，除去他告訴一些他們學校的形政和組織上的事情外他還談了點武漢同學的愛國運動，大概的情形是和報紙可以成比例的，最後當我們告別時，他贈送兩本武漢大學一覽給我，希望我滙文的同學也注意這意華中的學府——武大。現在這本書存放在圖書館內，大家可以到那邊去看，晚上曠和我分道揚鑠了，他將乘輪東下回滬，我呢？再繼續的南下。

從武昌到長沙是六百三十三公里，這一段的火車可把我苦着了，因為路基的不平，車子震動得很利害，加之天氣變得很冷，車外的霧也很大，車箱內的人也不整齊，物質上沒有一點可以看得過去的，可是精神上我是更興奮了，一切所看到的，我所聽見的，都新鮮極了，這到是很奇怪的事情，將到家不幾天又跑了出來受這種罪，不是很滑稽嗎？

車過汨羅時出了點太陽，很奇怪的這是汨羅車站的小販中有賣飯的，一個大條盆，內面是四大碗菜——魚肉青菜等——和一小碗湘人最愛的辣子，更有四大碗白飯，聽說菜是自蒸的，飯卻是廿枚一磅，因為是便利和好奇的心所逐使，所以我也加入在一個圓盤內吃了碗飯，不錯！飯菜都很可口可惜辣得我喉舌發痛！車到長沙已午后七點了，因為想到湘雅大學去看看姐姐和朋友

們，所以在北站就下車了。（湘雅醫科大學在北站左近），有生以來，這是我第一次踏着湖南的泥土，或者是高興吧，所以我特別興奮的在道路上走。

他們都不知道有遠方的客人來到，在客店裡我們談得高興極了，我不願意打擾他們太久，所以又叫車到青年會，在那裡暫時借宿，中國各地的客棧旅社是很少與煤賭絕緣的，而青年會是最使青年旅行的客人覺得合式的了，湖南長沙的青年會比北平的大多了，設備好像也好些也便利些，我住的一間房子比北樓的房子還有一大點，內面的設備有鋼絲床，櫃子，桌子等，每日祇須六角洋並且有洗澡等的特別權利。

到長沙第二天下午應湘雅各好友之請到三和酒家吃飯，因為有在汨羅發後的經驗，所以點菜時我第一句話就說除辣子外什麼都可以，他們都笑起來了，飯後到八角亭（和北平王府井正比例的地方）國貨公司，國貨陳列館溜達了一會，最使這是我奇怪的了，湖南是沒有像中原公司這樣大的洋貨公司的，代替中原公司的有國貨公司和國貨陳列館這兩個大的商場是可以和天津中原公司福隆洋行成比例的，所以在湖南人民的日常生活用品很少看見洋貨的，長沙市內的道路反不及市外的完整，尤其是公路，特別的平坦路，路邊看連不斷的柳樹，風景是太好了，第三天我應同學鄧君之請，到他家去玩，他家離長沙一百二十里路，在湘潭縣的鄉下易水的旁邊，兩點鐘我們在小吳門上汽車離開長沙作一百二十里公路旅行，車行頗速，（每小時約五十至六十里）是四點不到，車就抵湘潭了，因為道路很平坦，所以坐位不覺服到不覺得難受，車也很好，是道濟牌的，在途中並沒出什麼毛病，就是很幸運的了。

郭君會帶我到鄉下去玩了一天，我們在高的山頂上看附近的田園，我所見到的地方，無論是山旁或平地，都是水肥土潤，田陌整齊，半月形的阡陌；一層層的依着地勢的高低，彎彎的自高低下織成了一幅極美的圖案。由這一點我們可以想到湖南農民的辛勤來。

現在且再來說點瑣碎的經驗來結束我整個的報告吧。湖南的人民是最有禮貌的了，可是每個人的性情都非常強硬，有一次我由北門坐車回到青年會，那洋車走得極極了，我對那拉車的說「快走快點！」他立刻將車放下了，回轉頭來很生氣的說：「我也給這樣多的錢給你，你來拉好不？」當時我生氣極了，可是沒有辦法因為我不認識街道，祇好默然對之。

當我上汽車的時候我問那開車的我說「車夫，你知道這車什麼時候出發？」他翻了翻白眼，說：「誰是車夫呀！我是使員。」

乖僻

是在無聊的老婢，偎縮在槐樹參差的枝葉中，歌唱着催眠之曲的時候，為隔絕世紛的原故，不，是因了性情乖僻，孤獨地幽居在世界的框園，那裡有：

無雲的蒼穹，映着潺湲的溪流，粉紅的荷花香，泛溢在徐風的漉漉中，假的石山酣睡在綠透了柳樹下，還有……。

平常伏在案頭上，不停揮地，練習着繚文，每每寫了半段，放下筆，仰起頭來，望着窗外幾隻不知名的小鳥，他們的歌喉，雖然婉轉，但總不似江南的黃鶯，有那嬌滴的清喉，使人聽了，便會沉醉在她那柔軟動人的歌聲中。

有時寫得倦了，便漫步走到將熟的葡萄架下，我素日最喜愛食

我很和氣的滑稽的回答他說「領教了！領教了！……」由這點地方我們就可以看得出湖南人民的自尊心 and 性情強硬的程度來。

在南邊團體開會的時候，某一個演講的人說到「先總理」或是「蔣委員長」，聽衆和台上的人，都很自然的立起來，表示敬意。新生活的標幟和標語舉目皆是，更利用公路的兩旁，寫着有六七尺長一個字的標語，每句話都是非常沈痛的，雖然國防的進步如何，我們是不會知道的，然而政府暗地宣傳的方畫，已經是無微不至了。

整個的旅行到這裡算是完結了。我的結論很同情李景漢先生的一句話，那就是：中國的前途是絕對的有希望的，是絕對的有辦法的，是絕對可以樂觀的。整個的民族是會有大的轉機來到。這就在乎我們做國民的是否肯共同努力來促成這個大的轉機。現在真到了「事在人爲」的時候了。

毛光濤

的藥品，就是葡萄，今天見了一骨朵，一骨朵的綠葡萄，欲滴的口涎，早把酸甜的葡萄，放在嘴裡潤澤濕了！

斜陽吻紅了晚霞，黃昏的暮色，染成了一片蕪網，幾隻黑色的歸鴉翩翩在暮雲裏，當時我感覺漂泊的種子，散佈在我的心園裏離開故鄉三年的我，曾與龍鎮的父親說過：「等到異鄉歸來，定能有一個喜歡結實的種子，種在家鄉枯乾的老田裏。」誰知希望的莖花，終於化作失望的泡影。

性情乖僻的我，因了環境與生活播弄，日子便是沒精打采消遣地，任其溜過去，也只好在這寂寞精緻的框園中，消磨我的歲月

和時光。

別了幾位教員



凍太太（路得）現年五十二歲原籍美國，代美以美會來華行教，數年來執本校英文教鞭，除教課外更操宗教事業，復喜音樂，尤以鋼琴為著，每於音樂席上或禮拜儀式時，則必有其鋼琴之獨奏或伴奏等項目，可謂深矣；忽于一九三五年七月時返國，據可靠消息聞將于本年八月時，有再來北平作第二次服務云。



一些同學與艾爾汶別

苗迪青先生字竹風，南濟源人，由日本東京高師畢業，來京任教，地理系課程，在此表示紀念。



青年部詩歌班全體與凍太太別紀念（前排為凍太太）

在
頭
和
圖
裏



在 運 動 場 上



班 後 的 艾 爾 汶 先 生



周 福 全 博 士



李 太 太



李 芳 博 士



于 振 清 先 生



Mr. Richard G. Irwin



陳 致 平 先 生

格委員會審查合格，次來本校執教多年，凡英文
史地經政及任何公民課目，無所不長，惜一別遠
籌，往日既與學生等感情表示之卓篤，是以今日
無不為之遐念耳！現任××縣縣長，刻以公事繁
忙，與同學等幾不常相音信。

先生於燕京大
學畢業，曾任
河北省審查高
中訓育主任及
公民教員，資

青年的修養

馮友蘭博士講

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六日，恰是一個星期六，雨週一次的歷史系全體集會，全體高中部同學，臨到了這天，因為顧慮到以往的集會倒閉了幾屆，很多人感到掃興，所以這次獨開一路地約請了清華文學院長馮友蘭博士來到我們的亞斯立堂，在我們這七全樓會上演講，他居然可以償給我們很大的版面來出了我們的委求席，這畢竟是我們大家相當榮譽的機會，我們在此表示謝意！

休養的目的，大抵本為國家民族的前途上，作一份有用的人材，雖然是個人的事情，然而在教育上，却認為是社會上應行的重大任務，休養就是要作些來日的準備，準備到個人本身的問題，準備到社會羣衆的問題，以至於準備到國家存亡的問題，一旦準備好了，在將來的人生上，個人可以不致失業，社會可以不致崩潰，國家也可以不臨危亡，不然，則一切都是危險的！關於學校的本身，往往只是注重學識，以致忽略了休養的必要。

關於今日青年休養的問題，可由五點說起：

(一) 責任：

(1) 家——就是所謂盡孝於家，使個人在休養時期，對於任何的活動，最好均與家道毫不發生衝突。

(2) 國——為盡忠於國，以現在社會的時代和境遇來看，一般青年將要負擔的責任，當以國與家為最重大，解釋着若因對家的責任較輕，而對國的責任益重，這就是因為今日的社會上，舉一事凡一事總此個人家庭的事情複雜得多哩，既然不能那樣像家的一切的單純，那末我們必須應有一付認事的頭腦，這種頭腦乃是由讀書時代的休養而醞成的，由此吾人欲打算認定負責輕

重的正大，那必須首先認清楚國與家負的責任的正大，

(二) 志向：不論何人，固然各有其志，這是必然的事情，可是立志的鵠標，總須大人物，所謂這種大人物，目的並非在作主席，高級官，既或大資本家者流，若把社會的現象，譬如演劇，那戲劇裡的主角，便是此刻所謂之大人物，然而些都是暫時的，社會才是永久的，尤其是大人物在社會上所作的舉動，甚至於千古不磨，萬世不朽呢！這就是說立志總要作戲劇裡的主角，在人群擁擠的舞台上，多能扮演幾齣好戲劇，去給人類謀幸福！

(三) 我當作什麼事：依照個人的興趣，即每個所有的長處，人類所作之事，即當近乎其興趣，近乎其長處若出類拔萃在乎其天才與學識，以其天生的本機，來力求其人事的學識，凡成功偉大事業的人們，莫不由其天才及學識而來的，至於每人均有其才，均有其成功偉大事業的機會，不過其所出各有不同而已！要之，個人當竭力發展其天才之所在，這是無疑的妙道，關于我當怎樣去發展我的天才，那就是你的幸福在那裡，你的天才也跟著在那裡，這是得自天生的，至於每人的興趣，尤有享樂的興趣與自造的幸福，惟享樂的興趣，當然不在本題範圍之內的，在每人

本照其趣而後展其天才之經過，中間所達到的虛榮興趣，便是真正成功的惡魔，要打算做些成功的事，這種虛榮的興趣必須掃的除！

(四) 忘其成敗：任何人的創作，那必須有多少次的試驗，由於試驗的結果，而會往往發生失敗的新現象，可是許打算創造出驚人的偉大事業來，必須經過許多的失敗，人生的命運和機會

與其成敗是有絕大相關的，如果能知失敗一次，便是人生一次得意的機會，那可自慰了！究竟說起失敗是無關的，因為有興趣的事，就算在試驗的過程中失敗了，而那興趣是不會隨着失敗的，因為青年作事的目標，不要把成敗看得那麼嚴重，既或試驗的結果，雖然在自己的事業上創造了失敗，然而在社會的變化上觀察，那却是進步的表示，世界上的成功者，就是因為有一次的失敗，就產生了一次相似的進益，所以個人在社會上創造事業，倘或一方在個人本身是失敗，而興趣和失敗的知識總不會丟掉的，另一方面在社會上就是失敗，也算成功的。



(五) 鍛鍊身體：以上所說到的，都是精神上的休養，因為若只有精神上的休養，而無身體上的鍛鍊，將來這必會減少其成功的機會，欲要達到充分成功的能力，那精神上休養之不足，當須以身體的鍛鍊，當作輔助精神，現在討論身體的鍛鍊，原來人格才力與世界來比，都是平等的，即因體格之鍛鍊欠工而已，思心觀察一下，那些作領袖的人才，關於他們本身學識的超眾，當然是重要之不可缺者，然而對於體格的一層，也是他們件事主要支柱之一，在今日一般學校裡的大體現象，關於一般學生的身心，大抵幾乎都是體壯者而學次，學優者而體弱，這便是今日中國教育的歧途，將來中國教育的前瞻，也許竟因此斷而能令人可怕，要想避免這點，那末，只有在今日的青年，去實際着鍛鍊個人的身體，然而不要誤解，這種鍛鍊並非技術運動的練習，乃是要保重自己的身體，目的是在為了來日的社會，來日的中華民國，和來日的偉大中國！



沈道遠

別的了幾位的學



體育代表

別的了



× 現任上海軍司令部
蔡永瑞君 ×



小段與小黃



鳳去樓空？



猜他們都是誰？



別了的 Eddy!



我們交際家與友校聯合陣線

王君自潔，捨了瀛文，投入中央航空學校，爲國爲民，爲自己的責任，他勇敢，他有血氣向前幹去！近一二年來調查結果，我校同學入航空者不下四五十名之多，王君爲其代表之一。

谷

昭

君



黃
瑞
福
君



李
漢
生
君



！ 兮 空 樓 去 鳳



津津的愚人節

人堡

一、？

要有人播開我們的校史，便可以知道了我們這「滙文」的命脈來源，帶有洋裏氣的滙文，雖然有了六十多年歷史的長，但實際上，關於一些固有的文物風光，仍然不見得脫落，所以倘一到了四月一日這天，大家好像都不肯白白的就空過去，因為這天仍是不停的上着班，以致一些忙着K書的人們，也許就把它忘得清淨，可是沒有忘的人呢，便免不了去運用他的戲弄思想，大顯身手地去鬧一氣！

原來西人有了愚人節，或名萬愚節（Foolish Day），是他們典故很遠以來就有的，一年一度的四月一日，循章而絲毫不紊的，他們一直沿襲到了今日，仍然還是要有着。

最痛心的，就是表現出我們自己的假節還不够用，看見了西人有了「愚人節」，我們便近水樓台的借來也週一過，借來過也倒是無妨的，最大的毛病就是容易把這節典的大方給抄錯了！由這抄錯之中，才能露出一些笑話，所謂這就是我們中國的「愚人節」了！

雖然我們犯不上去破卵覓骨的思索着，研求着，而也決不應當去隔山登影的作這恍恍夢！這種不求甚解的心痾，幾乎都散到了全中國，這不能不算是民族當前可怕的現象之一！

對這題目的解釋，在西人的心目中，却認為是一種很滑稽的情態，他們對於這節期的利用或感置，大半都是消度在親友們的立場上，既或一些接近的朋輩，不是鬥門玩開心，就是在偽暗中攝造幾個名義，使他對方去走，一走一個空，在此旁觀者將要收穫幾個笑柄！

二、剪下來的一段

人人都認得的那位——有名馬瞎子者，打罷了下班點以後，他遲遲的從課堂走出，裝瘋弄傻的一步三戰，彳，彳，進了東樓宿舍，誰知他又耍假機作怪了！摸起電話就叫：

三一××號，

啊，您那？請×美小姐說話！

啊！您那場？

我滙文東樓呀！×美小姐麼？

是，您誰呀？

咱家是我！

嗯，我知道了！

妳有工夫麼？這真怪！我校園界的城牆突陷落了一空，自檢開開來東車站的特別快車，不料穿進了我校的樓頭，正趕今天是一個小遊藝會，不料又便成了參觀會了！妳快來參觀來吧！

幾點去啊？

這就來罷！越快越好！

鐘聲，移時她真來了！進了大門，看看那鉄筋似的樓和兩面的大牆，依然是矗立着，她默然了！只有樓中飄散出的叫笑聲來點綴。

然而這位膀子呢？旁人只好說他是往醫院去驗目配光去了！

三、意外收入的史話

哄……哄，你也嚷嚷，我也嚷嚷，他也喘着氣的嚷嚷，大家都說：今天慕貞的慶樂會和宿舍開放，誰去參觀啊？走啊？也有打着口哨，垂下頭來看錶。時間到了，快走罷！

正是三一伙，兩一邦，走了的人數不怎見多，而那慶參觀席上直是地無立錫，直怪？不，歐！原因是她校表示好感，優待我們大家免費參加，何樂而不為呢？

遊藝會場席上的人物，幾乎為我校所包辦，雖然不是專為我們開的，事實上，真也有點大致的趨向，也許大家不會否認的吧！

一進她們的大門，便從中有兩位勇士在對立着，一位撐着童軍的大棒，另一位捏着大棒停在身旁，拉弓似的用着勁兒向門前掃視着，進來一個，便打了一個引路的指揮，左向禮堂，右向籃球場，左右的中間，還有美術會展，然而我們不是向中間開去，便向左邊的樓上進了禮堂，籃球場上的一套，並不叫坐，因為她們隊員的運動衣太新了！光線的飛揚直使我們不敢注視。

一時，校長大人剛從外面走來，一進門便是「校長衣服後面一塊泥！」校長一回頭，笑聲裏「大傻瓜」便應聲而起。直

待起到他進了公事房，這才算告一小段！然而我們抱着賓賓之禮，會場上不肯亂動，可是外面吱吱的風浪，若斷若續的不時傳過來喚聲：「××的信，××的快電！」又有說着「××病了，正在同仁住着，快去看看他吧！」

最怪的现象，就是她們遊藝會中的喧聲，但又不像喧聲，△△……△△」從場面上的人群口中擠出，我們大家都以為假裝來學國音字母呢，然而台上的入物是表演員，並不是教授，說她們是叫老師呢，也不像，說她們是打口哨呢，自然會場上怎能需要她們口哨聲的點綴呢？又何況那吹的也不像呢；哈，她們上帝的這群兒女真所謂之「富麗頹」大笑！

再有的見聞，就是她們食品合作社的新張誌喜，素日向不設壇開賣的，而這一天也開辦了！門上的大匾：大書香蕉柿子菓、和什麼葡萄乾橄欖球，都一齊照本八折，可是裏邊的招待倒和氣得多，也許有的老板不合適，不過我們因為沒有和誰接頭的相對，究竟有相關了！

還有一點見聞，也可窺成錄出，這種見聞便是由她們的美術會展拾得的——會展室中全是裝着技藝的作品；只有幾幅彩色圖畫，是有一種特別藝術放光性，還可算作鑑賞品，其餘的滿房裝璜，雖然怎樣淋漓，但也不過是日常的利用品，所以然？我們的同學便有張口問道：「這件小孩的刺繡絨衣，定價多少？」她們的招待連聲答應：「這，哦！非寶品，都是自用品！」大家都以為神密，然而這愚人節中她們真的都愚了！也許我們的同學都愚了？她們的籃球比賽仍是不叫坐，大家不因掃興的而後轉來！

呼，呼！西海濱上吹來的風，帶有鹽味的一直送到這裏，哈，吹放了這古城的愚人節之夢！



水 患

人 堡

滔滔無際，那洶湧之洪水，洶湧之浪花！

曾聞水災為患，不次於『毒蛇猛獸』，蓋早為世人熟所知曉，民廿四年七月將上旬，園土上風雲正緊，有如殘喘待暮，天邊沙場，候戰士來臨，且夕之

際飛颯怒吼，在令生者失途，死者負恨，無可傾心，哀哉國人！復哀哉國人之前途！忽，長江黃河，淮河運河，支支流域，均先後協約，一准怒騰，沿風千里，捲浪排空，漪漣浮國，患從中來，乃國內蘇，皖，魯，豫等省之境域，他

日之肥田膏土，一變而為今日之淤深河底，他日之華宮壘榭，一變而為今日之魚巢蚌第，水區居民千千萬萬，莫不沖得流別失所，告天無從，告地無途，兒在叫娘，娘在喚天，一粟之微悉葬魚腹，寸線之瑣被懸浪花，羣呼求救，無可

奈何，一衣一食患無奈處，築憫愛之士
愛己愛人，能衝慈悲善念，思之如何？
況吾同胞！

今華中境內，屋臺百萬，肥田千頃
，已盡投於流水，一度復岸，恐亦無望
矣，災民盈野，無家可歸，糧食之屬，
缺晨少夕，略諱今日，尙愁來日，走無
可走，逃無可逃，家未破而無可歸，國
未亡而無可保，嘆哉！中華經政，中華

備，吾中華男兒，爲前途發邁，怎奈，
舉目前籌，偶一瞻顧，則孰敢云不是寒
胆傷心？今水區之被災，固爲災民之意
外，然國人之爲國，知災之爲患，間不
經年，與其先爲救灰，莫如先爲防災，
當災之臨也，可救而不克防，被救者能
幾希？災之未臨，克防無須救，被防者
能幾希？願國人來日防災勇於救災，庶

克災之不再！

斯時災區逐漸擴大，災民日益增繁
，陸土遂而漸減，恐慈善家亦遂而漸減
，則災胞之待救，恐其先待斃，而吾等
同胞，距災區雖尙遙遠，暨雖無聞其哭
聲浪聲之交奏，與淚水災水之橫流，然
就傳於報，載於新聞，以及特別之宣傳
，吾人憫恻之心，能弗因而顫動？是以
本校『水災救濟會』其成立焉！（一）



本校水災救濟會於是已成

本校水救濟會之成立，先於一九三

六年度學生自治會，初，假某大學校址召集北平市第一次學聯水災救濟會，計出席者大中學代表有清華，女一中，藝文，東中，廣安，師大，聖志及吾瀝文等廿餘校，先選由幾多重要負責人召集發起會務及籌備委員會之成立，施未幾『北平水聯救濟會』即遂踵告成，宣告凡平市各校團體為一單位，必致各盡其力於各該校之範圍內施行募捐，籌募之物多為衣服財物等，另外舉動，更有假遊藝會，音樂會，以及樂崗義務募捐等重大项目，均不遺餘力。

瀝文水災救濟會之大致經過，既不屆學生會正以產生以後，柯德聲君即被公選為水救災委員長之職，繼張吉生君，王佐之君，趙萬生君，及周文典章四人復被大會選為水救濟會之委員，至校外

水聯之一切接洽事宜，均由柯君担負，

本校之水救會曾假代表大會席上發表無數重大言論與詩討，次由各代表躬向各該班同學致意，莫不誠勇而鼓各同學鼎力助捐，去救災胞的生命。

於十月底發起兩角募捐之風，意謂每位同學必須捐護兩角，惜未待全副結束，北平市學運之風忽起，於是此風遂遐爾各校，莫不先後停課，水救事宜之急，亦深受影響，結果大致達到百分之六十目的，復募捐衣服等物計達四百餘件，成績尚屬可觀！

復於十一月十六日，假亞斯立堂場座開本校水救音樂大會，購票觀衆皆熙熙攘攘，不知馬小雅容，仰人滿為患。



但編者並無深刻測量，有勞讀者致慮焉！至其會幕大概，含口琴奏奏，夏威夷音樂 (Hawaiian Music)，男女孤歌美，潮州音樂，名提琴家演奏，十一齡少女獨彈，周福全博士之家庭交響樂，末尾還是譚文慈貞聯合歌詠隊來與結了臺，一一項目將盡，突突，突，後面之電影映草，一黃金色之會場頓成銀幕，將無限之災區寫實，節節流入衆眸，或予以潤浮於水之流難者幾些忱憫，或關心災胞待斃之一些潮沛！

散會五分鐘前尤捐賣慈善花，插到買花主之乳峰上，胡博施濟衆之光，多祝斯花常結慈善之子！(2)

歡送校長

歡送會上的校長致詞

——別了的話——

陳澤泰記

以前我便想在我赴美別召集一個會，來和大家談談話，恰巧謝仁甫也來邀我，今天我很喜歡和大家說幾句話。

本人對於滙文有很悠久的歷史，從一九〇〇年到今天正卅六年了，此間因為我去美國曾離開過五年！

我是以滙文作我的生命，並不是拿滙文做我的產業，我對於滙文會盡我的力量去愛護過。我在滙文已經十年了！我就職校長的時候，正在三一八運動以後，那時學校方面是會牧師代理校長的學校，外欠債達十餘萬，經濟困難的緊，自我就職後，用了好幾年的工夫，才算把債還清了，教育方面也很幫助，所以學校的基礎和經濟才能較可穩當一些。可是，現在中國的局勢大變了，人們都想搬到安全的地方去住，對於北平市面的繁榮須發生了極大的影響，但是中國之所以不亡，全在於人心的不活。北平雖是很危險，但是我們不應當心裡先存北平已是丟了的念頭，我我應當象我們從前那些忠臣良將死守城池的一樣來死守着北平，在這危亡關頭來辦教育，不到最後的一課的日子不止！

我這次去美國，固然因為美以美會的總代表，然而我最大的目的是為了我們學校。我想在美以美總會裡找到幾位有力者來幫忙我們，前三四年，我們便有一個大規模募捐的計劃，想募得百萬元來作我們學校的基金，拿這百萬基金的利息。我們來補助貧苦的學生及建築校舍；這個計劃已經被美以美會的教育總會通過了！但是因為美國全國經濟不景氣，老會的方面不能夠再在社會上募得款項，所以我們的計劃沒了成功。前年，又由美以美會的財政部向老會從中建議，這方面的總幹事很贊成，便來信使派人員前赴商議進行這辦法——可是誰去呢？可了滙文的發展，我是萬死不辭的，並是我還就想便去鄂哈囉大學一次，因為那個大學跟我們是同一教會，我們學校過去幾位校長如劉海淵先生等都

是從這畢業的，那大學的教務長同我也很認識，我到那去和他們學校去聯絡，能彼此交換教員來教授，並且我希望這去美國，能找幾位朋友替我公給一兩位有錢的主，去冒險來替我們學校募捐，現在滙文對於信教的學生能少加以津貼，但是這種大義的恩惠完全是限於經濟的可允許，所以我們便想每年能有二十名額數來津貼一些非教徒的窮苦學生，然而那非募捐不可，我為此事也印了許多的小冊子預備到美國去宣傳求幫助，假若我這次能成功的話，那麼我們學校的基礎便可以固定了。我縱然身體很弱，但我決努力去完成這個偉大的目標。

我走以後，學校行政是由年先生和幾位董事來主特，所以我希望你們學生們都要知愛己，知努力，知守規矩，對於課程要能研究，對於身體要多鍛鍊，對於學校的規矩要多遵守，更盼你能在課暇的時候對於世勢時局也多加注意和明瞭。我大約得七月間才能回來，可以在這幾個月的時期中希望你們都相親愛，團結起來。應當極力使你們自治會的組織健全起來，更盼你們畢業的學生們，能在校園裏多栽一些種種的樹，一則可以留些紀念，一則可以把學校的景緻整理得清新而美化。有美的環境才能有安靜的心緒，有安靜的心緒才能求得豐富的學識，可以我走以後盼各年級對於這一點多加注意。

你們對於我的別離，覺得很傷感，我的心裏又何嘗不然呢，我願你們在這春天裏，對於你們的身體須多加保重，力課方面也要多加努力。現在時局雖是不好，不平靖，但是我們仍須安心讀書，愛國須有組織，更須沉靜，不要活動的太過活潑了！我極不願我在美國那面得着消息：我們學校的學生，因為愛國的活潑而甚吃了無味的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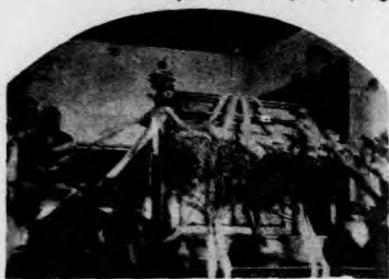
最後我謝謝你們為我開這大會！

赴美大會

歡送會上的一概



開會、謝仁甫報告



赴美前



閉會以後



車站留別



追悼王潔士先生

校長高鳳山

王潔士先生，人格高尚，學有專長，因其天資卓越，實亦刻苦勤學，敏行立品，有以效之。先生於民國十九年，自燕京大學畢業，即在本校教授高中算學，迄今五載，教學有方，諸生深得其心傳，因之考取各大學，於算學一科如操左券，其功為不可泯。本年及門諸生，對先生感情均厚，受益亦最多，一旦長辭，愛之也深，故思之也切；聞會追悼之餘，復發為文字以紀念之，愈見師生關係之重，古道無人，良堪嘉慰；先生雖死，精神為不死矣。蓋人皆有一死，乃先生竟死於英年有為之際，實學校之不幸，諸生之不幸，亦即社會國家之不幸。當茲科學昌明世紀，使天多假以年，則先生將來之發明與創造，及從先生受業者，青出於

藍而青於藍，前途實難限量。獨惜哲人不永，何勝悼悼，然先生之學行足可式法矣。若諸生徒紀念之，揄揚之，先生自先生，諸生抑何與；與其追懷景仰，實不若默而取法之為愈；曷亦及時精研學問，偉大作人；年華優富，任重道遠。感潔士先生之不幸，共作吾人警鐘，有厚望於諸生焉。希各勉勵。



哀詠的歌典小鈔

在十月廿四日的上午，校內全體都修了幾個鐘頭課，為了追悼王世清先生到那的一遊，無窮的永別，我們大家都一齊地邁進了那灰色的悲慘禮堂；把一副副的痛性面孔，向前追仰着，向前忙數着，圍着那慘厲的祭壇，黯然的向他禱告着，像窒息的一言沒有，不知有多少的旋風陣陣兒從他們的心頭竄過：

王先生自燕大畢業，即來本校充算學教授，歷五年之苦創，竭心竭力，為這社會上的群教育，放出有價值的光輝，是值得我們贊許，值得我們追想，立刻，先生去了；我們感到了有重大的丟失，由於這丟失而不自主的產出了悲痛的難過，大家都同情的這樣一致，抱歉的是我不能把這曲折的寫給讀者。

其中只有幾付輓詞，能夠這樣的剪略錄出：全體教職員曾輓曰：「學術有專長教育英才留偉績，行為無懈悉修明德業著滿評。」霍建勛先生輓曰：「董福空懸願使苦岑懷舊雨，杏壇徒設忍看桃李哭春風。」輔仁大學滙文校友會輓曰：「月照寒風空谷深山徒泣淚，雷凝宿草素車白馬復傷情。」又劉治廷先生輓曰：「憶昔同遊志氣軒昂正可乘風破浪，傷今遠逝形骸獨何堪落月停雲！」高三乙甲班全體輓：「欽先生昔日受業身教有方心傳有方底是一時承濯澤，慨吾師英年捐館學校不索門徒不幸從茲何處覓長才？」高二乙甲又挽：「董聲庠序正英年樂育人才無量數，大雅文章職古集傷心學子失瞻依！」又受業程毅楚挽：「造物有忌，好人早死，捫心自問，我哭先生！」復學生謝仁甫挽：「嗚北國風淒，哲人其萎兮！無奈詠歌哀作，垂泪若瀉波瀾漣海隨浪；知星垣夜冷，良轍無返矣！只好藉露悲彈，傷心共棘林蔓蔓延灰旗。」餘者多多，不盡備載。（人傑附）



前任主席報告
追悼會意義 ←



其弟世王洵
← 第一分會歌



追悼會之上
← 第一教職員



→ 先清生及其子
生前愛其大



↑ 祭家 ↓



← 大先生讀書時



憶亡兄

王世潤

忽的一片烏雲，遮住蔚藍的天空，呈着鐵一般的顏色，迷失了彎彎的新月，灼灼的繁星，陰霾靜的情景和蕭瑟的寒風，刺打着你的心靈，使你感到無限的悲慘和鬱傷。這時，我斜依在書桌旁，好像失去了知覺，因為悲傷到了極點，却不感覺怎樣不快，只是混沌，迷忽，心好像是失掉，頭不住旋轉。記得，也是這樣景色的一天晚間，大哥與我對坐品茗，下棋，相談，安靜的度着這淒涼的夜晚。

真的，我不願空空的想起關於大哥的事，思想起來，只是徒增傷感，然而只要在腦子平靜的時候，大哥生前一羸羸的情景，繁雜的情緒，更會像潮水湧上了腦海，使我自己不能制止。

大哥是個忠厚而老誠的人，我不忍再提起他生前的音容，因為思想起來，便止不了自己的悲哀，可是他那圓潤的臉，配着一付近視眼鏡，那種活潑而又安靜的樣子，更不能不讓我想起他生前的神情。

大哥生性便是這樣純厚而且老誠，他一些也不輕浮，他一些也不急躁，因有他的性情安閒，所以對於任何事體，都刻苦認真，的去作，他常常被人嘲笑；罵罵，說他是一個傻子，我真是替我大哥憤恨，然而我那死去的哥哥，他却不會在意！有時我自己想，忠厚而老誠的人，常被譏為呆傻，然而詐巧陰狠的人，却往往獲得了「聰明」的頭銜；我真是憤恨，恨這類的人們，專事詐巧的詭計，而分不清那是好的和臭的，然而終有認識我那忠厚而老誠的大哥啊！

大哥生前，身體便不怎麼健壯，然而他又總是奮於讀書，每

次到大哥的家裡，總會看見許多的藥品擺在桌上，我常常自己不留心而無意識的問他，為什麼總愛吃這些東西！他却微笑回答我：「苦盡甜來，方能治病，」起初我還以為這不過是普通話語，沒有什麼稀奇，然而靜心的想起來，大哥這句話，蘊含着無限人生的寓意！大哥，雖然你幼時荷苦攻讀的那種「苦」是度過了，然而你的「甜」呢？恐怕你還未曾享受，便脫離了這世界，悠然的辭去了！

由於大哥的思想，你會推想到他的目的，在他的人生裏，並沒有過大的奢求，他只是知道拿他自己所有的本領，來盡心盡力的教導他的學生，他只是知道盡力教育，可以改進國家社會的基礎，他一些也不脫懶，他總是盡力他的能力，倘若你是他的學生，我拿出良心來說一句話，你一定可以證驗出他是一位良師，這句話一點也不誇張；這是我很信實的理想！

世事真是渺茫，不能使你預測，你希望而幻想的事實，總也是不能實現，然而出意料之悲劇，却適意的發生！大哥，只因爲牙痛一點點小病，醫治的不得法，便漸漸重起來，到協和的時候，大夫淡淡的說：「罷人力吧！」十月九日的上午，天氣陰的可怕，涼風吹着，使你顫慄，屋裏暗淡得一些也沒有生氣。人們圍着哥哥的床，一聲兒也不響，哥哥躺在那裏，微縮着眉梢，閉垂着雙目，腫黃的臉面，更顯着這垂死的人是無望的了，呼吸一時比一時短，離着人世也一刻比一刻遠，最後他斷斷續續的說了一聲：「對不起！」便悠然長逝了，你所留於我們的，只有你那一幅生前的音容了啊！

大哥啊！今晚只有我一人獨坐在燈前，淅瀝的雨聲打碎了這已素的心弦。肅肅的秋風搖動着燈影，招出這剪不斷的心緒，煩惱，苦悶，如今使我對誰言！

追悼王世清先生文

王潔笥謹撰

維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月廿四日，滙文學校教職員同仁暨全體學生等，謹致追悼之忱。肅
嗚呼！故教員王潔士先生之靈曰：嗚呼！南浦
送行情尚深於潭水，陽陶暫隔，夢且系乎雲山。
況當死生之際，何堪永別之期哉！雖靈輿長感
陸機之歎逝，楚辭有恨，悲宋玉之招魂，惟王君
潔士，怪嶽鍾靈，靈義方受訓，學貫中西，才長數
術，聲高晉郭，譽壓明程，授徒本校，畢業燕京，多
士切裁而誠服，同仁敬慕以協恭。教載賢勞，佳譽
長希借畫，聲英閩雜，良材正賴陶鑄，豈意風
摧玉樹，星隕少微，惜鄧弼之懷才，痛貫生之夭壽，
靈源神耗，醫界術窮，傷心哉！命之撒滅，凜懼
哉！境運之易遷，雖然，百年一瞬，名既立而不夭，千
古同然，志未伸則可慨，溯洄德範，夢繞若離，緬
想音容，神馳無已，時屆深秋，霜著林楓，而色慘，
風傳曉夜，寒催塞雁，以聲酸，白雲空憶，流水
無情，脂儻浩歎，學子涕零，聊含痛以陳詞，冀
英靈之來格，嗚呼！哀哉！

集軍訓練

寺黃在訓軍中集



汗血的兵工着流家大寺黃在中紀時五三九一



集中軍訓之訓練一般



集中軍訓營壘之大門



模範軍人





恐怕大家誰還沒有忘這一九三五年中的一個集軍訓練黃寺，事實上並沒有得到一個正式的結果，那除了遺散還有什麼？這一個不整齊的影子千古年留在腦中，快感與悲感不問，在此是要紀念的。



聽訓時節



世界上那裡會尋出真理？朋友，你看！這是毫無疑惑的，但唯有武力，才有真理，默默地這武力便是真理的一個根源，朋友，請大家一齊造出武力來，或許人生才能穩治一些。



集軍中集



生學校本



☞
☞



☞
☞



！去上街



令叫上線陣向官教劉的了別



號
令



軍之生活



隊長辦公時



吹奏東亞和平之花籃



幾位隊長們



大隊長的指揮



長隊位一的訓軍中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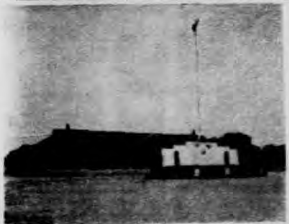
美 美 美 美

妥協和手操的器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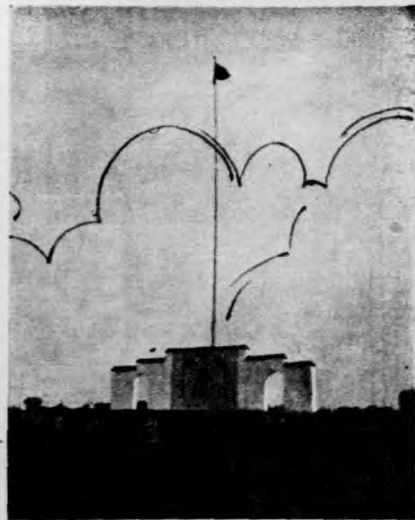


— 集
中
軍
訓
物
質
生
活
寫
實 —

光風台司令



相天關長隊



活生 * * * * * 教宗



館認聖



祈聖



班詩歌 * 部詩



期人在會修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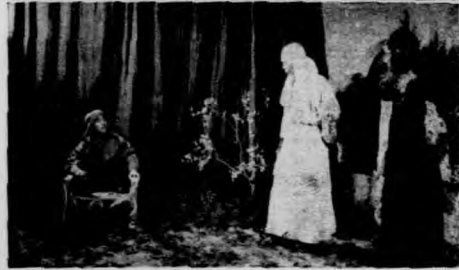
+ +
 * *
 + +

關於宗教

一般



耶穌復活節表演



一些宗教生涯者





琳 煜 饒 渤 純 何 中 耀 黃

代表北平市
赴全國運動會

∴
∴
∴
∴



全運會場之鳥瞰

- 王肇君先生 (體育主任) 哈黃增君 (國術代表)
- 李長蘆君 (田徑代表) 未照 (國術代表)
- 何純渤君 (田徑代表) 邊發球君 (國術代表)
- 孫月明君 (田徑代表) (國術代表)
- 黃耀中君 饒煜琳君 (國術代表)
- (游泳代表) (國術代表)



孫月明君未照
哈貴增君未照



李長

邊斐



赴全國運動會去！

美 美 美 美



其注意焉！

體育精美之真意義，讀者

者則實爲此丈夫之勇氣是

了！但技術之精美，並非

之良窳尙爲小節，而所重

局之存，爲代表北平市選

手，下此屆全運會，若技術

者則實爲此丈夫之勇氣是

民國廿四年十月十日

（國慶日）爲中國第六屆

全國運動大會，會場爲上

海市，我校七位應平市當

局之存，爲代表北平市選

手，下此屆全運會，若技術

者則實爲此丈夫之勇氣是

了！但技術之精美，並非

之良窳尙爲小節，而所重

局之存，爲代表北平市選

手，下此屆全運會，若技術

者則實爲此丈夫之勇氣是

了！但技術之精美，並非

之良窳尙爲小節，而所重

局之存，爲代表北平市選

手，下此屆全運會，若技術

者則實爲此丈夫之勇氣是

了！但技術之精美，並非

之良窳尙爲小節，而所重

局之存，爲代表北平市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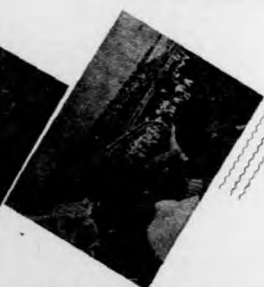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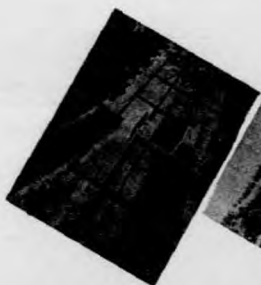
手，下此屆全運會，若技術

者則實爲此丈夫之勇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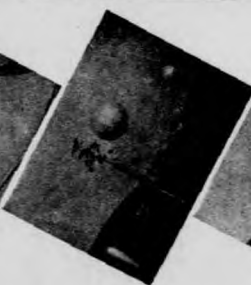
會運全屆六第國中



大會



風



光

暮春

—耀先

風兒帶着「春到人間」的味兒飛來了。一陣陣「春到人間」的歌聲，不知從多少紅人豪客的喉中躍出來。

春日之光，在萬山的懷抱中，越是洩得遲。那裏，紛面的桃花還在開着，天空的薄雲，如飛揚般的漫游着，但非常的漫，有時亦稍停一會在太陽的底下，擋住了太陽，爲的是教地面上的花草在他的蔭下避一避光線。

山岩的蔭處，和小溪的旁邊都生長了綠茵和嫩草。各色的野花草點綴在綠茵的頭上。

太陽慢慢溜入西山背後古銅色的光輝中，夜游的小鳥也哇的一聲飛散了，所留在地面的人，禽獸，草木均覺着無聊，由共是桃花覺得悲哀，把粉面抵垂下來，思索着自己的青春。

月過日出，桃花及一切生物都又振起精神來，天中的各種小鳥，林中的窸兒，也鼓起他們底喉舌。春風把他們的聲音擠成一片，分送到大地上的生物的耳鼓中。桃花聽入了神，不知怎般的落下了幾點粉淚，一片一片的落在地上。嫩草也陶醉了，不住的東倒西歪，沒有鎮定的時候。

一陣涼風從山下爬上來，去到山峯上，又飛去了。

一羣羣的陌生們，均拿着鋤，也從山下走了上來，又走到山後邊去。如夜游鳥般的分開了，一個東，一個西，均各自走到一個方圓中去，方圓中還有一條一條嫩綠色的東西。起伏在微風輕拂之下蕩漾如湖波般的可愛！

旨痛魚人口目腫難為喫
貧女手中氣身上無兒
服一針復一針將此救
飢孩何身愁難自聊姑唱
逢衣曲 人堡

踏青的游人中有一個好吃懶作而愛閒談的黃政，一個有烟隱好閒談的陳欽，這兩個沒事就坐在一起閒談，談得非常的有意思：談什麼康小八啦！說什麼小白龍啦，一邊說着，陳欽就拿起旱烟袋來，從烟口袋中，裝了一鍋烟，將烟袋放入口中，然後擦着了一顆洋火把煙燃着，一口口的吸。覺得有無限的快樂。黃政也開放花朵了，平舖在地上的小花，使我們見了心醉，地下和地上的昆蟲，又在作他的巢穴。落下来的桃花瓣，被那多情的燕子，和了一些軟泥，一同啣在口中，帶到婆朋去，構造成他們的香巢。

天過得非常快，現在大家又都在唱着「夏天快要來了」！真的，天氣現在到是很熱，人們也都從痰的換作了單片，桃花的紛瓣，飛得滿街都是，桃花在開過之處，結了一個圓的大瘡痘，隱在綠色的樹葉中，也只好說一聲「再見」！……

——(會 令 夏 葉 一)——

？ 麼 什 些 作 都 們 他

✧ ✧ ✧



✧ ✧



● ● ●



夏起時掛有左在們，炎擦
令也的這去了密早姑熱着
會來，都人一了綠已姑的汗
去快煩類絲！的都鳥過天
！赴燥一不惟山錄見這

✧
✧
✧
✧



世紀末之歌

在雨

把眼睛睜開來，看看繼在眼前的世界吧！還是一副悲慘的圖畫呀！在你們的心理發出來的是怒憤的火焰，抑是悲嘆的同情？

洪水，蝗虫，酷旱，兵劫，……蠶食了農村的生命，被產的琴號吹遍了任何一個角落。整個的鄉村，荒涼得成爲廢墟；主人呢，便是爲牛馬一般一群群的奴隸在流行肝臟，菜湯和糠秕裏不飽空虛的胃臟，然而稅捐不能不納。起鸚鵡睡五更，在洪水和大旱中掣奏的一點收成，那珠球般的血汗，整個獻給地主，紳士，下鄉委員，縣官，和丘八大爺們。換得的挨打，飢餓，出賣汗，出賣兒女。

荒廢的田園，傾斜了的舊屋，珠網和塵蒙的窗帷，兵匪過後燒焦的房屋和森林，……構成了一幅「現代農村風景」！

然而都市呢？成群的在農村逼迫不能不離開他們的故土而爬向都市；到了都市，又這樣？一樣的挨餓！看見嬌娜看見了雪亮的痛符，但在那面前輪下無數的襁褓的一群像骷髏那樣的冰街上爬着。他們瀕弱腸胃和飢餓爭鬥着，他們瘦瘦的軀體裸露在風雪裡，覓不着安身的地方——雖然世界這麼大！晝夜漂蕩，在血管凝凍，失了走勁的氣力時，便和垃圾桶，胡同的暗角落做了伴侶

不全是這樣的，的確。但是除了最少數之外，雖然不至挨餓受凍，精神的飢饉與壓抑，又是怎樣的可憐呀！只能說奉承的話，諂媚着像狗般搖動尾巴！還想活着只得將良心蒙上一層黑色的網，閉起眼聽从了居在他頭上者之命令，來徵打，剝削他的同胞！半夜裡，或許他痛哭着，懺悔着，而天明的時候仍執着主人給與的鞭。

（你問他們是有靈魂的，抑是無有？不全是爲了「生活」那永無滿足的鬼嗎！）

成羣的死亡，沒人注意到；而一種人的手指上癢癢，竟成驚天動地的事！這分野或許是朦朧的；然而一個在鵝絨上躺着叫不舒適，一羣在陰溝裡飢餓着。

（這分野是天然的？人爲的？暫時的？永久的？）

在這分野的外肘，又是集的分野，一個集團用着狡猾的言辭，將他內部的分子麻醉了，來征服另一集團；這征服的目的，只是爲了增高那集團裡少數魔王黃金寶座！

犧牲了千萬隻羔羊，來填塞少數虎狼的無底的胃臟！
（這是我們底時代，我們所生活的時代。）

人類所寶貴「同情」，在這時代已不復存在了。個體奔着個體的前程，集團奔着集團的前程。這奔競的潮浪裏，傾軋着，仇視着；一個落伍了被踐踏，滅亡！「人」與「人」之間在演着慘劇，世紀來的帶着血腥的風吹遍了每個人的肉體。

在這時代「醜」即是美，「現實」即是「理想」！都市蠶食了農村，而都市的生命線却繫在黃金的廢庫下面。那寶座的光更射向遼遠的地帶，染成血色的刺。被刺給刺着的在蹲伏着，忍耐着，然而那伏忍的血液裡是湧滿了不可再忍的憤怒。這憤怒是一

二 官

二官自從他爹請了先生家來，一年花十塊大洋；他就整天的被關在書房裡，扯着頸子一天嚷到晚。最還沒什麼，挺難受的就是一弄得不好，就得挨揍！和以前整天的跟小喜子阿貴小毛他們一塊捉迷藏、跳房子、耍錢兒、打水戰……的日子比較起來，真得叫人氣哭啦！

在吃過晚飯的時候，照理說，總可以玩會的；但是，二官不能夠！就老先生這時也居然把兩隻手藏在背後，在門口一步步的踱來踱去，嘴裡唸理咕嚕的不聽得在聽些什麼。二官呢，只能夠規規矩矩的在一旁站着；瞧着人家阿貴小喜子他們玩得多們高興，自己沒份兒！心裡那股恨勁兒說不出來，真巴不得在老鬼的身上狠命的咬他媽兩口才痛快哩！

『老王八！瞧你奶奶的孫子！』二官很想叫「老王八」聽見

闖即發，不可收拾，一切將另變其面目與靈魂，是另一個時代了！

時代不會停止，而我們還在這一個時代裏。

誰？是吹響另一時代醒號的人？

讓我們自獻身的負担起！

這時代雖然是十八重地獄，

燬滅這地獄的烈焰已在熊熊的燃起了。

狂 雨

，氣氛他；可是這聲音也只有他自己能聽見。

烏鴉從眼前一羣羣的飛過去，天上像蒙上了一塊黑布，地上一切都模糊了，天黑啦。等那「老王八」一步步的搖着，回去的時候，小喜子他們早玩膩了，回家了。自己一個人玩也玩不出什麼新鮮把戲來，並且時間也很短，因為一上燈，就得唸晚書。

有了這個，他常常說他的爹不會儉省，老早就上燈，耗油，太不合算啦。對於自己的兒子曉得叫家裏省油，他爹不知道跟人家誇說了多少次。他說：

『書真是好東西！比如我的二官，他才唸半年書，就有斷兒古怪。這也天生的，當初我問他背唸書不，他就一口答應：唸。你想，一個剛十歲五的孩子，並喜歡唸書，還不是怪事？……；看起來，前回王瞎子算命的時候，說他文星當頭，命主大貴，

這，這是有點來歷。哈哈……」

說二官當初要答應唸書，這確是實。不然，二官他爹，又不是半吊子，一個成家立業的人，雖然王瞎子極力懇求，他決不得輕輕易易就咬著牙忍着痛，一年把十來塊錢白花花的辛辛苦苦換來的大洋錢，請這麼個先生家來，還吃他的，喝他的。

要說二官爲什麼一個勁兒的唸書呢？這也活該他運氣不好；偏偏那時，玩兒有些膩得慌，想換點新鮮的花樣。眼睜睜的看見過，張家大院的小胖子的城裡親戚的少爺小姐，那年在張家「躲反」！喝！穿得真好看！真闊極啦！據說他們都是「學生」——唸書的。

要怪「老王八」，就得怪自己的爹不該講，自己的爹要請還是因爲王瞎子的話；話又說回來啦：王瞎子胡說，還不是因爲自己生那個好「八字」嗎？怪來怪去，還是得怪自己的頭上！在命上，在嘴上，都是自己的不好！想到末了，急啦！自己捏着自己的兩塊挺肥的嘴巴，狠狠的罵着：

「你媽拉的！偏長你那麼條好「命」！」
像這些事情，吳老先生不很大清楚。他只是吃飯，教書；吃飯，教書，那麼着。整天的坐在房裏。雖然房間只有容四個人就轉過身子來那麼大，並且僅有一個窗戶；窗戶外面是一個盛滿不稀不硬的黑黃色的東西的大缸，不斷的供給着房裏的臭味。這個，他並不在乎。

他有時抱着腿，捏腳，把眼鏡裏透出來的自力專心的注在腳上，把上面的「垢肌」慢慢地用中指挖出來，然後捏成一個豆子那麼大的團子；看日排齋，看到精采的地方，屏住氣，凝着神的時候，有意無意的往嘴裏一塞；不知道爲什麼，繃了繃眉，又連

忙的吐出來。這時照例像在夢裏驚醒了似的把桌子「拍」的一下子：

「唸哪！」
二官捏泥菩薩——黑土和口水混合的材料，不妨給他「拍」的嚇了一跳，泥菩薩掉啦。心裏狠狠的咒了聲：

「換你奶奶的孫子！王八精！」
望着地下的打得粉碎作品，委曲得想哭。

「背書！」
趁着老東西搖頭晃腦的時候，胡里胡塗的把書背了

「憶起來背！」
噫！二官雖然「八字」生得好，記性可不老強的；他挺怕的「總起來」！這老王八却偏要「總」，敢說？「總」於是就「總」：

「王曰……王……曰……王曰……王……曰……王曰……王……曰……」
左曰，右曰，老是曰不下去！二官可急啦：頭直冒汗，眼睛不離先生的臉——

二官究竟不能說不聰明，他知道每逢先生的嘴嚙開笑的時候，就得打人。只要他的

世孫子十九
孔字季九
宙銘君諱
都尉孔君
有銘君諱
漢尉孔君
泰君諱
山君諱

民國十一年一月一日
孫子十九
孔字季九
宙銘君諱
都尉孔君
有銘君諱
漢尉孔君
泰君諱
山君諱

嘴一預備笑，就急忙躲開，少挨幾下。

這回老先生可並不叫嘴笑，却掙過一支水烟袋，燃了火，噥噥噥的吸了一陣子，三陽開太似的，帶着點有刺兒的語調說：

『偏要聽你怎麼的曰下去！』

濃濃的煙，趁說他說話的機會，斷斷續續的從他的口鼻裏分做幾路的衝了出來。房裏空氣停滯，烟就在房裏瀰漫着，像霧似的。於是吳老先生猝然的『拍』的一聲把水煙袋往桌上一推。

『你也配……』烟袋沒放穩，要倒，他搶着扶住。

『……識書！』

一陣風溜進來，將房裏停着的烟，冲做幾股，從簾子擠了出

去，散沒了。

二官嘴直動，可是沒聲音。眼皮老朝上翻。身子像鐘擺似的

——那是背書的一定的姿勢哩。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王曰

……』

老先生氣得只眯眼，就趕着一口氣騰了出來。

二官於是也跟着瞞，可是沒功夫知道道嚙的什麼。所以當先生

一口氣堵住的時候，二官也歇着。

『來！』老先生拍着桌子。嘴咣了一下子。

本來二官爲了怕挨打，離得很遠。但是現在明知是挨打，你

沒有看見他的嘴？但是不敢不來呀！

老先生拖着鞋，站起來，拿起竹板子，在二官的頭上，不開

青紅皂白的，就是狠命的幾下子。

二官到底是不平凡的人物，不但不叫痛，不哭，似乎也有些

氣，反把頭往前一撞。差點兒沒撞着老先生的下脛根兒。

『打，你打！打死去！』

老先生真的不客氣的連着就是幾下。

二官知道『英雄』不吃眼前苦，於是：

『叟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利吾國乎』

二官好容易記起來了，連忙一氣的噴了出來。

……

『先生看書！』

二官的爹，從外面回來。他和老先生到是談得來。

『哼哼，哼，請坐。忙得很吧？』

『哼，真沒法子！你自己不去監工，他們就在口裡抽煙。那

些人真沒心肝，只曉得吃你的，喝……』

吐了一口濃痰在地上，

『……嗚你的，還拿着工錢；再也不肯多做一點事。唉，現

在人心真壞完啦！……還是陰書的人好！』

『好？』老先生感慨地說，『時候不同了——講學洋鬼子，

把聖賢治天下的八股輕輕的廢了；甚至連皇帝都不要……唉，

真是奇談！然而天不能無日，人不能無君，只要一朝真龍天子出

現，恢復八股兒；那時候……咳，就出了頭啦。』

真的，吳老先生並不是個普通的『白丁』，在前請他中過秀

才。八股文作得成，泣鬼神。孟子，上下論，透熟的。再次是日耕

齋，也很有心得。也是生不逢辰，科舉廢了；英雄無用武之地，

如今來人家教書，是沒法子，俗語說得好：『大丈夫能屈能伸』，

遲早總有那麼一天的！

『可不是？現在真是鬧得什麼事都有。今天張家大院來了一

位客人，他說現在中國又有皇帝了，什麼在奉天登位了。他說了

「大套，我亦記不住這些個，……先生，你說是不是真的？」

「什麼？誰發位？」老先生忙搶着問，隨即站了起來。

「我也沒聽明白，……大概是什福宜吧？」

「傳議？」

「對了，就是富一！」

老先生連忙扣上扣子，嘴裏說着，那聲音很小。

「奴才該死，該死，冒犯尊諱！該死該死！」

劈劈拍拍的在自己的頭上亂打，眼睛閉着。

這一來，可把二官的爹給昏住了，他想問問他還是怎麼回事，但是又不知道他顯不願意，他懂得他的脾氣——他發狂的時候，不許人理他。

「還不跪下！唉，唉，該死該死！」

說着就朝北面撲通一下，立刻矮了半截。嘴裡說着：

「好在大人不記小人過……唉，冒犯尊諱，真是該死！……該死……你你你別跟我跪在一起！我是有功名的，……」

二官的爹只得在他的後面靠着桌子糊里糊塗的跪下了，爲什麼？他還是不知道。

於是他們又糊里糊塗的磕了幾個頭。然後才立起來。二官他爹這時候才把發着的話吐了出來：

「到底是怎麼回事？」

「唉，唉，你真是！奴才就是前清的官統呀！」老先生指手劃腳的說。

「唔……」二官他爹這才明白。他臉上現着得意的光暈，他知道吳老夫子是「舉人」——是個有功名的人，官統既然登了

位，吳老先生不用說是要去作官的；那時他的二官也……他想：好了二官是他的學生，老師做了官，學生那還用犯愁？他越想越高興，他恨不得叫他的兒子跪在老先生的眼前叫乾爹。他看看老先生，老先生在搖着頭擰着水煙袋咕嚕咕嚕的吸着。

「老先生將來做了大官，二官，請教總得提拔呀，……啊，啊，二官！」

二官早不在屋裏了。他跑到門口把二官叫了回來：

「二官，去叫你娘殺隻雞，替先生恭喜恭喜，快去！」

二官他爹，現在心裡覺得有點過意不去，平日連隻雞都沒給先生吃，老是吃醬醃菜，豆腐湯，香菜糜的。真對不起先生。

二官撈了撈，他不知道他們在鬧些什麼鬼；「殺雞」他是挺喜歡的，聽老子叫他殺雞，所以連忙就跑了開去。剛出門，老子又叫住了他：

「二官！你知道！現在主子發位了，老先生快要做大官，你是他的學生，一定也有官做的，咱們家真是積了德呢。你不要再跟小喜子他們那些看牛的孩子一塊兒玩哪！自己要有點……有點架子呀，你知道嗎？……」

「誰跟他們玩哪！剛才是小喜子要跟我玩的！」

「那那，那就好！那才是做官的身份！你媽媽一定又在小毛家裡，快去！」

這麼一來，越弄越糊塗。他不知道他怎麼自己就會做了官；那麼做了官也不識？大概是不識了。二官預備看見了小喜子他們就告訴他。

「我做了官了，我不讀書了！」

……

生死途

于 人

這兩個人又不上課，在屋裏閑聊天；一位死勁地抽煙，那一位心不在焉地寫着字。

「我提議今天早點睡，」一個說。

「對，明天起早讀英文。」

「不是，最好是同買安眠藥片去，」

資成倒也贊成，不過離晚上還三點鐘呢，怎麼好睡覺。」

寫字那位不寫了，推開門叫齋夫——「喂，齋夫，三百零八，快來！」

「小郭叫齋夫買東西吃嗎？最好也給我帶盒煙卷，」

「我自知道理，不用你管。」小郭對小李翻翻眉頭，說話像

京劇道白一樣。

齋夫來了，問郭先生叫幹麼的；問答是：「把門鎖上，誰找

我們就是請假出去了，今天不一定回來。」齋夫一楞一楞地摸

不着頭緒，也不笑，也不說話；擺出了個「此話怎講」的神色

來！

「鎖住門就是了；」郭先生又吩咐。

鐘打五響，兩個人不同而各地吃吃微笑，彼此也由被縫間偷

偷地望了一眼。

「他媽！你笑甚麼？」小李的聲音。

「混！你笑啥啦？」

「啊！總睡不着，太難心；還不如胡聊有勁哩！」

「我告你，來套精神睡法吧！你當我睡熟了，我也當你睡

熟了，這樣你不說話，我不開口，待一會保管都睡着了。」

「這可辦不到，小李愛嘮叨，那！那我可癢不住，呃！還是談談愛情吧！」

「一談愛情，又得多吃安眠藥片；你忘了嗎？何必有藥不享，

請我苦吃。」

「噯！噯他媽真糊塗，你沒吃過安眠藥片嗎？差勁！那玩藝

酸酸的，帶點甜頭，那有苦味呀！況且是你提議吃安眠藥片，這

會怎麼反倒打起自家的嘴巴了？」

「得，聽不明白我底話，別胡語八撤；反正明天看誰吃的多

，我可睡着了，有話明天講。」

呼呼聲響齊作，果真是精神勝利；一個翻了翻背脊，嘴裏烏

哩烏啦，好像是念切甚麼咒語。那一個倒安省，祇是撇着小嘴，

似乎是作夢跟誰嘔氣。

沉寂統制了校院，一切都是靜恬，嚴肅；同睡覺的兩位差不

了多少。

六點時分，飯鈴滿院的叮噠：一位醒了，那一位也被攪醒了

「嗚呼……嗚呼……」小李打耐欠，似夢如癡地說：「小郭，睡覺真無味，快起來吃飯吧！我是餓了。」

雖然小李說去吃飯，却並不登時就去，看樣子是打算先徵得小郭的同意，然後再登夫開門。

小郭睡眠惺惺，含着個神秘微笑，又不起身，又不答話，像是在回味甚麼甜蜜的往事。

豁然小郭坐了起來，用手脂理了理頭髮，笑着對小李說：「我真高興……」

「你真高興甚麼呀？下文呢？」

「我是不吃安眠藥片了，她給我託夢還要我哩！」

「噯！噯！你不吃，我吃，我說你甘願來奮精神戀愛吧！雖是總將嫁予別人，你也祇當嫁給你自己似的；如果……」

「許聽不許？甚麼『雖然』『如果』一大套，俺不聽你那大言話——走！吃飯是正經。」

「對啊！彼此安眠藥片好吃的多；『愛情神聖』則『不愛亦愛矣！』噯！噯！」

小郭又要生氣，滿面威風。

「吃開地不輕，再說跟你吵架。」

飯後：胡琴：梵亞鈴，像盛大的聚會一樣，演奏起來，有唱的，有和的，真是一個『歌舞昇平的學堂；郭李二君飯後沒有吃架也沒過成；最後不知怎的小郭認了錯，決意還是『大吃安眠藥片』，不過前後的步驟，却大有出入了。

抱想『情』是自然流露，祇要我愛她，她愛我，這樣我們便可無條件的結合，難道還需要別的關係來維護嗎？可是轉而一

想：她是不是愛我呢？我底生活是不是需要她呢？她底生活是不是需要我呢？

小郭想來想去，這也不是，那也不是，搖頭嘆氣，得不到一個相當的解答。

「小李，我說，呃；別在意啊……：我要硬的呢！或是要軟的呢？」

「軟如何？硬！硬怎麼着？」

「軟嗎？我沒有適當的辦法，讓我看最好是來硬的；以手格對付，就明對她說：你不愛我，我就斃你，快答應！」——這法倒奏平？」

「依你說愛是能勉強的嗎？即作勉強成了，也是罪惡。」

「乖乘！又是一套，我；我；」

「別帶嘴把成不成？」小李指着他的質問。

「中……中……：甚麼罪惡不罪惡！現代的罪惡就是不罪惡，不罪惡就是罪惡；你何嘗知道現代的愛情沒有勉強性呢？」

「去！『勉強』就不容易成功，但是為甚麼好多的男女戀愛成功呢！」

「這你就不明白，簡直白上高中啦……」

「得得！又是冒火星，吃不吃安眠藥片器關係，情愛不情愛也可以說不關係。別來的咱們倆『二虎相鬥，必有一傷。』何苦呢！圖甚麼……：完事。完事。」

小郭真是李冠性大。多毛操。動不動就生氣；這也許是他愛情失利的最大原因。其實小郭賦性的也正是這當性。

「好！好！是了。那都是小事，咱們的事好辦！這你不明白，譬仿說一個人犯了錯，經人指引，以後知錯改錯，錯亦不錯

，現代的愛情是犯了『勉強性』這個錯，但是有些人不承認這個；像這個暗中的缺欠是足以破壞真正的愛情的。』小郭說到這裡，不自然地喘了口氣，看他好像還要接續着說下去似的；終究是小李搶了先。

「我問你勉強的癥結在那裏？」

「那……誰知道？」

「完了，別吃那玩藝啦！」

「啊！走！大丈夫怕這個？買來就吃。」

兩人喊：「一，二，三」叫齋夫開門，叫不應；後來還是一位同學替開的門。

正走得起勁時，忽然小李放慢了脚步，光景是又有問題。

「明天去吧！何必忙呢？」

「哼！怯夫！怕×呀！急了我自己去。」小郭說着，邁開大步，真的要單槍獨馬衝鋒而去。

「別走！沒醫生簽字，藥房不賣呀！明天想法讓王大夫簽個字再去吧！」

沒有回聲一溜了。

九點多鐘，快關棧門的當兒，小郭才回棧；安眠藥片放在桌子上僅只兩瓶；朋友兩對着小瓶微微發笑，好像是戰勝的將軍在玩弄着戰利品。

小郭嫌買的太少，不夠兩個人吃的，想發疑問，倒是小郭先開口。

「外國藥房祇賣兩瓶，中國藥房裝瓶子還不賣呢！」

「齋夫倒水，齋夫只看桌上的兩個小瓶，他想想，這兩人不

會是插口面吧。」；小李眼快，看得到；裝得滿臉正經，對小郭說：「這歪土波靈還不離。」；「呢！治傷風很有效。」小郭回答着。

兩人對面坐着：一個人拿一瓶，半句話也不說，連「吃罷」二字都不會吐出來；或許是不敢說！」

他望天，他也望天；他對屋頂出神，他也對屋頂出神；偶一對面，倒又相互微笑了。

「小郭！你認你不曾愛過女人，當然不會失其敬意，幹嗎吃這玩藝啊？」

「或者我沒有嘗味過愛情，不過我近來老覺得痛心，想來祇有毀滅了自己，苦痛才會隨之消散。」

「甚麼話！一生快完結了，還不說個明白，真不夠交情。」

「本來除了痛心無話可講啊！」

「那你吃這玩藝，完全是為的陪我嗎？我不吃了，不然我臨完還得負些完前的責任。」小郭不願說『死』，所以拿『完』代替『死』字。

「正好，我也不吃了，我吃了是為誰呢？為『人』？不！人沒有愛我的，我不能為了不愛我的人而死，別的還為甚麼呢？是

吧！小郭你說！」小郭所說的『人』，意思專指的是『她』。

「我又非吃不可。」

「為甚麼？她小樣子很難過。」

「打算懲戒她。」

「如果你真死了呢？」

「幹嗎說『死』啊！」

「好，說『完』吧！如果你真完了，就是她會為了你的死！

可憐見地又愛了你，但是你畢竟是完了，還中甚麼用呢？」

「是呀！小郭側首沉思『呃！最好吃的少些，以『將完』猶『未完』的程度爲止；你替我轉傳個信給她，說不定她……』

「說不定被你感動了，轉而委身予你！」

「我也這樣想，不過近于遷就性的憐恤，是禁不住的；不成！不成！如果我真完了呢？——那也成，祇要魂會再愛我。」

小多想說：「明知道得不到愛，寧願爲愛而死；明知死後無

從清晨談到家

從前當我幼稚在童生時代，記得一些和我接近的人，常常告訴我這話：『都市中的一切都優美而繁華，總比風鄉強得多的！』我今市居八年，倒是感到都市內有極大的繁華，而不一定都出優美，可是近而近之我又領到市人的話：『都市的罪污和風光，却不逮鄉村的雅緻而可愛』；究竟那是優美那是雅緻，我却極端的理會，雖然把這八年的工夫都度淨了！

流水不留地往日時光，除去儼然的現在屋子裏看書，實難以尋出偷閒的空去品賞其他事情，因此我和都市的情俗接過總還稀少；惟有在那晨曉東上之際，窗外的空氣特別照澈，風雲的迅向又是十分微渺，一般人忙迫者也不過是方從夢劇中才出了幕，再稍微漫意的或許就沒有醒呢，無論這世人何怎樣，我每逢清晨必須早起地，當我在黃金小時鄉居，晨光破曉常是被鷄啼犬吠或一些小動物的弄鬧而驚醒，然而市居的早晨，總是給了一些版

礙，即愛重歸，何由嚙味？——精神變愛勝利，」最後一句話倒真地脫口而出。

時光真快，不覺一天就過去了；聽說這兩天郭李二君都不會上課，鎖天在屋子裏睡覺；甚麼原因，沒有人能夠知道，可是外間的傳聞却是「託病逃課」。

一九三六，四，十五西樓

人堡

夫的吵呼而喚醒，仔細聽了又聽，這又不只販夫，還有餘外種種的嚙呢。

懷抱中擦不往的回想：記不清幾年前，我是在村居，我很愛聽貓狗鴨鵝的弄喊，特別地尤當春三四月晚蛙鳴，却有一種使我快活的絲絃在彈着，一到都市中這種巧妙的鳴喊，立刻絕迹了，但所受到的弄喊聲動都是人，好大的人山人海擁擠在這一起，並沒有貓狗鴨鵝以致水蛙的聲音，而這些調子真是千殊萬特，往往有的唱出來，不只是刺耳，還要令人可怕，以致使人憎惡，睡眠，至此他們的叫喊，有的總是爲了衣既或爲了食而吐放，就是說他們却是爲着生命的條件或存亡的瞬息，決不類偶然性的事端，還有地便是騎着驢馬似地狂叫了，究其實這種狂叫却是××，也許正不是幼稚或滯養太薄哩？我移進這裝滿罪穢的都市，沒有一時一刻不是在尋求給我藥方將來如何叫喊的人，可是總難以

尋覓合適。

睡到清晨透明溫揚的時節，正好像在飲啜着男兒的清高酒，立刻被喚醒了，得到的一些碎瑣聲調如：『油菜！春非！和白霧馬鈴薯……』從小卷裏漫漶揭出，次及太陽升起兩竿之高，便有很多醜醉的人起始揆着喊叫的工具，一步一步地從鬼蜮洞中發過，必是將作喊叫的起始了！這強橫蠻聲的都市，鑲着這無數強橫蠻聲的狂吼纏繞地在森森抑漾着，我煩厭，我驚懼，不肯聽，不敢看，前面的逝去了，後面的依是昏茫跟上來，直是大江之鱗和什麼雨後春筍的詞句，也不足以形容的！他們整天聾聩的狂吼，究竟是幹些什麼？不問，我倒迷糊，他們之目的和前膽是怎樣擺着？自然那些討飯的和求生命的當這個題目斷不能包括的！請讀者加速小心萬勿交誤這一點，也就知道寫稿的人絕不是瞎眼睛，決不

光榮

一、
李新近來很快活，是呀！別人都說他是「樂天派」的人物，西服剛作好，嶄新，果然漂亮；他一面對着鏡子打領帶，不禁暗地誇着，捕地一聲，拍下胸脯，伸出一個大姆指頭，這意思是說：在文華中校，咱家李新，嘿嘿！要算得上是「首屈一指」了。
帽子老戴不好看，使他特別生氣，打開影箱一看：途徑這樣，高占非那樣，老實說，一概不中李君底意；後來翻了翻好萊塢

是胡門吧？話迴原轍，這美麗地早晨會容這些罪咎點點連連地作開幕，一天一天地臨到今天，已把整個的一幅風景片社會染成汚黑汚黑了！你我要來洗刷！少恐怕是白費心血的，除非大家一齊下手作個無天的開路先鋒，浪捲飛波地向前幹，不管多大的犧牲還是幹，我寧肯讓這可愛的晨光給無限的風雲蔽絕，期待下一場痛哭流涕的河雨，汨汨然才克洗去這汚黑汚黑的不痛快！

我仍是無時無地不願過清光美麗的早晨，用意並不在希罕那些早晨的狂吼，乃是在希罕早晨清光的舒適可愛，城外的早晨必是好地，也許我那舊鄉早晨的曙光更美妙適愛的多，雞犬的呼聲也許是清晨更好的曉夢容，可惜我五年的工夫沒有返歸一趟，立刻就要回去，也許和早先是迥然不同了！

煥

畫報，覺得是外國明星够味，其中比較最趁意的要算嘉伯爾那宗瀟灑不羈斜掛帽的神色了，於是對着鏡子，精心效法，又同照片對了又對，尚屬不離；這高興就像從天上落下來的一樣。
打着口哨，無目的地在操場中溜達着。
「這小子有點像裝宮豔史裏的專殺莉，够味！」
罵他小子，李新固然有點不自在，但像「專殺莉」四字總還抵補得住；李君又聰明，念今算，他想「得已償失」，管它鳥事

二、許多同學有愛人，所以李君也不能例外，不然那裏夠得上「摩登」的資格呀！

對的！李君看過三國演義，曾以「我乃山人」自居，這次自然更要番手腕，拉攏個「笛兒」了！正像璇宮豔史上的雪發精這誘妻唐哪一樣。

有這麼一口，天氣很好，底確晴天一碧，秋日一輪，下午僅祇一堂屍經文學史馬虎一上，廿四小時又算完事，按說不又是一個豈不快哉！嗎？然而事實却不是這樣，至少在李新個人是不大愉快的，因為他心裡很悶雜，甚至可以說是苦惱，原故是他深深地感到手腕的不易要，讓人介紹吧！惟恐引起別人的卑視，或者會說，「李何必戲弄我，現在你會沒有意中人？」倘若他開誠佈公地說沒有，定會招人白眼說不定還要把「落伍」二字加在他頭上呢！李君滿嘴又商唔，想總想不出適當的策略來，眉頭緊蹙，畢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了。

三、

到底李新是位道地的「樂天派」，煩惱雖然不時地向他侵襲，不過為時不久，即刻又雲散煙消了。

有次看電影回來，幾個同班對他微笑，問他是否同「笛兒」一塊去的，據李新對他表示，他十分會耍手腕，尤其是「見機行事」最為拿手，這次他對同班幾位的問語，僅是，笑而不答，管許也是，見機行事吧。

他越趨越高興，簡直到了非打自己幾下耳光，收捨不住笑臉的程度，舉經自己有些不好意思了；於是叭哩骨碌，像螻蛄般的都噥着：小李別直樂拉！看這些貨多費物，一虎便虎過去了！得

！「落伍」二字再不會恍恍于「山人」頭上矣！

午飯是在合作社吃的，一進門就有幾個曬曬雪發莉來了，多半是李新時運興旺，合該出出風頭，正在他用完飯出去的當兒，他底同班接二連三地進交他一個個喊他們的名字，簡或把誰的綽號也叫了出來，好！這一手不大緊，惹得原來在那裏閉嘴喝咖啡的幾位，目光炯炯，直望着他打量；李新對這些眼光的見解是這樣：他們羨慕我「交際廣」呀！

李新走底確極好看，不過說他走路「駝駝步」的也大有人在，因為他走起路來，頭總是隨合着步伍，一點一點的，像隻大火雞，至於為甚麼他要練習這樣的姿態呢？前面說過他自以為別人稱贊他「交際廣」必定是有作外交家的可能，何況他曾經說過：外交家頗維均的走路姿式真好看。「吾輩尚可仿效。」呢？

四、

本來李新不大樂意運動，音樂更不喜歡，然而被稱為够味的同學，差不離每人都會幾項運動和幾種音樂，這很使他眼紅，而且「落伍」的恐怖又籠罩着他，使他不能安省一忽，真是悲從中來，他底悲哀就這樣一時一時的加深了。

按李君底意思，最好是能够「迎頭趕上」計較的結果是先練習網球同楚亞鈴。

找「決鬥」，走「捷徑」這是他底口號。

五、

常聽說「思想」長短，到底甚麼是「思想」呢，我有沒有思想呢，為了這樣的疑問，李新心裏苦實不開朗起來，發愁的樣子像一個衰世的哲學家。

啊！有了；歷史教員一句「平民生活難以維持」，博得贊許

不可，大概可憐平民就是思想好吧！

有一着亮一着，不然『龍裏老虎』有誰知道真的威風呀！

一天下午，院子裏人在他那裏聊天，他想：『時機已至，不可錯過』。

『今天天氣真冷！』他說着，跟幾個正在凝視他的人打個對面。

『不過咱們沒大關係，因為暖氣管已經開了』，有兩個人想笑，但沒有笑出來，算還是開頭全大局，

李新鬆口氣，反響也不算壞，鼓起勇氣『振振有詞』他說下去。

第二個妻

夜是沈靜得像把人埋在古墓中一樣，一粒昏黃的燈光也像已疲乏了的人們睜着倦眼向着屋的周遭。

明躺在睡眼上用眼探視着周圍，末後把眼光移到床上睡得正濃的妻的身上，嘆了口氣，又重把眼光展開了。他想起近日來妻對他的神情，尤其是今天在大新公司沒有滿足她購買衣料的要求以後，回家來她那種種裏怒罵的態度。他覺得他過去一向所追求的幸福漸漸地要被她撕破，他未來的生活將要墮入更深的痛苦的深淵中了。的確，他近來所感受的痛苦，較之他以前沒離開那個妻的時候的生活，所感受的痛苦，要深得多了。雖然他不時的想試用各種方法來驅除這未來的痛苦，然而每次方法試驗的結果，

『你們看窗外的洋車夫可夠可憐的呀！』這次真有位發笑了？『惹得李君急的出頭汗，不過點頭的總佔多數他按民權初步說業已通過；結果圓滿。』

六、

光榮，欣快的氛圍，籠罩着李新，他高興得幾乎快要歡呼了；啊！交際廣！會耍手腕！思想又好，簡直使倆齊全，大有作爲了！

『啊光榮！說我李氏家運亨通，想我李新定能光榮一生也！』想着想着漸漸地隨到冥想中了。

狂雨

祇餘下一些囁語中沈痛殘缺的幻想，重重的刺着他的心。……他想着，想着自己的未來的生活將被墮入更深的痛苦的深淵中的危難，恐怖的陰影爲濃霧一樣的在他的腦裡升降着，搖搖若，他的心也起始在這濃霧裡靜滾着。

『我真不知道是那輩子作了孽，今生使我瞎了眼，竟和你這窮小子結了婚！平日我連一件體面點的衣服都沒有……』『這樣，你連我應穿的衣服都不能使我稱心，你有臉在人面前稱呼我是你的妻子嗎？』

『像這樣受苦的生活，我實在忍受不了！……我告訴你，你去仔細想想，你如果有力來担負我生活的需要，我自然沒話說』

突然地，妻在床上翻了個身，打碎了他方才迷惘的幻想，他彷彿覺得他幻想中被他離掉的妻的失血的臉，乾枯的手，失神的，眼……以及目前所感受的他的苦，都如露珠一樣的凝聚在他的身上，一滴一滴的向他的心中墜着。

『不把離掉，不和現在的她結婚，那會嘗到這些新的痛苦？……這樣的生活在遙遠的未來，我怎樣忍下去？……』這種自怨自嘆的情緒，在他的腦子裏翻滾着；那被離掉的妻，又在眼前現了出來，彷彿那失血的面孔，顯出一層得的譏笑的神情：

『你不是說離掉了我你的生活就可以得幸福？你不是你的生活的痛苦，都是因為我？我現在已經離開你了，你也找到了你日夜所企慕的能使你生活幸福的妻子，你現在為什麼不儘量享受你過去所期望的生活，而獨自在這裏苦惱呢！……』接聽見了她的冷笑，他覺得他的心在戰慄，血液在沸騰着。

亮晶晶的東西從他的眼角裏流到臉上，劃了兩條痕。他閉上

了眼睛。

宛如是離婚的第一個夜裏，他獨自仰臥在床上；他看見了未來的幸福在向他招手，他看見了生活的前途充滿了光明，愉快。然而殘酷的該一般的現實把他以前的夢打得粉碎了！他現在簡直成了一個痛苦的深淵裏的待死者，他覺得現在的生活和他那時幻想的美夢之間，像是隔了一條天淵的鴻溝再沒有實現的可能了！

他臉上痙攣着，心裏交織着幻滅與空虛的悲哀。

她的低聲使得煩燥起來，他睜着忿恨的眼瞟着她，他想把她叫起來，要她立刻離開這屋子；他重重的叫着：

『王珍！』

她驚惶的睜開眼來，定了定神；看見他挺直的站在那裏，捏着手，眼睛直瞟着她，可是當她底眼光遇着了的時候，他的頭慢慢地垂了下去。

柳絮與詩人

汪雨

紅花落滿了庭院，

彷彿告訴着：

『芳春將盡。』

柳絮狂颺了！

遠遠地，走來個流浪的詩人。

楊花飛到詩人的唇邊，

詩人與它密密地親吻！

好像叫它迅速的飛去，

替他在千里外寄個音訊！

楊花蕩漾着飄去，

像是听了他言語。

它微微的一笑，

雪下了兩次

去替詩人傳寄消息。
詩人遙望着柳絮，
心裏澎湃着情緒！
不知道渺小的柳絮，
能不真的飄去，

傳我言語！
詩人在微笑，
楊花飄遠了。
廣的宇宙啊！
自然是如何的玄妙？

耀先

炎熱夏天的雨，現在已變成冰冷的燦爛的堅硬的潔白的結晶，徐徐的下降，在平地草木房屋上皆鑄了一層白金。

雪下得愈來愈大，在白雪中隱青的梅花，還有深黃色的蠟梅花，雪下面枯黃的草，現在已織成了白色的地毯；我因好奇心勝，隨踏雪作遊。

離開了城市，來到大自然界——鄉村；因為這是冬天的第一次雪，所以鄉村中特別的寫意，每家的小孩，有的打雪仗，有的堆雪羅漢，快樂非凡。我慢慢的走着，走着，來到一家貧戶的門口，只聽得裏面有小孩子的悲泣聲——

「媽！我：冷：我：冷！」一個七八歲模樣的小妹，穿着一件破綻棉襖，足上登着一雙破襪，哭着向炕上一個正喂兒乳的婦人說：

「唉！咱們窮人家，還須要什麼暖和，進吃的都沒有呢？來！甄兒！上炕上坐我跟我起來。」說時把懷中抱的小孩，放在炕裏，使他安靜的睡下了，那小孩也停止哭了。

走！打雪仗去！又走進一個小孩嚷着。
「什麼？打雪仗！我不願意打雪仗，打雪仗多冷呀！還是去堆雪羅漢吧！」

「好！堆雪羅漢去！」那小孩滿面堆笑的即向屋外走去。

「你們好好的玩啊！可不要打架！」他眼中似含淚般的說着。

「我們不打架呀！您不用說啦！」兩個提了鐵籠即向屋外走去。

雪羅漢慢慢的生長起來，太陽呢？又從雲衣冠，走出愁雲來，照耀於大地之上，自然雪羅漢也在太陽的眼光之下。

雪羅漢被太陽的眼光直射，似乎畏懼般的，漸漸回覆了本來的面目，這時又走出屋來，打算再同雪羅漢作冰雪之交。

「呀！雪羅漢怎麼這麼快就化了呢？」很驚訝的嚷着。

「回去！又哭甚麼？」一個滿面塵灰年紀約三四十歲的男人，勸解的喊着，然後即走進屋去。

本校

圖書館落成紀念

——在一九三五十一月九號——

+ + + + +

這兩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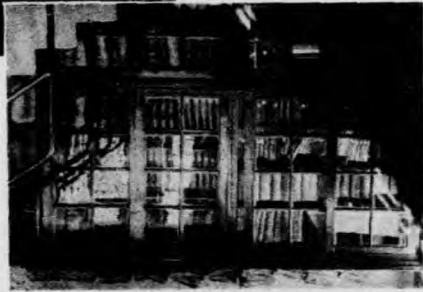
建築基金運動發啟於本校成立六十週年紀念會之席上，而告竣於一九三五年之十一月九日，經五年之整長工夫，始克實現這座建築，但與所謂原來發起目的，尙未完全達志，所差者僅爲禮堂，尙未籌妥，校長本意今仍處在禮堂募款期中，故正極急宣播募款，此次代表華北美以美會出席美國宗教總會，出國之大部工夫，亦莫非爲作募款運動，故此大歸來，當有可觀。



圖書館之側面觀



圖書館之正面觀



景內之館書圖



自兩館落成以後，則安德堂甲號之圖書館立即遷至新館，裝飾之勁，頗為壯裕；而舊日之體育部辦公處亦同時遷入體育館，舊址部分改為軍訓辦公室，又部分訂給金城銀行，新館內雖夾有國文系與算學系等辦公室，而各各自自，尤絲毫無呈混擾之處。至對校外運動界更有相當聯絡之穩身地，不論露天場上之遭了什麼風雨雲霧，自這體育館落成以來，便無形中增添了我們多少運動之機會！



王和祥夫



王和祥大夫河北省滄縣人，為本校前滙文大學第一班醫學科學士，歷充唐山礦務鐵路醫院大夫三十五年之久，活人無算，堪稱國手。復熱心教育，於其本村小學暨唐山豐灤中學，皆曾捐鉅資建築校舍，至關切母校尤深，捐資亦最多，故此圖書館賴以落成，取名『祥和』，並載其肖像，所以紀念賢者，用垂不朽云。

校長高鳳山



當日典禮席上，除普通來賓外，尚有多年之校友與諸各機關之代表，均一齊列坐，大會首序則為齊立唱校歌及靜默，次由校長報告落成之經過，在開會意義中唱出那五年募款奔波之情勢，話畢則掌聲如雷，歡聲贊語，立即映帶左右，復則為諸來賓及各機關代表先後答詞，一時之隆重，若不可抑止者！

兩館之建築時期

時會場中之花籃繽紛，有本市之體育老手，和東亞健兒，甚至遠及外埠，一聞開會，則若祥雲湧集般之來賓一堂，是日場中之青黃童叟，場中之排男綠女，均來赴此聖會大典，午后會閉，則紛紛參觀宿舍，課室及試驗室等等，并有名球家表演，一日之風光，給予萬人之印象，而風光以莫非為萬人所集來也。



典禮席上之哄盛情節

是日校長向來賓報告開會之意義及落成之經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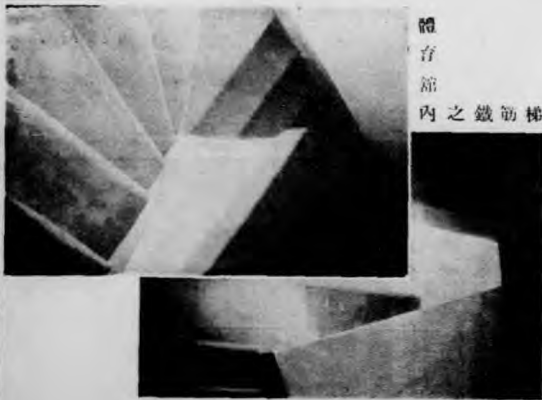


典禮時依次入席





典 禮 時 之 盛 况



體
育
館
內
之
鐵
筋
梯





音——

x
x
x
x



小 徽

攪
蛋兒？

???



黃阿的了走



兩位著名的音樂家：他，他，



♫

典禮助興的口琴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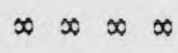
樂



本校歌詠團



琴手：傅德衣



！像真子祺



?????

我們的
李悅蓮
女士



在上班教音樂



智仁勇

童子軍



司

家祥



訓



練

時

節

露營時的野餐



北平的深秋

關廸潛

看那高高的蔚藍的天，聽那緊峭的朔風，便會使人自然地想起了秋天，同時也會聯想到深秋，代表這個特別都市深秋的象徵便是風，你酸想想捲起塵沙的涼風，掃着枯黃的敗葉，繞着窗下瑟瑟的直欄，那不是很有秋意嗎？這時你聽不見呼哥的叫聲，知了的低唱，只有蟋蟀在黃昏深夜奏着急促的音樂，在街上顯然可以看出壁陰下的行人少了，都起始和太陽親近起來，灰色的風吹灰了每個人的臉，在這風裏可聽見曲巷中賣烤白薯的呼聲，尤其是駝鈴的直響悠長而又有規律，只要你睜上眼一定會很自然

的看見，臨近灰色的古城邊，騎着一條長長的大道，自然也是滿蓋細香灰樣的塵土，走着成羣而又疲乏的駱駝。有時會發出幾個低嘶。旁邊走着包圍的主人，笨拙的樣子，滿身灰土。對着城頭的落照，走向歸途。更有夜裏聽雁聲的嘹亮，和被窗紙的作響，近午夜了，小販在黑暗巷子裏叫賣的呼聲，也有時會借着風傳進耳裏，風越刮越大，而且也會尖吼了！坐着覺得冷，睡也睡不着，這樣坐臥不安，不是秋尤其是深秋促成的嗎？

毛四爺作了軍官後的 講演詞日記情書

不准笑

毛四爺作了軍官參加本市學生集會中軍訓開學典禮講演時說，諸位大家！今天我代表某軍長來講一個弟兄，兄弟是個武人，筋節非常短粗，大家諸位都背來此指教，我非常感戴大家，大家不要喊好，如果有捧場的，我是鼎惠懇辭的，大家都知道愛國，不知道愛國的他媽的不是中國人，大家的學問比兄弟高深得多，諸位也學過美國的英文，也學過法國的英文，各國的孟子臨語，我

所知道的不過是立正，少息，長步走的語左右手前後擺動成三十五度的直角，諸位有的出過外洋，見識可廣得很，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很多，誰都知道爲什麼這麼多，兄弟也是剛才知道，我可以向諸位發明一下，前天軍部來人告訴我這種消息，諸位！這可是個秘密消息，切莫對人言，原因有三個：一個是國家力量太小，對於條約壓不平！一個是國際太重，國家不能相等，再一個是

科學不發達，天秤不好用，在中國天秤你叫呼等子，最要緊的就是機器不好，條約造不出來，聖人是說過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想要條約平等，第一要科學發達，第二要統一度量衡，這一些諸位要保守秘密，見弟沒有入過政當學校，不過自己在家中有些家傳的政治學，外交我也懂得，不容許的倒有幾年功夫，諸位大概都不知道；中國人，中國早就沒有領事裁判權了，你們看，在中國那裏有中國領事館，中國完全是一片散沙，原因就是沒有中國領事館，更使人痛心的，我聽了恐怕諸位都要痛哭起來，你看日本的華僑在中國也不受欺侮，美國前華僑在中國也不受欺侮，法國德國的華僑在中國都不受欺侮，就是中國的華僑在外國受欺侮現在我國同胞都趕快起來吧！打倒皇帝，剷除資本……」。

毛四爺講演完畢，頗得聽眾掌聲，他高興的回家去了，把新買的日記本，日曆，新時代辭語大全，步兵操典，講演學ABC，新式名詞應用法，以及戀愛學大綱等等，一一都擺在新椅子上，喊了一聲「Dating」毛四太太雖然也走進屋來了，可是不知道毛四爺是什麼意思，因為毛四太太昨天剛從鄉下搬進城裏，看見城裏什麼東西都奇怪，尤其看見毛四爺這種博古通今的聖人真是欽佩之至，不過毛四太太穿着木底的小腳鞋在滑溜的地板却有見站不穩，毛四爺又叫了一聲「打答」！你這蠢貨！毛四太太看見毛四爺有點生氣的樣子，嚇得躲在門後頭也不敢抬，一會老王跑進來說：

「大人！李參謀長送來四盆玫瑰花！」

老王却是很有資格的聽差的，不過他來伺候毛四爺還不到半月，還不大知道毛四爺的脾氣。

毛四爺說：「讓他送進來吧！」說完就把新式名詞應用法翻來翻去，找了兩句話拿紙就寫上了，交給老王說賜給他這個回條，老王也未敢看，走出了屋門打開紙條一看，上面寫着，「玫瑰花刺動了我的心，蝴蝶姑娘把你的愛傳到我的身上。」老王看了就沒看得懂，即交給送的人了！

正回來的時候，聽見堂屋老爺又喊他了，他跑進了屋。

「大人！有什麼吩咐？」老王很規矩的站着說。

「你去問問送花的人，這花的Zame叫什麼？」

「大人！花的什麼？」

「混蛋！內木就是名子，你未學過英文嗎？你問他這花的英名子，法文名子，都是什麼？」

「那人已經走了。大人！」

「混蛋，你這小布爾喬亞，該死的東西！」

「……………」老王出去了。

毛四爺用手指敲着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翻開日記本要從今天開始寫日記。

四月廿日星期一，早十時參加本市學生集中軍訓開學典禮，講演這件事誰都說是不容易，尤其是一個武人向學生講演更不容易，我幸虧看了三天新時代辭語大全，在我講的時候學生高興極了，都在鼓掌歡笑，我相信這是我成功。今天李參謀長送來玫瑰花四盆。

四月廿一日星期二上午晴下午陰，PA學校校長來訪，來請我作董事，這大體是來要竹槓，作董事當然要捐款，不過看那校長意思，說我熱心教育，中國須要培養青年，因為我的名譽很大，借此可以發展教育，並且說我忠厚，願與我接成朋友，那也

許是他說的實話，不過沒爲十分答覆他，明天他一定還要來，我要求他幾個條件。

四月廿二日星期三晴，下午大風，李參謀長來訪，說王局長作事認真，主席已經知道了，如果主席信任他，當然與我們不利，恐怕我的位置要動搖，我須想辦法，他說要我把我女兒送給主席，唉！女兒才十五，主席五十多了，真有斷難爲情，好在是個女兒不如男兒傾錢，送人也沒有什麼關係，那我地位一定穩了。P.A. 學校校長果然又來了，並且帶來了一個少女，給我介紹成友誼，這倒也很有意思，又時髦，又漂亮，我從此也要替一下自由戀愛的滋味！因此款可以捐，他說在學校裏給我捐一張十三英尺高的像片，我的意思願意讓他給我們前建一座石碑，大概老太太，太太都讚成這種辦法，最要緊記住那位女士的名字和住址，她叫雪輝姓程，是校長的表妹，住在後鐘寺十三號。

毛四爺自從得識這位雪輝女士，以後，一分鐘也沒忘掉，廿二日一天連寫了三封信給她：

(一)

我最敬愛的程女士：

我自從看見你的珍容，你的珍影時刻地映在我的面前，你說你是喜歡體育的，那再好也沒有了，將來體育家一定可以作皇帝，即便皇帝沒有希望，皇后當然也有十分把握，我現在正拜著中山先生的遺容，祝你速成體育家，求他保佑你作皇帝，你不要以爲你是女人，就沒用了，我是很贊成男女平權的，我希望世界上女人都能同男人一樣的能穿長袍馬褂。專此祝

你速成體育家，萬歲！阿彌陀佛！祖上無德，學識詳細嫩綠！有罪！

廿二日九時半。你的愛人毛宗維九叩禮

(二)
雪輝女士：

我剛才給你的信大概你一定收到了，不過大對不住的很，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你的英文名字是什麼？法文名字是什麼？我是真心對你要好，我是講獨身主義的，現在如果你能和我要好，我就改變方針了！從前我是澈底派的獨身主義，你如果不信，我可以宣誓，在白天無事的時候，不准老太太，太太，雞婆的，算命的進我的公事房，我想你也許不贊成，不過我先要聲明的，允許你到我公事房裏來，我們倆人共同講獨身主義。

我近來對於學問也很發生興趣，並且我也有很多發明，第一我研究日曆很有心得，也許最近某書店給我出版，我可以先告訴你，因爲你不是外人，你知道一星期有幾天？一禮拜有幾天？今天不是星期三嗎？禮拜幾你知道嗎？今天星期三也是禮拜三，奇怪得利害，爲什麼星期三也是禮拜幾，這真是個哲學，我各處考察研究爲什麼星期三和禮拜幾混成一塊，我現在已經知道了，不過在信上不能告訴你，你不要見怪！恐怕這信不知流落何處，一旦被人偷去我的發明，對於我的版權所有，就不知道損失多少，我也是個學者，你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問我。

祝你

速成萬歲！

廿二十時半 毛宗維拜上

(三)

親愛的雪輝：

你從我的兩封信上也可以看出我的學問，我告訴你：學問是件極容易的事，這不過須會走捷徑，我求學問尚不到兩星期，

我國內的著名學者也蓋不了多少，我對你寫信每個字都有根據的，有的根據英文書 Higher Lesson Fool hole, page 318. 有的根據中國新辭典，……

明年我想出洋，到歐美各國學習中國文學，那時我就有博士的資格了，現在我是個軍人，明年我就去文人了！你也成了體育家，你不是說過嗎？你們學校裏有一位比你好的體育家，你想叫校長斥退她，你自然就是唯一的體育家了，在我看你還是把她的根

麻糕和金魚

一輪旭日遠遠地從水平線上昇起了，蔚藍的彩幕上綴着柔柔的白雲，溪旁的細柳已經穿上了綠的長衫，對岸的桃花正在含笑，笑得滿身緋紅，綠茸夾着水流潺潺的湊着春之讚頌，分明是春之神降臨了。

我鎖上了房門，緣了河岸走着，還未走上幾十步，耳邊彷彿的一陣聲響，起初我不知道這聲音是那裏來的，回頭一看知道那是古鐘寺裏和尚們的音樂，不禁的就轉向那寺去了，古鐘寺本來就是個年久失修的古廟，除了每年三月十五日有一個廟會有許多村落香客來此進香，在這時候却倒熱鬧，其餘的三百六十幾天便冷靜的利害，這廟的面積很大，據說現在尚有百餘畝，在從前有黃帝時代總有五百多畝大，自從民國以來尤其在破除迷信的時候，無人顧及到廟的事情，原來有三四百和尙，後來有的到別

本剷除，以免再在社會上與你爭，你面子上要對她客氣些，暗用科學的方法把她消滅，就是用藥品毒死她，讓別人看出你這人是的寬宏大量，科學是好東西，科學可以製造一切。再談：

祝你

科學進步！ 阿彌陀佛，中山先生！保祐我所愛的雲鵬。

廿二日十二時 毛宗雅拜啟

黃苫

的地方去爲醫，有的去作生意，一個一個都各奔前程，返俗的和尚當然也不在少數，以致於僅餘下十幾個看廟守神老和尙，終于無法爲生，便把廟產一一的賣掉，以維持生活，現在廟裏的古蹟仍很多，不過無人理會吧了，古代石刻泥塑很多，不過大都殘缺不堪了，以外有唐槐宋柏之樹也有十幾株，這次和尚的音樂是在廟前，以備廟會之用，會臨近了，今天已經是三月十日了，我記得很清楚的我去過一次，那時我大概是七八歲，在一塊兒玩的小孩子們都去了，他們也要我去，說裏面有戲，有鬥雞子的，有種種玩藝，更有許多賣零食的，最好吃的有兩樣；一樣是麻糕，一樣是金魚，金魚是麵作的我倒在家中常吃，不過麻糕我都没吃過，恐怕這個名子都是第一次聽見，我覺得這個名詞倒很新鮮，當然東西更有些異味，尤其我自小就好吃，在心中想像了半天到底想

不出麻糕是個什麼東西，自己想麻糕是好吃呢？還是好玩呢？或許也好吃也好玩，在我很注意吃，不注意玩，我不禁的就問了他們一句，麻糕是什麼東西！他們沒說清楚，那時我很想知道麻糕是個什麼東西，我就趕緊跑回家去，要求母親同我去看廟會，母親一聽說看廟會就怕得很，因為母親一生就怕「擠」和「餓」，廟會的地方人一定是擠的，而且必定是很餓，所以我這要求在我意料一定要失敗，不過我表示很堅決要去的樣子，母親看了我一下說，好孩子，那地方很擠也很擠，不要去吧，「我說：「我不怕，我去，我去，自己去也行；母親看我一心要去只好妥協了，大概世界上所有的父母對兒女的應付辦法都是這樣，母親自己仍然不願意去，就派阿三同我一塊兒去，阿三是我乳母的兒子，他比我長五六歲，那時他正十四五歲，當然也是孩子氣很足的，他的身材不十分高，赤紅的臉頰，一雙亮亮的眼睛，健康的體格十足的表現了出來，他雖然沒入過學校，他却識的字很多，他常常看小五義同七俠五義的小說，每天同我講，他不喜歡同街頭的孩子們說話，他說那些孩子已經失掉真正的孩子氣，學了些大人們的惡習；他自六歲來到我家，就自己永遠不出大門，同我一塊出去玩他當然也喜歡，同時也是母親的遺派，在我們要走的時候，母親對阿三說：「阿三好孩子！路上小心別讓軍馬撞了你爺，好好照顧少爺；因為他小，人太多的時候你們就不必去擠，早回來！去吧。」我們聽完母親的話，我們就去了。

一路總是想着麻糕和魚，麻糕究竟是什麼東西，自己就不再想像，直等着去看一下，不過金魚我是很知道，也許廟會上的金魚比家中的金魚好些，反正不外乎是個金魚樣子，圓圓眼睛大大

的凸着，想到這裏忽然想起了一件可笑的事來，我很喜歡金魚這種動物，性情不像狗貓那粗暴和狡猾，天天總是那麼和善，那麼大方，凸凸的眼睛，穿著美麗衣服，漂漂亮亮，文敏彬彬的風度，倒有文人君子之風，奇怪的很，學校裏有幾位同學也長着凸凸的大眼睛，同學們就送給他們些外號什麼「金魚」，什麼「大眼」，「大眼」這個名子倒沒有什麼關係，不過金魚，有些不妥，至少在我認為是不合適，因為很喜歡金魚，尤其是愛金魚一雙凸眼睛，可是人生上了金魚眼睛我倒有些害怕，有位金魚眼的同學名叫宗仁，別人都叫他「大眼」或者「金魚」，以我看來真不妥當，凸眼睛生金魚上是美麗的，不過生在人身上却像一隻活怪物，所以我總對他「龍睛」的尊號，想到這裏，對於廟會的事好像一度忘掉了，不過我老想廟會上的金魚至少也要回家中的金魚一樣。

不多會兒，目的地見到了，一個一個席棚，都是賣東西的和要玩藝的，像是說相聲的，唱大戲的，說評書的，耍猴的，賣的東西有風車，氣球，江米人，泥人，等等吃的東西，玩的東西都全備了，我和阿三一樣一樣的看，一件一件的找，一直找遍了全廟會，始終沒有找到麻糕和金魚，並且一個認識人也未看見，自己和阿三無精打采的回到家裏，以後再也不想廟會這件事了，但是麻糕和金魚是永遠不會忘掉的。

這時我正在回憶起幾年前進廟會的事，對於廟的印象已經為廟會所沾染了，所以想來想去雖然走的將近寺門了，却又回頭來，走向樹林夾道去了，以至到現在我仍然不知道麻糕是什麼東西。

x
x
x
x

小妹妹是不可愛的

傅 欽

仲夏的下午，草原盡處，群山已經被白雲遮蓋了，天空是寂靜的，滿現了蒼白的光芒，夾道的松柏直立的立着，懸崖上的高樹却一動也不動，知了和秋娘站住了枝頭不住的吶喊，大地的人們大概都睡在汗池裏，這正是太陽的威風。

黃政從馬上跳下來，滿身都是塵土外了馬在草場上徘徊，他是個失意的軍人，面色有些憔悴，自從張將軍失敗以後，他就整天南北的奔馳，一直到去年十二月才有李師長任命一個不重要的職務，當然是他自己不得志，尤其是他在日本學習軍事好多年，在裏面是數一數二的好手，本來抱定很大的野心，回國如何効勞，結果天不如人意，這是使他難過的事情，有一件更使他難過的事情，就是他的愛人把他拋棄了，他今年是三十上下歲的人了；一天到晚奔馳，他非常悲觀，無論那兒見不到他的笑容。

正在他徘徊的時候，來了一位青年，穿一件潔淨的布衫，蓬鬆的黑髮，黑亮深陷的一對眼睛，面上帶了一種可愛的樣子而且表示非常鄭重態度，也在這裏徘徊，彷彿有所期待。

黃政注視了這位青年一下，青年對他點了一點頭，便問那青年來作什麼，這地方雖然是個美麗的草原，因離城市很遠，居戶極少，平常沒有什麼人到這個地方，青年沉思了半天說：「不作什麼，閒臨。」

「你什麼地方來的？」黃政又看了那的青年一眼，知道他決

不是此地人，並且看出他心中有思慮的樣子。

「我不願意你費心，因為我的話很長。」青年說這話有些悲傷的樣子，呆若木雞。

黃政也想起什麼事似的，兩眼直瞪着，一聲也不響，兩個人又互相對視了好久，兩人暫時默而無言。不多一會，青年低下了頭，用手遮住自己的臉，忽然耳邊紅了起來，喊了一聲：「天啊！」便倒在地上了。

黃政聽了這一聲喊叫，又見那青年已經躺在地上，激動起他自己的心事，隨口也喊了一聲：「天啊！」忽然那時好像又被理智所征服了！過去把那青年抱了起來，並且告他：「我們是同病相連的人，我們可以談談。」青年擦了擦眼睛，兩臂一伸，說：「朋友呵！世界上沒有好人，沒有可愛的東西，世界上充滿着奸詐，卑鄙，欺騙，什麼是真理！什麼是忠實！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宇宙滿是罪惡，人生即是痛苦，朋友啊！你原諒我，我是個有神精病的人，我是受過刺激的人，原諒我，我是個走入死途的人了，不是我自己願意走入死途，是我自己受了宇宙的一切的逼迫，受了人的壓迫，我終於不承認我有罪過，不損人，不利己，這就是我的損失嗎？朋友！我又要暈倒了，你抱着我的腰，我告訴你，我今年十九，父親母親都是同我一樣的受壓，他已經脫離開人世了，我不久也許就能看見他們，我很記得他們死的樣子，那

時候我剛十歲，我從學校裏回來，那是一個冬天下午三點多鐘，剛走到街口，看見與平常情形不同，街上的人都滿擠着，有嚷着，去呵！去看熱鬧！有許多警察拿着木棒亂打，並且擠着起來，擠開路！聲鬧……我莫明其妙，更使我莫明其妙的有許多人指着我的背，指着我的帽子，簡直有的指着我的鼻子，喊着，指手畫腳的講，就是他家的事情，這孩子還不知道呢，他家的事情可鬧大了，放着好好的日子不過，出去對了，他當到學堂堂裏去講書，中國人偏要學洋書，這不是想造反嗎？接着又是一個人講，你們看見他的女人沒有？聽說她是想造反，好好的頭髮却剪去了一半，也許就送給洋人，又有人在我背喊着，那不成！她拿中國頭髮給洋人不行，這孩子也不是好東西，你看他眼賊亮賊亮的，長大了一定是叛徒……

這一切我都莫明其妙怎麼都在異樣的眼光注視我，我不懂他們的話，更不懂什麼是造反，叛徒。我從人群擠着回家，門口的警察攔住我，喊着小孩做什麼去？不許我回家。後來我告訴他們，我的住所，他明白了，說我趕快回家去吧！你的爸爸和媽媽已經睡了，我心裏想他們剛三點多鐘就睡了，也許是病了，擠進了大門，進了二門，仍是人山人海，我喊了一聲，我回來了！媽媽！一群人過來擋住我的口說，不要嚷！你媽媽不會答應你了！你爸爸同媽媽都讓人打死了，聽了死字覺得有些不相信，早晨上學校去的時候，還沒有病，怎麼就會死了呢？我想起來了或者是急性傳染病，不！姐姐在家會請醫生治療的，我明白了那人說過是打死的，誰能打死他們？不！一定都在騙我，他們一定未死，知道了大人是常常騙孩子的，我又一想，為什麼這樣多的人都是作什麼？不！一定是爸爸媽媽死了，如果不死一定出門口

來接我，誰能打死他們呢？也許是院中的亂人！

奇怪得很無仇無恨就打死人嗎？再說爸爸媽媽也都是極和善的文人，絕對沒有人打他們，他們一定未死，我就一直跑進了房在東間裏有一堆人圍着，我想擠進去，不過被他們堆中的人攔住了，並且告訴我，裏面就是爸爸媽媽屍體，我一跑到屍體兩個字，知道了，明白了，他們確實死了。

我急得要死，哭喊着，請你們告訴我到底怎麼一回事？其中出來了幾個人，我認識他們，他們是爸爸的朋友，他們把我拉在一間小套間裏，把我抱到他自己的懷裏，告訴我，好孩子可憐的孩子，你的爸爸媽媽都被人打死了，我又急得哭了，為什麼？是誰？他說：「不要哭，我告訴你，怕你不懂，」我說，「我懂，我懂。」他看見我急了，不能不告訴我，他說：「你爸爸在學校中教書，太認真，當批評一切事情，有人對他不滿，結仇日久，懷恨日深，這次就是某師長——他是曾經為你爸爸所批評過的，得罪了他，一方面向官所說他裏造反，一方面買些流氓行刺，我告訴你，我是你爸爸的朋友，我很知道他，他自從外國留學回來，我同他在一塊教書十幾年，他的為人太真實，不對的事情他就說不對，孩子！你也許不懂這些，社會上是不許真實的，世界是虛偽的，真實就是罪惡，就是造反，孩子！你早晚要對這些事情很清楚，你的姐姐已經被師長搶去了，你小妹妹已經跑到別人家去吃飯。世界上沒有好人，宇宙不許好人人生存，世界上什麼都不可愛。」我聽了他的話很受感動，在那時我知道了人生，一切一切都是為罪惡所佔有了，我討厭一切，從前我頂喜歡小妹妹，我明白，白了小妹妹是不可愛的。

黃政聽了青年這一段敘述，倒有些同情，兩眼睜着，並且眼珠已經濕潤了。

這位青年好像吐似的，倒有些說了愉快的意味，便接着說了下去。

父母全死掉了，姐姐做教師長拾走，也不知拾到什麼地方去。家中只有我和小妹妹，還有一位女僕，給我們作飯，我們靠了爸爸生前的朋友照顧，漸漸長大了，我入了中學，這個中學是男女合校，在我們班中有三十個人，其中有十二個是女的，我初進了學校的時候，低着頭也不與人交談，因為我知道人是最可惡的東西，後來看他們在一齊談笑，有時感得也有點意思，有時我也加上兩句不相干的話，以後他們也常來同我談天，並且有一位姓李的女同學與我作成了朋友，他每星期總是買些畫片送給我；說來也怪，我們在不知不覺的時候就交成了好，最初她同我商量讀書，要我給她講書，漸漸地就熟識了！

她是一位十四五歲的女孩子，滿臉赤紅，頭髮曾未修飾過，說話細細的身段，走起來兩眼出神，愛跑愛跳，穿着一件襪套的衣服，很帶有幾分男子氣，從她的身體上有些早熟的樣子，不穩妥的行動深像個小孩子，並且像個男孩子，很大方，一點兒都不做作，但是女性的柔和的優美也俱有的。

「記得有一次她忽然在上課的時候賊了一聲：

『你們都看！小鴨。』小鴨是我的外號，全班同學的目光注視着我和我，有的笑她的天真，有的討厭她亂賊，教員初聽見這種帶有頭氣怒地擾亂課室秩序，在看見她赤紅着臉低下頭一聲也不響，又有點天真可愛的樣子，教員也只有笑着說：「上課的時候你什麼？」她慢慢站起來說：「奧亞的背上不知道誰給她貼上

一隻小鴨子，」從這時候我和她就熟識了，讓我到她家裏去玩，她也當到我家裏去玩，她的小妹妹常問：我是誰，她告訴她小妹妹說：那是我的一位男同學，也是我的好朋友，她的小妹妹去告訴了她的母親，她的母親是位四五十歲的專制的母親，不許她與男子交友，自從知道了我和她來往以後，對她特別嚴厲的約束，因此我們之間受了很大的限制，有的同學說，有的同學嫉恨，教員們也說我們行動不軌，那時候我非常生氣，男女的愛情是天然的，是真實的，那就算是行動不軌嗎？越來越對我批評不好，簡直就是攻擊，給我們造謠，給我們加罪名，那時我想世上的沒有愛我的人，只有一位女朋友他們還來破壞，人類是萬惡的，一切的罪惡都是人造的，以後校長說我們有傷校風，把我們就斥退了，我倒沒有什麼關係，她却因此憂慮，病死了，我記得世界上都是在攻擊我的，我時常要脫離人世，不過又想到還有小妹妹無人照管，又不能離開罪惡，只有受他們摧殘，只有受他們攻擊，便又轉入了一個省立中學。

我入了省立中學以後，初進去一點興趣也感不到，同學們都三五成群的活潑的談笑，好像他們好像人以外的，起初我是誰也不與交談的，只是自己默默的讀書，後來漸漸的熟識了，也有時談一談，很多的同學都說我，很正直，很忠厚，因為我是一個被罪惡所攻擊的人，無論那裏都沒有可留戀的地方，我當然不去被別人的馬皮，也不需要別人歌頌德政，我誓死是真實的，我不怕一切的攻擊，所以有一些同學都還信仰我，我所說的話，他們都認為是公正的。我不攻擊任何人，可是我更不盲從，有時「野心的同學」受到學校當局的收買，出賣同學們的利益，殘民而自肥之類的人物，來到我的面前讓我給他們一個好與壞，我那能辦到

呢？我不知不覺的就罵了他一頓，他就向學校當局給我造謠，說我反對學校當局，校長聽了那話當然要氣壞了，爲自己的享受，爲了自己的利益，不能不想防止的辦法，校長向各教員造謠，說我反對教員，並且受某方利用，於是我就成了學校之敵，我知道是在界上的真實是不常出現的，真就是罪惡，我看到形勢不好，只好自己告退，雖然有許多同學都在哭着挽留我，不過我不能再存

筠

(一)
清靜祥和的臥在飄黃的夏布帳裏，回憶着家鄉的情景，預想到家鄉的琴樂，一種久客歸來離鄉已近的急切的情懷，使他睜開眼睛睡不着，當他跟了在省經商而歸的叔父，千里迢迢地到F城去投考市立師範時，也在這裏——鎮上的一個小店——住過，遠客歸來，其中情狀與昔無殊，不知道故鄉當怎樣，他想着家中的二老，想起他的妹妹，想起入夢的青年，想起見時的伴侶——筠，想起了一切事物，想起了一樣的心境中，他想起六年前離家的情景。

(二)
母親在廊下替他整理網籃——幾雙布底的鞋，一只微舊的手套包，一把刷子，幾包菸草，(清)，她一邊整理一邊說：「鞋底破了的時候，可以叫皮鞋上一個皮子，也化不多錢，這樣還可以穿的久些，腳底下那雙棉鞋，一上春就可以換去」

在萬刃之下，我知道我是個弱者，我不能征服罪惡，可是我至死也不允許罪惡征服我。」青年說到這裡的時候，就暈倒在草地上，黃滾一字也未發，嘆一口氣，也倒在地上。

這時烏雲已經四佈了！徐徐的涼風給了他們一點安慰，世界上的一切都在寂靜着，等着會見真實的面容。

一九三六稿于勁缺齋

彬子

兩個姑娘從籬邊跑進來，一個只有九十歲大小，活潑活潑，看見我就跑過來叫道：「哥哥，筠來送行李來了！」

「筠姑，你娘兒倆都好？他明天就到F城去念書呢」母親這樣問道。

「你明天真的去了？」筠是個十四五歲的女孩子，烏黑的頭髮覆着一對大而黑的眸子，左額上生了一大黑痣，益顯得她的瘦細了，長長的睫毛總是向不垂着，好像若有深恩似的，她朝着清看了一會，可呆着網籃，這樣說了。

「去了——」清只有這樣說了。

這時母親已經把網籃收拾好，走進堂後去了，「哥，我們到後面竹林子玩玩」沒拉着筠的手說，三人不約而同的向屋後竹林裏走去。

冬日的斜陽殘照着焦黃的梢頭，林中的小雀兒叫着晚寒，他們玩了一回，發出幾聲天真忘憂的笑聲，但是今天他們不到晚就

已停止，三個人樓着手默然的徐步出林。

最先開口的還是「你去了，我們少了一個人了」

「我還更寂寞呢，一個人在F城，只有三叔是個親人。」

筠低頭走着，什麼也沒有說，三人走到了林外又慢慢的向林中走去，汶忽然微笑着說：「哥，還有東西送你呢。」

「什麼東西？」

「豬吧？」汶高興地哭道。

「什麼東西呢？」請向着筠問問！

筠抬起頭來向他微微的笑了笑，又低下頭呆呆地看着竹根。「是戴的；」汶聰明似地說。

「戴的？帽子嗎？」

「成雙的！」

「到底是什麼呢？」他執着筠的手細心問着，又問問汶，「手套！」筠拾着說了。

「謝謝你，筠。」

筠低聲說了一句「只這一點兒」又默然了。三人手拂着手無語地走出了春色已深的竹林——

次日早晨，太陽還沒出來，走旱路那竹桿的轎子已經候在清家的離外了。父親迎着着惜別的愁容，莊重地對請叮囑着讀書修身的話，母親紅着眼睛慈露地仔細叮囑叫他寒暖自知，飲食謹慎，叫他一個月至少寫一封信回家裏來，因為F城在五千里以外，來往不便，就託三叔在每個暑假中接到自己店中住一回。

「舉了業回來」母親希望着他地勉強微笑着說。

「汶蓬着小頭站在母親身邊，天真的臉上也滿露着悵悵樣子「你同筠兩個玩着，舉了業回來我再同你們一起玩呢」清看着天

氣尚早，知道這時不會來的。只得操着汶的手這樣說。

在陰寒冬日清晨，清手戴着筠挑的手套，腳穿着母親做的棉鞋，含着無限的離恨，辭別了親人，兩乘如飛的竹轎抬着三叔和清，直向亂山中奔去——

清漸漸沉入睡中

(三)

又是一天夜飯的時候，請到了家中，在乳黃色的白單小洋燈下吃着飯，他看見父親和母親頭上早已添上幾莖白髮，這當他六年前冬日早晨離別的時候是沒有的，這幾年中他們節衣縮食每年弄些錢寄去給清做零用，家中是非常的清苦。看見兒子讀完了書回來并且已有了職業，在二老鬍紋的面孔時時露出仁慈的微笑，在這微亮中清得到一些安慰，汶雖然還梳着辮子，可是已經不像六年前的天真了，清秀的臉上時時現着兩個小淚，對清婉婉然講着話，但是孩提的雅氣已經完全消失了！而且當母親對清說到他的媚家的時候，就羞澀地背轉了身子。

在飯時母親把一些新煮的青菜時時遞給清吃，大家都互問着平時稀疏的家信中所不曾細講的事情……

「秦家文」還在讀書，一時還不想提汶過門吧？」請問他母親，秦家是汶的夫家。

後年中學畢業，就要結婚的清你在外面時我身涉只留汶一個人的現在你纔能自立，又要嫁了！到地走以後，你在省城，平時又不回來，家裡只剩父親和我兩個人，那時清也好娶了親，不然只我一入料理家事了。

他聽了惆悵起來，「怎麼汶，離家時只有八九歲汶，一轉眼

就要嫁人呢！」兒時的歡快依稀還在眼前，春天的紙蔭；夏夜的螢火；秋宵的明月；冬日的雪人——他們幼時是曾經怎樣地一耍玩着，還有那村邊的池塘，屋後的竹林——

「筠呢？」清終於這樣問了。

「前年出嫁了！」這是母親的回答，

汶回過頭來看清，清也正在看她，大家把頭低下默然的直到吃完了飯。

清和汶到屋後的竹林邊，林中黝黑，晚風徐動，竹根邊的秋虫，不時發出唧唧的叫聲，天上的繁星點點，銀漢橫斜，這秋夜的圓畫，清看來與青年無異，他同汶在竹棹上坐下了。

「筠嫁的是誰？」清在靜中悄悄問道。

「城裡魏家。」

「做什麼的？家境還好麼？」

「還好，聽說是在S埠一個輪船公司做買辦。」

清聽了只低下頭去，沉思了一會，向着那黑漆似的那林中探望，「我們常在那裡玩」他很不自然地笑了笑，指着竹林說。

「現在竹林也靜寂了！」汶微嘆着說，「我有時一個人進去走走，每覺到一種說不出的冷靜，懷遠傷別的情緒，更容易引起，所以近來我一個人竟不敢進去的。」

「你好久不玩了」

「啊，好久不玩了，」

母親拿了些菓子走過來，清趕快立起身把椅子讓給她，三

個人講了一陣，在襲人的秋風裡，清又被人偷的樂趣所籠罩了！

「清，奔波了八九天，你也得早些休息一下才好」母親立起身來說。

「媽，讓我再同汶談一下吧！您先睡去得啦！」

「汶」在母親走後，清對汶說「嫁筠後很快樂罷？」

「很快樂，牠有時到我們這兒來，曾高興地講牠的丈夫。」

「常常來嗎？」

「不，牠一個月中來不到一趟，這月底牠就要到S埠去了，聽說牠丈夫已經在那裡租好房子預備搬出去呢！」

「牠那裡你去過麼？」

「只去過一次，牠和我們似乎有些疏遠了！」

「牠會不會來？」

「也說不定，我們過兩天去看牠去好不好？」

「但是………也好吧！」

北斗星已漸漸移到西方天上，涼風侵膚，清覺得衣袖上有些潮濕，立起身來說：

「睡吧！露水重了。」

清一面走向臥室去，一面低着頭悄悄嘆道：

「嫁了………輪船買辦………嫁後生活很快樂………」

一對大而黑的眸子，上面覆着烏雲的黑髮！但是這可愛水淋淋的眸子，好像已經不復存乎這世界上了………

晨 娜

魯芝芳

晨娜的母親已經懷她在一個多月的時候了！人們都幻想着將來她的偉大和能幹，而且更像當人們希望耶穌基督降臨的那麼熱烈着，渴望着：

果然人們的希望實現了，活潑的晨娜已由她的母懷降生於世界！朝賀的人已不斷的來往，高尚的眞實，美味的果品，上等的香料……已把美麗之晨娜堆繞着了。

將來這聰明活潑的晨娜，將要有一番超于群衆之能幹，有無尚之學問，以至成爲社會要人，領袖……人們總是這樣幻想着，未曾預料到事情的變換，說也奇怪，自從晨娜來臨以後，好像給人們解放似的，以致人們去了愁容變爲笑臉，便等候着享受將來晨娜給他們開展前途的康莊大道，創造眞的自由，眞的解放，甚至連小孩子們也無不注意的盼望着。

晨娜的母親，因爲受累太重，費心過多，於是在這將近廿多天的工夫，便大病染成了，哭訴着對他家人說：「將來晨娜有人照顧，及憐憫」話畢以後，便向黃泉而去了，可憐的嬰兒已經離開了世界上最親愛的母親。

自從晨娜的母親離了世以後，她的叔嬸便過來抱弄晨娜說：「

母親死了當然要由叔父母管理，這是法律也所認可的，於是便想將這遠大的晨娜抱走，但是晨娜的姊姊們是堅決的阻止說：「母親去世，姊姊應當盡責來管理的，」絕對不許叔父母輕易抱走的，於是便互相嫉妒起來，但是面上稍屬和平，晨娜姨母及一切的親戚等也都要過來教養她，於是這種衝突便愈來愈大，以至互相爭鬧起來。一天他們全體開一大會，姊母說：「要給媳婦一奶母能够十分照顧她姊姊是很不贊成的，她主張給晨娜羊乳吃，可是一切的人又急力的反對這兩個主張，有的願吃代乳粉的，有的主張吃牛乳，一切的意見都不相合，而各不肯讓一步，以至發生大的糾紛，結果各自回家不再互問。

可憐的嬰兒不但失去了慈母之愛，而且又迎着爭論不和的環境，以至失了照顧之人，這最可憐可憫的晨娜便漸漸的染成了疾病，隣人本來就想得這可愛而高尚的晨娜，但是又苦于無可下手，現在便要趁此機會來實行最後的手段了，晨娜的廿天上便是隣人實行毒計之日，但是她的姊姊，姊母，親戚，仍在互相爭論氣憤之中，曾未看見隣人的一切，唉！可憐！可悲的晨娜！將要……



×
×
×

幾個寢室內佈景的代表

我之戀愛觀

楊學智

「自由戀愛」是今日中國的口頭禪，更是現在青年男女最難了解的問題，有的人說到戀愛兩個字就怕的了不得，不敢來討論；有的人全不理會，以至有「亂愛」的現象發生。

按我的觀察，認為青年在二十歲以前，不當談戀愛。因為這個時期，正是青年培養時代，我想就是提倡早婚的人，也未必證成二十歲以前結婚，所以談不到戀愛。有人以為新式婚姻，必須由戀愛而生；所以二十歲以前雖不結婚，可以戀愛，戀愛而後彼此可以相知，相知而後可以結婚。這句話，細究其實，是不對的。第一，單憑戀愛結婚，結婚後是否能快樂是一個問題，照許多專家的意見和我所知道的，戀愛是極主觀的，發生戀愛後，即不易客觀，所以許多男女在沒有戀愛的事情發生前，對於擇偶，很有客觀的標準，交友一切，也有一定的方法及步驟，到了戀愛一生，一切不顧了，沒有結婚以前，以為戀愛即可結婚，婚後追悔的不少。所以戀愛決不是互相知道藉以結婚的好方法。還有一層，青年時代既少經驗，學問亦淺，到了壯年，自身狀況固有變更，既對方性格一切，也必大異，單靠青年時代所互相知道的

，決不可恃的。

其次，青年時代的戀愛，尤其是初戀，未必能久的。據某心理學家嘗作戀愛的調查，以為人生戀愛可分三期，第一期是無性戀愛，大約為青春以前男女相愛，完全沒有性慾加雜在內。第二期是無理性或同性戀愛，這是青年時代所常見的，有的祇須是異性即生戀愛之心，有的同性也生戀愛，這種戀愛，毫不合理，決不能久。第三種是有理的異性戀愛，青年狂熱已過，志在結婚，先有標準，後擇能偶的異性愛之，結果必能圓滿，所以青年戀愛往往徒傷精神，毫無實益，同性戀愛尤其沒有道理，就是到了壯年，初戀也須謹慎，不可使情感朦朧理智，因為情感不可久，情感用事，事後也須要大悔的。

倘若不幸因初戀無結果而失戀，也不必憂慮的。世界上有許多偉大人物的事業的成功，往往由於失戀。據我知道美國林肯，他在年少時曾與一少女戀愛，後此女嫁了別人，因此發憤極救了美國的惡劣社會，做出釋放黑奴的事業來；後雖另娶，但與他的夫人並沒有充分的愛情，所以一個人不必因失戀而灰心喪志的。

遊桃園記

毛光瀟

(一)

我終日渴望的桃園，常常在夢中幻想，却好在五月十七日早晨，得着一個空暇，便同楊蔭棠、朱祖澤二君迎着朝曦，尋找這絕世俗的「桃園」。

離家約有十里外，回過頭來望望遠處，在深淵的朝霧中：似乎隱隱地見着幾間茅草房，那便是我的家了。

三個人彳亍彳亍地離家的過程中，山光水色，頗為宜人，雖然走了十里較遠的路程，却不覺疲乏，但是每個人都拿着手巾正揩頭上的汗呢！

走到一處鏡平的溪旁，潺潺的聲調，像輕奏着西廂的曲子，樹上的小雀却時常穿來穿去，正似大海中的白鷗浮在海面循環的飛過。

我們尋找了半日，却尋不到在那裏大概就在近處吧！因為這也是一個幽靜的所在，桃園也必定在這附近了！却賴祖澤君眼快，看見一個穿蓑衣的老漁翁，逍遙地在溪邊釣魚呢，我便上前詢問他桃園在甚麼所在，他卻依舊安然地在那釣魚，蔭棠君與我使了個眼風，我會了意，便深深地向着漁翁鞠了一個躬，恭敬敬地又問他，他轉過頭來，見他蒼老的面容浮滿了嚴肅的氣態，上下看了我們一看，回答我們道：

「你們可要尋桃園，你們不渡過這個小溪，就是一天，却也

尋不到的，你來我手指的地方！」

我們順着他手指的地方看去，見對岸的遠處，在淡淡的薄霧中，似乎見有一處所在，但一會又被雲霧漸漸漫住了，也止有嘖嘖歎息不止罷了，我這時却想起：

「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的詩句來，却與這時的情景彷彿了！

「過這個小溪，別處可曾有路走？」

「沒有！我暫用小船渡你們過去吧！」漁翁微笑了笑。

漁翁隨把小船攬近岸傍，我們提起衣襟登上船去，漁翁抬起槳來，緩緩地載着波光渡到那岸，我們欲付他錢時他連頭也不回說了聲「再見！」便仍划着小船唱着漁樂天的歌調，慢慢地去了。

(二)

我們一齊上了岸，慢慢尋找桃園在叢樹深雲中，却一時也難找得，地上的艷花芬芳的味，一陣一陣地襲來，確陶醉了我們的心弦，陶醉了我們微笑的酒渦。

淡淡的陽光，天空的隙處，透出一條爛爛的光芒，直射到盤旋花間的蝴蝶左一翅，右一翅……飛過去。

又走了半個時辰，忽見一座小土山的那面，薄雲漸漸分散到兩旁，恰巧正見一顆高大的槐樹，來回的遮露「桃園」兩個字，

當時我興奮地找着了；急忙俯僂着背，渡過土山，方才看見「桃園」的門首，祖澤君便向我說了一句「進去吧！我手巾都濕了！」

我同蔭棠君想：「這確是值得的！」

悄悄地進了「桃園」一條直通的土道，兩傍種滿了垂柳，迎着微風在萬籟俱靜中，吸納着溫和的氣氛，一排排地擁擠，圍繞在當中，使外人觀之，不知裏面是怎樣的景像，誠是：「未見廬山真面目」了！

三人擠進了籬旁的邊門，一間茅草房，却靜靜地無人聲，我們便也不顧忌，一直看就入了桃園的便門。

我們走過一處種瓜的地方，一排一排地西瓜秧整齊地列在輕鬆的泥土上，那邊便是一條窄狹的溪一步就可邁過。

靜穆的空氣，罩滿了這精緻的「桃園」假的石山，在酣睡綠透了垂柳下，蓋着一身零星的樹影，白的浪花，是她的襟袖，奏起快樂的催眠之曲，小溪的這旁便是累累的山峯，如同層巒疊嶂似的矗立之在園中，我們踏着階級，走到上面的八角亭中，祖澤君取出水瓶，我倒了一杯，潤潤我立燥的嘴唇。

我們在高出園地的亭裏，包圍在幽靜的空氣中，談天論地說着閒話。

我站起來無力的倚在欄杆上，鑒賞着美景，忽見離亭約有半里外，隱約看見一個人影，持着鋤頭，在那裏正播土，他身旁繞着幾顆桐樹，杓蔭覆滿了地上，時常泛出些零密的樹影，那人似乎看見我們，便抗起鋤，奔向這邊亭子來，最奇怪的他却不從小道走，却在小溪的那面穿過來，祖澤君伸出頭來忽「啊！」的一聲我也「啊！」的一聲，原來正是那漁翁，卻不知他從何處來桃園的。

我於是向那人深深地又鞠了一個躬，這回却不似從前那樣嚴

莊了，忽然展開嘴冷冷地笑道：

「你們來到此處，可會遇見過什麼奇怪的事嗎？」

我們聽了一跳，這美妙的景緻，就是世所罕有了，却可那裏還有奇事呢？但如果不去看看，未免太為可惜，遂與老漁翁慢慢的走下亭子，漁翁將我們領到一處山洞，在山洞的前面，有一個石門，約合中尺三尺，一些叢亂的野草，和許多石頭子密遮住石門。

漁翁回過頭來，對我們招了招手我們便隨着他曲着背進去，這山洞裏，光線似乎很暗，石洞上面浮滿了灰塵，與頭部緊緊的接觸着。

這條石洞比公園裏的假山石洞高出了三倍，所以走着不覺費力，地上還種着無數的野花，雖在氣寒黑暗的石洞中，却也斷綴了不少的淡香。

過程中，光線漸漸地明亮了！

這時漁翁回過頭來，又說了聲「再見」已一挺身出去了石洞，繼者便是我在他一閃中，見外面的景像，似是見過，於是趕快叫他們出來。

我們出來一看都不覺的驚疑之極——原來正是方才漁翁釣魚的所在，漁翁也不知又往何處去了。

這時天已黃昏，斜陽的晚霞，把樹影映進鏡平的水面上，突的一個紅球漸漸地滾到西方，滾……一直滾到看不見的地方。

我們都猶疑回頭望了望，方才的桃園，早已在晚霞中吞沒了！

晚風中的歸程，路上的燈光早已零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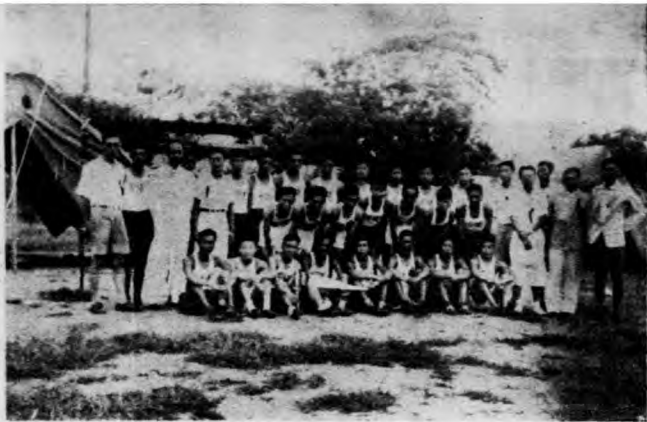
感覺着興奮的驚疑漁翁的剪影，「桃園」的景像一幕一幕地映入了腦中，不知何日更能慶幸的再尋迷茫的「桃園」盡興重遊一次？



— 一九三六 —



樹長鳴的標槍姿勢



一九三五暑期生活之一頁——環京與白貓田徑對抗



排球隊練習一覽



食後漫步情節





預備，跑！

何巨增造像

籃球隊長：
劉惠元



李長漢與劉士魁之跑姿



足球隊長：
牟廣懋



排球隊長楊桓煥幹事趙義增



別了！幾位運動家



慈念馬司



戀廣車



友文雋



仗習廖



迪惠孫



成祖王



(二高) 麟祥陳



權國張

長隊
怎麼？



棒將大夏



節情習練球排



與華北之私中比賽
結果一比〇本校勝

別了！幾位運動家



附義增



嚴可關宏



宋廷琛



張乃林



本校排球校隊



劉惠元



何純渤

網球表演家：劉大與阿五



初世賢



楊錫勳

盧耀辰君表演雙槓子的一套



甘地也幹這一個



忘照，這成什麼體統了！

x
x
x

上體育班之點名





國術

生平好國術之饒君煜琳，體格之棒力如牛，曾經代表過平市國術界參加全國運動會，伊自幼攻國術，幾錫視二十年之工夫，消磨於此，凡平市國術界著名諸公，莫不喜之與交，君復善羅石，摹古維新之精妙妙緻，頗引一班人士之景仰，國畫圖文亦有相當之研究，曾佈過相當發展，想讀者當能諒諫，再無庸多贅矣！

饒君煜琳

臥釘床之表演



君不善裝飾，衣履不喜入時，但坐臥行動，頗有古人怪風，與士大夫之氣概，故同仁等不稱其為雲傑，而稱其為怪傑，據東方古文化電台報告：知君已與敏賢女士結婚，故於操場上或國術門前，常無獲其踪影，不知常相幹何向當，然在其國術上不唯無稍進步，反大減風光，想當年！想當年！與今時問不同，與今懷抱大殊，故不願其成比例，君子難聞，又何嘆之有？

臂上開石



初 二 年 級
由 勵 學 會

二百公尺決賽起點



幾位第一名手



他，他，他，

初二年級運動會會長

孫永禮先生



體育股長

警衆擁擠的途途



甲乙丙按力中途



初二五千決賽終點



洪振興

運動會 的主辦

初二年級全體運動員合影



我們校內的團體，最顯東常工作的，便是勵學會了！而初二勵學會尤為顯著，這次開了一頁全年級運動會，便是一個例子。

諸君想想，世界上提倡運動風濃的人們，唯有是學校團體的份子了！但是為學生的習性運動，每每都傾向了高級，但事實上這種習性并不應一定准在高級，而初級所需要的鍛鍊富是同樣的！此次提倡之運動會，當為世之一般人士所欽仰，而能以自初級二年作出顯然的運動練習，來日

在體格上，記錄上富有可觀！



賣力的
報告員

第一手丁佩珊



毛善爺也參加了！

滿天飛周人傑



的第一高跳



阿洪

季春校本
六三九一

會 大



任主育體

王馨吾先生



會長



生先豐景年



高級低欄第二名

宏可關歐



檢錄員——霍建勛先生

傳令——自行車童子



運動大會

五月八日

參加運動會之友隊



司馬榮之鐵球運動



鳥瞰



勞雄跑起尺百級初



高欄決賽第一名曲有讓



點起賽決尺公百四級萬



隊友校之名一第力接尺公百四

名一第餅鉄級初



公百五千乙初

公尺第一名



才速鹿



中散吳



初三標槍手周長鳴

x

x

x

報告員——杜蔭桐先生





高乙百公尺決賽起跑



高級低欄中途



高乙千五公尺終點

高級百公尺決賽
第一隋義增第二歐陽可宏



高級第一名
同標槍第
祥同



何純渤千五百公尺中途之雄姿



八百公尺中途之暢德春

春季運動大會全體職員一覽

會長	年景豐
總裁判	李洲
發令	王翠吾
總幹事	王振聲
徑賽裁判長	張守義
徑賽裁判員	劉治廷
計時員	張佩珊
計時員	于一峯
田賽裁判長	王雅氏
	林寶鋒
	田文彬
	馬志芳
	金振華
	林寶鋒
	尙文錦
	譚邦傑
	周春鴻

高級八百接力第一名



初級四百接力第一名



初百公尺前四名?



初乙千五前三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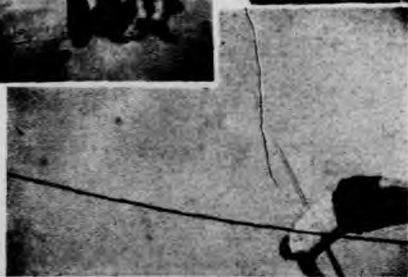
高級標槍前四名



高級跳遠之車廣懋



高乙撐杆跳前二名



● ● ● ●



初級鐵杆決賽前四名



初級千五前四名



初級四百前三名



初級八百決賽前四名



高級鐵杆前四名

- | | |
|-----|-----|
| 田 | 王振聲 |
| 養 | 楊榮東 |
| 裁 | 李鳳來 |
| 判 | 閻家祥 |
| 員 | 王述之 |
| 何廷書 | 郭如崗 |
| 孫永禮 | 崔希曾 |
| 張慶和 | 黃培鑫 |
| 楊茂斌 | 趙潤澤 |
| 伍敬安 | 任秉彝 |
| 霍建勛 | 鄭東海 |
| 張羣友 | 高一桐 |
| 黃培圃 | 竊察隊 |
| 孟立齋 | 竊傳慶 |
| 杜蔭桐 | 竊開慶 |
| 吳逸民 | 竊興慶 |
| 童子軍 | |
| 陳劉篤 | 謝仁甫 |
| 王家駒 | 楊榮盛 |



賀雲彪撑杆跳之飛委



初級鐵杆第一名鹿連才



初三之二百公尺健將



初級標槍第一名——劉寶光



初級八百五兩項第一手

♣ ♣ ♣

初甲百公尺決賽時 初乙五千五百公尺途中



× ×

高級五千公尺決賽第三名王祖成

高級百公尺決賽第一名何純瀚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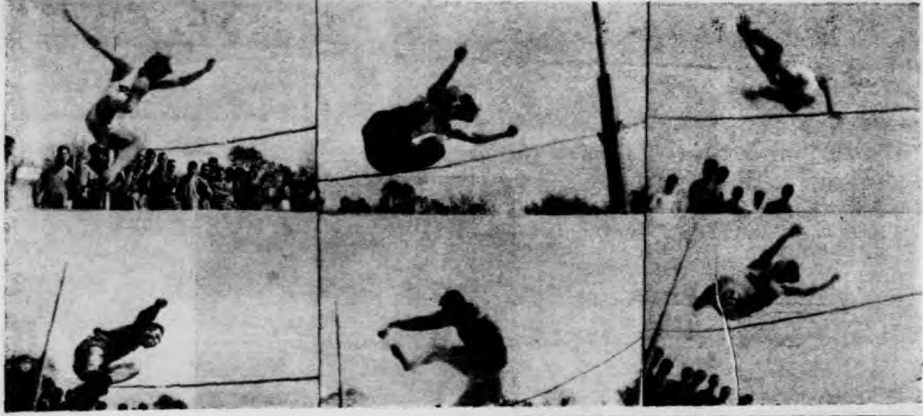




跳高觀衆

x x x

像造壯雄個幾的高跳



跳高旁之觀衆



x x x



劉士魁君



起碼的姿勢



著名的運動家何純瀚君



何老的後以油上加





乒乓球校隊



林球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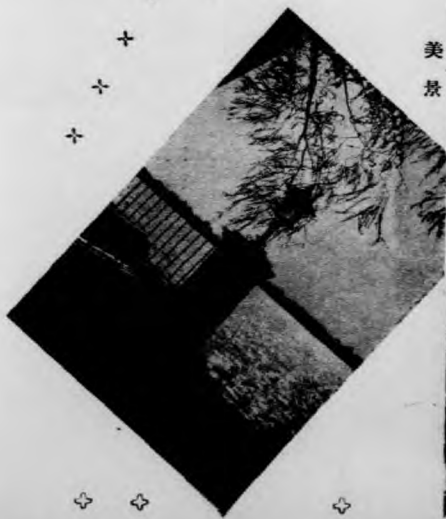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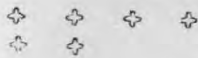
初級籃球比賽——
輕量組冠軍第一名



— 夏日多峯雲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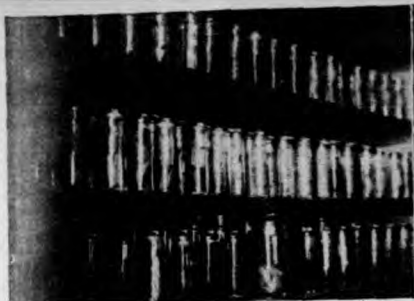
蓬萊山非世間江邑
 拍肩口吟新詩小遊倦王
 春未松張良同瀨皆欣然
 今保十道北十許女校
 谷田 (1930.10)

良 晨



美 景





實 驗 室 內 的 工 作







友校

信通

久別的老同學們：

轉眼間我們離開母校，已有兩年了！雖然我們是異地相處，但是對於我們親愛的母校，親愛的老同學們，我們沒有一時不在懷念。母校近況更是我們急於知道的！由於報載，北平又恢復了會致，在此我們遙祝高三的及初三的同學們，都是金榜登名，馬到成功！

好像我們之間失了聯繫似的，故現在我們特照了一張小照謹贈給年刊編輯委員會，並請能登在年刊上藉可聯絡我們的友情，並可作為我們離開了母校的二週年紀念，想老同學們會接受我們這種熱誠的要求吧！更希能將母校刊物賜下幾冊，因為我們在這遠遠的青島非常懷念母校的一切啊！

祝諸位健康

青島國立山東大學北平派友校友會

五月十六日



柏松陳 文聯張
(系程工械機) (系程工械機)
彭錫賈 駿家徐 序良李
(系程工械機) (系程工木土) (系學化)

本校現行組織大綱

關於董事會

- 一、董事會以董事十八人組織之，
- 二、董事會對於學校之計劃與財政負有全責與全權，
- 三、校長由董事會聘任，
- 四、職教員由校長推舉經董事會通過，
- 五、校章之制定與更變得由校長建議經董事會議決之，
- 六、本校經費之預算，審查，決算，須由董事會議決之，
- 七、每屆畢業生須經董事會通過

關於校長

- 一、校長總理全校校務，

- 二、校長辦公室設秘書一人，由教員兼任，辦理一切文件及校長隨時委任事宜，

- 三 本校設有教務，輔導，總務，事務，體育，會計六處，各設主任一人，商承校長總理各該處一切事宜，
- 四、校長外出時，教務長代理校長職務，

關於各處

壹——教務處

- 一、本處設教務長一人，總理一切教務事宜，并參預校務會議，執行該會議決關於教務之事項及會同他處謀校務之進行，
- 二、本處設有註冊，文牘，圖書，儀器

經印五部，各設主任一人，事務員若干人，商承教務主任分理各該部一切事宜，

一 教務長之任務

- (一) 辦理學生分科選科留科各事宜，
- (二) 編製學鈔及授課時間表，
- (三) 支配教室及排定學生週會坐次，
- (四) 辦理關於教務之各項佈告及文件，
- (五) 管理教員告假，
- (六) 購置及保管關於教授應用之書籍與用品，
- (七) 支配學生自習與借用教室事宜，

(八) 其他關於教務事項。

二 註冊部

- (一) 管理新生報名事宜，
- (二) 經理學生入學志願書，保證書，成績表及畢業證書等事宜，
- (三) 保管新舊生各項成績及各種重要文件，
- (四) 備置并保管教務，儀器，圖書表冊，
- (五) 經理學科教授預定進度表及記分表冊等件，
- (六) 編製學校關於教務之各種統計圖表，
- (七) 協同教務長辦理學生分科選科及科留科各事宜，
- (八) 其他關於註冊事項。

三 文牘部

- (一) 辦理并登記各種文件，
- (二) 協同各處各部辦理來往信件

四 圖書部

- (一) 購置及保管各類圖書，
- (二) 編製圖書之類別，
- (三) 管理圖書借閱之收發，
- (四) 編製每學期學生閱過書籍及人數統計表，
- (五) 保管及裝訂各種書報及講義，
- (六) 按照預算支配款項，
- (七) 管理圖書室內之秩序及設備，
- (八) 現設圖書隨時造冊交註冊部登記備存。

五 儀器部

- (一) 購置及登記理科應用各種儀器藥料，
- (二) 保管并登記理科各種儀器及標本，
- (三) 現設儀器隨時造冊交註冊部登記備存。

六 繕印部

- (一) 繕印本校各種講義表冊及文件，
- (二) 考試題圖，
- (三) 印就之件存留一份，交教務處分別備存。

貳 輔導處

- 一、本處設主任一人輔導員若干人，輔導學生學行事宜，
- 二、主任參預校務會議，并會同他處謀校務之進行，
- 三、本處所掌職務列左：
 - (一) 執行校務會議及職員會議議決關於輔導事項，
 - (二) 補助學生自治及指導課外各種作業，
 - (三) 調查學生校內外之操行及家庭狀況等事宜，
 - (四) 管理學生違犯校規懲罰事宜，
 - (五) 協同教務處及務處維持校內一切秩序，

- (六) 約集教職員討論學生品學，以謀輔導方面興革事宜，
- (七) 維持正式聚會及結隊出行之秩序事宜，
- (八) 計畫並辦理朝會及柳學會事宜。

參——齋務處

- 一、本處設主任一人，齋務員若干人，總理齋務一切事宜，
- 二、主任參預校務會議並會同他處謀校務之進行，
- 三、本處所掌之職務列左：
 - (一) 執行校務會議決議關於齋務之事項，
 - (二) 訓練寄宿學生自治能力及公共生活之良好習慣，
 - (三) 管理學生歸宿事宜，
 - (四) 管理寄宿學生違犯宿舍規則懲罰事宜，
 - (五) 支配宿舍，
 - (六) 稽查學生在宿舍內自修之動惰，
 - (七) 查視宿舍內之整潔與學生衛生習慣，
 - (八) 調查寄宿學生日常用款，

肆——事務處

- 一、本處設主任一人，辦公員一人，總理事務一切事宜，
- 二、主任參預校務會議並會同他處謀校務之進行，
- 三、本處所掌職務列左：
 - (一) 執行校務會議及職教員會議議決關於事務之事項，
 - (二) 購置并保管學校一切器具及物品，
 - (三) 管理建築及修理校舍與器具等事，并經理房地之出租，
 - (四) 支配校役職務並稽查校役勤務分別進退，
 - (五) 辦理全校清潔事宜，
 - (六) 檢查廚房食堂及飲食料之清潔，
 - (七) 管制并規定電燈爐火起止時間並注意竊竊火患，
 - (八) 會同教務處稽查標本儀器等

(九) 慰问患病之學生並將病狀通知該生之家長，

(十) 整理并支配宿舍內之校役。

伍——體育處

- 一、本處設主任一人，事務員若干人，總、體育一切事宜，
- 二、主任參預校務會議並會同他處謀校務之進行，
- 三、本處所掌職務列左：
 - (一) 執行校務會議及職教員會議議決關於體育之事項，
 - (二) 協同教務處支配各班之體育時間表，
 - (三) 協同務務處謀宿舍內之清潔並監察學生之衛生習慣，
 - (四) 協同校醫檢查學生體格，
 - (五) 協助學生課外之運動，
 - (六) 注意學生之體格強弱，分別

物，

(九) 協同體育處設備臨時運動場

及他項臨時會場，

(十) 管理假期內學生存物事項，

(十一) 協辦開學放、考試及收費等事宜，

(十二) 辦理無專屬之一切庶務事項

練習，務使學生各得適宜之運動，

(七) 經團體育事務一切賬目及表冊，

(八) 組織校內各級各組運動比賽及童子軍武術軍操等事宜，

(九) 管理體育器械及一切設備事項，

(十) 審核學生體育之成績並備專冊交教務處儲存之，

(十一) 經理並組織與他校運動比賽事宜，

(十二) 規定運動員之成績及獎品事宜，

(十三) 現置器械隨時造冊交教務處登記儲存。

陸——會計處

一、本處設主任一人，會計員一人，輔助校長管理全校財政事宜，

二、主任參預校務會議會同他處謀校務之進行

三、本處所掌之職務列左：

(一) 會同各處編製預算草案，

(二) 經理出入賬目，

(三) 編製每月出入分類表，

(四) 經收學雜等費事項，

(五) 根據預算理經開支事宜，

(六) 保管一切重要契約單據及已往賬簿，

(七) 編製每學年決算草案及經費比較表，

(八) 寄存學生及學生團體之銀錢

關於科系

一、本校設有初高兩級中學均為普通科

，每科教授設主任一人，教員若干人，分歸各本科教授進行事宜，

二、本校學科分為八系，各系設主任一人，教員若干人，分歸初高各學科

教授及訓練，進行事宜分系如左：

(一) 國文學系

(二) 英文學系

(三) 算術學系

(四) 理化學系

(五) 生物學系

(六) 史地學系

(七) 體育學系

(八) 藝術學系

關於會議

甲——校務會議

一、本會議由校長各處主任各科主任及校長所推定之職教員組織之，以校長為主席

二、本會為全校行政會議機關，

三、本會議議決事項交各處各科執行之

四、凡一切重大事項，由校長臨時召集全體職教員會議公決之，

五、每星期開會一次，遇有特別事故，由校長召集臨時會議，

乙——職教員會議

一、本會議由本校全體職教員組織之，以校長為主席，

二、本會議為全校會議最高機關所具職權列左：

(一) 審查并議決各他會議提出之事項，

(二) 審定學生畢業事宜并提出董事會通過，

(三) 審定學校章程，

(四) 關於學生學業與操行事宜，

- (五) 討論教育改進事宜，
 - (六) 其他重要事項。
- 三、每學期開會二次，遇有重要事項由校長臨時召集之。

丙——教務會議

- 一、本會議由教務長及全體教員組織之，以教務長為主席，
- 二、本會議為改進教務之機關，所具權列左：
 - (一) 課程標準之訂定，
 - (二) 教科書之審定，
 - (三) 研究教學法及改良教材，
 - (四) 製定學科成績測驗法，
 - (五) 規定每學期教本之起止，
 - (六) 其他教務事宜；

- 三、本會議議決校重大事項，須得校長或校務會議承認施行之，
- 四、每月開會一次，遇有特別事項得臨時召集之，

丁——各處會議

- 一、各處會議由該處主任及處員組織之，以主任為主席，
- 二、處會議應行討論執行該各處一切政

- 進事宜，
- 三、遇有重大事項須得校長或校務會議承認後施行之，
- 四、會議主任隨時召集之，

戊——各系會議

- 一、各系會議由各該系主任及教員組織之，以主任為主席，
- 二、各系會議職責列左：
 - (一) 規定該系課程標準
 - (二) 研究教學方法
 - (三) 審定教材
 - (四) 計畫該系與革事宜，
 - (五) 研究之結果應報告於教務處

- 三、遇有與革重大問題，須商知教務長提出教務會議議決之，
- 四、每月開會一次，遇有特別事項，由主任臨時召集之。

己——各委員會

- 一、各委員會設委員長一人，委員若干人，補助學校及各處規畫推行一切校務及學務。
- 二、各委員會及其職務列左：
 - 一、招生委員會，籌辦入學考試事宜，

- 二、暑期學校委員會，籌辦暑期學校一切事宜，
- 三、出版委員會，負本校出版物審察及指導之責，
- 四、貸助委員會，籌辦基金以維持品學兼優之貧寒學生繼續求學，
- 五、臨時委員會，遇有臨時事務發生由校長臨時指定委員辦理之即以其事務定其名稱事畢即止。

庚——學生會議

- 一、由各班代表二人，組成全體班代表大會，
- 二、代表大會具有與革校內課外團體活動一切事務之權力，
- 三、由代表大會產生學生會及監察委員會，其職務列左
 - (一) 學生會，由代表大會公選正副主席各一人，分別直轄之會務及職責如下：
 - (a) 執行委員會：
 - 1. 事務股，設股長一人及股員若干人，
 - 2. 會計股，設股長一人及股員若干人，

3. 交際股，設股長一人及股員若干人，
 4. 學藝股，設股長一人及股員若干人，
 5. 文牘股，設股長一人及股員若干人，
 6. 衛生股，設股長一人及股員若干人，
 7. 遊藝股，設股長一人及股員若干人，
 8. 體育股，設股長一人及股員若干人，
 9. 社會服務股，設股長一人及股員若干人，
- (b) 年刊委員會：由代表會公選委員長一人，及總編輯總經理各一人。其各職責如下：
1. 年刊委員長，有與革年刊之一切權力，須經學生會及代表會議決之，
 2. 年刊總編輯，其直屬各股職員及任務，均由總編輯任命：

- (I) 文藝股，股長一人及股員若干人，
- (II) 攝影股，股長一人及股員若干人，
- (III) 校對股，股長一人及股員若干人，
- (IV) 美術股，股長一人及股員若干人，
3. 年刊總經理，其直屬各股職員及任務，均由經理部聘任之：
- (I) 事務股，設股長一人及股員若干人，
- (II) 會計股，設股長一人及股員若干人，
- (III) 廣告股，設股長一人及股員若干人，
- (IV) 交際股，設股長一人及股員若干人，
- (V) 出版股，設股長一人及股員若干人，
- (VI) 文牘股，設股長一人及股員若干人，
- (C) 消費合作社委員會：由代表大會選出委員長一人，及委員四人，任務在經理食品合作社

關於食堂

- 之一切帳目，并支配開辦時間及衛生之檢防諸事。
- (二) 監察委員會，由代表大會公選委員長一人及委員四人，有監察學生各會各股之直接權力，並有彈劾與建議等任務。
- (三) 臨時籌備委員會，凡校內遇有緊急事臨時，得由學生會或其他發起人組織各該籌備委員會，待事竣之籌備及舉行完竣，此會立須分散，不得薪端滋延。
- (甲) 組織
- 一、本校學生伙食分甲乙二等。
 - 二、設總理一人，由該堂全體學生選之。
 - 三、菜部，米麵部，煤部各設一人，由總理聘任之。
 - 四、設監察委員長一人，委員若干人，由全堂學生選之。

(乙) 規則

- 一、總理：統管全食堂事務及賬目之預決算，月終將賬目公布外，並另錄一份交監察委員在案，以便評定各月總理之成績，(但總理任期為一月)。
- 二、參辦菜碟各部，各有其專職。
- 三、監察委員除監督本堂各職員外，尚負責與總理之責及勸導總理交收時之責，且擔任公選下任監察委員之責，(監察委員任期一季)。

- 四、同一食堂之學生，對內中一切事宜，均有建議權。
- 五、除高三及初三學生只有選舉權，而無被選權，餘諸皆有選舉權及被選權。
- 六、總理任期一月，不得連任，以免埋沒人才。

(丙) 義務

- 一、食堂內一切傢具，均須如原保用之，倘有損毀等情，當按市價賠償之。

- 二、選舉時，不得使任何不正當行動。
- 三、無論何等職員被選後，不得無故辭職，違者扣其本月飯費充公。
- 四、其因病請假者，須有特別實証，(但本校校醫之請假證無效)。
- 五、總理不得私代收納學生飯費。
- 六、監察職員不得兼任本堂其他職務。
- 七、本堂設有建議箱，歡迎用膳學生建議，但不具名者無效。
- 八、本章程施行，曾經本堂全體學生通過。

本校現行學則一覽

壹 宗旨

- 一、本校以實施中學全人教育為宗旨。

與要列左：

- (一) 增進身體健康，
- (二) 涵養審美情趣，
- (三) 培植職業知能，

- (四) 預備升學基礎，
- (五) 練習善用時間，
- (六) 學作良好公民，
- (七) 養成高尚品格，

貳——學制

- 一、本校現取三三制，分初高兩級中學，修業期限為三年。
- 二、高級一年普通科，二、三年分為甲、乙、丙三組，甲、乙兩組備為升學，丙組專為職業而設，（丙組學程前經增修兼能投考大學）

參——班別與學額

- 一、本校向有正班補習班及專修班（原名特班）之區別，
 - （甲）凡學生按照本校所規定之年級課程逐一肄習者，為正班生，
 - （乙）凡學生因程度不齊，按其程度訂課肄習者，為補習生，
 - （丙）凡學生因年歲稍長，或中西學業之一己具有根柢，為應需要選課肄習者，為專修生
- 補習班與專修班之設原為補救學年制之流弊俾按學生之學力與需

- 二、要增減學科而得充分之發展
- 二、凡正班生係由隸屬本校之各初中高小學校畢業升學而來，并准免入校考試，其他曾在本校註冊并經認可之中小學校畢業生，持有各該校長保薦書，畢業證書，及成績表，查與本校課程無異出入，并該生學業成績在中等以上，經招考委員會認可者，亦准免入學考試，并得認為正班生，

- 三、凡補習班或專修班學生欲改為正班者，須將所缺學科補齊，或經入學考試及格，始准改入。
- 四、凡正班生於全學期成績學科者有不及格者，對於再開學前補考或時放學格仍得繼續為正班生，否則須改為補習生或專修生，細則見第柒條
- 五、班額定額初中以三十五人為限，高中以三十人為限。

肆——升學

- 一、凡由本校畢業學生，學業及操行成績在中等以上者，得由本校請求燕

京、齊魯、東吳、金陵及復旦等大學，赴優待致試。

伍——科學及學分

- 一、本校學科分必修與選修二種。
- 二、初中畢業必修科，須足一百五十五學分，選修科須足十五學分，共為一百七十學分。
- 三、高中畢業必修科，須足一百二十學分，選修科須足三十學分，共為一百五十學分。
- 四、選修學科，得斟酌情形，隨時增減之。
- 五、凡學生在本校肄業一年後，畢業成績平均在乙等以上者，并得學校認可，初中學生每學期得加習二至四學分，高中學生每學期得加習三至五學分，但加習後成績平均不能保持丙等以上者，下學期得令其減習。
- 六、每週授課一小時，須課外預備一小時，以上之學科滿一學期者為一學分，實習之學科以二小時至三小時為一學分。

陸——選組及其修學科

(甲)選科

- 一、初中學生畢業得隨其性之所近，任入高中任何一組。
- 二、本校對於學生擇業問題，時請校內外富有職業經驗之人演講，俾作切實之指導。
- 三、學生選組時，須由輔導員審察指導，并經該科主任認可始准選入。
- 四、選科以兩星期為試驗期，學生改選他莫時須於期內行之，但以一次為限。
- 五、高中末二年學生，請求改組者須將改入之組，所缺必修學科補齊之始准畢業。
- 六、無重要原因者不准改組。

(乙)選修學科

- 一、本校除必修學科外，設有選修學科若干種，以適應各生之需要。
- 二、選修學科須於每學年暑假前選定。
- 三、選修學科不滿二十人者不開班。

柒——考試及成績評定

- 一、本校學生之學業成績考試，分為平時考試，月考試，學期考試補考考考，及入學考試六種。
- 二、平時考試，由教員逐日考查學生作業之勤惰與優劣，隨時評定成績。
- 三、月考試，每及一月考試一次，成績評定以平時成績居三分之一，月考成績居三分之二，合計為全月成績。
- 四、學期考試於每學期終行之成績評定，以月平均成績居三分之二，期考試成績居三分之一，計為全學期成績。
- 五、補考凡學生於某學科成績列為不及格者或因病請假，或其他重要原因，經學校認可未赴學期考試者，由學校規定日期得補考之。
- 六、特考凡學生有左列情形之一者，經學校認可後，得與特考費納費五元：
 - (一)凡學科成績列為五十分以下者，
 - (二)凡未請假不赴學校所規定之考試者，
 - (三)凡新生因事不能如期赴入學考試者，
- 七、入學考試，見第玖。
- 八、本校採用比較記分法，評定成績以甲上(90—100)甲下(80—89)乙(70—79)丙(60—69)丁(50—59)丁下(0—49)等符號標明之，但未赴考者為X，未赴考而久曠課者X—，因病未考者O，欺騙諸符號標明之。
- 九、上列成績等級定為相其功績以示獎勵，甲上為S，甲下為1.5，乙為1.0，丙為0.5，丁上為0.1，丁下為0.0，凡諸學生於全學年平均成績在0.4以下者令其，退學但有特別情形者另定之。
- 十、凡學生有第一學之學科成績，有一門或兩門列為上等者兩該學科電得繼續肄習並准補考，補考再不及格，必須重讀，若第二學期該學科成績在甲下等學上進。其第一學期本學科之丁下得改為丙，願補考者聽。

十一、凡學生於第一學期之學科成績有三門列爲丁上等等者，得令其減習一門，補考只以繼續練習之學科爲限，正班生須改爲補習生。

十二、各學科成績有左列情形之一者重習。

- (一) 丁下等等者
- (二) 而學期俱列丁上等等者
- (三) 補考仍不及格者
- (四) 丁上逾一年未補齊者

十三、凡學生於第一學期成績有列爲丁下等等者須重習，如無重習機會，該學科又爲繼續之學科，經學校可得升班旁聽，並准赴學期考試成績在甲下等以上者始給予學分，其第一學期之丁下得請求特考，成績須在乙以上爲及格。

十四、凡學生於第二學期之學科成績有列爲丁等等者須於第一期學秋季學開學前補考及格，否則正班生即改爲補習生。

十五、凡漢修學科成績不及格者，得另選他學科代之。

十六、凡一學期內於英學科缺席在四分一以上者，不予學分。

十七、學生操行成績以乙爲及格，不及格者令其退學。

捌——學年學期休業日

- 一、本校年分爲第一第二兩學期，秋季爲第一學期，春季爲第二學期，每學期以十九星期爲最低限度。
- 二、暑期學校，亦爲補習進修修學科而設，以八星期爲最低限度(另有定章)。
- 三、休業日見校歷。

玖——入學規程

(甲) 資格

- 一、凡投考初級中學第一年第一學期者，須由高小畢業或有同等學力，其第一年第二學期及第二年各年期，須曾在公立或立案中學肄業資格銜接證件充足，概以身心健全品行端正，年在十二歲至二十二歲之間者合格。
- 二、凡投考高級中學第一年第一學期者

，須曾在公立或立案中學三三制初級畢業，或四二制初級修業三年、或有同等學力，其第一年第二學期及第二年各學期，須曾在公立或立案中學高級修業資格銜接證件充足，概以身心健全品行端正，年在十五歲至二十二歲之間者爲合格。

(乙) 手續

- 一、報名自登報之日起至考試前三日止，地點爲本校註冊部，時間每日上午九至十二點，下午二至五點。
- 二、報名時須至註冊部填寫保證書及入學願書，並呈驗畢業證書，或修業證書，及成績表畢業證書驗畢，即時退還。
- 三、郵寄報名者須函附郵票十分，向本校註冊部索取報名應用各項證書。
- 四、報名時隨交最近二寸半身像片五張，報名費二元，取錄與否報名費與像片概不退還。
- 五、報名經本校審察合格者，即由註冊

部發給應試憑證一紙，如不合格，即將畢業證書等物及報名費，一並退還。

(丙) 考試

- 一、本校每年分三期招生，秋季（第一期）招考編級生，春季（第二期）招考插班生，暑期招考補習生與專修生（每期招考預先登報）。
- 二、各級考試科目另有考試科目表。
- 三、錄取各生依其考試成績評定，為正班補習班或專修班。
- 四、錄取各生於開學兩星期內為試驗期間，插入之班不適宜，得按其程度升降班次。
- 五、凡補習班新生而學科全隨正班肄業者，經一學年之試驗合格，得改為正班生。
- 六、凡專修生選修學科足十五學分。
- 七、考試後五日內錄取名額一律揭曉。
- 八、錄取各生須經本校校醫檢驗身體，合格方准入學。
- 九、開學後錄取各生，逾一星期不報到亦未請假者，即取消其入學資格。

(丁) 試場規則

- 一、考生每日到場須携本校所發給之應試憑證，按照規定時間入場，無證者不得與試。
- 二、考生如於本校所規定時間遲到十分鐘者，即不得與試。
- 三、考場座號係照應試憑證號數編列，考生到場即須封明座號靜候發卷給題。
- 四、考生應將考號書在卷面，勿庸書寫姓名。
- 五、考生除中西筆墨及規尺外，不得携代他物。
- 六、考試國文及本國史地須用毛筆答題，字跡務求工整，試卷不得損污。
- 七、考試時務須肅靜，不得彼此接談。
- 八、如有必要情事，須先舉手向監考官說明，惟不得離開本座。
- 九、考試時不得出場，完卷交監考官即走，不得在場內逗留。
- 十、在場內犯有欺騙行為者，即令其出場。
- 十一、照規定時間交卷，逾限不收，交卷後不得索還閱改。
- 十二、考生違犯以上規則者，監考官得令該生出場，取消與考資格。

(戊) 交費訂課新舊生同此手續

- 一、交費訂課須按本校規定時間辦理之。
- 二、先至註冊部領取交費證，持此至會計處交費，再至教務處憑交費收據訂課，由教務處發給上課證。
- 三、本校各項費用每年分兩期繳納，學生於上課前須將應繳各費交清。

拾一 告假缺課出校

(甲) 缺課

- 一、學生因事缺課，須向輔導處請假否則以曠課論。
- 二、學生因病缺課，須經本校校醫發給憑證，呈交輔導處請假。
- 三、學生因事留家，不能及時上課者，家長或保人須用蓋章信證明情由，否則以曠課論。
- 四、每學期缺告課逾十小時者該學科學期成績降一級，親喪或病假不在此例。

- 五、學生於一學期內缺課，不得逾授課時間四分之一、
- 六、曠課一小時以缺課二小時計算，曠課五次者該學科學期成績，即降一級，本此類推。
- 七、學生於一學期內曠課，逾授課時間五分之一者，令其退學。

(乙) 出校

- 一、住校學生每月只許請假一次，遇有要事必須出校時，得臨時向齋務主任請假，須按時限回校，逾限者處罰。
- 二、住校學生家居本城，欲每星期六學畢回家者，家長在學期開始時須先面商齋務主任註冊准與，星期六常假按時回校。

拾壹——退學轉學休學學畢

業

- 一、凡學業成績過劣，操行不良者，隨時令其退學。
- 二、凡身心病弱不適於修學者，令其退

學。

- 三、凡一學期內曠課逾授課時間五分之一者，令其退學。
- 四、凡全學年學業成績平均在以下者，令其退學。
- 五、開學後逾一星期不到亦未請假者，即認為退學。
- 六、學生因事自願告退者，須經家長（或保證人）之證明，方准退學。
- 七、學生中途退學，除膳費及預備費外，所交各費概不退還。
- 八、學生因事革退，所交各費概不退還。
- 九、學生中途退學，如非因事革退者，得請給修業證書，以憑轉校。
- 十、學生轉學後回校者，須經入學考試。
- 十一、轉學證書只准發給一次。
- 十二、學生因病或特別事故，不能繼續上課時，得由家長函請校長休學，期限自一學期至二學年，逾限者即認為退學。
- 十三、初高兩級學生習滿規定學分，並操行成績及格者，均准予畢業。

拾貳——獎勵貸懲助戒

- (甲) 獎勵
 - 一、本校對於學生之學業與操行成績並服務精神最優者，於每學年之末，分別予以獎品，以資鼓勵。
 - 二、獎勵之行類，每以課常之學業操行及服務階酌獎之。
- (乙) 貸助
 - 一、本校對於品學兼優，無力向學之學生，籌有貸助基金以資維持，每年各以四十元為限。
 - 二、貸助純係借貸性質受貸助之學生，須經貸助會議審察合格，并有妥實人保與舖保，方可予以貸助。
 - 三、受貸助之學生離校後，擬有職業時，須於五年內分期還清，如不按期還清，須由人保與舖保償還。
- (丙) 懲戒
 - 一、學生有不修學行者，得酌量輕重施以左列之懲戒：
 - (一) 勸戒，(二) 記過，(三) 停止應享權利，(四) 罰金，(五) 退學，(六) 革退。

二、每三小過爲一大過，一學期記三大過者革退。

三、每次犯過，本校即通知該生家長，以資家校共負管理之責。

四、每記一大過以上，即停止該生應享之權利一學期。

停止權利列左：
一、代表本校參與運動比賽。
二、校中各會組之領袖。
三、貸助。

拾叁——費用

每學期應繳各費列左：

- 一、學費、正班生二十八元，專修及補習習生三十八元。
- 二、宿舍、德厚樓十八元，高林樓廿元，德本齋十八元。
- 三、實驗費初中自然科學二元，高中普通科學二元，物理五元，生物學二元五角，化學四元，圖畫手工一元，打字八元。
- 四、圖書館費洋一元。
- 五、醫藥費一元。

六、體育費三元。

七、雜費五元。

八、預備費五元，（未損壞學校物件者畢業時或退學時發還）

九、制服費暫定五元。

十、膳費甲等四十元，乙等三十元。

本校伙食向來本校負自理，本校負監督之責按月計算，期終扣除燈水等費，所餘之費如數退還，因事不能在校繼續用膳者，所交之費按月宿還。

十一、畢業證書費二元。（不領者免納）

十二、修業證書費一元。（不領者免納）

十三、轉學成績表費大洋七角（不領者免納）。

十四、年刊費一元五角。

十五、入學保證金五元。

十六、學生自治會費五角。

十七、食品消費合作社股一元（入學時只繳一次，畢業時股金及利潤均退還）。

十八、講義費一元。

十九、鋼琴費十八元（不學者不繳）

二十、註冊遲到罰費第一日一元，以後每日五角。

拾肆——校規

（一）通則

- 一、凡在校學生宜勤學敦品，各盡天職，愛護母校增進母校名譽。
- 二、須崇尚公德愛護公物，注意公共衛生。
- 三、言說行爲務須純正，身體服裝務須清潔。
- 四、須戒絕一切不良之嗜好如：（一）冶遊，（二）賭博，（三）盜竊，（四）吸煙，（五）飲酒，（六）鬪毆，違者斥退或罰。
- 五、凡在校學生見職教員皆須致敬，同知見亦應彼此爲禮。
- 六、對待校役宜寬和，不應遇事傲惰，以似除階級成見，而重人道。
- 七、任對何人應有禮貌，對孱弱老弱尤宜敬愛。
- 八、學生無事不得在號房逗留，致碍觀瞻。
- 九、凡校中佈告及揭示等件，不準塗抹竄改致誤公務，違者重罰。

十、凡損壞學校物件者，不論有意與無意，皆須自向學校聲明，照價賠償。

十一、凡學生來賓於上課時間，不得接見，餘時須在招待室參見。

(二) 教室規則

一、入教室即須肅靜，不得任意喧嘩譁笑，并須脫帽及圍巾。

二、上下樓梯須循路路線，不得擁擠踐越或秩序。

三、教員到班時，學生須起立致敬，有所問答亦須起立。

四、上課後不得隨意出入教室。

五、學生入教室，除應用書籍外，不得攜帶他物并零星食品。

六、上課時遲到十分鐘者，即以曠課論。

七、下課時除本學科外，不准翻閱他書。

八、學生不准任意用粉筆在黑板上塗抹。

九、教室之內各處均須清潔，不准在地面吐痰及拋棄紙屑等物。

十、甲號教室備為初中學生自修之所，

諸生自修時，務須肅靜除痰當時，不得隨意出入。

(三) 圖書館規則

一、閱覽時間：

(一) 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日上午八時至十二時，下午兩時至五時。

(二) 星期六上午八時至十時。

二、圖書借閱規則：

(一) 無論借閱何書，須持借書證，向圖書管理員索閱。

(二) 學生外借書籍，須持借書證向管理員借閱，以一星期為限，每証只許借書一本，逾限每日

每本罰洋五分，續借時須經管理員認可登記，得續借一次，亦以一星期為限。

(三) 凡借出之書，遇有學校各科系急須參考者，得隨時由管理員通知歸還。

(四) 教員指定參考書報，於每晚圖書室關閉前五分鐘，得向管理員借出，但須於次早八時半前交還，每人限借一本，逾時不

還每延鐘罰洋五分，逾一日者，得於本學期內停止其借閱教員指定參考書報之權利。

(五) 借閱圖書，必須經管理員認可登記後始准借出，如未按手續而擅自携出者，查出即行革出。

(六) 未裝訂之報章與雜誌百科全書，及教員指定之火部參考書等項概不外借。

(七) 職教員借出圖書以十四日為限，如無他人符用時，亦可續借，以一月為限，如遇特別需要時，管理員通知歸還。

三、損失規則：

(一) 凡污毀或遺失圖書者，須照市價賠償。

(二) 凡污毀或遺失套書籍之一冊者，須照該套書籍照價賠償。

四、留閱類書籍：

(一) 凡留閱類之書籍，取閱後請放置原處。

(二) 凡留閱類不准外携，但備有副本得按手續向管理員借閱。

五、館內秩序：

(一) 室內務肅靜，以維持公共秩序。

(二) 不准向地板上吐痰或拋擲紙屑。

(四) 宿舍規則

一、學生欲在本校居住，須先交費，經齋務主任派定房間方准移入。

二、寢室內舊有之牀毯等物，不得擅自遷移。

三、每早六點鐘起牀，不得遲延。

四、每早上班前須將室內各物收拾齊整，并力求清潔以重衛生。

五、盥漱備有專所，不得在寢室內行之。

六、寢室內一切器物宜知愛護，倘若損壞照市價須賞。

七、不准向窗外傾倒茶水等物。

八、每晚九時四十分鳴預備鐘，十時息燈就寢，各宜安靜不得有擾人之動作，甚與亦然。

九、十點後各在本室就寢，不得假借他室。

十、十點前電燈不實用時得斷蠟燭(用

燭盞及保險火柴)，惟不得私備油燈，以防火險，違者議罰。

十一、十點後任何燈燭，概不准點，遇有要事須向管理員請假，得至公用室內辦理之，違者處罰。

十二、寢室內不得吸煙飲酒，更不得妄若烹食，違者議罰。

十三、寢室內不得喧嘩及一切有傷品德與公共秩序等動作。

十四、請假出陪者，須按時回校住宿，違者議罰，其未經請假外出至晚不歸校住宿者，斥退。

十五、宿舍校役除每日供應茶水掃除，及按規定時間出外購物外，不得任意差遣，亦不得大聲呼喚，如校役不盡職時，可報告齋務處。

十六、本校備有學生會客室，不准擅自入寢室內招待親友。

十七、被褥須時常整理，衣服須時常更換，至少每週須沐浴一次，以重群衆衛生。

十八、患病須就校醫診治，病重或有傳染性病者，須赴醫院調養。

十九、銀錢之類，須交會計處及金城銀行代存，其他貴重品亦不應放於

寢室，倘有遺失，本校不負責任。

二十、諸生携物出門，緊急時須先由齋務處領取携物出門證，以憑稽查。

廿一、寢室二人同住者，用二十五燭電燈，三人同住者三十二燭電燈，不准私換多燭之電燈，違者處罰。

廿二、於寢室內自習時，須專一功課，不准談笑及一切妨害他人之動作。

廿三、宿舍不時有人稽查，其特別整潔者，一期之末，得獎牌之，其特別不整潔者，得隨時令其移住校外。

(五) 食堂規則

一、每日搖鈴開飯，於搖鈴前不得先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得直接與之交涉。

- 五、飯菜皆有規定，不得另外添設以重節儉。

(六)沐浴規則

- 一、學生須按本校每學期規定之時間沐浴，得有得上課。
- 二、沐浴時不准毆鬥，及暴用排水器等
- 三、入浴時不可攜帶銀錢及貴重物品，以妨遺失。
- 四、不准在浴室內洗濯衣物，致妨他人沐浴
- 五、患一切皮膚病者，不准入浴。

(七)立會規則

- 一、本校為學生聯絡感情，砥勵學行，發展自治能力，養成互助精神起見，准許學生設立各種會社，惟設立之初，須將組織大綱及宗旨呈明校

方許可，方准成立。

- 二、每會社選舉重要職員，(如正副會長書記會計等)須報告校方。
- 三、會社一切動作，須由各該會社職員負責。
- 四、會社章程，不得與本校規程相抵觸致碍行政。
- 五、會社開會時間，不得妨碍上課自修及校中規定集會時間。
- 六、借用禮堂教室或其他公共處所，須先期商准教務處。

拾伍——學生課外作業類

別

- 一 師生聯誼會
- 二 學生會
- 三 青年會
- 四 同鄉會
- 五 學藝會

- 六 國劇社
- 七 話劇社
- 八 國樂社
- 九 西樂社
- 十 師生校務研究會
- 十一 足球隊
- 十二 棒球隊
- 十三 網球隊
- 十四 籃球隊
- 十五 排球隊
- 十六 田徑賽隊
- 十七 武術團
- 十八 遊戲團
- 十九 社會服務團
- 二十 校內分組比賽會
- 二十一 校外運動會
- 二十二 文學研究會
- 二十三 美術研究會
- 二十四 宗教研究會
- 二十五 無線電研究會
- 二十六 少年讀書會

森

森

森

森

森

森

他位那裡?

Letter Box



本校教職員

姓名 別號 籍貫 年齡 職銜

高鳳山 瑞岐 河北遼化 五三 校長

赫巴德 美國 五八 會計主任

裴建勛 河北遼化 三三 會計

年景豐 河北臨榆 三九 教務長

李億之 河北灤縣 三一 教務員

孫錫廷 山東濰縣 五五 文牘

何廷書 河北密雲 五〇 註冊主任

安保田 河北清苑 三〇 註冊員

魯顯光 河北大興 四八 註冊員

張遠溪 河北清縣 二五 註冊員

王丕新 河北三河 二六 軍訓文牘

吳寶熙 河北滄縣 三一 繕印員

楊建章 河北遼化 三八 英化系導師

許芳 河北灤縣 四一 圖書館主任

馮大同 山東濰縣 三〇 圖書館員

學歷 通訊處

美國西北大學文學碩士 美國西北大學文學博士 美國比克耳大學

北平匯文學校畢業 北平匯文學校畢業 北平匯文學校畢業

哈爾濱三育商業中學畢業 哈爾濱三育商業中學畢業 哈爾濱三育商業中學畢業

清己酉拔貢 北京匯文大學畢業 北京匯文大學畢業

保定師範學校畢業 保定師範學校畢業 保定師範學校畢業

世界佛學苑北平 世界佛學苑北平 世界佛學苑北平

清苑縣城南武安村 清苑縣城南武安村 清苑縣城南武安村

東單東觀音寺福建司營二八 東單東觀音寺福建司營二八 東單東觀音寺福建司營二八

河北省三河縣四河村 河北省三河縣四河村 河北省三河縣四河村

本校 本校 本校

北平崇內銜鐵胡同十三號 北平崇內銜鐵胡同十三號 北平崇內銜鐵胡同十三號

灤縣胡各莊同和堂 灤縣胡各莊同和堂 灤縣胡各莊同和堂

山東濰縣馮家村 山東濰縣馮家村 山東濰縣馮家村

甲種商業學校修業 甲種商業學校修業 甲種商業學校修業

李毓亨	子嘉	河北固安	二五	圖書館員	固安縣立師範中學畢業	河北固安縣北孟江村
王樹羔	譽吾	河北蠡縣	三五	體育系主任	燕京大學文學士	北平抽屜胡同十四號
伍筱安		江蘇武進	二七	體育職員	北平滙文學校畢業	武進菱蒲巷十六號
孟立齋		河北大興	三六	體育職員	齊魯中學修業	北平崇外上三條二十一號
李義信	雁秋	河北深縣	四二	輔導處主任	燕京大學畢業美國牛遮西視大學肄業	河北深縣連本居或本校
王作新	述之	河北三河	三二	輔導職員	北京滙文學校肄業	河北三河縣四河村
郭夢山		河北遷安	二八	輔導職員	北平財政商業學校畢業	河北遷安三屯營四條胡同
楊榮林	菟圃	河北玉田	四九	齋務部主任	北京滙文大學畢業	河北玉田張莊
王化棟	佐青	河北文安	四二	齋務管員	北京滙文神學畢業	天津勝芳中灘里
翟有禎	鹿萍	察省懷來	三九	齋務管員	北京滙文神學畢業	平綏路柴溝堡
楊蓉荳	耀庭	河北玉田	五五	事務處主任	北京滙文大學理科碩士	河北玉田大王村
徐良驥	士驥	河北遵化	二九	國術教員	北平滙文中學師範畢業	東單東觀音寺一號
崔希曾	省三	河北密雲	五〇		北京滙文大學文學士	北平東表背胡同四十二號
尙文錦	緇山	河北驪山	四六		北京滙文大學文學士	北平崇內馬匹廠乙三十一號
李天耀		山東泰安	三五	英文教員	燕京大學文學士	北平江灤胡同三十一號
金振華	晴瀾	江蘇武進	四四	英文教員	英國倫敦大學經濟系畢業	和北大安瀾營十二號
趙潤澤	南浦	河北東鹿	三七	英文教員	燕京大學文學士	河北東鹿辛莊

張修	張駿皆	王德祥	王景新	鄭如岡	周寬	呂莎芷	楊榮盛	王家駒	張慎之	林之棠	崔新民	趙玉生	高慶賜	徐文珊	劉錫嘏	鄭璣	鄭壽
汝成	夢鶴	紫筠			哲平			寅生			聖吾	伯嘉	寶珍	公純	小耘	因百	
北平市	山東樂陵	河北大興	河北三河	福建龍巖	河北宛平	河北臨榆	河北玉田	北平	河北昌平	福建福安	河北遵化	河北玉田	河北遵化	河北遵化	山西汾城	湖南長沙	遼寧鐵嶺
四七	五七	五三	四五	二五	二五	二七	四七	四七	二六	三九	三一	三五	二九	三七	三〇	三二	
國文教員	國文教員	國文教員	校長秘書暨文 牘國文系主任	耶教主任	生物助理	化驗助理	醫藥助理	校醫	事務職員	國文教員兼 學思史教員	國文教員	國文教員	國文教員	國文教員	國文教員	國文教員	國文教員
師範畢業	清廬貢生	畢業	美國西北大學研究 院修業 外交部俄文專修館	北京師範文學院畢業	北平師範文學院畢業	北平師範文學院畢業	北平師範文學院畢業	北平協和醫學院護士 班畢業	北平師範文學院畢業	北京大學畢業	國立北京大學國文 系畢業	燕大國文系畢業	燕大國文系畢業	燕大國文專修科畢 業	燕京大學畢業	吉林國學專修館畢業	燕京大學畢業
北新橋頭條胡同四七號	崇內鈴鑄胡同十四號	北平東四禮士胡同十六號	三河縣四河莊	天津法租界三十一號路泰昌里 一號	北平西直門內前桃園七號	河北臨榆呂莊	北平東單東裱糊胡同	北平亮果廠十二號	河北昌平三合公	東堂子胡二十八號	河北遵化出頭嶺村	河北玉田城內東街	河北遵化楊五官屯	北平貢院東街十號	山西汾城	北平西城華蓋寺二號	北平東四北八條七十號

董輔民	河北豐潤	二〇	圖書館員	中學肄業	北平東城水磨胡同牛角灣十三號
周翰灝	江蘇南匯	四一	算學教員	北京大學數學系畢業	北平神武門故宮印刷所轉
朱慶永	安徽泗縣	二六	史地教員	清華大學文學士	北平崇內鈞解胡同廿五號
曲殿屏	黑省慶城	四二	史地教員	北平師範大學畢業	北平宣內察院胡同五號
張振先	聞韶	二五	英文教員	國立師範大學文學士	北平頤文教員宿舍
李懷遠	(女七)	二七	琴師	國立北平大學女子文	北平崇內草廠胡同甲十六號
舒惠德	Caldwell	三八	英文教員	倫敦大學音樂系學士	北平東城抽厘胡同二號
王 蕩	瑞潑	四三	史地教員	暹金尼亞大學畢業	北平東城抽厘胡同二號
劉靖德	界年	五七	公民教員	民國大學教育專修	因原縣東城村(西稜藉胡同七號)
秦敬忱	秦敬忱	三〇	訓育副主任兼公民教員	北京雁文大學文學士	北平崇內牛角灣十九號
任懷德	秉葵	四一	英文教員	北平中國學院政治系畢業	河北遼化西梁子河村
閻家祥	北平市	三一	童子軍司令	燕京大學文學士	北平馬匹廠二八號
王振聲	鶴泉	三七	體育教員	燕京大學畢業中央黨部黨童子軍教練員訓練學校畢業	崇內江撫胡同三十號
侯永棹	錦堂	三七	英文教員	上海復旦大學畢業	崇外上頭條五十一號
師玉莢	子明	三一	英文教員	燕京大學畢業	河北海縣清永村
趙國昌	熾久	四二	英文教員	燕京大學文學士	大興縣劉各堂村
楊茂斌	仲蘭	四六	算學系主任	協和大學畢業	北平崇內馬匹廠乙三十一號
孫永禮	耀三	三九	算學教員	北京頤文大學文學士	東城後趙家棧
					東城東稜藉胡同三十五號

韋智	秉剛	河北玉田	三四	算學教員	燕京大學畢業	玉田縣永泰成受祿街二號
董夢熊	振武	河北豐潤	三四	算學教員	燕京大學理科學士	崇內水磨胡同牛角灣十三號
李祥楹	柏年	北平市	二八		國立清華大學法學士	北平崇外翕章大院七號
林毅貽	述硯	福建閩侯	四四	算學教員	輔文大學預科學業	北平南長街鐵香爐五號
張厚瑜	醇孫	河北南皮	二九	算學教員	復旦大學畢業	北平白米斜街甲二號
尉述仲	梓清	河北密雲	四四		北京輔文大學文學士	北平崇內梅竹胡同三號
韓永祥	鍾祺	遼寧康平	三三		燕京大學肄業	北平崇內馬匹廠四號
劉治廷	裁之	河北灤縣	四三	理科主任兼 生物主任	北京輔文大學文學士 北平師範大學理學士	灤縣南汀流河鎮
李鳳來	翔千	河北元氏		生物教員	燕京大學醫科肄業 美國亞斯理特道 士外斯敏特道 大學宗教教育博士	北平崇內水磨胡同十四號
張藹友		河北天津		生物教員	國立北京大學物理 系理學士	北平崇內鯉魚巷三號
張佩珊	稷臣	江蘇江都	四〇	理化系主任	燕京大學畢業	江蘇邵伯東永安鎮
馬志芳	翼鸞	河北昌黎	三一	化學教員	燕京大學畢業	昌黎縣東南莊胡同鴻翼堂
林寶鋒		福建閩侯	二八	化學教員	燕京大學理學士	北平宣內浸水河甲二十四號
于一峰		山東夏津	三九	化學教員	燕京大學理學士	北平安內方家胡同十六號
王化邦	亞民	河北安次	三六	理化教員	燕京大學畢業	北平崇內馬匹廠二十號
郭元義	西則	河南鎮平	三九	物理教員	國立北京大學物理 系畢業	河南鎮平縣東門內郭宅
張慶和	雪颺	河北大興	三六	史地系主任	燕京大學文學士	北平崇內毛家灣十六號
杜連輝		河北遵化	三〇	史地教員	燕京大學畢業	河北遵化平安城鎮

郭岱宗	濟華	河北密雲	四五	圖書教員	滙文大學預科畢業 北京新華商專畢業	北平崇內受祿街甲十八號
陳啟民		河北大興	四二		北京工業專門學校	北平安內五道營七七號
劉雄淵	浩如	河北大興	四四		北京朝陽大學肄業	北平朝外南營房十七號
何蔭藻	漁村	河北大興	四一	勞作教員	法文學校畢業	北平東城受祿街十五號
楊榮東	震春	河北玉田	三八	音樂系主任	燕京大學文學士	北平崇內溝沿頭三十一號
臧福祥		河北玉田	三三	器械教員	北平工學院機械科 卒業	河北玉田縣內北街臧宅
蔣文毅		白山黑水	三一	軍訓教員	南京黃浦軍官學校 畢業	本校

本校全體同學

高三甲甲班

姓名 年歲 籍貫 通處

趙景雲	二十一	河北	河北樂亭縣盧家河趙宅	徐進	十九	江蘇	北平南池子八十二號
馬夢仙	十九	河北	河北昌黎馬家胡同	林應泰	十九	福建	北平崇內喜鵲胡同九號
張乃霖	十九	河北	河北昌黎城內降昌泰	馮有年	二十三	河北	河北西單安福胡同四十七號
李長楫	十九	山東	濟南司里街三十七號	戈長雲	十九	濟寧	天津日租界春日街同德里一號
吳維庚	二十	河南	河南固始城內北居街廿號	何巨培	二十二	河北	天津法租界廿九號路志恆書店
侯慶雲	二十一	河北	河北完縣城北辛莊村	盧俊明	十八	河北	北平安內南鑼鼓巷前鼓樓苑十
趙得龍	十九	河南	北平東城汪芝蔴胡同二十五號	吳維雲	十八	浙江	前外打磨廠中間一六六號
盧體育	十九	河南	河南寧陵南盧集	李天同	十九	河南	滎陽縣東廿里舖本宅
焦國榮	十九	河北	北平崇內大牌坊胡同十四號	林亨慶	二十一	廣東	漢口特一區碧秀里一號
羅明暄	二十	廣東	北平崇內東草廠胡同十三號	周廣生	二十	湖北	漢口江岸七號
王樂山	十九	山東	北平崇內東單方巾巷二十四號	王友愈	二十	四川	巴縣石橋鄉郵局轉遞
秦赫堂	十九	江蘇	石家莊定開街榮陸里六號	張遵騷	二十	河北	北平東四前拐棒胡同七號
傅積禮	二十	浙江	杭州白衙巷十七號	趙元龍	二十	河南	北平東城汪芝蔴胡同二十五號
李金明	十八	廣東	威海衛中山路十九路泰來洋行	陳澤泰	二十一	陝西	天津英租界六號路一四四號
				程綏楚	二十	湖南	北平機織衛三十一號楊宅內

馮麟麟 十八 遼寧瀋陽 南京漢口路陶谷新村四十三號

薛壽德 十九 江蘇吳縣 蘇州幽蘭巷三十號(城內)

朱寅章 二十 河南安陽 彰德南大街隆泰厚轉

初世賢 二十 山東 煙台大馬路恆祥號轉交

李會華 二十 河北天津 北平前外李鐵拐斜街五十號

李天祺 二十 山東 本校

饒煜琳 二十 江西 北平北池子騎河樓馬圈胡同十一號

王恒鋒 二十 河北 北平宣內舊都部街十三號

王樹模 二十 河北 靜海縣城內長裕銀號

伍卓峻 十九 廣東 上海四川路福德里二號

吳登彬 二十 江西宜黃 北平東城大雅寶胡同寬街七號

伍德鼎 十九 江蘇 北平新京畿道二號

高三甲乙班

安文蔭 念一 河北 本市崇外國強胡同一號

霍同祥 十九 黑省林甸 北平東四四條十三號

張志剛 二十 河北天津 天津特一區十號路六號

張平陸 十九 遼寧黑山 北平西城西小石作八號

張樹珊 二十 遼寧義縣 北平東直門大街門牌八十八號

張玉樞 二二 河北撫寧 留守營官莊

張瑞雲 二一 河北昌黎 昌黎赤崖信莊

王慶群 十八 豫 鄆 河南安陽香港街二十一號

司馬念慈 二十 遼寧開原 天津英租界耀華里九十一號

孫毅 十九 河北天津 天津英租界洋中里一一六號

霍本誠 二十 豫 安陽 河南開封北門大街二十五號

湯燮璜 十九 河北深縣 北平官外潘家河沿二十八號

蘇學良 二十 山東歷城 北平地安門內吉安所右巷甲一號

孟慶田 廿二 河北樂亭 樂亭戈崖屯莊

劉濟民 廿二 河北灤縣 天津英租界六十六號路協興里十三號

孫壽文 廿三 浙江富陽 本校

葉慰慈 十九 福建廈門 天津英租界五二號路一〇五號

趙維新 二二 山西平陸 西四牌樓小紅廠胡同六號

陳寶威 十九 江蘇吳縣 北平東單草廠胡同甲十六號

鄭東海

鄭克揚 二十 河北天津 北平和平門外西河沿一三七號

齊祖辛 二十 河北 北平後門馬担胡同四號

秦鶴昆	十八	河北	北平東城大羊毛胡同二七號	歐陽纘	二二	四川	河北崇內鮮魚巷歐陽宅
周裕權	二十	河北安次	安次縣東裴莊	步啓新	二十	河北大興	河北濟內南小街竹竿巷八號
祝堯貴	二十	湖北漢陽	漢口特二區黃陂路海軍青年會	沈耀寧	二十	廣東梅縣	Szechuanh, Jeva 1), E. 1.
馮又新	二一	陝西富平	北平東四廣樂胡同四十二號	孫學森	十九	河北滄縣	崇內抽歷胡同一號
謝仁甫	廿一	遼中	北平崇內船板胡同一號轉交	宋廷琛	二十	江蘇上海	無景大人胡同二七號
解連儒	二一	河北固安	河北省固安縣福晉堂轉	田德全	十七	河北安次	固安美會
邢光熙	十九	河南伊川	北平鈞節胡同藝和交	曹保羅	十九	河北大興	崇內東樓禧胡同五五號
徐午辰	十九	河北深縣	河手記城東觀音寺十號	董繼胡	二十	山西汾城	汾城古城鎮啟信明轉北董村
顧景祥	十九	江蘇太倉	本市鈞節胡同十四號	王振祥	二十	河北	北平西四北太安侯甲六號
關通潛	二十	遼寧遼陽	北平象鼻前坑五號	王法西	二十	河北高陽	本校
郭炳雷				王瀛保	二十	河北大興	崇內甯碧白胡同六號
李功拐	十七	福建閩侯	北平西城新華街愚原分胡同五十號	王世洵	二一	河北天津	天津城內板榜胡同廿號
李完堯	十九	河北古滄	本市前外國強胡同二號	王佐之	廿二	河北東鹿	崇內溝沿頭乙四號
廖習仗		廣東大埔	前外煤市街漳州西館	王遼楫	二十	浙江杭縣	嘸哩胡同三號
劉叔榮	二十	湖南臨湘	河南鄭州銀行街七號	王禹訓	二十	河南	本校
劉德善		河北唐山	河北唐山南宜莊鎮	吳慶讓	二一	河北武清	武清城內小南街
呂寶權	十八	雲南祥南	老錢局甲七號	楊學智	十九	河北三河	北戴河北深河福晉堂
馬增榮		河北深縣	河北深縣魏家橋鎮大德隆號轉	揚維宗	廿四	河北遷安	北寧路唐山北錄廠鎮岩兒口信
馮文龍	二十	遼寧海龍	遼寧海龍富源長交	余鎮堯	十九	雲南麗江	雲南麗江四方街

高三乙甲班

- | | | | | | | | |
|-----|----|------|-----------------|-----|----|------|-----------------|
| 張同德 | 一八 | 浙江蕭山 | 北平崇內蘇州胡同一三〇號 | 鄧聲喈 | 一九 | 湖南桂東 | 湖南桂東流源 |
| 王宗燭 | 一八 | 湖北宜昌 | 北平安內前圓恩寺十七號 | 李春禮 | 一九 | 四川重慶 | 四川重慶金馬寺橋街一號 |
| 梁樹藩 | 一八 | 河南商邱 | 河南商邱縣後街 | 劉克仁 | 一九 | 吉林吉林 | 河北東光城內 |
| 楊錫勳 | 一九 | 山東萊城 | 威海衛俚島流水泉 | 魯文友 | 二四 | 河北省 | 臨榆縣泰王島泰祥號 |
| 陳宗祥 | 一七 | 浙江鄞縣 | 北平東單三條二十五號 | 萬海波 | 二〇 | 河北省 | 昌黎縣安山站王家打密 |
| 張東森 | 二〇 | 河北樂亭 | 樂亭縣城西北戴家河張莊 | 霍本美 | 一七 | 河北省 | 安陽縣裴家巷霍宅 |
| 李逢如 | 一九 | 河北樂亭 | 河北省樂亭縣城西南大羅莊荷義堂 | 王度堅 | 一八 | 山西省 | 徐溝縣南街王宅 |
| 苗蔭寰 | 一九 | 哈爾濱 | 哈爾濱道外宣化街甲三號 | 范迪初 | 一八 | 山東省 | 山東黃縣聚豐號 |
| 蘇立本 | 二〇 | 瀋陽 | 奉天梨樹縣南大街紅記茶房 | 謝旭華 | 一八 | 福建省 | 天津英租界四十四號路慶厚里五號 |
| 虞振維 | 一八 | 江蘇無錫 | 北平什剎海前河北河沿二十一號 | 鮑家善 | 一八 | 江蘇省 | 北平東單二條胡同二十五號 |
| 邢志誠 | 一八 | 河北磁縣 | 河南磁山縣郵局交 | 洪朝生 | 一六 | 福建省 | 北平大牌坊胡同四十二號 |
| 章名海 | 一八 | 浙江鄞縣 | 北平前外觀音寺街二十四號 | 許寶森 | 一九 | 廣東省 | 北平上斜街五五號 |
| 趙樹葵 | 一九 | 山東黃縣 | 山東黃縣城內源豐長號 | 楊樹屏 | 二〇 | 河北省 | 留守營後宋建坵 |
| 黎述鼎 | 一九 | 四川巴縣 | 北平西城大沙果胡同乙二十號 | 翁傳慶 | 一九 | 江蘇常熟 | 天津英租界十四號路一三四號 |
| 劉益三 | 一九 | 山東萊陽 | 山東萊陽水集福順號交 | 翁開慶 | 二〇 | 江蘇常熟 | 天津英租界十四號路一三四號 |
| 盧肇鈞 | 一八 | 福建閩侯 | 北平東城菜廠胡同三二號 | 翁興慶 | 一七 | 江蘇常熟 | 天津英租界十四號路一三四號 |
| 嵇錫 | 一八 | 江蘇無錫 | 山東泰安冠市街拾號 | 張汝澄 | 一八 | 廣東南海 | 北平東城八大胡同二十六號 |

馬汝融 二三 河 北 昌黎寬利亭
 武恩佑 一八 吉 林 哈爾濱同記工廠
 夏運貴 一九 四 川 重慶中登街第六號
 劉開耀 一八 山東蓬萊 山東烟台毓璜頂新民村樂天里
 周培彬 一八 山東蓬萊 山東烟台東馬路文泰寶號

高三乙乙班

吳鳴崗 一九 山東密化 山東濟南城裡院西大街街巷路
 馬瑞珍 一七 山東臨朐 山東膠濟鐵路坊子車務段
 邵式聲 二一 山東文登 北平東四十一條四十七號
 梁培仁 二一 山東威海 北平東四十一條四十七號邵宅
 趙 硯 一九 河南魯山 河南開封雙龍巷八十三號
 張瑞亭 一九 陝西三原 陝西西安東關崇道中學校轉
 楊學彬 二十 熱河瀋陽 北平石驢馬大街八十八號
 孫 達 一八 河北平田 北平西單興隆大陸二號
 湯永榮 一九 河北滄縣 河北滄縣倭城鎮富打湧
 毋唐云 一九 河北樂亭 河北樂亭湯鎮德聚隆轉
 路洪淵 一八 江蘇無錫
 吳寶田 二十 河北固安 河北安固縣南門內九號十四

姜葆昌 二十 河 北 北寧路古治站北道各莊姜宅
 李明瑩 二十 吉 林 濱江道外南三道街李宅
 余 彰 一九 四川榮昌 四川榮昌樞酒坊下街子綠板台
 何繩勳 二十 遼 寧 北平東城老錢局後身十八號

邵慶齊 二十 河北臨榆 河北秦皇島安子寺
 盧耀辰 一九 河南開封 河南開封省政府政務街五十五號
 穆文芳 二十 遼寧錦縣 錦縣右屯衛田德堂
 鍾國元 二一 湖南寧鄉 湖南長沙梨頭街三五號
 牛尙志 一九 四川重慶 重慶育嬰堂巷四號
 王均安 二十 遼寧鉄嶺 北平和平門外永平大藥房即安
 歐 鴻 一九 廣東中山 北平東四孫家坑五十號
 可 安 一九 山東營縣 濟南緯一路二百八十一號
 莊 毅 一九 河北涿縣 河北涿縣城內東大街
 萬學詩 二十 河北涿縣 河北涿縣城內東大街
 蔡觀鼎 一九 江西九江 江西九江濠溪路四號
 張文桂 一九 山東無棣 北平東四九條三號
 孔德錫 一九 山東曲阜 北平東單火神廟四號
 楊盛保 二十 山西稷山 山西稷山霍店鎮新興合

高三乙丙班

蘭秉仁	二〇	河北省	河北省蠡縣彭城鎮	劉惠元	二〇	山東濰縣	山東濰縣城西北劉屯
祝士維	一九	河北省大興	北平翟家口	王其容	一九	北平	本校
溫旭	二〇	河北大興	北平東單官帽胡同	傅德衣	一九	湖北漢陽	河南鄭州北杜家胡同八號
白樹榮	二一	河北永清	平津路廊坊站韓村鎮泥塘村交	蔡維裕	二〇	福建海澄	本校
徐大德	一九	山東博山	山東博山前道街	楊榮凱	二〇	福建晉江	本校
韓德仲	二〇	天津	北平崇外中頭條十號	馬國慶	二〇	北平	東安門內銀閣二十七號
于大甲	一八	遼寧瀋陽	奉天千金寨松岩醫院	趙傑洵	一八	北平	交道口頭條二十九號
鉄論		河北省	北平麗房三條十號轉	劉治國	二二	雲南	陽水校
韓光極	一九	山東河澤	城內鎮樓北路東郝宅	王海	二〇	浙江長興	東四八大人胡同十一號
劉崇睦	一九	福建	北平滙文中學校	廣凱	一九	浙江鎮海	東四五條三號
柯德彝	一八	廣東	香港必打街汕頭花邊公司	曹章寶	二一	河北天津	天津英租界福壽里九號
馬永恒	一九	山東	北平滙文中學校轉	趙玉樹	二〇	河南舞陽	本校東樓二十七號
張國梁	二十	遼寧黑山	本校	馬驥昌	二〇	河南信陽	西單報子街四十號
興景書	二十	遼寧撫順	本市西安門內真如覽十五號後	周文典	二〇	河北固安	涿縣東宮村鎮
李振榮	二十	廣東新會	本市朝陽門內南小街一六二號	鄭仲華	一九	湖南石門	湖南長沙潮宗街當鋪巷六號
李步鼎	二十	山東長山	崇外上四條東觀胡同復泰恆	陳琦	一九	貴州修文	北平東單二條南官場胡同廿五
徐樹松	一九	北平	平南黃村鎮	葉早祥	一九	江西臨川	北平宣外裘家街五號
孫惠迪	二二	浙江紹興	浙江紹興通化橋河沿孫宅	汪履銘	一九	安徽盱眙	北平東四九條三十二號

唐華祥 一七 廣東中山 南京下關姜家園一百七十號
 吳同文 一七 吉林永吉 北平王府井大街紗帽胡同二號
 王陸 一七 浙江長興 北平南小街八大人胡同十二號
 李昭野 廿一 安徽霍邱 本校
 魯泉生 一七 河南羅山 燈市口同福夾道五號曾宅
 梁得參 二〇 雲南景東 本校
 史維鈞 二〇 貴州貴定 本校東樓六號

高三丙班

牟廣懋 二二 山東烟台 本校東樓三五號
 馮福瑞 二〇 河北都山 本校
 張吉生 二三 河北武清 北平市崇外銀絲胡同四號
 王梯 二三 河南舞陽 本校東樓
 楊存忠 二〇 河北大興 北平市東直門大街

高一甲甲班

邵式勳 一八 山東 北平東四十一條四十七號
 吳廷樹 二一 遼寧義縣 北平東直門裡大街八八號
 姚震林 一九 江蘇東海 平綏鐵路郭磊莊車站

趙景復 一九 山西 北平五三中學
 汪紹武 一九 安徽 天津日租界
 李澤民 二〇 貴州婺川 貴州婺川縣
 李驥儼 一八 福建閩侯 上海法租界貝爾摩路霞飛巷一號
 劉多桂 二〇 陝西三原 陝西三原紗帽巷四十三號
 沈克繩 二〇 吉林永吉 北平東城史家胡同八號
 洪儼 一九 吉林永吉 北平東安門河沿二十號

楊士模 二〇 河北磁縣 本校
 安保權 二〇 哈爾濱 本校
 趙雲海 二二 平東遼安 本校
 張兆駿 一九 浙江 平綏路綏遠城車站
 呂和慶 二二 河南 河南鄧縣城內南街呂宅

李公燭 一七 河北遷安 北寧路雷莊北沙河驛西凝德堂
 馬龍文 一九 遼寧北鎮 遼寧北鎮城內東大街四號
 王毓熙 一七 福建晉江 北平前內西交民巷榮泉胡同二九號

曲幻直 一九 遼寧海龍 木校

李希庚 一八 山西定襄 北平東城小牌坊胡同二十九號

田澎 一七 北平 北平西城報子街四十九號

陳祥麟 二〇 福建惠安 滙文中學

張興華 一七 湖北鄂埃 滙文中學

吳振山 二〇 河北省 北平東城東棧積胡同豆腐巷二十一號

王鏡靜 一七 遼寧輯安 北平妙豆胡同二十一號

王啓淑 一九 煙台 北平和內翠花街十五號

孫國瑞 二〇 大沽 塘沽鹽務局工人辦事處

方緯 一七 福建閩侯 北平府前街八號

徐鎮華 一八 北平 北平前外煤市街小椿樹胡同甲二號

周健麟 一九 河北灤縣 北平西直門內前英房十一號

朱國田 二一 河北灤縣 北平西城二龍路十六號

李中仁 二〇 山東牟平 山東牟平縣南黃渠杏春堂轉交

趙佩珩 一七 河北盧龍 北平南鐘鼓巷福祿寺胡同三號

高一甲乙班

張國良 一九 河北天津 北平崇內五老胡同十二號

趙言 一九 吉林 吉林河南街義順盛

常和 二〇 河北通縣 通縣西集鎮交

邱炳 二六 江西寧都 北平報子街十六號

邱學禮 一九 四川巴縣 重慶領事巷唐宅

周亮波 一八 廣東順德 南京中正路每中里廿一號

陳志魁 一八 河北宛平 北平前外長巷二條四十八號

夏繼文 一八 河北陽武 河北陽武縣南街

徐緒霖 一八 河北天津 北平絨線胡同一百九十七號

畢永年 一九 黑龍江省 北平西城李閣老胡同七號

薄芝奇 二〇 河南鞏縣 河南鞏縣南河渡西村廿七號

杜聯榮 一八 河北天津 天津南門外長生巷三十三號

郭廷宏 二〇 河南南陽 河南方城趙河鎮

霍來剛 二〇 河北武強 天津法租界二十六號路同善里二十九號

李志道 二一 山西萬泉 山西運城固量鎮

李連珍 二〇 河北趙縣 元氏縣南固鎮中和號交北五里

李世棟

李玉衡

李晏普 一九 河北天津

北平東城南小街小雅寶胡同十六號

劉英漢 一六 河北安次

北平東城弘通觀六號

黃映藩 一九 陝西白河

西安馬神廟街八號

馬錫毅

孟昭鼎 一六 山東濟南

市布政司大街皇親巷十九號

鄒路得 一八 河南信陽

河南駐馬店普濟醫院

石鈺 一八 福建閩侯

北平東城大佛寺西大街十八號

王樂仁 一九

河北大興

王府井大街小甜水井旁門一號

王懷昌 二〇

遼寧安東

遼寧安東天后宮街天一商店

楊樹田 一八

河北樂亭

樂亭縣城內東街福發盛

劉世燧 一九

江蘇吳縣

河南省鄭州晴川里門牌十五號

孫月明

董卓士 二〇

甘肅隆德

甘肅隆德縣盧崗

楊樹楷 二〇

河北灤縣

北寧鐵唐山南嶺上鎮

黃復強 二〇

福建詔安

油頭轉詔安東關朱厝路頭

高二乙甲班

王百祐 十八 河北鹽山

河北鹽山縣東門外積厚堂

傅林奎 二〇

福建晉江

Malang Java D. E. I.

楊守時 十九

遼寧康平

瀋陽小東關柴草市胡同楊宅

賈玉岡 十九

遼寧彰武

遼寧省大通路泡子站聚隆源寶號

邱明忠 十八

福建閩侯

本校西樓三百一十號

張密 十八

河北樂亭

本校西樓三百一十號

王仲飛 一七

安徽舒城

本校西樓二百一十一號

李金經 十八

河北唐山

河北省北寧路唐山啟新機器廠

賀振華 十八

河北饒縣

北寧路雷莊車站

陳錫唐 十八

遼寧瀋陽

本市西四北後羅園胡同六號

關安華 十七

遼寧瀋陽

北平宣外椿樹頭條一三號

段啓超 十六

河北遵化

北平崇內水磨胡同四一號

張洪 二〇

河北安新

保定東新安鎮豐玉號

章瑞祥 十八

安徽濠縣

皖省盱眙蔡宅

李述忠	十八	貴州	貴陽省府後街	王鴻志	二〇	河北三河	三河城內廣生堂
曾永潛	十七	福建閩侯	北平南池子廿一號	鞏元普	十八	山東無棣	濟南城內縣後街十六號
夏修永	十八	安徽當塗	北平東城史家胡同四一號	史恩瀾	十九	山東陽信	濟南商埠小緯六路三四號
呂潮	十七	河北棗強	北平和平門內誠線胡同四七號	馬鏡貞	十八	山東曹縣	本校西樓三三三號
梁治煥	十七	浙江杭縣	北平內務部街二十號	關天相	十九	山東歷城	濟南前帝宮街七號
朱尊權	十七	湖北襄陽	北平東觀音寺四號	曹業序	十八	山東黃縣	山東烟台南洪街增興德轉交
石慶仁	十七	河北豐潤	北寧路唐山北豐潤縣交	丁廷柱	十九	貴州安順	貴州貴陽中華路七號
陳澤漢	十九	陝西安康	天津英租界廣東路一四四號	邱裕仁	十六	福建閩侯	北平東單草廠小門九號
石鴻達	十八	廣西義寧	南京三元巷十三號	陳昂然	十八	安徽貴池	天津英租界二四號路九一號
鄧士壽	十九	江蘇上海	石家莊吉慶里一號				

高二乙班

畢純德	一九	遼寧	北平後門內恭儉胡同六十一號	劉錫祥	二一	河北定縣	東亭鎮
李文恩	一八	河北	本市東四箭廠胡同甲十五號	張福基	一八	浙江	北平東四什錦花園九號
李荃	一八	山西	本市西四帥府胡同十二號	張澍基	二〇	浙江	北平東四什錦花園九號
張克恭	二〇	山西	山西臨晉考考早營	陳顯仁	一八	江蘇	北平崇內鐵匠營八號
羅邦瑛	二〇	山西	山西祁縣大東街永聚隆	姚永釗	一九	福建	北平崇內八寶樓一號
蘇廷珍	二〇	河北	北寧路落袋站西蘇莊	于煥堂	一九	河南	北京師文學校

胡光祖 一八 江 蘇 北平高碑胡同四十號
 郭鴻志 一七 遼 寧 北平師文學校
 甯德銘 一九 中國遼寧 北平師文學校
 劉永魁 二〇 河 北 北平師文學校
 蔣廷耀 二〇 河 北 北平師文學校
 朱秀權 一九 河 北 北平師文學校
 梁俊山 二一 河 北 北平師文學校
 劉懋修 一九 四 川 北平師文學校
 高錫元 一九 河 北 北平師文學校
 梁培儒 二〇 山 東 北平東四十一條四十七號
 陸茂椿 一八 安 徽 北平宣外欄邊胡同內箭桿胡同十二號
 邢洪經 二〇 山 西 北平師文學校

高二乙丙班

趙宏胤 一七 浙江杭縣 河南信陽飛行場
 趙延德 一八 四川成都 四川重慶十八梯一百五十號
 陳嘉猷 一九 廣東番禺 平綏路旗下營車站
 陳 諫 二〇 福建閩侯 北平西城皇城根廿二號

陳慶增 一八 廣 東 本校
 梁林彬 二二 廣 東 本校
 陳道強 一九 廣 東 天津英租界戈登路三十三號
 益玉岑 一九 河 北 本校
 莊建裕 二二 山 東 崇內鈞佩胡同十五號
 葛樹登 一九 河 南 崇外興隆街中間豫華鞋莊
 秦長瑞 二〇 河 南 河南洛陽東關七十六號
 時學朱 一九 湖 北 本市東城內務部街二十號
 郭 鏞 二〇 山 西 本市東城馬匹廠甲十二號
 劉育才 一九 河 北 北平市東城船板胡同一號
 張 鯤 一九 河 北 北平安內頭條甲五十九號
 王思濤 一八 遼 寧 北平市東城船板胡同一號

陳大環 一九 福建長樂 福建長邑嶺口街泰春行
 洪 鈞 一八 遼寧遼陽 遼寧遼陽二道街洪旭醫院
 阮樹鈞 一八 廣東台山 香港九龍彌敦道二百四十三號
 黃端揆 二〇 廣東台山

黃濬	二〇	陝西榆林	陝西榆林保和號	沈希鐘	一八	浙 江	河南開封法院東街一號
賈漢章	二〇	河北武強	天津法租界二十六號路同慶里三號	石慶維	一八	河北豐潤	唐山北豐潤縣復成局
徐家驥	二十	河北遵化	北平崇內鮮魚口二十三號	馮桂生	二〇	陝西三元	東四演樂胡同四十二號
秦慶唐	一九	山東安邱	山東洛南津浦鐵路工廠十七號	王繩武	一八	安徽懷寧	北平東城大雅寶湖同二號
張正驊	一九	湖北漢陽	河南彰德車站一號房	譚大剛	一八	河北通縣	北平東城西總布胡同五號
高春田	一九	河北天津	天津南門外六條胡同十號	翁 鈴	一九	廣東梅縣	廣州市惠吉西路十號三樓
關純殿	一九	遼寧瀋陽	瀋陽商埠地八經路十三號	田家塘	一九	河南新鄉	河南新鄉縣城內小西街
李枝陸	一八	湖南東安	湖南資慶五峯舖大坡和號轉交	王潔民	一七	河北滌縣	河北唐山市糧市街新生里頭條四號
郭海長	一九	河南新鄉	河南新鄉小西街	魏世俊	一九	遼寧瀋陽	瀋陽縣小東關小津橋胡同七號
林塞輝	二十	廣 東	廣東文昌縣蓮林村	王樹樟	二〇	河北武強	
厲鼎昌	一六	江蘇儀徵	北平東單象鼻子前坑九號	張守謙	一九	河北大城	河北大城王家口鎮永和公
馬鴻章	二十	河北大名	河北大名縣山岳村交	王 緒	一八	北 平	北平亮果廠十二號
劉毅文	二十	河北文安	河北省文安縣蘇橋鎮	王珍寶	一九	山東福山	山東烟台奇山所西關北街九號王氏四宅
霍國強	二一	河北獲鹿	河北獲鹿縣山下尹村	潘國華	一七	廣東番禺	香港跑馬地山村道二十二號
石慰民	一六	河北臨榆	天津特別一區營口路二號	吳宗澄	一七	浙江吳興	北平宣武門外大街求志巷二百二十一號
施日駒	一九	廣東汕頭	暹羅曼谷哇拉節路華南興鑄造鐵工場	劉中興	一八	河北深縣	北平滙文中學校

高一甲班

張祖塔	一八	北平	北平宣武門外香爐營四條廿三號	何蔭楹	一六	江蘇無錫	北寧路軍械城車站
楊鳳麟	二〇	河北固安	河北固安牛駝轉南拍村	傅尚梅	一六	山東聊城	北平東城遼安伯胡同六十號
王念祖	二〇	福建閩侯	河南信陽州永興布店後院	韓茂穎	一六	浙江紹興	北平崇外薛家灣二六號
趙萬陞	二〇	河北安次	宣武門內抄手胡同三十七號	孫家堯	一八	吉林哈爾濱	北平內務部街四十四號
李文郁	一七	河北天津	前內松樹胡同六十一號	劉復興	一五	河北灤縣	北平滬文中學校東院
徐光烈	一八	遼寧錦縣	東單西總布胡同四十號	邊蔭礎	二〇	河北灤縣	唐山廟地鎮邊家莊
張榮壽	一七	浙紹	北平前外甘井胡同	尙崇山	二〇	河北安新	本校西樓一〇五號
張緒詰	一七	山東牟平	山東煙台東領事路六號	石耕	一七	河北大興	本校西樓一〇五號
陳舒永	一七	河北易縣	河北省易縣城內二道街路北	孫昌揚	一六	福建閩侯	東城後公磨三號內八號
周爾鐸	一八	遼寧開原	北平前內法憲胡同十七號	谷萬鑫	一七	河北通縣	前門外延壽寺街一百號
曲有讓	一八	山東萊陽	山東萊陽玩底鎮交	鄒德琦	一七	四川巴縣	崇內溝沿頭甲三十五號
傅立瀛	一九	河北鹽山	北平崇內五老胡同七號	王遠伯	一八	浙江杭州	天津英租界新忠厚里三號
馮秉周	一七	河北安新	北平東城南小街八大人胡同十號	黃鑑樞	一七	廣東台山	廣州市鹽元路合成新街二號
郭丕烈	一九	陝西咸陽	陝西西安西京日報	王穆然	一八	河北昌黎	遼寧撫順德義厚銀行
李春年	二〇	河北遷安	河北遷化西街恩順號	伍少安	一六	常州	菱滂巷一六號
高滂之	一七	安徽宿壁	徐州大李集朱廣生號轉	王玉珂	二〇	河北	樂亭城南八家子莊
黃紹文	一六	安徽桐城	北平興化寺街五福里七號	崔文洪	一六	遼寧撫順	遼寧撫順縣千金藥德長厚交
徐德滋	一八	河北樂亭	汀流河小楊各莊交	杜錫賢	二二	遼寧錦縣	北平崇外南五老胡同興業交

高一乙班

林同澎	一六	福建	本市宜外上斜街十四號	蕭濟安	一八	遼寧北鎮	北平東四十二條九號
陸星	一九	河北滄縣	本市馬匹版二號驛交	蔣頤圖	一七	河南開封	北平市私立滙文中學校西樓一百一十號
王好善	一八	山西臨晉	綏遠興和縣政府交	袁展南	一七	江西新建	北平市私立匯文中學校西樓一百一十號
王丕承	二〇	山西萬泉	山西運城周家巷四號	孫德寬	一八	山東滕縣	北平崇內馬匹版十一號
許慶圻	一四	福建	石家莊正太局版內二十八號	王其諒	一八	河北	本校
胡慶臨	一五	湖北枝江	枝江花月莊謝家巷一號	汪公望	一九	安徽至德	天津義租界大馬路一九號
胡巨川	一七	河北定縣	河北定縣東亭鎮轉	吳天泰	一七	江蘇鎮江	北平金魚胡同一號
馮習書	一八	河北天津	北平崇文門內鮮魚巷五號	包國義	一九	遼寧遼源	北平東城北新橋財神廟十二號
姜文綿	一七	浙江江山	南京玄武門大樹根三號	王學忠	一六	山東	山東煙台濰瓊頂勒質里十二號
謝家驊	一六	河北武清	北平東總布胡同一五號	馬東海	一七	河北	北平崇內抽屜胡同十四號
饒定昇	一五	四川越嵩	北平西單牌樓頭條胡同三二號	王廣義	一八	河北冀縣	天津河北大街通義店內
劉迺中	一六	河北天津	北平東單黃獸牌胡同一五號	賈錫齡	一六	河北武清	北平北長街七十八號
沈其祥	一九	安徽壽州	北平南苑西公館二十九號	汪毓榮	一七	江蘇江寧	北平東單棧鳳樓小三條九號
解榮羅	二四	河北慶雲	北平西城真如鏡四號	汪毓琦	一八	江蘇江寧	同上
劉德霖	一九	河北密雲	北平東城二眼井三號	王其穆	一四	同北	本校
李占元	一八	遼寧瀋水	瀋水翰墨軒四號	張遵驥	一八	河北南皮	東四前拐棒胡同七號(北平)

高一丙班

鍾洪九	一六	福建古田	本校	李會富	一七	河北天津	北平前門外李鉄拐斜街五十號
吳震霖	一七	河北涿縣	涿縣西門下九號	靳青若	一八	山西安邑	山西夏縣恒德興號
韓德賢	二〇	河北安次	舊州鎮西莊莊子	崔佩道	一七	安徽婺源	東城遂安伯胡同二十八號
盛振芳	一九	山東掖邑	西絲蟻	錢壽道	一六	浙江杭縣	17 Pen-tze Hsiang 4th Tias out of chihmen Paiping.
劉克敏	一七	河北大興	崇內鈞何胡同二十六號	姜國琪	一六	山東黃縣	山東龍口姜家冰窖
劉忠烈	一七	河北滄縣	崇內鐵匠營九號	鄧思柏	一八	四川廣安	四川廣安縣代市鎮同義祥藥局
劉希才	一七	廣東佛山	廣東省佛山鎮汾寧路法興銀號	陳善嘉	一八	四川重慶	本校西樓二四四號
孫天和	一八	吉林濱江	王府井大街大紗帽胡同尚賢公處	陳錫昌	一七	河北天津	本市西城旂增寺後北炭廠甲七號
鈕友儉	一七	江蘇吳縣	東單冰渣胡同一號	韓履信	一七	河北河間	本市西城府右街椅子胡同三號
彭仁儉	一五	江西安義縣	山東濟南齊魯大學教員住宅十六號	韓本如	一七	河北河間	本市西安門大街十四號
戴世明	一九	四川江津	青島膠濟鐵路局戴世文先生收轉	常林森	一六	遼寧梨樹	本市東四北大街馬大人胡同十八號
趙佩璉	一八	河北盧龍	北平後門南羅鼓巷福祥寺三號	馮武良	一七	河北遼化	本埠東城錦鎔胡同壹號
閻德榮	一六	山東恩縣	北平崇內泡子河中十五號	馬熙宗	一九	臨榆	本市安道口一八號
青榮照	一六	河南洛陽	河南鄭州晴川里十四號	黃兆慶	一九	江西吉安	本市前外潘家河沿五十二號
王俊耀	一七	山西忻縣	山西太原新成北街門牌四五號	荆其哲	一八	遼寧遼中	本市西四南三道欄欄二三號
謝家駒	一七	河北武清	北平東總布胡同十五號	趙化東	一八	北平	本市西四小拐棒胡同九號

李十倫 一八 綏遠包頭 本市西四北溝沿十九號
 趙崇善 一七 河北北平 平綏路康莊車站郵政局
 趙浴河 一七 河北安次 安次縣安次醫院
 李耀華 一九 河北寧河 天津河東郭庄子公議大街一號

高一丁班

任棟生 一七 福建閩侯 北平香餌胡同七十五號
 劉瑛 一七 浙江鄞縣 北平前外延壽寺街劉家大門一號
 袁和 一八 江蘇鎮江 北平官外西草廠熟家炕十一號
 王貽榮 一八 河北文安 北平西城大僕寺街新健胡同內二號
 楊凱儀 一七 廣東番禺 本校西樓一百三十三號
 周堯英 一六 廣東順德 廣州盤福北路一百〇二號
 游桐華 一八 福建永定 本校西樓一百二十號
 金振聲 一六 河北大興 崇外木廠胡同戲專學校內
 卓啓根 一七 四川華陽 宣外七井胡同十九號
 趙佩琪 一七 河北盧龍 地安門外南鑼鼓巷福祥寺三號
 張鈺榮 一七 江蘇上海 上海十六鋪張復茂西樓一百二十一號
 谷德昭 一六 山東威海 威海衛官昇昌書坊

王希珪 一八 山西漪氏 山西漪氏縣大園鐘轉尉庄
 孫國鎔 一九 河北青縣 天津持一區雙順里二六號
 趙餘正 一七 山東黃縣 山東黃縣東關裕盛長轉趙餘正

谷明昭 一八 仝 上 威海衛永祥寶號
 樊際鵬 一八 浙江杭縣 北平東總布胡同三號
 黃景陽 一七 廣東枚縣 本校西樓一百二十號
 時振聲 一九 山東德縣 本校西樓一百四十三號
 韓瑞昌 一八 河北遷安 遼化縣同仁醫院
 和子平 一九 河南臨漳 本校西樓二〇六號
 汪霖安 一八 安徽旌德 本市前外珍嘉花園六號
 邵蘭昌 一八 山西安邑 北平西安門內繩子庫六號
 李光陸 一六 山東臨清 臨清縣會通街彭壽堂藥棧轉
 李康速 一八 山西河津 北平後內繩子庫六號交
 張安之 一七 河北饒陽 正太鐵路獲鹿車站
 解榮昌 一六 河北慶雲 西樓一百一十七號

侯建陞 一八 河北北平 北平崇外寬杆市一八號
 田鴻順 二〇 樂 亭 本校西樓一三九號
 李恩琴 一八 天 津 東城干面胡同二一號
 郭澄基 一六 湖北安陸 本校西樓一一一號
 張天希 一六 雲 南 崇內毛家灣一九號
 朱小松 一五 江蘇常州 宜外前背廠十四號
 丁鼎川 一五 浙江紹興 崇外上頭條一七號
 顧景文 一五 廣東番禺 大牌坊胡同廿八號

高一戊班

謝仲生 一七 河北天津 北平崇內鮮魚巷十八號
 張道義 一八 湖北武昌 北平小六部口十七號
 李正煜 一八 浙江紹興 北平東單大土地廟十七號
 李硯耕 一八 河北宛平 北平崇內南五老胡同十五號
 吳啓秀 二一 河北武清 北平崇內南五老胡同廿一號
 華 孟 一七 湖北鄒水 北平西單察院胡同十六號
 王相漁 一六 四 川 成都西御西街新廬
 蘇路恩 一八 河北灤縣 北平古冶南張各莊鎮交

秦蔭棠 一八 河南修武 本校西樓三〇一號
 趙振華 一八 遼寧海城 西樓三二三號
 汪自新 一七 江蘇阜寧 江蘇阜寧西街東岳廟巷
 關兆奎 一七 河北任縣 河北省任縣城內祥豐號
 王振東 一九 綏遠豐鎮 西樓三〇一號
 陳學堂 一八 河南舞陽 河南省舞陽城內北大街新新書社
 閻振祥 二〇 河北通縣 北平崇外河泊廠六號

張樹勳 一九 河北南宮 北平東四孫家坑甲十六號
 趙經生 一八 山西寧武 山西太原坡子街二十號
 姚汝翼 一七 河北盧龍 北平東四多福巷七號
 李鎮華 一八 河南淇縣 河南淇縣城內交
 袁河益 一七 遼寧瀋陽 瀋陽小東關小津橋南交
 魏桂昌 一五 福建閩侯 北平小六部口十七號
 壽文華 一七 河北臨榆 秦皇島秦記茶莊交
 孟增齡 一九 江蘇鎮江 江蘇鎮江同德里九號

張學厚	一八	河南新鄉	河南新鄉城內西街交
曾紀培	一六	河南商邱	河南開封西柳板街十號
趙彥楷	一七	浙江紹興	北平前外草廠九條二號
楊瑞和	一七	湖北宜昌	北平福祿寺一號
王樹楷	一八	河北保定	北平抽厘胡同十四號
張廣泰	一九	河北遵化	北遵化城內晉源興交
周東明	一七	湖北襄陽	北平西城北溝沿五十四號
顧慧卿	一七	江蘇武進	北平海北寺街十九號
馮百城	一八	河南開封	鄭州德南里十三號
雪度	一七	廣東番禺	天津河北大經路永安里八號
張東海	一八	河北遷安	河北省遵化縣大靈蔡福晉堂
曹業振	一七	山東黃縣	山東黃縣黃城集萬生利博平里院村交
劉建勳	一九	河北寧河	蘆台鎮天成號
崔三多	一九	黑龍江省	齊齊哈爾市東五道街崔家胡同六號
赫崇敏	一九	吉林雙城	吉林雙城縣河南鶴老電報局
張玉華	二〇	河北玉田	玉田縣林東交
何瑞鑑	一七	河北天津	北平官外南橫街五號

初三甲班

張璣	一五	河北遵化	東城大羊毛胡同三十號
張慶標	一八	河北大興	崇外井兒胡同十七號
張均	一五	河北樂亭	本校北樓〇一號
張柏林	一九	河北盧龍	本校北樓一一五號
張維堯	一七	河北天津	本校北樓四十五號
張雨霖	一八	河北新城	本校北樓四九號
陳景森	一七	河南彰德	本校北樓六十二號
金家振	一六	遼寧錦縣	東城大佛寺東街一號
費榮甲	一七	河北滄縣	本校北樓九四號
謝珍	一七	河北饒縣	本校北樓五四號
劉崇志	一七	北平市	北平崇外中三條三十二號
劉紹湖	一五	湖北鄂城	本校北樓一百〇五號
劉清華	一七	河北河清	崇文門內東單洋派胡同門牌五號
林復瀛	一七	福建閩侯	北樓五二號

李世元	一六	陝西渭南	北樓五十八號	孫孟傑	一八	山東掖縣	前門外北橋灣正明齋
李歐儒	一六	湖南郴縣	祿米倉一號後門	田振英	一八	河北灤縣	北寧路開平西甯德順興
李夢梅	一五	河北灤縣	大牌坊胡同六十八號	曹麟昌	一六	河北永年	北平西城按院胡同四十四號
李光榮	一七	廣東台山	北樓四九號	段繼儒	一九	河北密雲	本校北樓一一七號
李金安	一五	廣東中山	威海衛泰來行	鄭瑞久	一九	河北豐潤	北平崇文門內水磨胡同牛角灣十三號
傅萬鈞	一七	遼寧瀋陽	西城西什庫夾道十四號後門	王念烈	一五	福建閩侯	平漢路信陽州橫馬路永興綢店後院
黃銳家	一六	安徽當塗	北樓一一五號	王樂田	一八	江西宜春	北平東城東四禮士胡同一六號
劉寶洸	一六	吉林永吉	天津英租界三十二號路廣善里十五號	趙澤生	一五	江蘇江寧	南京八間房八號趙善叔轉交
駱振芳	一六	河北灤縣	(本市崇內美合廿號)	閻梯復	一九	陝西朝邑	北平宣外米市胡同四十七號
梅克珮	一八	貴州江口	本校北樓九九號	鐘祖恩	一六	浙江紹興	北平崇外花市上堂子胡同七號
毛學貢	一七	河北天津	北平崇內蘇州胡同三十八號	李德森	一九	遼寧遼源	遼源南大街李樹德堂
白潛	一五	遼寧綏中	北平前門內法部街後身十四號	王麗衡	一八	河北固安	固安縣牛駝鎮順德成
孫國柱	一七	河北大典	東城東棧胡同三十五號	延茂福	一九	北平	北平崇內五老胡同十七號
史裕棟	一八	河北崑強	崇文門外大街萬豐泰五金行		十	十	十

初二乙班

李樹人	二〇	河北大典	地安門外鼓樓後豆腐池胡同五號	存之讓	一九	山西沁源	北樓八十二號
李同會	二〇	山西萬泉	北樓八十二號	周培植	一九	河北天津	天津北門西舊府署西箭道十七號

- | | | | | | | | |
|-----|----|------|----------------|-----|----|------|-----------------|
| 王鶴民 | 二〇 | 河北灤縣 | 北樓六一號 | 湯一雄 | 一九 | 湖北黃梅 | 河北省北平市東城南池子級庫六號 |
| 馮廷禹 | 一五 | 河北灤縣 | 北平崇內哈德門裡東亞廠街四號 | 馬有光 | 一六 | 北平 | 崇外中頭條六十二號 |
| 段啟明 | 一四 | 河北遵化 | 北平崇內東單水磨胡同四一號 | 李奇樹 | 一六 | 遼寧開原 | 崇內船板胡同甲十三號 |
| 楊德泰 | 一九 | 吉林富錦 | 北樓 | 王濟謙 | 一五 | 通縣 | 北平豆腐巷七號 |
| 許肇豐 | 一七 | 河北豐潤 | 北樓 | 張樹楠 | 一六 | 河北遵安 | 北平東四頭條七十六號 |
| 沈綏生 | 一八 | 江蘇東海 | 北平東四西堂子胡同十五號 | 張文華 | 一五 | 山西五台 | 北平東城南小街八大人胡同九號 |
| 孫慶豐 | 一九 | 山東 | 北平前外鮮魚口小橋豆腐 | 林復性 | 一六 | 福建閩侯 | 北平西城錦什坊街巡捕廳六號 |
| 惠溥 | 一七 | 河北灤縣 | 北寧綏古治林西惠記大櫃 | 林師塗 | 一八 | 福建閩侯 | 北平南長街老爺廟後巷二號 |
| 李惠民 | 一六 | 察省宣化 | 察省柴溝堡第一區聯立鄉師 | 張學禮 | 一八 | 山東蓬萊 | 北樓 |
| 王懋瑄 | 一八 | 山西五台 | 本市西城兵馬司乙五十七號 | 張彬 | 二一 | 河北灤縣 | 北樓 |
| 李德海 | 二〇 | 河北大興 | 本市廣渠門外梨市十六號 | 周繼 | 一九 | 河北宛平 | 北樓 |
| 郭鴻猷 | 一六 | 山西介休 | 北平崇內五老胡同十六號 | 孟昭伯 | 一七 | 河北遵化 | 崇內溝沿頭甲四號 |
| 王文海 | 一七 | 河北天津 | 北平崇內老錢局後身十二號 | 宋榮滔 | 一七 | 山東蓬萊 | 北樓 |
| 景景天 | 二〇 | 河北宛平 | 北樓 | 趙厚峯 | 二〇 | 河北 | 東四南濱兵營七五號 |
| 張泰著 | 一五 | 山東樂陵 | 北平崇內草廠二十八號 | 吳連溥 | 一九 | 河北 | 西四北西皇城根一三號 |
| 鄭佑泉 | 一九 | 河北豐潤 | 本校北樓九十二樓 | 王文 | 一五 | 北平 | 宣內後百戶廟一二號 |
| 王運波 | 一九 | 河北灤縣 | 本校北樓 | 閻天民 | 一九 | | 北樓客一號 |

初三丙班

屠國信	十八	江蘇吳縣	北平前外香廠萬明路東方飯店	傅尚文	一五	山東聊城	北平東城東石槽門牌二二號
姚世瑜	十六	山東蓬萊	北平北池子騎河樓二五號	關祝新	一七	廣東開平	上海開納路五九號弄四十號
劉鐵林	十七	遼寧鳳城	北平宣內抄手胡同四十五號	李永熙	一六	河北天津	北平東城寬面胡同內東石槽一六號
范景繼	十七	山東即墨	北平西單西斜街宏順五號	李駿華	一七	河北靜海	津浦路獨流鎮三岔街大家胡同
孫慶雲	十七	河北滹縣	北寧路古冶鎮林西司員房新門牌一三五號	李天民	一七	山東寧陽	北平右安門外關廟一四三號
藍文正	十七	河北天津	北平東城大雅賢胡同寬街甲一號	盧尹莊	一五	廣東南海	北平東城南小街一九〇號
石澤民	十六	河北臨榆	天津市特別第一區三義莊營口路藕耕里二號	汪壽昌	一五	江蘇江寧	北平前外錫昇胡同三十三號
李國士	十八	河南沈邱	北平西城綿石坊街東養馬營八號	王鼎源	一六	浙江杭州	官外南柳巷六十一號
王裕垂	十六	浙江杭州	北平東城煤渣胡同十八號	陳俊義	一五	河北大興	東單東樓胡同十六號
郭鴻謨	十四	山西介休	北平東城五老胡同十六號	錢誠坡	一五	湖北隨縣	西城廣寧伯街二十七號
秦道中	一六	湖北武昌	北平前內松樹同八號	鄭連啟	一八	河北	東四禮士胡同七十號
馮文林	一七	河北保定	北平崇內船板胡同二二號	樊養正	一七	浙江杭州	北平大院府胡同三十號
魯士琳	一八	河北大興	北平崇內五老胡同一七號	王震埃	一六	江蘇吳縣	什錦花園剛察胡同一號
鹿是才	二〇	北平	北平安東長街甲一號	秦兆星	一八	河北蠶縣	馬匹廠甲三十號
王朝建	一四	福建晉江	北平前內西交民巷斧兒胡同二九號	張永生	一八	河北蠶縣	官外潘家河沿十七號
文政	一八	遼寧瀋陽	北平東城大方家胡同四十號	吳同禮	一九	吉林永吉	王府井大街大紗帽胡同二號
徐德振	一七	河北大興	北平和平門外小沙土園一八號	王雲勤	一四	江蘇吳縣	北平東單南小街趙堂子胡同三號
夏寶琦	一八	遼寧遼陽	北平西城大盆胡同門牌二號	趙文輝	一七	吉林依蘭	北平東城西石槽二二號

陳長齡 一九 浙江會稽 北平前外三里河五十五號
 朱炳驥 一九 浙江杭縣 北平宣內前牛肉灣二十一號
 陳少仲 一五 遼寧遼陽 北平東四四條九號
 孔德鈺 一六 山東曲阜 北平東單桂鳳樓火神廟四號
 周長鳴 一六 江蘇無錫 北平米市大街棧液胡同二三號
 李顯郡 一九 河南固始 北平滙文學校北樓
 金正民 一九 遼寧安東 遼寧安東泰昌棧棧
 金宗文 一六 安徽婺源 北平東城濼安伯胡同八號
 才江瀨 一七 江西南昌 北平東城南灣子官豆腐房一號
 徐鎮嵩 一九 山東海邑 北平和平門外小沙土園二十號
 薛錫永 一六 福建福清 雲南昆明市南昌街四號

初二甲班

姓名 年歲 籍貫 通訊處
 王隆市 一五 河北 大同車站
 張寶樹 一八 天津 北平崇內溝沿頭九號
 田從恩 一八 河北鹽山 北平德內花枝胡同二號
 俞益元 一四 浙江紹興 北平西交民巷大陸銀行轉
 曹士顯 一五 河北樂亭 北平宣內報子街六三號

柯德彰 一七 廣東汕頭 滄頭外馬路二零七號信箱四一號
 顧昱祥 一六 江蘇太倉 北平崇內鈞兒胡同十四號院內
 李期修 一九 河北豐潤 北平崇內江撈胡同二十七號
 劉開方 一八 山東蓬萊 山東烟台毓璜頂路街七號
 劉樹勳 一八 遼寧省 北平崇內東受街二三號
 羅世釗 一六 貴州省 貴州貴陽市省府後街二十二號
 陶潤生 一七 湖南省 長沙中山西路九九號
 崔玉申 一六 河南省 河南新鄉縣德慶祥與號交
 田德祿 一六 河北省 河北省安次縣田家北尹
 周江生 一八 湖北 江岸火車站七號

高鈞衡 一七 北平 本市前外茶兒胡同四號
 浦克剛 一五 湖北 西苑道光寺模範林場
 陳懷慶 一四 浙江 北平齊內南小街五十四號
 曾昭羽 一五 河南 滄市口同福夾道五號
 王有俊 一七 山西 北平崇文門外攬杆市三號
 郭自厚 一六 山東 北平崇文門內大羊毛胡同卅號

王國柱	一八	山東	北平崇內馬匹廠十一號
石秘	一五	福建	北平東城錫拉胡同十二號
尉秀彬	一五	河北密雲	北平市東城崇內梅竹胡同三號
王明志	一五	遼寧瀋陽	天津日租界明石街耕餘里五號
張兆	一四	浙江海寧	北平西四北蔡花街十三號
王鶴尊	一七	河北安新	河北安新縣趙村鎮
劉琢璋	一六	河北大興	官外校場二條二十五號
劉蕤芬	一四	河北灤縣	本校
魯芝芳	一七	河北大興	東單觀音寺福建司營二十八號
鈕友倫	一四	江蘇	南京挹江門內海軍部集成里一號
徐家駒	一六	廣州	北平官外驛馬市大街炭廠胡同一號
鄧士琦	一六	上海	河北石家莊吉慶里一號
郭興業	一六	河北	北平官外驛馬市大街一三八號
郭存和	一六	河北	北平崇外上頭條十六號
王士文	一八	吉林	北平崇內東四九條十號
姚蕙經	二一	山東	山東濰口裕成東

初二乙班

李方明	一七	河北冀強	崇外上四條一百二十八號
張祖基	一五	河北宛平	北平官武門外香爐營四條二十號
鍾慶棠	一四	廣東南海	北平崇內溝沿頭三十一號
鍾慶霖	一五	廣東南海	北平崇內溝沿頭三十一號
卞福民	一四	遼寧蓋平	北平和外南新華街北平電話總局
邱緒會	一六	河北灤縣	北平華安飯店大同義興公司
王金海	一四	吉林伊通	北平崇內溝沿頭七號
潘作舟	一四	山東掖縣	北平崇內西接背胡同五十九號
戴鍾良	一六	河北	本市官外魏架胡同四十二號
嚴希中	一六	河北天津	本市崇內溝沿頭九號
劉作輯	一七	河北灤縣	北寧路古治林西德盛堂
王紹遠	一六	河北	北平東單小羊毛胡同六號
盛清春	一七	山東掖縣	山東掖縣西街廣益泰
開福源	一八	河北靜海	北平東單水磨胡同五號
楊蔭棠	一七	浙江	本校北樓五十一號
盛景春	一七	山東掖縣	山東掖縣西街廣益泰
張顯厚	一五	遼寧開原	地安門外南羅鼓巷裘衣胡同六號
王道平	一五	河北武清	東城馬四廠一號

劉清曾 一五 北平市 安內北兵馬司十五號

對新 一四 雲南牟定 安內永康胡同三號

田述 一三 北平市 報子街六九號

宋秀標 一六 河北東光 福建司營十八號

楊耀漢 一五 河北玉田 北平崇內船板胡同瀝文中學

李錫庚 一八 河北宛平 北平護國寺棉花胡同五六號

劉振賢 一三 河北武清 北平崇內船板胡同十號

初二丙班

張傳璽 一七 山西盩縣 北平崇內馬匹廠甲十二號

張彥修 一六 福建閩候 北樓七十八號

陳蘇穆 一六 河南舞陽 北平崇外東利市營二十二號

陳鴻儒 一六 河南杞縣 北平崇外下保條五號

秦鶴仁 一六 河北遼化 北平崇內大羊毛胡同二七號

周人傑 一六 廣東開平 北平東四八條五十四號稱宅轉交

馮自新 一六 陝西 北平東四演樂胡同四十二號

洪振興 一六 福建 北樓七九號

米仲元 一五 遼寧錦縣 北樓六六號

薄敬誠 一四 遼寧瀋陽 官外棉花八條七號

丁佩珊 一六 遼寧瀋陽 北平崇內受祿街二十七號

毛光濤 一七 山東濰縣 太僕寺街羅賢胡同十七號

劉邦漢 一四 河北安次 北平弘通觀六號

柴祖澤 一六 貴州貴陽 貴州貴陽西城路一一七號

孫國柄 一五 河北大興 北平東棧裕胡同三十五號

孫哲森 一四 河北滄縣 北平抽厘胡同一號

○ ○ ○ ○ ○

薄敬勛 一三 遼寧瀋陽 官外棉花八條七號

王雪岑 一三 江蘇吳縣 東單趙堂子胡同三號

王澤田 一三 河北昌平 崇外東柳樹井大街三三號

王鴻文 一四 河北永清 東單草廠後椅子胡同二號

王鴻瑜 一五 河北臨榆 崇內馬匹廠乙十四號

王金遠 一三 河北天津 崇內芝蔴胡同十三號

姚永彬 一六 福建人 崇內蘇州胡同內八寶樓一號

盧永昌 一六 廣東人 北樓九六號

毛家驥 一六 貴州 北樓二八號

嚴斯為 一六 江蘇吳縣 宣內邸王府西夾道三號

宋榮匪 一五 山東蓬萊 西單報子街西口康資胡同旁七號

丁佩琳 一七 奉天 崇內愛錄街十七號

穆家駒 一四 河北易縣 東單東觀音寺九號

朱光傑 一七 遼寧大連 北樓一一二號

姚世琦 一五 山東蓬萊 北平北池子騎河樓二十五號

石雲龍 一六 江蘇吳縣 北平米市胡同六十二號

初二班

田宗楚 一五 河 北 饒縣南徐城高廟莊交

丁世傑 一四 河 北 內西華門十一號

丁家駿 一五 河 南 項城縣丁莊

陳宗焜 一五 浙 江 王戶井大街十六號

大萬中 一六 安 徽 除州島衣

初一甲班

陳保剛 一六 河 北 北平城黃甌齊胡同二號

師文才 一七 察哈爾省 平綏路懷來縣東街德義公

姜立堂 一五 河 北 北平崇外南官園廿一號

吳啟宗 一六 河 北 北平崇外南五老廿一號

莊業仁 一五 河 北 北平和外香爐營頭條七號

宋福源 一五 河北冀縣 北平崇外花市上四條六十二號

劉信保 一五 河北景縣 北平前外牛角胡同一號

張學之 一五 河 北 北平匯文學校北樓六九號

簡秉禮 一六 河北磁縣 北樓七十號

劉鳳藻 一五 河 北 北平崇外地藏寺街十號

○ ○ ○ ○ ○

王文光 一六 河 北 天津市南市福安大街七五號轉交

吳啟中 一三 奉 天 本校轉交

宋增均 一四 河 北 東四十一條十一號北平

汪兆勳 一四 河 北 南太常寺二號

李桓 一五 河 北 涿縣城內大寺街十九號

任占熊 一四 河 北 前外東車站水關春元棧十三號

雷文庚 一四 河 北 北平崇內五老胡同十八號

趙宏義 一四 河 北 北平崇內鈞胡同廿一號

梁人元 一四 山 東 北平崇內鮮魚巷胡同二號

蔣震 一四 遼 寧 北平方巾巷四十七號

王燕東 一四 河北灤縣 北平崇內馬匹廠四號
 劉興越 一三 河北遵化 北平崇內水磨胡同三十四號
 孫德辰 一四 山東 北平崇內馬匹廠十一號
 馮秉綸 一四 河北 北平東城八大胡同十號
 馮武海 一二 河北遵化 北平東城鈴鐺胡同一號

初一乙班

鮑海濤 一五 遼寧瀋陽 北平西單新皮庫胡同五號
 周文先 一六 河北天津 本校北樓八八號
 張澤昱 一六 河南南城 本校一百一十一號
 張克成 一八 遼寧瀋陽 地安門外錢衣胡同十七號
 謝慶雲 一四 河北 前門外文巷下二條二三號
 徐鴻烈 一六 新疆 本校北樓四八號
 張英武 一六 遼寧 南繼鼓巷錢衣胡同六號
 李活 一六 新疆 本校北樓一一一號
 李秉鈞 一六 陝西 本校北樓一一一號
 朱熿 一六 新疆 本校北樓四十八號
 沙心 一六 河北良鄉 本校北樓六五號
 沙爭 一五 河北良鄉 本校北樓六五號

傅樹澤 一五 河北密雲 北平崇內柳繼胡同王宅三號
 楊銘 一八 河北省 北平打磨廠大成永
 侯啟美 一四 陝西省 北平燕京大學交侯啟明轉
 劉裕麟 一三 河北省 北平前內大中府三十六號
 葉夢熊 一四 奉天省 北平大佛寺街砂豆胡同二十二號

黃瑞寶 一六 南洋羣島 本校
 桃乘福 一二 遼寧 本校九七號北樓
 張寶其 一六 河北 北平西直門外新官房二號
 徐家驥 一四 廣東 北平馬市大街炭廠胡同
 徐德業 一三 河北大興 本校北樓一〇三號
 李永凱 一四 河北 朱石樞十六號
 黃德思 一二 河南 北平船板胡同二六號
 孫經祥 一四 山東平平 王府井大街四號
 楊學冠 一四 河北三河 本校北樓九三號
 汪萬箱 一七 山東煙台 本校北樓二八號
 張文莊 一二 河北 八大人胡同九號
 費勞第 一六 湯山 北樓

楊文論 一五 宛 平 本校北樓六五號
童光壽 一六 湖 北 北平東柳樹井三十一號

初一丙班

董翹峯 一四 察哈爾省 平綏路懷來縣南七里橋
宅擇中 一三 貴州婺川 景山東街東老胡同六號申尙賢轉
朱貴丹 一七 河北省 平浦路徐州府車站驢車房轉交
靳家祐 一六 河北省 北平陸軍二九軍司令部秘書處
郭振中 一五 河北東鹿 天津英租界五十三號路義順里
李桂榮 一五 綏 遠 平綏路歸綏縣小召前三道巷二五號
徐俊冬 一四 河北省 北寧路東便門車站站房九號
段繼昌 一六 河北省 河北密雲石匣森林堂呈
谷光昭 一二 山東省 威海威永祥港
何大治 一四 河北省 毛家灣十一號
楊茲溪 一四 廣東省 (北平前外大外郎營三十一號)

鄒世印 一五 江 蘇 北平東聖營四號
錢金生 一六 北 平 本校北樓一九二號

張兆麟 十四 河北省 徐水縣新安鎮
金承濟 一四 河北省 後門外南鑼鼓巷井兒胡同三號
何錫銘 一四 福建省 北平西四粉子胡同二十號
王坤山 一三 江蘇省 北平東單洋濼胡同二十三號
孟昭仲 一三 河北省 北平崇外溝沿頭甲四號
徐光裕 一五 遼 寧 北平東單西總布胡同四十號
傅立崑 一三 河北贛山 北平崇內五老胡同七號
譚其卿 一三 浙江嘉興 北平地外西板橋大街甲七號
陳光龍 一三 廣東南海 北平前內西皮市街一號
袁慶官 一三 江蘇鎮江 北平宣外西草廠墩家坑十一號
商華麟 一三 江蘇鎮口 北平宣外西草廠墩家坑十一號

傳播文化的唯一機關

北京出版社

是華北新起的
文化、教育的
忠實的服務者

經營業務是：

- 一、出版各科教育圖書，及參考讀物。
- 二、代理訂購國內外出版物。
- 三、承印鉛印，石印，及套色精美印件。
- 四、裝訂簿記，手冊，畫印各類圖表，統計用紙，五錢歌譜。
- 五、承作銅版，鋅版，影寫版。

社址 東便府胡同甲十號
電話東局五三二號

本社經營之始，即抱著作家與出版人合作之志，以服務士林，誓以勤幹苦幹之精神，出版些適用的印刷物，以經濟的價格，供讀書界的需求。在消極方面，絕不只為趨利而印些拆濫污的東西；也絕不掀起書買的面孔來剝削著作家。且鑒於年來印刷同業，只在價格低廉方面競爭，而出品之粗劣，約期之不能踐行，適符一分錢一分貨之比例，本社於承印印刷業務，力求物美價廉，定期不悞。區區之志願終守不替，深望社會人士時加督促，庶免墮越，是所厚幸。

北京出版社謹啓

出版物

十力語要

熊十力先生著

定價八角

華北經濟概論

田中忠夫君著

姜毅若先生譯

定價六角

習題解答

楊天芬女士編

定價一元

外國地理教科書

王謙先生著

定價二元

日語文法表解

關義生先生編

定價三角

英文文法表解

王季山先生編

定價三角

An Advanced English Grammar

電話東局一五三號

西 墅 實 業 工 廠

承 辦 印 刷 事 業

本廠為新興創辦，關於各種印刷事宜，急求
 入時，一切印刷設計及方案等均求現代化，
 毫不落後，故各界對本廠皆大歡迎，諸君倘
 有發生任何印刷難題，請叫東局電話一五三
 五可也。

—— 工 精 價 廉 與 眾 不 同 ——

▲承印文字種類——中文、英文、日文、蒙文▼

▲包作印刷類別——鉛印、石印、版印、影印▼

▲包作裝訂——古裝、洋裝、精裝、普通裝▼

▲所含各種優點——工精、價廉、并時刻信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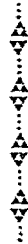
廠址後門火藥局二號

金城銀行

資本：已收柒百萬元

公積：叁百四十二萬

營業：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兼辦儲蓄貨棧等



行址：開封 定縣 常熟 潼關
蘇州 哈爾濱 石家莊
北平 天津 上海 漢口
南京 鄭州 青島 大連
新蒲 南通 長沙 許昌
廣東 香港 西安 保定
新鄉 道口 焦作

北平中國旅行社

Consult with

CHINA TRAVEL SERVICE

About Your Traveling

Head Office:

420 Szechuer Road

Shanghai

Peiping Office:

3 Hsi Chiao Min Hsiang

80 Morrison Street

239 Hsi Tan Pe, Ta Chieh

▲▲▲ 代諸君解決旅行上一切問題 ▼▼▼

無售車票船票 代定臥舖船位
經售飛機客票 辦理出洋手續
計費行程旅費 代辦團體旅行
發給旅行支票 運送行李搬家
遞派郵票伴遊 經營旅行雜誌
沿途照料旅客 辦理貨物運輸

上海攝影室

上海攝影室
東門南大街

工精！
價廉，
凡美術，孤光，日夜，
室內，露天，放大，
縮小，皆大減價！

歡迎各界
仕女照臨！

日
後
影
室

裕源南紙店

本莊自運中外名廠各種紙張零
整批發以及鉛印石印中西裝訂
無不齊備如蒙惠顧無任歡迎！

地址：崇內東關市口
電話：東四五三一號

隆豐館

牛 羊 肉

本館開設在崇內溝沿頭路
東，凡牛羊肉類四時常備
，零售整批，一蒙惠顧，
則無任歡迎！

義 豐 裕

地址：北平崇內大街路東
電話：東局二八四八號

x x x x

本號自製小磨香油玉麻茶醬各色海味，一應俱全，又聘高等名師，精製伏晒麵醬及各種醬菜黑黃醬磚，衛生醬油，甬式小菜，肉緞小菜，蝦子油各種時式小菜，各種醬品，兼售中外罐頭，一概發行，瓶罈俱備，裝璜精美，極為雅觀，頗蒙各界贊美賜顧，諸君詳認本號字樣，庶不致悞！

天 豐 煤 棧

專運烟煤明煤爐塊大小元煤一概俱全貨高價廉凡用敝棧貨者方知言之不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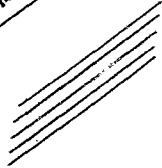
x x x x

清華園車站……電話四二分局八十號
甘雨胡同……電話東局七百十四號
朝陽門車站……電話東局三四三二號

本校文具合作社

價最低廉
物最適用
凡校內一
切教材或
任何文具
一概俱全！

文具合作社



文具合作社！

文具合作社

本校食品合作社

各種小吃，
一概俱全！

設備完善，
佈置整潔！

諸君不信，
請嘗一試！

食品合作社

食品合作社

贈送

■836

中華民國十五年三月八日

收訖

524.8211
485-3
1936



3 0537 9906 4



A 210583



